

佛说长阿含经 22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[卷第十一](#) [卷第十二](#) [卷第十三](#) [卷第十四](#) [卷第十五](#)

[卷第十六](#) [卷第十七](#) [卷第十八](#) [卷第十九](#) [卷第二十](#)

[卷第二十一](#) [卷第二十二](#)

长阿含经序

(一) [第一分大本经第一](#)， (二) [第一分游行经第二](#)， (三) [第一分典尊经第三](#)， (四) [第一分阇尼沙经第四](#)

(五) [第二分初小缘经第一](#)， (六) [第二分转轮圣王修行经第二](#)， (七) [第二分弊宿经第三](#)， (八) [第二分散陀那经第四](#)， (九) [第二分众集经第五](#)， (一〇) [第二分十上经第六](#)， (一一) [第二分增一经第七](#)， (一二) [第二分三聚经第八](#)， (一三) [第二分大缘方便经第九](#)， (一四) [第二分释提桓因问经第十](#)， (一五) [第二分阿\[少/兔\]夷经第十一](#)， (一六) [第二分善生经第十二](#)， (一七) [第二分清净经第十三](#)， (一八) [第二分自欢喜经第十四](#)， (一九) [第二分大会经第十五](#)。

(二〇) [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](#)， (二一) [第三分梵动经第二](#)， (二二) [第三分种德经第三](#)， (二三) [第三分究罗檀头经第四](#)， (二四) [第三分坚固经第五](#)， (二五) [第三分倮形梵志经第六](#)， (二六) [第三分三明经第七](#)， (二七) [第三分沙门果经第八](#)， (二八) [第三分布咤婆楼经第九](#)， (二九) [第三分露遮经第十](#)。

(三〇) 第四分世记经

阎浮提州品第一，鬻单曰品第二，转轮圣王品第三，地狱品第四，龙鸟品第五，阿须伦品第六，四天王品第七，忉利天品第八，三灾品第九，战鬪品第十，三中劫品第十一，世本缘品第十二。

No. 1

长阿含经序

长安释僧肇述

夫宗极绝于称谓，贤圣以之冲默；玄旨非言不传，释迦所以致教。是以如来出世，大教有三：约身口，则防之以禁律；明善恶，则导之以契经；演幽微，则辨之以法相。然则三藏之作也，本于殊应，会之有宗，则异途同趣矣。

禁律，律藏也，四分十诵。法相，阿毗昙藏也，四分五诵。契经，四阿含藏也：《增一阿含》四分八诵，《中阿含》四分五诵，《杂阿含》四分十诵，此《长阿含》四分四诵，合三十经以为一部。

阿含，秦言法归。法归者，盖是万善之渊府，总持之林苑。其为典也，渊博弘富，韞而弥广；明宣祸福贤愚之迹，剖判真伪异齐之原，历记古今成败之数，墟域二仪品物之伦。道无不由，法无不在，譬彼巨海，百川所归，故以法归为名。开析修途，所记长远，故以长为目。翫兹典者，长迷顿晓。邪正难辨，显如昼夜；报应冥昧，照若影响；劫数虽辽，近犹朝夕；六合虽旷，现若目前。斯可谓朗大明于幽室，惠五目于众瞽，不窥户牖，而智无不周矣。

大秦天王，涤除玄览，高韵独迈，恬智交养，道世俱济，每惧微言翳于殊俗。以右将军使者司隶校尉晋公姚爽，质直清柔，玄心超诣，崇尚大法，妙悟自然，上特留怀，每任以法事。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阉茂，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，十四年讫。十五年岁次昭阳赤奋若，出此《长阿含》讫。凉州沙门佛念为译，秦国道士道含笔受。时，集京夏名胜

沙门，于第校定，恭承法言，敬受无差，蠲华崇朴，务存圣旨。余以嘉遇猥参听次，虽无翼善之功，而预亲承之末，故略记时事，以示来贤焉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一）第一分初大本经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花林窟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诸比丘于乞食后集花林堂，各共议言：「诸贤比丘！唯无上尊为最奇特，神通远达，威力弘大，乃知过去无数诸佛，入于涅槃，断诸结使，消灭戲论。又知彼佛劫数多少，名号、姓字，所生种族，其所饮食，寿命修短，所更苦乐。又知彼佛有如是戒，有如是法，有如是慧，有如是解，有如是住。云何，诸贤！如来为善别法性，知如是事，为诸天来语，乃知此事？」

尔时，世尊在闲静处，天耳清静，闻诸比丘作如是议，即从座起，诣花林堂，就座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知而故问，谓：「诸比丘！汝等集此，何所语议？」时，诸比丘具以事答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以平等信，出家修道，诸所应行，凡有二业：一曰贤圣讲法，二曰贤圣默然。汝等所论，正应如是。如来神通，威力弘大，尽知过去无数劫事，以能善解法性故知，亦以诸天来语故知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比丘集法堂，	讲说贤圣论；
如来处静室，	天耳尽闻知。
佛日光普照，	分别法界义；
亦知过去事，	三佛般泥洹。
名号、姓、种族，	受生分亦知；
随彼之处所，	净眼皆记之。
诸天大威力，	容貌甚端严；

亦来启告我， 三佛般泥洹。
记生、名号、姓， 哀鸾音尽知；
无上天人尊， 记于过去佛。」

又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欲闻如来识宿命智，知于过去诸佛因缘不？我当说之。」

时，诸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正是时，愿乐欲闻。善哉！世尊！以时讲说，当奉行之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」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九十一劫，时，世有佛名毘婆尸如来。至真，出现于世。复次，比丘！过去三十一劫，有佛名尸弃如来。至真，出现于世。复次，比丘！即彼三十一劫中，有佛名毘舍婆如来。至真，出现于世。复次，比丘！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，又名拘那含，又名迦叶。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过九十一劫， 有毘婆尸佛；
次三十一劫， 有佛名尸弃；
即于彼劫中， 毘舍如来出。
今此贤劫中， 无数那维岁；
有四大仙人， 愍众生故出：
拘楼孙、那含、 迦叶、释迦文。」

「汝等当知，毘婆尸佛时，人寿八万岁。尸弃佛时，人寿七万岁。毘舍婆佛时，人寿六万岁。拘楼孙佛时，人寿四万岁。拘那含佛时，人寿三万岁。迦叶佛时，人寿二万岁。我今出世，人寿百岁，少出多减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毘婆尸时人， 寿八万四千；
尸弃佛时人， 寿命七万岁；
毘舍婆时人， 寿命六万岁；
拘楼孙时人， 寿命四万岁；
拘那含时人， 寿命三万岁；

迦叶佛时人， 寿命二万岁；
如我今时人， 寿命不过百。

「毘婆尸佛，出刹利种，姓拘利若；尸弃佛、毘舍婆佛，种、姓亦尔。拘楼孙佛，出婆罗门种，姓迦叶；拘那含佛、迦叶佛，种、姓亦尔。我今如来。至真，出刹利种，姓名曰瞿昙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毘婆尸如来， 尸弃、毘舍婆，
 此三等正觉， 出拘利若姓。
 自余三如来， 出于迦叶姓。
 我今无上尊， 导御诸众生；
 天人中第一， 勇猛姓瞿昙。
 前三等正觉， 出于刹利种；
 其后三如来， 出婆罗门种；
 我今无上尊， 勇猛出刹利。

「毘婆尸佛坐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，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，毘舍婆佛坐娑罗树下成最正觉，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，拘那含佛坐乌暂婆罗门树下成最正觉，迦叶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。我今如来。至真，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毘婆尸如来， 往诣波罗树；
 即于彼处所， 得成最正觉。
 尸弃分陀树， 成道灭有原。
 毘舍婆如来， 坐娑罗树下；
 获解脱知见， 神足无所碍。
 拘楼孙如来， 坐尸利沙树；
 一切智清静， 无染无所著。
 拘那含牟尼， 坐乌暂树下；
 即于彼处所， 灭诸贪忧恼。
 迦叶如来坐， 尼拘楼树下；
 即于彼处所， 除灭诸有本。
 我今释迦文， 坐于钵多树。
 如来十力尊， 断灭诸结使；
 摧伏众魔怨， 在众演大明。

七佛精进力， 放光灭闇冥；
各各坐诸树， 于中成正觉。

「毘婆尸如来三会说法，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，二会弟子有十万人，三会弟子有八万人。尸弃如来亦三会说法，初会弟子有十万人，二会弟子有八万人，三会弟子有七万人。毘舍婆如来二会说法，初会弟子有七万人，次会弟子有六万人。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，弟子四万人。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，弟子三万人。迦叶如来一会说法，弟子二万人。我今一会说法，弟子千二百五十人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毘婆尸名观， 智慧不可量；
 遍见无所畏， 三会弟子众。
 尸弃光无动， 能灭诸结使；
 无量威德， 无能测量者；
 彼佛亦三会， 弟子普共集。
 毘舍婆断结， 大仙人要集；
 名闻于诸方， 妙法大名称；
 二会弟子众， 普演深奥义。
 拘楼孙一会， 哀愍疗诸苦；
 导师化众生， 一会弟子众。
 拘那含如来， 无上亦如是；
 紫磨金色身， 容貌悉具足；
 一会弟子众， 普演微妙法。
 迦叶一一毛， 一心无乱想；
 一语不烦重， 一会弟子众。
 能仁意寂灭， 释种沙门上；
 天中天最尊， 我一会弟子。
 彼会我现义， 演布清净教；
 心常怀欢喜， 漏尽尽后有。
 毘婆、尸弃三， 毘舍婆佛二，
 四佛各各一， 仙人会演说。

「时，毘婆尸佛有二弟子：一名蹉茶，二名提舍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尸弃佛有二弟子：一名阿毘浮，二名三婆婆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毘舍婆佛有二弟子，一名扶游，二名郁多摩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拘楼孙佛有二弟子，一

名萨尼，二名毘楼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拘那含佛有二弟子：一名舒盘那，二名郁多楼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迦叶佛有二弟子，一名提舍，二名婆罗婆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今我二弟子，一名舍利弗，二名目捷连，诸弟子中最为第一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蹉茶、提舍等，	毗婆尸弟子；
阿毗浮、三婆，	尸弃佛弟子。
扶游、郁多摩，	弟子中第一，
二俱降魔怨，	毗舍婆弟子。
萨尸、毗楼等，	拘楼孙弟子；
舒盘、郁多楼，	拘那含弟子；
提舍、婆罗婆，	迦叶佛弟子；
舍利弗、目连，	是我第一子。

「毗婆尸佛有执事弟子，名曰无忧。尸弃佛执事弟子，名曰忍行。毗舍婆佛有执事弟子，名曰寂灭。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，名曰善觉。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，名曰安和。迦叶佛有执事弟子，名曰善友。我执事弟子，名曰阿难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无忧与忍行，	寂灭及善觉，
安和、善友等，	阿难为第七。
此为佛侍者，	具足诸义趣；
昼夜无放逸，	自利亦利他。
此七贤弟子，	侍七佛左右；
欢喜而供养，	寂然归灭度。

「毗婆尸佛有子，名曰方膺。尸弃佛有子，名曰无量。毗舍婆佛有子，名曰妙觉。拘楼孙佛有子，名曰上胜。拘那含佛有子，名曰导师。迦叶佛有子，名曰集军。今我有子，名曰罗睺罗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方膺、无量子，	妙觉及上胜，
导师、集军等，	罗睺罗第七，
此诸豪贵子，	绍继诸佛种；
爱法好施惠，	于圣法无畏。

「毗婆尸佛父名盘头，刹利王种，母名盘头婆提，王所治城名曰盘头婆提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遍眼父盘头， 母盘头婆提；
盘头婆提城， 佛于中说法。」

「尸弃佛父名曰明相，刹利王种，母名光曜，王所治城名曰光相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尸弃父明相， 母名曰光曜，
于明相城中， 威德降外敌。」

「毗舍婆佛父名善灯，刹利王种，母名称戒，王所治城名曰无喻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毗舍婆佛父， 善灯刹利种；
母名曰称戒， 城名曰无喻。」

「拘楼孙佛父名祀得，婆罗门种，母名善枝，王名安和，随王名故城名安和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祀得婆罗门， 母名曰善枝；
王名曰安和， 居在安和城。」

「拘那含佛父名大德，婆罗门种，母名善胜，是时王名清静，随王名故城名清静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大德婆罗门， 母名曰善胜；
王名曰清静， 居在清静城。」

「迦叶佛父名曰梵德，婆罗门种，母名曰财主，时王名汲毗，王所治城名波罗[木*奈]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梵德婆罗门， 母名曰财主；
时王名汲毗， 在波罗[木*奈]城。」

「我父名净饭，刹利王种，母名大清净妙，王所治城名迦毗罗卫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父刹利净饭， 母名大清净，
土广民丰饶， 我从彼而生。」

「此是诸佛因缘、名号、种族、所出生处，何有智者闻此因缘而不欢喜，起爱乐心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吾今欲以宿命智说过去佛事，汝欲闻不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今正是时，愿乐欲闻！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比丘！当知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从右肋入，正念不乱。当于尔时，地为震动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世界，日月所不及处皆蒙大明，幽冥众生，各相覩见，知其所趣。时，此光明复照魔宫，诸天、释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余众生普蒙大明，诸天光明自然不现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密云聚虚空， 电光照天下，
毗婆尸降胎， 光明照亦然；
日月所不及， 莫不蒙大明，
处胎净无秽， 诸佛法皆然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当知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在母胎时，专念不乱，有四天子，执戈矛侍护其人，人与非人不得侵娆，此是常法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四方四天子， 有名称威德，
天帝释所遣， 善守护菩萨。
手常执戈矛， 卫护不去离，
人非人不娆， 此诸佛常法。
天神所拥护， 如天女卫天，
眷属怀欢喜， 此诸佛常法。」

又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专念不乱，母身安隐，无众恼患，智慧增益。母自观胎，见菩萨身诸根具足，如紫磨金，无有瑕秽。犹如目之土观净琉璃，内外清彻，无众障翳。诸比丘！此是诸佛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如净琉璃珠， 其明如日月；
仁尊处母胎， 其母无恼患。
智慧为增益， 观胎如金像；
母怀妊安乐， 此诸佛常法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专念不乱，母心清净，无众欲想，不为淫火之所烧然，此是诸佛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菩萨住母胎， 天终天福成；
其母心清净， 无有众欲想。
舍离诸淫欲， 不染不亲近；
不为欲火燃， 诸佛母常净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专念不乱，其母奉持五戒，梵行清净，笃信仁爱，诸善成就，安乐无畏，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，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持人中尊身， 精进、戒具足，
后必受天身， 此缘名佛母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，从右肋出，地为震动，光明普照。始入胎时，闇冥之处，无不蒙明，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太子生地动， 大光靡不照，
此界及余界， 上下与诸方，
放光施净目， 具足于天身，
以欢喜净音， 转称菩萨名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，从右肋出，专念不乱。时，菩萨母手攀树枝，不坐不卧。时，四天子手奉香水，于母前立言：『唯然，天母！今生圣子，勿怀忧戚。』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佛母不坐卧， 住戒修梵行，
生尊不懈怠， 天人所奉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，从右肋出，专念不乱，其身清淨，不为秽恶之所污染。犹如有目之士，以净明珠投白缯上，两不相污，二俱淨故。菩萨出胎亦复如是，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犹如净明珠， 投缯不染污；
 菩萨出胎时， 清淨无染污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，从右肋出，专念不乱。从右肋出，墮地行七步，无人扶侍，遍观四方，举手而言：『天上天下唯我为尊，要度众生生老病死。』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犹如师子步， 遍观于四方；
 墮地行七步， 人师子亦然。
 又如大龙行， 遍观于四方；
 墮地行七步， 人龙亦复然。
 两足尊生时， 安行于七步；
 观四方举声， 当尽生死苦。
 当其初生时， 无等等与等，
 自观生死本， 此身最后边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佛常法：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，从右肋出，专念不乱，二泉涌出一温一冷，以供澡浴，此是常法。」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两足尊生时， 二泉自涌出；
 以供菩萨用， 遍眼浴清淨。
 二泉自涌出， 其水甚清淨；
 一温二清冷， 以浴一切智。」

「太子初生，父王盘头召集相师及诸道术，令观太子，知其吉凶。时，诸相师受命而观，即前披衣，见有具相，占曰：『有此相者，当趣二处，必然无疑。若在家者，当为转轮圣王，王四天下，四兵具足，以正法治，无有偏枉，恩及天下，七宝自至，千子勇健，能伏外敌，兵杖不用，天下太平；若出家学道，当成正觉，十号具足。』时，诸相师即白王言：『王所生子，有三十二相，当趣二处，必然无疑。在家当为转轮圣王；若其出家，当成正觉，十号具足。』」佛时颂曰：

「百福太子生，	相师之所记，
如典记所载，	趣二处无疑。
若其乐家者，	当为转轮王，
七宝难可获，	为王宝自至。
真金千辐具，	周匝金辘持，
转能飞遍行，	故名为天轮。
善调七牙住，	高广白如雪，
能善飞虚空，	名第二象宝。
马行周天下，	朝去暮还食，
朱髦孔雀咽，	名为第三宝。
清淨琉璃珠，	光照一由旬，
照夜明如昼，	名为第四宝。
色声香味触，	无有与等者，
诸女中第一，	名为第五宝。
献王琉璃宝，	珠玉及众珍，
欢喜而贡奉，	名为第六宝。
如转轮王念，	军众速来去，
健疾如王意，	名为第七宝。
此名为七宝，	轮、象、马纯白，
居士、珠、女宝，	典兵宝为七。
观此无有厌，	五欲自娱乐，
如象断羈鞅，	出家成正觉。
王有如是子，	二足人中尊，
处世转法轮，	道成无懈怠。

「是时，父王殷懃再三，重问相师：『汝等更观太子三十二相，斯名何等？』时诸相师即披太子衣，说三十二相：『一者足安平，足下平满，蹈地安隐。二者足下相轮，千辐成就，光光相照。三者手足网縵，犹如鹅王。四者手足柔软，犹如天衣。五者手足指纤，长无能及者。六者足跟充满，观视无厌。七者鹿膊肠，上下佣直。八者钩鎖骨，骨节相钩，犹如鎖连。九者阴马藏。十者平立垂手过膝。十一、一一孔一毛生，其毛右旋，绀琉璃色。十二、毛生右旋，绀色仰靡。十三、身黄金色。十四、皮肤细软，不受尘秽。十五、两肩齐亭，充满圆好。十六、胸有万字。十七、身长倍人。十八、七处平满。十九、身长广等，如尼拘卢树。二十、颊车如师子。二十一、胸膺

方整如师子。二十二、口四十齿。二十三、方整齐平。二十四、齿密无间。二十五、齿白鲜明。二十六、咽喉清淨，所食众味，无不称适。二十七、广长舌，左右舐耳。二十八、梵音清彻。二十九、眼紺青色。三十、眼如牛王，眼上下俱眇。三十一、眉间白毫柔软细泽，引长一寻，放则右旋螺如真珠。三十二、顶有肉髻，是为三十二相。』」即说颂曰：

「善住柔软足，	不蹈地迹现，
千辐相庄严，	光色靡不具。
如尼俱类树，	纵广正平等。
如来未曾有，	秘密马阴藏。
金宝庄严身，	众相互相映，
虽顺俗流行，	尘土亦不污。
天色极柔软，	天盖自然覆，
梵音、身紫金，	如华始出池。
王以问相师，	相师敬报王。
称赞菩萨相，	举身光明具。
手足诸支节，	中外靡不现。
食味尽具足，	身正不倾斜。
足下轮相现，	其音如哀鸾。
佣髀形相具，	宿业之所成。
臂肘圆满好，	眉目甚端严。
人中师子尊，	威力最第一。
其颊车方整，	卧肋如师子。
齿方整四十，	齐密中无间。
梵音未曾有，	远近随缘到。
平立不倾身，	二手摩扞膝。
毛齐整柔软，	人尊美相具。
一孔一毛生，	手足网缦相。
肉髻、目紺青，	眼上下俱眇。
两肩圆充满，	三十二相具。
足跟无高下，	鹿膊肠纤佣。
天中天来此，	如象绝羈鞅；
解脱众生苦，	处生老病死。

以慈悲心故， 为说四真谛；
开演法句义， 令众奉至尊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毗婆尸菩萨生时，诸天在上，于虚空中手执白盖宝扇，以障寒暑、风雨、尘土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人中未曾有， 生于二足尊；
诸天怀敬养， 奉宝盖宝扇。

「尔时，父王给四乳母：一者乳哺，二者澡浴，三者涂香，四者娱乐。欢喜养育，无有懈倦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乳母有慈爱， 子生即付养；
一乳哺一浴， 二涂香娱乐。
世间最妙香， 以涂人中尊。

「为童子时，举国士女视无厌足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多人所敬爱， 如金像始成，
男女共谛观， 视之无厌足。

「为童子时，举国士女众共怀抱，如观宝华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二足尊生时， 多人所敬爱；
展转共怀抱， 如观宝花香。

「菩萨生时，其目不眴，如忉利天。以不眴故，名毗婆尸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天中天不眴， 犹如忉利天；
见色而正观， 故号毗婆尸。

「菩萨生时，其声清彻，柔软和雅，如迦罗频伽鸟声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犹如雪山鸟， 饮华汁而鸣；
其彼二足尊， 声清彻亦然。

「菩萨生时，眼能彻视见一由旬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清净业行报， 受天妙光明；
 菩萨目所见， 周遍一由旬。

「菩萨生时，年渐长大，在天正堂，以道开化，恩及庶民，名德远闻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童幼处正堂， 以道化天下；
 决断众事务， 故号毗婆尸。
 清净智广博， 甚深犹大海；
 悦可于群生， 使智慧增广。

「于时，菩萨欲出游观，告勅御者严驾宝车，诣彼园林，巡行游观。御者即便严驾讫已，还白：『今正是时。』太子即乘宝车诣彼园观。于其中路见一老人，头白齿落，面皱身偻，拄杖羸步，喘息而行。太子顾问侍者：『此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此是老人。』又问：『何如为老？』答曰：『夫老者生寿向尽，余命无几，故谓之老。』太子又问：『吾亦当尔，不免此患耶？』答曰：『然，生必有老，无有豪贱。』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即告侍者回驾还宫，静默思惟：『念此老苦，吾亦当有。』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见老命将尽， 拄杖而羸步；
 菩萨自思惟， 吾未免此难。

「尔时，父王问彼侍者：『太子出游，欢乐不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乐。』又问其故，答曰：『道逢老人，是以不乐。』尔时，父王默自思念：『昔日相师占相太子，言当出家，今者不悦，得无尔乎？当设方便，使处深宫，五欲娱乐，以悦其心，令不出家。』即便严饰宫馆，简择嫖女以娱乐之。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父王闻此言， 方便严宫馆；
 增益以五欲， 欲使不出家。

「又于后时，太子复命御者严驾出游。于其中路逢一病人，身羸腹大，面目黧黑，独卧粪除，无人瞻视，病甚苦毒，口不能言。顾问御者：『此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此是病人。』问曰：『何如为病？』答曰：『病者，众痛迫切，存亡无期，故曰病也。』又曰：『吾亦当尔，未免此患耶？』答曰：

『然。生则有病，无有贵贱。』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即告御者回车还宫。静默思惟：『念此病苦，吾亦当尔。』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见彼久病人， 颜色为衰损；
静默自思惟， 吾未免此患。

「尔时，父王复问御者：『太子出游，欢乐不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乐。』又问其故，答曰：『道逢病人，是以不乐。』于是父王默然思惟：『昔日相师占相太子，言当出家，今日不悦，得无尔乎？吾当更设方便，增诸伎乐，以悦其心，使不出家。』即复严饰宫馆，简择嫒女以娱乐之。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色声香味触， 微妙可悦乐，
菩萨福所致， 故娱乐其中。

「又于异时，太子复勅御者严驾出游。于其中路逢一死人，杂色缯幡前后导引，宗族亲里悲号哭泣，送之出城。太子复问：『此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此是死人。』问曰：『何如为死？』答曰：『死者，尽也。风先火次，诸根坏败，存亡异趣，室家离别，故谓之死。』太子又问御者：『吾亦当尔，不免此患耶？』答曰：『然，生必有死，无有贵贱。』于是，太子怅然不悦，即告御者回车还宫，静默思惟：『念此死苦，吾亦当然。』」佛时颂曰：

「始见有人死， 知其复更生；
静默自思惟， 吾未免此患。

「尔时，父王复问御者：『太子出游，欢乐不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乐。』又问其故，答曰：『道逢死人，是故不乐。』于是父王默自思念：『昔日相师占相太子，言当出家，今日不悦，得无尔乎？吾当更设方便，增诸伎乐以悦其心，使不出家。』即复严饰宫馆，简择嫒女以娱乐之。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童子有名称， 嫒女众围遶；
五欲以自娱， 如彼天帝释。

「又于异时，复勅御者严驾出游，于其中路逢一沙门，法服持钵，视地而行。即问御者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此是沙门。』又问：『何谓沙门？』答曰：『沙门者，舍离恩爱，出家修道，摄御诸根，不染外欲，慈心一切，无所伤害，逢苦不戚，遇乐不欣，能忍如地，故号沙门。』太子曰：『善哉！此道真正永绝尘累，微妙清虚，惟是为快。』即勅御者回车就之。

「尔时，太子问沙门曰：『剃除须发，法服持钵，何所志求？』沙门答曰：『夫出家者，欲调伏心意，永离尘垢，慈育群生，无所侵娆，虚心静寞，唯道是务。』太子曰：『善哉！此道最真。』寻勅御者：『賫吾宝衣并及乘輦，还白大王，我即于此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所以然者？欲调伏心意，舍离尘垢，清净自居，以求道术。』于是，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宝车及与衣服还归父王。太子于后即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太子见老、病人，知世苦恼，又见死人，恋世情灭；及见沙门，廓然大悟。下宝车时，步步中间转远缚着，是真出家，是真远离。时，彼国人闻太子剃除须发，法服持钵，出家修道，咸相谓言：『此道必真，乃令太子舍国荣位，捐弃所重。』于时，國中八万四千人往就太子，求为弟子，出家修道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撰择深妙法， 彼闻随出家；
离于恩爱狱， 无有众结缚。」

「于时，太子即便纳受，与之游行，在在教化。从村至村，从国至国，所至之处，无不恭敬四事供养。菩萨念言：『吾与大众，游行诸国，人间惯闹，此非我宜。何时当得离此群众，闲静之处以求道真，寻获志愿，于闲静处专精修道？』复作是念：『众生可愍，常处闇冥，受身危脆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众苦所集，死此生彼，从彼生此，缘此苦阴，流转无穷，我当何时晓了苦阴，灭生、老、死？』

「复作是念：『生死何从？何缘而有？』即以智慧观察所由，从生有老死，生是老死缘；生从有起，有是生缘；有从取起，取是有缘；取从爱起，爱是取缘；爱从受起，受是爱缘；受从触起，触是受缘；触从六入起，六入是触缘；六入从名色起，名色是六入缘；名色从识起，识是名色缘；识从行起，行是识缘；行从痴起，痴是行缘。是为缘痴有行，缘行有识，缘识有名色，缘名色有六入，缘六入有触，缘触有受，缘受有爱，缘爱有取，缘取有生，缘生有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此苦盛阴，缘生而有，是为苦集。菩萨思惟：苦集阴时，生智、生眼、生觉、生明、生通、生慧、生证。」

「于时，菩萨复自思惟：『何等无故老死无？何等灭故老死灭？』即以智慧观察所由，生无故老死无，生灭故老死灭；有无故生无，有灭故生灭；取无故有无，取灭故有灭；爱无故取无，爱灭故取灭；受无故爱无，受灭故爱

灭；触无故受无，触灭故受灭；六入无故触无，六入灭故触灭；名色无故六入无，名色灭故六入灭；识无故名色无，识灭故名色灭；行无故识无，行灭故识灭；痴无故行无，痴灭故行灭。是为痴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灭，六入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灭。菩萨思惟：『苦阴灭时，生智、生眼、生觉、生明、生通、生慧、生证。』尔时，菩萨逆顺观十二因缘，如实知，如实见已，即于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此言众中说，	汝等当善听，
过去菩萨观，	本所未闻法。
老死从何缘？	因何等而有？
如是正观已，	知其本由生。
生本由何缘？	因何事而有？
如是思惟已，	知生从有起。
取彼取彼已，	展转更增有；
是故如来说，	取是有因缘。
如众秽恶聚，	风吹恶流演；
如是取相因，	因爱而广普。
爱由于受生，	起苦罗网本；
以染着因缘，	苦乐共相应。
受本由何缘？	因何而有受？
以是思惟已，	知受由触生。
触本由何缘？	因何而有触？
如是思惟已，	触由六入生。
六入本何缘？	因何有六入？
如是思惟已，	六入名色生。
名色本何缘？	因何有名色？
如是思惟已，	名色从识生。
识本由何缘？	因何而有识？
如是思惟已，	知识从行生。
行本由何缘？	因何而有行？
如是思惟已，	知行从痴生。
如是因缘者，	名为实义因，

智慧方便观，
苦非贤圣造，
是故变易苦，
若无明灭尽，
若无有行者，
若识永灭者，
名色既已灭，
若诸入永灭，
若触永灭者，
若受永灭者，
若爱永灭者，
若取永灭者，
若有永灭者，
若生永灭者，
一切都永尽，
十二缘甚深，
唯佛能善觉，
若能自观察，
深见因缘者，
能于阴界入，
堪受一切施，
若得四辩才，
能解众结缚，
色受想行识，
能谛观此法，
如鸟游虚空，
菩萨断众结，
毗婆尸闲静，
老死何缘有？
彼作是观已，
知老死由生，

能见因缘根。
亦非无缘有，
智者所断除。
是时则无行；
则亦无有识；
亦无有名色；
即无有诸入；
则亦无有触；
则亦无有受；
则亦无有爱；
则亦无有取；
则亦无有有；
则亦无有生；
无老病苦阴；
智者之所说。
难见难识知；
因是有是无。
则无有诸入；
更不外求师。
离欲无染者；
净报施者恩。
获得决定证；
断除无放逸。
犹如朽故车；
则成等正觉。
东西随风逝；
如风靡轻衣。
观察于诸法；
从何而得灭？
生清净智慧；
生灭老死灭。

「毗婆尸佛初成道时，多修二观，一曰安隐观，二曰出离观。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如来无等等，多修于二观；
安隐及出离，仙人度彼岸。
其心得自在，断除众结使；
登山观四方，故号毘婆尸。
大智光除冥，如以镜自照；
为世除忧恼，尽生老死苦。」

「毗婆尸佛于闲静处复作是念：『我今已得此无上法，甚深微妙，难解难见，息灭、清静，智者所知，非是凡愚所能及也。斯由众生异忍、异见、异受、异学，依彼异见，各乐所求，各务所习。是故于此甚深因缘，不能解了，然爱尽涅槃，倍复难知，我若为说，彼必不解，更生触扰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默然不复说法。」

「时，梵天王知毗婆尸如来所念，即自思惟：『念此世间便为败坏，甚可哀愍。毗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，而不欲说。』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宮忽然来下，立于佛前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时，梵天王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白佛言：『唯愿世尊以时说法！今此众生尘垢微薄，诸根猛利，有恭敬心，易可开化，畏怖后世无救之罪，能灭恶法，出生善道。』」

「佛告梵王：『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言，但我于闲静处默自思念：所得正法甚深微妙，若为彼说，彼必不解，更生触扰，故我默然不欲说法。我从无数阿僧祇劫，勤苦不懈，修无上行，今始获此难得之法，若为淫、怒、痴众生说者，必不承用，徒自劳疲。此法微妙，与世相反，众生染欲，愚冥所覆，不能信解。梵王！我观如此，是以默然不欲说法。』」

「时，梵天王复重劝请，殷懃恳恻，至于再三：『世尊！若不说法，今此世间便为坏败，甚可哀愍。唯愿世尊以时敷演，勿使众生坠落余趣！』尔时，世尊三闻梵王殷懃劝请，即以佛眼观视世界，众生垢有厚薄，根有利钝，教有难易。易受教者畏后世罪，能灭恶法，出生善道。譬如优钵罗花、钵头摩华、鳩勿头华、分陀利华，或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，或有已出与水平者，或有出水未敷开者，然皆不为水所染着，易可开敷。世界众生，亦复如是。」

「尔时，世尊告梵王曰：『吾愍汝等，今当开演甘露法门，是法深妙，难可解知，今为信受乐听者说，不为触扰无益者说。』」

「尔时，梵王知佛受请，欢喜踊跃，遶佛三匝，头面礼足，忽然不现。其去未久，是时如来静默自思：『我今先当为谁说法？』即自念言：『当入盘头城内，先为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茶开甘露法门。』于是，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道树忽然不现，至盘头城盘头王鹿野苑中，敷座而坐。」佛于是颂曰：

「如师子在林， 自恣而游行；
 彼佛亦如是， 游行无罣碍。

「毘婆尸佛告守苑人曰：『汝可入城，语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茶：宁欲知不？毘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，欲见卿等，宜知是时。』时，彼守苑人受教而行，至彼二人所，具宣佛教。二人闻已，即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恶不净，上漏为患，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。尔时，世尊见此二人心意柔软，欢喜信乐，堪受正法，于是即为说苦圣谛，敷演开解，分布宣释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谛。

「尔时，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茶，即于座上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，犹若素质易为受染。是时，地神即唱斯言：『毗婆尸如来于盘头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，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。』如是展转，声彻四天王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须臾之顷，声至梵天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欢喜心踊跃， 称赞于如来，
 毘婆尸成佛， 转无上法轮。
 初从树王起， 往诣盘头城，
 为骞茶、提舍， 转四谛法轮。
 时骞茶、提舍， 受佛教化已，
 于净法轮中， 梵行无有上。
 彼忉利天众， 及以天帝释，
 欢喜转相告， 诸天无不闻。
 佛出于世间， 转无上法轮；
 增益诸天众， 减损阿须伦。
 升仙名普闻， 善智离世边；
 于诸法自在， 智慧转法轮。
 观察平等法， 息心无垢秽；

以离生死扼，智慧转法轮。
灭苦离诸恶，出欲得自在；
离于恩爱狱，智慧转法轮。
正觉人中尊，二足尊调御；
一切缚得解，智慧转法轮。
教化善导师，能降伏魔怨；
彼离于诸恶，智慧转法轮。
无漏力降魔，诸根定不懈；
尽漏离魔缚，智慧转法轮。
若学决定法，知诸法无我；
此为法中上，智慧转法轮。
不以利养故，亦不求名誉；
愍彼众生故，智慧转法轮。
见众生苦厄，老病死逼迫；
为此三恶趣，智慧转法轮。
断贪瞋恚痴，拔爱之根原；
不动而解脱，智慧转法轮。
难胜我已胜，胜己自降伏；
已胜难胜魔，智慧转法轮。
此无上法轮，唯佛乃能转；
诸天魔释梵，无有能转者。
亲近转法轮，饶益天人众；
此等天人师，得度于彼岸。

「是时，王子提舍、大臣子骞茶，见法得果，真实无欺，成就无畏，即白毘婆尸佛言：『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。』佛言：『善来，比丘！吾法清净自在，修行以尽苦际。』尔时，二人即得具戒。具戒未久，如来又以三事示现：一曰神足，二曰观他心，三曰教诫，即得无漏、心解脱、生死无疑智。

「尔时，盘头城内众多人民，闻二人出家学道，法服持钵，净修梵行，皆相谓曰：『其道必真，乃使此等舍世荣位，捐弃所重。』时，城内八万四千人往诣鹿野苑中毘婆尸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恶不净，上漏为患，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

一。尔时，世尊见此大众心意柔软，欢喜信乐，堪受正法，于是即为说苦圣谛，敷演开解，分布宣释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谛。

「时，八万四千人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犹如素质易为受色，见法得果，真实无欺，成就无畏，即白佛言：『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。』佛言：『善来，比丘！吾法清净自在，修行以尽苦际。』时，八万四千人即得具戒。具戒未久，世尊以三事教化：一曰神足，二曰观他心，三曰教诫，即得无漏、心解脱、生死无疑智现前。八万四千人闻佛于鹿野苑中，转无上法轮，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，即诣盘头城毘婆尸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如人救头燃， 速疾求灭处；
 彼人亦如是， 速诣于如来。

「时，佛为说法亦复如是。尔时，盘头城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，提舍比丘、鞞茶比丘于大众中上升虚空，身出水火，现诸神变，而为大众说微妙法。尔时，如来默自念言：『今此城内乃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，宜遣游行，各二人俱在在处处，至于六年，还来城内说具足戒。』

「时，首陀会天知如来心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彼天没，忽然至此，于世尊前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须臾白佛言：『如是，世尊！此盘头城内比丘众多，宜各分布，处处游行，至于六年，乃还此城，说具足戒，我当拥护，令无伺求得其便者。』尔时，如来闻此天语，默然可之。

「时，首陀会天见佛默然许可，即礼佛足，忽然不现，还至天上。其去未久，佛告诸比丘：『今此城内，比丘众多，宜各分布，游行教化，至六年已，还集说戒。』时，诸比丘受佛教已，执持衣钵，礼佛而去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佛悉无乱众， 无欲无恋着；
 威如金翅鸟， 如鹤舍空池。

「时，首陀会天于一年后告诸比丘：『汝等游行已过一年，余有五年。汝等当知，讫六年已，还城说戒。』如是至于六年，天复告言：『六年已满，当还说戒。』时，诸比丘闻天语已，摄持衣钵，还盘头城，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如象善调， 随意所之；
 大众如是， 随教而还。

「尔时，如来于大众前上升虚空，结加趺坐，讲说戒经：忍辱为第一，佛说涅槃最，不以除须发害他为沙门。时，首陀会天去佛不远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如来大智， 微妙独尊，
 止观具足， 成最正觉。
 愍群生故， 在世成道，
 以四真谛， 为声闻说。
 苦与苦因， 灭苦之谛，
 贤圣八道， 到安隐处。
 毘婆尸佛， 出现于世，
 在大众中， 如日光曜。』

「说此偈已，忽然不现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自思念：『昔一时于罗阅城耆闍崛山，时，生是念：我所生处，无所不遍，唯除首陀会天，设生彼天，则不还此。』我时，比丘！复生是念：『我欲至无造天上。』时，我如壮士屈伸臂顷，于此间没，现于彼天。时，彼诸天见我至彼，头面作礼，于一面立，而白我言：『我等皆是毘婆尸如来弟子，从彼佛化，故来生此，具说彼佛因缘本末。又尸弃佛、毘沙婆佛、拘楼孙佛、拘那含佛、迦叶佛、释迦牟尼佛，皆是我师，我从受化，故来生此。』亦说诸佛因缘本末，至生阿迦尼咤诸天，亦复如是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譬如力士， 屈伸臂顷，
 我以神足， 至无造天。
 第七大仙， 降伏二魔，
 无热无见， 叉手敬礼。
 如昼度树， 释师远闻，
 相好具足， 到善见天。
 犹如莲华， 水所不着，
 世尊无染， 至大善见。
 如日初出， 净无尘翳，
 明若秋月， 诣一究竟。

此五居处，	众生所净，	
心净故来，	诣无烦恼。	
净心而来，	为佛弟子，	
舍离染取，	乐于无取。	
见法决定，	毘婆尸子，	
净心善来，	诣大仙人，	
尸弃佛子，	无垢无为，	
以净心来，	诣离有尊。	
毘沙婆子，	诸根具足，	
净心诣我，	如日照空。	
拘楼孙子，	舍离诸欲，	
净心诣我，	妙光焰盛。	
拘那含子，	无垢无为，	
净心诣我，	光如月满。	
迦叶弟子，	诸根具足，	
净心诣我，	如北天念，	不乱大仙，
神足第一，	以坚固心，	
为佛弟子。	净心而来，	
为佛弟子，	礼敬如来，	
具启人尊。	所生成道，	
名、姓、种族，	知见深法，	
成无上道。	比丘静处，	
离于尘垢，	精勤不懈，	
断诸有结。	此是诸佛，	
本末因缘，	释迦如来，	
之所演说。」		

佛说此大因缘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二）第一分游行经第二初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是时，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祇，王自念言：「彼虽勇健，人众豪强，以我取彼，未足为难。」时，阿闍世王命婆罗门大臣禹舍，而告之曰：「汝诣耆闍崛山，至世尊所，持我名字，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』又白世尊：『跋祇国人自恃勇健，民众豪强，不顺伏我，我欲伐之，不审世尊何所诫勅？』若有教诫，汝善忆念，勿有遗漏，如所闻说。如来所言，终不虚妄。」

大臣禹舍受王教已，即乘宝车诣耆闍崛山，到所止处，下车步进，至世尊所，问讯毕，一面坐，白世尊曰：「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，敬问殷懃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』又白世尊：『跋祇国人自恃勇健，民众豪强，不顺伏我，我欲伐之，不审世尊何所诫勅？』」

尔时，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，佛告阿难：「汝闻跋祇国人数相集会，讲议正事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盛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君臣和顺，上下相敬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盛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奉法晓忌，不违礼度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盛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孝事父母，敬顺师长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上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恭于宗庙，致敬鬼神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上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闺门真正洁净无秽，至于戏笑，言不及邪不？」

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盛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阿难！汝闻跋祇国人宗事沙门，敬持戒者，瞻视护养，未尝懈倦不？」答曰：「闻之。」

「阿难！若能尔者，长幼和顺，转更增盛，其国久安，无能侵损。」

时，大臣禹舍白佛言：「彼国人民，若行一法，犹不可图，况复具七？国事多故，今请辞还归。」

佛言：「可，宜知是时。」时，禹舍即从座起，遶佛三匝，揖让而退。

其去未久，佛告阿难：「汝勅罗阅祇左右诸比丘尽集讲堂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即诣罗阅祇城，集诸比丘，尽会讲堂，白世尊曰：「诸比丘已集，唯圣知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从座起，诣法讲堂，就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「我当为汝说七不退法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愿乐欲闻！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七不退法者：一曰数相集会，讲论正义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二曰上下和同，敬顺无违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三曰奉法晓忌，不违制度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四曰若有比丘力能护众，多诸知识，宜敬事之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五曰念护心意，孝敬为首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六曰净修梵行，不随欲态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七曰先人后己，不贪名利，则长幼和顺，法不可坏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七法，令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一者乐于少事，不好多为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二者乐于静默，不好多言。三者少于睡眠，无有昏昧。四者不为群党，言无益事。五者不以无德而自称誉。六者不与恶人而为伴党。七者乐于山林闲静独处。如是比丘！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七法，令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何谓为七？一者有信，信于如来。至真。正觉，十号具足。二者知惭，耻于己阙。三者知愧，羞为恶行。四者多闻，其所受持，上中下善，义味深奥，清净无秽，梵行具足。五者精勤苦行，灭恶修善，勤习不舍。六者昔所学习，忆念不忘。七者修习智慧，知生灭法，趣贤圣要，尽诸苦本。如是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七法，令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何谓为七？一者敬佛，二者敬法，三者敬僧，四者敬戒，五者敬定，六者敬顺父母，七者敬不放逸。如是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何谓为七法？一者观身不净，二者观食不净，三者不乐世间，四者常念死想，五者起无常想，六者无常苦想，七者苦无我想。如是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何谓为七？一者修念觉意，闲静无欲，出要无为。二者修法觉意。三者修精进觉意。四者修喜觉意。五者修猗觉意。六者修定觉意。七者修护觉意。如是七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六不退法，令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何谓为六？一者身常行慈，不害众生。二者口宣仁慈，不演恶言。三者意念慈心，不怀坏损。四者得净利养，与众共之，平等无二。五者持贤圣戒，无有阙漏，亦无垢秽，必定不动。六者见贤圣道，以尽苦际。如是六法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复有六不退法，令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一者念佛，二者念法，三者念僧，四者念戒，五者念施，六者念天。修此六念，则法增长，无有损耗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罗阅祇随宜住已，告阿难言：「汝等皆严，吾欲诣竹园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即严衣钵，与诸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摩竭，次到竹园，往堂上坐，与诸比丘说戒、定、慧。修戒获定，得大果报；修定获智，得大果

报；修智心净，得等解脱，尽于三漏——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。已得解脱生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

尔时，世尊于竹园随宜住已，告阿难曰：「汝等皆严，当诣巴陵弗城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即严衣钵，与诸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摩竭，次到巴陵弗城，巴陵树下坐。

时，诸清信士闻佛与诸大众远来至此巴陵树下，即共出城，遥见世尊在巴陵树下，容貌端正，诸根寂定，善调第一。譬犹大龙，以水清澄，无有尘垢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。见已欢喜，渐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诸清信士闻佛说法，即白佛言：「我欲归依佛、法、圣众，唯愿世尊哀愍，听许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奉戒不忘。明欲设供，唯愿世尊与诸大众垂愍顾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许可。诸清信士见佛默然，即从座起，遶佛三匝，作礼而归。寻为如来起大堂舍，平治处所，扫洒烧香，严敷宝座。供设既办，往白世尊：「所设已具，唯圣知时。」

于是，世尊即从座起，着衣持钵，与大众俱诣彼讲堂，澡手洗足，处中而坐。时，诸比丘在左面坐，诸清信士在右面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清信士曰：「凡人犯戒，有五衰耗。何谓为五？一者求财，所愿不遂。二者设有所得，日当衰耗。三者在所至处，众所不敬。四者丑名恶声，流闻天下。五者身坏命终，当入地狱。」又告诸清信士：「凡人持戒，有五功德。何谓为五？一者诸有所求，輒得如愿。二者所有财产，增益无损。三者所往之处，众人敬爱。四者好名善誉，周闻天下。五者身坏命终，必生天上。」

时，夜已半，告诸信士，宜各还归。诸清信士即承佛教，遶佛三匝，礼足而归。

尔时，世尊于后夜明相出时，至闲静处，天眼清彻，见诸大天神各封宅地，中神、下神亦封宅地。是时，世尊即还讲堂，就座而坐，世尊知时故问阿难：「谁造此巴陵弗城？」

阿难白佛：「此是禹舍大臣所造，以防御跋祇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造此城者，正得天意，吾于后夜明相出时，至闲静处，以天眼见诸大神天各封宅地，中、下诸神亦封宅地。阿难！当知诸大神天所封宅地，有人居者，安乐炽盛。中神所封，中人所居；下神所封，下人所居。功德多少，各随所止。阿难！此处贤人所居，商贾所集，国法真实，无有欺罔，此城最胜，诸方所推，不可破坏。此城久后若欲坏时，必以三事：一者大水，二者大火，三者中人与外人谋，乃坏此城。」

时，巴陵弗诸清信士通夜供办，时到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时，清信士即便施設，手自斟酌，食讫行水，别取小床敷在佛前坐。

尔时，世尊即示之曰：「今汝此处贤智所居，多持戒者，净修梵行，善神欢喜。」即为祝愿：「可敬知敬，可事知事，博施兼爱，有慈愍心，诸天所称，常与善俱，不与恶会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说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大众围遶，侍送而还。大臣禹舍从佛后行，时，作是念：「今沙门瞿昙出此城门，即名此门为瞿昙门。又观如来所渡河处，即名此处为瞿昙河。」尔时，世尊出巴陵弗城，至于水边，时，水岸上人民众多，中有乘船渡者，或有乘筏，或有乘桴而渡河者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忽至彼岸。世尊观此义已，即说颂曰：

「佛为海船师， 法桥渡河津；
大乘道之舆， 一切渡天人。
亦为自解结， 渡岸得升仙；
都使诸弟子， 缚解得涅槃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从跋祇游行至拘利村，在一林下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深法：一曰圣戒，二曰圣定，三曰圣慧，四曰圣解脱。此法微妙，难可解知，我及汝等，不晓了故，久在生死，流转无穷。」尔时，世尊观此义已，即说颂曰：

「戒、定、慧解上， 唯佛能分别；
离苦而化彼， 令断生死习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拘利村随宜住已、告阿难俱诣那陀村。阿难受教，即着衣持钵，与大众俱侍从世尊，路由跋祇，到那陀村，止捷椎处。

尔时，阿难在闲静处，默自思惟：「此那陀村十二居士：一名伽伽罗，二名伽陵伽，三名毘伽陀，四名伽利输，五名遮楼，六名婆耶楼，七名婆头楼，八名藐婆头楼，九名陀梨舍[少/兔]，十名藐达利舍[少/兔]，十一名耶输，十二名耶输多楼。此诸人等，今者命终，为生何处？复有五十人命终，又复有五百人命终，斯生何处？」作是念已，从静处起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静处，默自思惟：『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伽伽罗等命终，复有五十人命终，又有五百人命终，斯生何处？』唯愿解说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伽伽罗等十二人，断五下分结，命终生天，于彼即般涅槃，不复还此。五十人命终者，断除三结，淫、怒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还来此世，尽于苦本。五百人命终者，断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必定成道，往来七生，尽于苦际。阿难！夫生有死，自世之常，此何足恠？若一人死，来问我者，非扰乱耶？」

阿难答曰：「信尔，世尊！实是扰乱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今当为汝说于法镜，使圣弟子知所生处。三恶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过七生，必尽苦际，亦能为他说如是事。阿难！法镜者，谓圣弟子得不坏信，欢喜信佛，如来，无所著，等正觉，十号具足。欢喜信法：真正微妙，自恣所说，无有时节，示涅槃道，智者所行。欢喜信僧，善共和同，所行质直，无有谗谄，道果成就，上下和顺，法身具足。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，四双八辈，是谓如来贤圣之众，甚可恭敬，世之福田。信贤圣戒：清净无秽，无有缺漏，明哲所行，获三昧定。阿难！是为法镜，使圣弟子知所生处，三恶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过七生，必尽苦际，亦能为他说如是事。」

尔时，世尊随宜住已，告阿难俱诣毘舍离国。即受教行，着衣持钵，与大众俱侍从世尊，路由跋祇，到毘舍离，坐一树下。有一淫女，名庵婆婆梨，闻佛将诸弟子来至毘舍离，坐一树下，即严驾宝车，欲往诣佛所礼拜供养。未至之间，遥见世尊颜貌端正，诸根特异，相好备足，如星中月。见已欢喜，下车步进，渐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闻佛所说，发欢喜心，即白佛言：「从今日始，归依三尊，唯愿听许于正法中为优婆夷，尽此形寿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」又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及诸弟子明受我请，即于

今暮止宿我园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之。女见佛默然许可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遶佛而归。

其去未久，佛告阿难：「当与汝等诣彼园观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佛即从座起，摄持衣钵，与众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彼园。

时，毘舍离诸隶车辈，闻佛在庵婆婆梨园中止住，即便严驾五色宝车，或乘青车青马，衣、盖、幢幡、官属皆青，五色车马，皆亦如是。时，五百隶车服色尽同，欲往诣佛，庵婆婆梨辞佛还家，中路逢诸隶车。时，车行[马*奔]疾，与彼宝车共相钩拨，损折幢盖而不避道，隶车责曰：「汝恃何势，行不避道，冲拨我车，损折麾盖？」

报曰：「诸贵！我已请佛明日设食，归家供办，是以行速，无容相避。」

诸隶车即语女曰：「且置汝请，当先与我，我当与汝百千两金？」

女寻答曰：「先请已定，不得相与。」

时，诸隶车又语女曰：「我更与汝十六倍百千两金，必使我先？」

女犹不肯：「我请已定，不可尔也。」

时，诸隶车又语女曰：「我今与尔中分国财，可先与我？」

女又报曰：「设使举国财宝，我犹不取；所以然者，佛住我园，先受我请，此事已了，终不相与。」

诸隶车等各振手叹咤：「今由斯女阙我初福。」即便前进径诣彼园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五百隶车，车马数万，填道而来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欲知忉利诸天游戏园观，威仪容饰，与此无异。汝等比丘！当自摄心，具诸威仪。云何比丘自摄其心？于是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内外身观，精勤不懈，舍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云何比丘具诸威仪？于是比丘可行知行，可止知止，左右顾视，屈伸俯仰，摄持衣钵，饮食汤药，不失宜则，善设方便，除去荫盖，行住坐卧，觉寤语默，摄心不乱，是谓比丘具诸威仪。」

尔时，五百隶车往至庵婆婆梨园，欲到佛所，下车步进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如来在座，光相独显，蔽诸大众，譬如秋月，又如天地清明，净无尘翳，日在虚空，光明独照。尔时，五百隶车围遶侍坐，佛于众中，光相独明。是时，坐中有一梵志名曰并飴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臂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向佛，以偈赞曰：

「摩竭鸯伽王， 为快得善利，
身被宝珠铠， 世尊出其土。
威德动三千， 名显如雪山，
如莲花开敷， 香气甚微妙。
今覩佛光明， 如日之初出，
如月游虚空， 无有诸云翳。
世尊亦如是， 光照于世间，
观如来智慧， 犹闇覩锭镡，
施众以明眼， 决了诸疑惑。」

时，五百隶车闻此偈已，复告并飴：「汝可重说。」

尔时，并飴即于佛前再三重说。时，五百隶车闻重说偈已，各脱宝衣，以施并飴，并飴即以宝衣奉上如来，佛愍彼故，即为纳受。

尔时，世尊告毘舍离诸隶车曰：「世有五宝甚为难得。何等为五？一者如来。至真出现于世，甚为难得。二者如来正法能演说者，此人难得。三者如来演法能信解者，此人难得。四者如来演法能成就者，此人难得。五者险危救厄知反复者，此人难得。是谓五宝为难得也。」

时，五百隶车闻佛示教利喜已，即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及诸弟子明受我请！」

佛告隶车：「卿已请我，我今便为得供养已，庵婆婆梨女先已请讫。」

时，五百隶车闻庵婆婆梨女已先请佛，各振手而言：「吾欲供养如来，而今此女已夺我先。」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，遶佛三匝，各自还归。

时，庵婆婆梨女即于其夜种种供办，明日时到，世尊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整衣持钵，前后围遶，诣彼请所，就座而坐。时，庵婆婆梨女即设上馔，供佛及僧。食讫去钵，并除机案。时，女手执金瓶，行澡水毕，前白佛言：「此

毘耶离城所有园观，我园最胜，今以此园贡上如来，哀愍我故，愿垂纳受。」

佛告女曰：「汝可以此园施佛为首及招提僧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所有园林、房舍、衣钵六物，正使诸魔、释、梵、大神力天，无有能堪受此供者。」时，女受教，即以此园施佛为首及招提僧。佛愍彼故，即为受之，而说偈言：

「起塔立精舍， 园果施清凉；
桥船以渡人， 旷野施水草。
及以堂阁施， 其福日夜增；
戒具清净者， 彼必到善方。」

时，庵婆婆梨女取一小床于佛前坐，佛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大患，秽污不净，上漏为碍，出要为上。尔时，世尊知彼女意柔软和悦，荫盖微薄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法，即为彼女说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出要谛。

时，庵婆婆梨女信心清净，譬如净洁白毡易为受色，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诸法眼生，见法得法，决定正住，不堕恶道，成就无畏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。」如是再三。「唯愿如来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！自今已后，尽寿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时，彼女从佛受五戒已，舍本所习，秽垢消除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于毘舍离，随宜住已，告阿难言：「汝等皆严，吾欲诣竹林丛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即严衣钵，与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跋祇，至彼竹林。

时，有婆罗门名毘沙陀耶，闻佛与诸大众诣此竹林，默自思念：「此沙门瞿昙，名德流布，闻于四方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释、梵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深奥，梵行具足。如此真人，宜往瞻覩。」

时，婆罗门出于竹丛，往诣世尊，问讯讫，一面坐，世尊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婆罗门闻已欢喜，即请世尊及诸大众明日舍食。时，佛默然受请。婆罗门知己许可，即从座起，遶佛而归。即于其夜，供设饮食。明日时到，唯圣知时。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大众围遶往诣彼舍，就座而坐。时，婆罗门设种种甘饌，供佛及僧。食讫去钵，行澡水毕，取一小床于佛前坐。尔时，世尊为婆罗门而作颂曰：

「若以饮食， 衣服卧具，
施持戒人， 则获大果。
此为真伴， 终始相随，
所至到处， 如影随形。
是故种善， 为后世粮，
福为根基， 众生以安。
福为天护， 行不危峻，
生不遭难， 死则上天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婆罗门说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从座而去。于时彼土谷贵饥馑，乞求难得，佛告阿难：「勅此国内现诸比丘尽集讲堂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即承教旨，宣令远近普集讲堂。

是时，国内大众皆集，阿难白佛言：「大众已集，唯圣知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从座起，诣于讲堂，就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「此土饥馑，乞求难得，汝等宜各分部，随所知识，诣毘舍离及越祇国，于彼安居，可以无乏。吾独与阿难于此安居。所以然者？恐有短乏。」是时，诸比丘受教即行，佛与阿难独留。

于后夏安居中，佛身疾生，举体皆痛，佛自念言：「我今疾生，举身痛甚，而诸弟子悉皆不在，若取涅槃，则非我宜，今当精勤自力以留寿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静室出，坐清凉处。阿难见已，速疾往诣，而白佛言：「今观尊颜，疾如有损。」

阿难又言：「世尊有疾，我心惶惧，忧结荒迷，不识方面，气息未绝，犹少醒悟。默思：『如来未即灭度，世眼未灭，大法未损，何故今者不有教令于众弟子乎？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众僧于我有所须耶？若有自言：『我持众僧，我摄众僧。』斯人于众应有教命，如来不言：『我持于众，我摄于众。』岂当于众有教令

乎？阿难！我所说法，内外已讫，终不自称所见通达。吾已老矣，年且八十。譬如故车，方便修治得有所至。吾身亦然，以方便力得少留寿，自力精进，忍此苦痛，不念一切想，入无想定，时，我身安隐，无有恼患。是故，阿难！当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勿他炽燃；当自归依，归依于法，勿他归依。云何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勿他炽燃；当自归依，归依于法，勿他归依？阿难！比丘观内身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观外身、观内外身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是谓，阿难！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勿他炽燃；当自归依，归依于法，勿他归依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吾灭度后，能有修行此法者，则为真我弟子第一学者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俱至遮婆罗塔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

如来即起，着衣持钵，诣一树下，告阿难：「敷座，吾患背痛，欲于此止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寻即敷座。

如来坐已，阿难敷一小座于佛前坐。佛告阿难：「诸有修四神足，多修习行，常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一劫有余。阿难！佛四神足已多修行，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如来可止一劫有余，为世除冥，多所饶益，天人获安。」

尔时，阿难默然不对，如是再三，又亦默然。是时阿难为魔所蔽，矇矇不悟，佛三现相而不知请。

佛告阿难：「宜知是时。」阿难承佛意旨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去佛不远，在一树下静意思惟。

其间未久，时，魔波旬来白佛：「佛意无欲，可般涅槃，今正是时，宜速灭度。」

佛告波旬：「且止！且止！我自知时。如来今者未取涅槃，须我诸比丘集，又能自调，勇捍无怯，到安隐处，逮得己利，为人导师，演布经教，显于句义。若有异论，能以正法而降伏之。又以神变，自身作证。如是弟子皆悉未

集。又诸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普皆如是，亦复未集。今者要当广于梵行，演布觉意，使诸天入普见神变。」

时，魔波旬复白佛言：「佛昔于郁鞞罗尼连禅水边，阿游波尼俱律树下初成正觉，我时至世尊所，劝请如来可般涅槃：『今正是时，宜速灭度。』尔时，如来即报我言：『止！止！波旬！我自知时，如来今者未取涅槃，须我诸弟子集，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乃取灭度。』佛今弟子已集，乃至天人见神变化，今正是时，何不灭度？」

佛言：「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时不久住也，是后三月，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，当取灭度。」时，魔即念：「佛不虚言，今必灭度。」欢喜踊跃，忽然不现。

魔去未久，佛即于遮婆罗塔，定意三昧，舍命住寿。当此之时，地大震动，举国人民莫不惊怖，衣毛为竖，佛放大光，彻照无穷，幽冥之处，莫不蒙明，各得相见。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有无二行中， 吾今舍有为；
内专三昧定， 如鸟出于卵。」

尔时，贤者阿难心惊毛竖，疾行诣佛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恠哉！世尊！地动乃尔，是何因缘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凡世地动，有八因缘。何等八？夫地在水上，水止于风，风止于空，空中大风有时自起，则大水扰，大水扰则普地动，是为一也。复次，阿难！有时得道比丘、比丘尼及大神尊天，观水性多，观地性少，欲自试力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二也。复次，阿难！若始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，专念不乱，地为大动，是为三也。复次，阿难！菩萨始出母胎，从右肋生，专念不乱，则普地动，是为四也。复次，阿难！菩萨初成无上正觉，当于此时，地大震动，是为五也。复次，阿难！佛初成道，转无上法轮，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世人所不能转，则普地动，是为六也。复次，阿难！佛教将毕，专念不乱，欲舍性命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七也。复次，阿难！如来于无余涅槃界般涅槃时，地大震动，是为八也。以是八因缘，令地大动。」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无上二足尊，
阿难请天师，
如来演慈音，
我说汝等听，
地因水而止，
若虚空风起，
比丘比丘尼，
山海百草木，
释梵诸尊天，
山海诸鬼神，
菩萨二足尊，
始入母胎时，
十月处母胎，
初从右肋生，
佛为童子时，
成道胜无量，
升仙转法轮，
道力降伏魔，
天魔频来请，
佛为舍性命，
人尊大导师，
难动而取灭，
净眼说诸缘，
有此亦有余，

照世大沙门；
地动何因缘？
声如迦毘陵；
地动之所由。
水因风而住；
则地为大动。
欲试神足力；
大地皆震动。
意欲动于地；
大地为震动。
百福相已具；
地则为大动。
如龙卧茵蓐；
时地则大动。
消灭使缘缚；
地则为大动。
于鹿野苑中；
则地大为动。
劝佛般泥洹；
地则为大动。
神仙尽后有；
时地则大动。
地动八事动；
时地皆震动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三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游行经第二中

佛告阿难：「世有八众。何谓八？一曰刹利众，二曰婆罗门众，三曰居士众，四曰沙门众，五曰四天王众，六曰忉利天众，七曰魔众，八曰梵天众。我自忆念：『昔者，往来与刹利众坐起言语，不可称数，以精进定力，在所能现。彼有好色，我色胜彼；彼有妙声，我声胜彼；彼辞我退，我不辞彼；彼所能说，我亦能说；彼所不能，我亦能说。』阿难！我广为说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于彼没，彼不知我是天、是人？如是至梵天众，往返无数，广为说法，而莫知我谁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甚奇！世尊！未曾有也，乃能成就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微妙希有之法，阿难！甚奇！甚特！未曾有也，唯有如来能成此法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如来能知受起、住、灭，想起、住、灭，观起、住、灭，此乃如来甚奇甚特未曾有法，汝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「俱诣香塔，在一树下，敷座而坐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香塔左右现诸比丘，普勅令集讲堂。」

阿难受教，宣令普集。阿难白佛：「大众已集，唯圣知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诣讲堂，就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，成最正觉，谓：『四念处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四禅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。』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和同敬顺，勿生诤讼，同一师受，同一水乳，于我法中宜勤受学，共相炽然，共相娱乐。比丘当知我于此法自身作证，布现于彼，谓：『《贯经》、《祇夜经》、《受记经》、《偈经》、《法句经》、《相应经》、《本缘经》、《天本经》、《广经》、《未曾有经》、《证喻经》、《大教经》。』汝等当善受持，称量分别，随事修行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不久，是后三月当般泥洹。」

诸比丘闻此语已，皆悉愕然，殒绝迷荒，自投于地，举声大呼曰：「一何驶哉！佛取灭度。一何痛哉！世间眼灭。我等于此，已为长衰。」或有比丘悲泣躃踊，宛转[口*罍]咷，不能自胜，犹如斩蛇，宛转回遑，莫知所奉。

佛告诸比丘曰：「汝等且止，勿怀忧悲。天地人物，无生不终，欲使有为不变易者，无有是处。我亦先说恩爱无常，合会有离，身非己有，命不久存。」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我今自在， 到安隐处；
和合大众， 为说此义。
吾年老矣， 余命无几；
所作已办， 今当舍寿。
念无放逸， 比丘戒具；
自摄定意， 守护其心。
若于我法， 无放逸者；
能灭苦本， 尽生老死。」

又告比丘：「吾今所以诫汝者何？天魔波旬向来请我：『佛意无欲，可般泥洹，今正是时，宜速灭度。』我言：『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时，须我诸比丘集，乃至诸天普见神变。』波旬复言：『佛昔于郁鞞罗尼连禅河水边，阿游波尼俱律树下初成佛道，我时白佛：佛意无欲，可般泥洹，今正是时，宜速灭度。尔时，如来即报我言：止！止！波旬！我自知时。如来今者未取灭度，须我诸弟子集，乃至天人见神变化，乃取灭度。今者如来弟子已集，乃至天人见神变化，今正是时，宜可灭度。』我言：『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时，不久住也，是后三月当般涅槃。』时，魔即念：『佛不虚言，今必灭度。』欢喜踊跃，忽然不现。魔去未久，即于遮波罗塔，定意三昧，舍命住寿。当此之时，地大震动，天人惊怖，衣毛为竖，佛放大光，彻照无穷，幽冥之处，莫不蒙明，各得相见。我时颂曰：

「『有无二行中， 吾今舍有为；
内专三昧定， 如鸟出于卵。』」

尔时，贤者阿难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留住一劫，勿取灭度，慈愍众生，饶益天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对，如是三请，佛告阿难：「汝信如来正觉道不？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实信。」

佛言：「汝若信者，何故三来触娆我为？汝亲从佛闻，亲从佛受：诸有能修四神足，多修习行，常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一劫有余。佛四神足已多习行，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止不死一劫有余，为世除冥，多所饶益，天人获安。尔时，何不重请，使不灭度？再闻尚可，乃至三闻，犹不劝请留住一劫，一劫有余，为世除冥，多所饶益，天人获安。今汝方言，岂不愚耶？吾三现相，汝三默然，汝于尔时，何不报我：『如来可止一劫，一劫有余，为世除冥，多所饶益。』且止！阿难！吾已舍性命，已弃已吐，欲使如来自违言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豪贵长者，吐食于地，宁当复有肯还取食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来亦然，已舍已吐，岂当复自还食言乎？」

佛告阿难俱诣庵婆罗村，即严衣钵，与诸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跋祇到庵婆罗村，在一山林。尔时，世尊为诸大众说戒、定、慧。修戒获定，得大果报；修定获智，得大果报；修智心净，得等解脱，尽于三漏——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。已得解脱，生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

尔时，世尊于庵婆罗村，随宜住已。

佛告阿难：「汝等皆严！当诣瞻婆村、捷荼村、婆梨婆村及诣负弥城。」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严衣钵，与诸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跋祇渐至他城，于负弥城北，止尸舍婆林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当与汝等说四大教法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唯然！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「何谓为四？若有比丘作如是言：『诸贤！我于彼村、彼城、彼国，躬从佛闻，躬受是教。』从其闻者，不应不信，亦不应毁，当于诸经推其虚实，依律、依法究其本末。若其所言非经、非律、非法，当语彼言：『佛不说此，汝谬受耶！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违。贤士！汝莫受持，莫为人说，当捐舍之。』若其所言依经、依律、依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汝所言是真佛所说，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应。贤士！汝当受持，广为人说，慎勿捐舍。』此为第一大教法也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作如是言：『我于彼村、彼城、彼国，和合众僧、多闻耆旧，亲从其闻，亲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』从其闻者，不应不信，亦不应毁，当于诸经推其虚实，依法、依律究其本末，若其所言非经、非律、非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佛不说此，汝于彼众谬听受耶！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违。贤士！汝莫持此，莫为人说，当捐舍之。』若其所言依经、依律、依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汝所言是真佛所说，所以者何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应。贤士！汝当受持，广为人说，慎勿捐舍。』此为第二大教法也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作如是言：『我于彼村、彼城、彼国，众多比丘持法、持律、持律仪者，亲从其闻，亲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』从其闻者，不应不信，亦不应毁，当于诸经推其虚实，依法、依律究其本末。若其所言非经、非律、非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佛不说此，汝于众多比丘谬听受耶！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违。贤士！汝莫受持，莫为人说，当捐舍之。』若其所言依经、依律、依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汝所言是真佛所说，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应。贤士！汝当受持，广为人说，慎勿捐舍。』是为第三大教法也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作如是言：『我于彼村、彼城、彼国，一比丘持法、持律、持律仪者，亲从其闻，亲受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』从其闻者，不应不信，亦不应毁，当于诸经推其虚实，依法、依律究其本末。若所言非经、非律、非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佛不说此，汝于一比丘所谬听受耶！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法、依律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违。贤士！汝莫受持，莫为人说，当捐舍之。』若其所言依经、依律、依法者，当语彼言：『汝所言是真佛所说，所以然者？我依诸经、依律、依法，汝先所言，与法相应。贤士！当勤受持，广为人说，慎勿捐舍。』是为第四大教法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负弥城随宜住已，告贤者阿难俱诣波婆城，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严衣钵，与诸大众侍从世尊，路由末罗至波婆城阁头园中。时，有工师子，名曰周那，闻佛从彼末罗来至此城，即自严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佛渐为周那说法正化，示教利喜，周那闻佛说法，信心欢喜，即请世尊明日舍食。时，佛默然受请。周那知佛许可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归。寻于其夜供设饭食，明日时到，唯圣知时。

尔时，世尊法服持钵，大众围遶，往诣其舍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周那寻设饮食，供佛及僧，别煮栴檀树耳，世所奇珍，独奉世尊。

佛告周那：「勿以此耳与诸比丘。」周那受教，不敢輒与。时，彼众中有一长老比丘，晚暮出家，于其座上以余器取。

尔时，周那见众食讫，并除钵器，行澡水毕，即于佛前以偈问曰：

「敢问大圣智， 正觉二足尊，
善御上调伏， 世有几沙门？」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如汝所问者， 沙门凡有四；
志趣各不同， 汝当识别之。
一行道殊胜， 二善说道义，
三依道生活， 四为道作秽。
何谓道殊胜？ 善说于道义，
依道而生活， 有为道作秽？
能度恩爱刺， 入涅槃无疑；
超越天人路， 说此道殊胜。
善解第一义， 说道无垢秽；
慈仁决众疑， 是为善说道。
善敷演法句， 依道以自生；
遥望无垢场， 名依道生活。
内怀于姦邪， 外像如清白；
虚诞无诚实， 此为道作秽。
云何善恶俱？ 净与不净杂，
相似现外好， 如铜为金涂。
俗人遂见此， 谓圣智弟子，
余者不尽尔， 勿舍清净信。
一人持大众， 内浊而外清；
现闭姦邪迹， 而实怀放荡。
勿视外容貌， 卒见便亲敬；
现闭姦邪迹， 而实怀放荡。」

尔时，周那取一小座于佛前坐，佛渐为说法。示教利喜已，大众围遶，侍从而还。中路止一树下，告阿难言：「吾患背痛，汝可敷座。」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寻即敷座，世尊止息。时，阿难又敷一小座于佛前坐。

佛告阿难：「向者周那无悔恨意耶？设有此意，为由何生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周那设供，无有福利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最后于其舍食便取涅槃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勿作是言！勿作是言！今者周那为获大利，为得寿命，得色，得力，得善名誉，生多财宝，死得生天，所欲自然。所以者何？佛初成道能施食者，佛临灭度能施食者，此二功德正等无异。汝今可往语彼周那：『我亲从佛闻，亲受佛教，周那设食，今获大利，得大果报。』」

时，阿难承佛教旨，即诣彼所，告周那曰：「我亲从佛闻，亲从佛受教，周那设食，今获大利，得大果报。所以然者？佛初得道能饭食者，及临灭度能饭食者，此二功德正等无异。」

周那舍食已，始闻如此言；
如来患甚笃，寿行今将讫。
虽食栴檀耳，而患犹更增；
抱病而涉路，渐向拘夷城。

尔时，世尊即从座起，小复前行，诣一树下，又告阿难：「吾背痛甚，汝可敷座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寻即敷座，如来止息。阿难礼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

时，有阿罗汉弟子，名曰福贵，于拘夷那竭城向波婆城，中路见佛在一树下，容貌端正，诸根寂定，得上调意第一寂灭。譬如大龙，亦如澄水，清净无秽，见已欢喜，善心生焉。即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出家之人在清净处，慕乐闲居，甚奇特也。有五百乘车经过其边，而不闻见，我师一时在拘夷那竭城、波婆城，二城中间道侧树下，静默而坐，时有五百乘车经过其边，车声轰轰觉而不闻。是时，有人来问我师：『向群车过，宁见不耶？』对曰：『不见！』又问：『闻耶？』对曰：『不闻！』又问：『汝在此耶？在余处耶？』答曰：『在此！』又问：『汝醒悟耶？』答曰：『醒悟！』又问：『汝为觉寐？』答曰：『不寐！』彼人默

念：『是希有也！出家之人专精乃尔，车声轰轰觉而不闻。』即语我师曰：『向有五百乘车从此道过，车声振动，尚自不闻，岂他闻哉！』即为作礼，欢喜而去。」

佛告福贵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所答，群车振动觉而不闻，雷动天地觉而不闻，何者为难？」

福贵白佛言：「千万车声，岂等雷电？不闻车声未足为难，雷动天地觉而不闻，斯乃为难。」

佛告福贵：「我于一时游阿越村，在一草庐。时有异云暴起，雷电霹雳，杀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，人众大聚。时，我出草庐，徜徉经行，彼大众中有一人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随我经行，我知而故问：『彼大众聚何所为耶？』其人即问：『佛向在何所？为觉寐耶？』答曰：『在此！时，不寐也。』其人亦叹希闻得定如佛者也，雷电霹雳，声聒天地，而独寂定觉而不闻。乃白佛言：『向有异云暴起，雷电霹雳，杀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，彼大众聚，其正为此。』其人心悦即得法喜，礼佛而去。」

尔时，福贵被二黄迭，价直百千，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「今以此迭奉上世尊，愿垂纳受。」

佛告福贵：「汝以一迭施我，一施阿难。」尔时，福贵承佛教旨，一奉如来，一施阿难。佛愍彼故，即为纳受。时，福贵礼佛足已，于一面坐，佛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大患、不净、秽污，上漏为碍，出要为上。

时，佛知福贵意，欢喜柔软，无诸盖、缠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常法，即为福贵说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出要谛。时，福贵信心清净，譬如净洁白迭，易为受色，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，见法得法，决定正住，不堕恶道，成就无畏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归依佛！归依法！归依僧！唯愿如来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唯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游化若诣波婆城，唯愿屈意过贫聚中。所以然者？欲尽家所有饮食、床卧、衣服、汤药，奉献世尊，世尊受已，家内获安。」

佛言：「汝所言善！」

尔时，世尊为福贵说法，示教利喜已。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欢喜而去。其去未久，阿难寻以黄迭奉上如来，如来哀愍，即为受之，被于身上。尔时，世尊颜貌从容，威光炽盛，诸根清净，面色和悦。阿难见已，默自思念：

「自我得侍二十五年，未曾见佛面色光泽，发明如今。」即从座起，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自我得侍二十五年，未曾见佛光色如今，不审何缘？愿闻其意！」

佛告阿难：「有二因缘，如来光色有殊于常：一者佛初得道，成无上正真觉时；二者临欲灭度，舍于性命般涅槃时。阿难！以此二缘，光色殊常。」尔时，世尊即说颂曰：

「金色衣光悦， 细软极鲜净；
福贵奉世尊， 如雪白毫光。」

佛命阿难：「吾渴欲饮，汝取水来。」

阿难白言：「向有五百乘车于上流渡，水浊未清，可以洗足，不中饮也。」

如是三勅：「阿难！汝取水来。」

阿难白言：「今拘孙河去此不远，清冷可饮，亦可澡浴。」

时，有鬼神居在雪山，笃信佛道，即以钵盛八种净水，奉上世尊。佛愍彼故，寻为受之，而说颂曰：

「佛以八种音， 勅阿难取水，
吾渴今欲饮， 饮已诣拘尸；
柔软和雅音， 所言悦众心。
给侍佛左右， 寻白于世尊：
向有五百车， 截流渡彼岸，
浑浊于此水， 饮恐不便身；
拘留河不远， 水美甚清冷；
往彼可取饮， 亦可澡浴身。
雪山有鬼神， 奉上如来水；
饮已威势强， 众中师子步。
其水神龙居， 清澄无浊秽；
圣颜如雪山， 安详度拘孙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诣拘孙河，饮已澡浴，与众而去。中路止息在一树下，告周那曰：「汝取僧伽梨四牒而敷，吾患背痛，欲暂止息。」周那受教，敷置已讫，佛坐其上。周那礼已，于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欲般涅槃！我欲般涅槃！」

佛告之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于是，周那即于佛前便般涅槃，佛时颂曰：

「佛趣拘孙河，	清凉无浊秽，
人中尊入水，	澡浴度彼岸。
大众之原首，	教勅于周那：
吾今身疲极，	汝速敷卧具；
周那寻受教，	四牒衣而敷；
如来既止息，	周那于前坐。
即白于世尊：	我欲取灭度，
无爱无憎处，	今当到彼方。
无量功德海，	最胜告彼曰：
汝所作已办，	今宜知是时。
见佛已听许，	周那倍精勤；
灭行无有余，	如灯尽火灭。」

时，阿难即从座起，前白佛言：「佛灭度后，葬法云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且默然，思汝所业，诸清信士自乐为之。」

时，阿难复重三启：「佛灭度后，葬法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欲知葬法者，当如转轮圣王。」

阿难又白：「转轮圣王葬法云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圣王葬法，先以香汤洗浴其体，以新劫贝周遍缠身，以五百张迭次如缠之。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，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栴檀香椁次重于外，积众名香，厚衣其上而阁维之。讫收舍利，于四衢道起立塔庙，表刹悬缯，使国行人皆见法王塔，思慕正化，多所饶益。阿难！汝欲葬我，先以香汤洗浴，用新劫贝周遍缠身，以五百张迭次如缠之。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，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旃檀香椁次重于外，积众名香，厚衣其上而阁维之。讫收舍利，于四衢道起立塔庙，表刹悬缯，使诸行人皆见佛塔，思

慕如来法王道化，生获福利，死得上天。」于时，世尊重观此义，而说颂曰：

「阿难从坐起， 长跪白世尊，
如来灭度后， 当以何法葬？
阿难汝且默， 思惟汝所行；
国内诸清信， 自当乐为之。
阿难三请已， 佛说转轮葬，
欲葬如来身， 迭裹内棺椁；
四衢起塔庙， 为利益众生，
诸有礼敬者， 皆获无量福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天下有四种人，应得起塔，香花缯盖，伎乐供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如来应得起塔，二者辟支佛，三者声闻人，四者转轮王。阿难！此四种人应得起塔，香华缯盖，伎乐供养。」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佛应第一塔， 辟支佛声闻，
及转轮圣王， 典领四域主。
斯四应供养， 如来之所记，
佛、辟支、声闻， 及转轮王塔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「俱诣拘尸城，末罗双树间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与大众围遶世尊，在道而行。

有一梵志从拘尸城趣波婆城，中路遥见世尊颜貌端正，诸根寂定，见已欢喜，善心自生，前至佛所，问讯讫，一面住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所居村去此不远，唯愿瞿昙于彼止宿，清旦食已，然后趣城。」佛告梵志：「且止！且止！汝今便为供养我已。」

时，梵志殷懃三请，佛答如初，又告梵志：「阿难在后，汝可语意。」

时，梵志闻佛教已，即诣阿难，问讯已，于一面立，白阿难言：「我所居村去此不远，欲屈瞿昙于彼止宿，清旦食已，然后趣城。」

阿难报曰：「止！止！梵志！汝今已为得供养已。」

梵志复请，殷懃至三，阿难答曰：「时既暑热，彼村远迥，世尊疲极，不足劳娆。」

尔时，世尊观此义已，即说颂曰：

「净眼前进路， 疲极向双树；
梵志遥见佛， 速诣而稽首，
我村今在近， 哀愍留一宿；
清旦设微供， 然后向彼城。
梵志我身倦， 道远不能过；
监藏者在后， 汝可住语意。
承佛教旨已， 即诣阿难所：
唯愿至我村， 清旦食已去。
阿难曰止止， 时热不相赴。
三请不遂愿， 忧恼不悦乐。
咄此有为法， 流迁不常住；
今于双树间， 灭我无漏身。
佛、辟支、声闻， 一切皆归灭；
无常无撰择， 如火焚山林。」

尔时，世尊入拘尸城，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，告阿难曰：「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，使头北首，面向西方。所以然者？吾法流布，当久住北方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敷座，令北首。

尔时，世尊自四牒僧伽梨，偃右胁如师子王，累足而卧。

时，双树间所有鬼神笃信佛者，以非时花布散于地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此双树神以非时华供养于我，此非供养如来。」

阿难白言：「云何名为供养如来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人能受法，能行法者，斯乃名曰供养如来。」佛观此义，而说颂曰：

「佛在双树间， 偃卧心不乱；
树神心清净， 以花散佛上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云何名供养？
受法而能行，觉华而为供。
紫金华如轮，散佛未为供；
阴、界、入无我，乃名第一供。」

尔时，梵摩那在于佛前执扇扇佛，佛言：「汝却，勿在吾前。」

时，阿难默自思念：「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，供给所须，当尊敬如来，视无厌足。今者末后须其瞻视，乃命使却，意将何因？」于是，阿难即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「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，供给所须，当尊敬如来，视无厌足。今者末后须其瞻视，而命使却，将有何因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拘尸城外有十二由旬，皆是诸大神天之所居宅，无空缺处。此诸大神皆嫌此比丘当佛前立：『今佛末后垂当灭度，吾等诸神，冀一奉觐，而此比丘有大威德，光明暎蔽，使我曹等不得亲近礼拜供养。』阿难！我以是缘，故命使却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此尊比丘本积何德，修何行业，今者威德乃如是乎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九十一劫，时世有佛，名毗婆尸，时此比丘以欢喜心，手执草炬，以照彼塔，由此因缘，使今威光上彻二十八天，诸天神光所不能及。」

尔时，阿难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「莫于此鄙陋小城荒毁之土取灭度也。所以者何？更有大国——瞻婆大国、毗舍离国、王舍城、婆祇国、舍卫国、迦维罗卫国、波罗[木*奈]国，其土人民众多，信乐佛法，佛灭度已，必能恭敬供养舍利。」

佛言：「止！止！勿造斯观，无谓此土以为鄙陋。所以者何？昔者，此国有王名大善见，此城时名拘舍婆提，大王之都城，长四百八十里，广二百八十里。是时，谷米丰贱，人民炽盛，其城七重，遶城栏楯亦复七重，雕文刻镂，间悬宝铃。其城下基深三仞，高十二仞，城上楼观高十二仞，柱围三仞，金城银门，银城金门；琉璃城水精门，水精城琉璃门。

「其城方圆四宝庄严，间错栏楯亦以四宝。金楼银铃，银楼金铃，宝壘七重，中生莲花：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俱物头花、分陀利花。下有金沙布现其底，侠道两边生多邻娑树，其金树者，银叶花实；其银树者，金叶花实；

水精树者，琉璃花实；琉璃树者，水精花实。多邻树间有众浴池，清流深潭，洁净无秽，以四宝砖间砌其边。金梯银蹬，银梯金蹬，琉璃梯金蹬，琉璃梯陞水精为蹬，水精梯陞琉璃为蹬。周匝栏楯，辽遶相承，其城处处生多邻树，其金树者，银叶花实，其银树者，金叶花实，水精树者，琉璃花实，琉璃树者，水精花实。树间亦有四种宝池，生四种花。街巷齐整，行伍相当，风吹众花，纷纷路侧。微风四起，吹诸宝树，出柔软音，犹如天乐。其国人民，男女大小，共游树间，以自娱乐。其国常有十种声：贝声、鼓声、波罗声、歌声、舞声、吹声、象声、马声、车声、饮食戏笑声。

「尔时，大善见王七宝具足，王有四德，主四天下。何谓七宝？一、金轮宝，二、白象宝，三、紺马宝，四、神珠宝，五、玉女宝，六、居士宝，七、主兵宝。云何善见大王成就金轮宝？王常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升高殿上，嫫女围遶，自然轮宝忽现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真金所成，轮径丈四。大善见王默自念言：『我曾从先宿诸旧闻如是语：刹利王水浇头种，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升宝殿上，嫫女围遶，自然金轮忽现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真金所成，轮径丈四，是则名为转轮圣王。今此轮现，将无是耶？今我宁可试此轮宝。』」

「时，大善见王即召四兵，向金轮宝偏露右臂，右膝着地，以右手摩按金轮，语言：『汝向东方，如法而转，勿违常则。』轮即东转。时，善见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，金轮宝前有四神引导，轮所住处，王即止驾。尔时，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，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来趣王所，拜首白言：『善来，大王！今此东方土地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志性仁和，慈孝中顺。唯愿圣王于此治政，我等当给使左右，承受所宜。』当时，善见大王语小王言：『止！止！诸贤！汝等则为供养我已，但当以正法治，勿使偏枉，无令国内有非法行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。』」

「时，诸小王闻此教已，即从大王巡行诸国，至东海表；次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随轮所至，其诸国王各献国土，如东方诸小王。此时，善见王既随金轮，周行四海，以道开化，安慰民庶已，还本国拘舍婆城。时，金轮宝在宫门上虚空中住，大善见王踊跃而言：『此金轮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金轮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善见大王成就白象宝？时，善见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，自然象宝忽现在前，其毛纯白，七处平住，力能飞行，其首杂色，六牙纤佣，真金间填。时，王见已，念言：『此象贤良，若善调者，可中御乘。』即试调习，诸能悉备。时，善见大王欲自试象，即乘其上，清旦出城，周行四海，食时已还。时，善见王踊跃而言：『此白象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象宝成就。

「云何善见大王成就马宝？时，善见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，自然马宝忽现在前，紺青色，朱髦尾，头颈如象，力能飞行。时，王见已，念言：『此马贤良，若善调者，可中御乘。』即试调习，诸能悉备。时，善见王欲自试马宝，即乘其上，清旦出城，周行四海，食时已还。时，善见王踊跃而言：『此紺马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紺马宝成就。

「云何善见大王神珠宝成就？时，善见大王于清旦在正殿上坐，自然神珠忽现在前，质色清彻，无有瑕秽。时，王见已，言：『此珠妙好，若有光明，可照宫内。』时，善见王欲试此珠，即召四兵，以此宝珠置高幢上，于夜冥中赓幢出城，其珠光明，照诸军众，犹如昼日。于军众外周匝，复能照一由旬。现城中人皆起作务，谓为是昼。时，王善见踊跃而言：『今此神珠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神珠宝成就。

「云何善见大王成就玉女宝？时，玉女宝忽然出现，颜色从容，面貌端正，不长不短，不羸不细，不白不黑，不刚不柔，冬则身温，夏则身凉，举身毛孔出栴檀香，口出优钵罗华香，言语柔软，举动安详，先起后坐，不失宜则。时，王善见清净无着，心不暂念，况复亲近。时，王善见踊跃而言：『此玉女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玉女宝成就。

「云何善见大王居士宝成就？时，居士丈夫忽然自出，宝藏自然，财富无量。居士宿福眼，能彻视地中伏藏，有主无主，皆悉见知。其有主者，能为拥护，其无主者，取给王用。时，居士宝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有所给与，不足为忧，我自能办。』时，善见王欲试居士宝，即勅严船于水游戏，告居士曰：『我须金宝，汝速与我。』居士报曰：『大王小待，须至岸上。』王寻逼言：『我停须用，正今得来。』时，居士宝被王严勅，即于船上长跪，以右手内着水中，水中宝瓶随手而出，如虫缘树。彼居士宝，亦复如是，内手水中，宝缘手出，充满船上，而白王言：『向须宝用，为须几许？』时，王善见语居士言：『止！止！吾无所须，向相试耳！汝今便为供养我已。』

时，彼居士闻王语已，寻以宝物还投水中。时，善见王踊跃而言：『此居士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居士宝成就。

「云何善见大王主兵宝成就？时，主兵宝忽然出现，智谋雄猛，英略独决，即诣王所白言：『大王！有所讨罚，王不足忧，我自能办。』时，善见大王欲试主兵宝，即集四兵而告之曰：『汝今用兵，未集者集，已集者放；未严者严，已严者解；未去者去，已去者住。』时，主兵宝闻王语已，即令四兵，未集者集，已集者放；未严者严，已严者解；未去者去，已去者住。时，善见王踊跃而言：『此主兵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阿难！是为善见转轮圣王成就七宝。

「何谓四神德？一者长寿不夭，无能及者。二者身强无患，无能及者。三者颜貌端正，无能及者。四者宝藏盈溢，无能及者。是为转轮圣王成就七宝及四功德。

「阿难！时，善见王久乃命驾，出游后园，寻告御者：『汝当善御，安详而行。所以然者？吾欲谛观国土人民安乐无患。』时，国人民路次观者，复语侍人：『汝且徐行，吾欲谛观圣王威颜。』阿难！时，善见王慈育民物，如父爱子，国民慕王，如子仰父，所有珍奇尽以贡王，愿垂纳受，在意所与。时王报曰：『且止！诸人！吾自有宝，汝可自用。』复于异时，王作是念：『我今宁可造作宫观。』适生是意，时，国人民诣王善见，各白王言：『我今为王造作宫殿。』王报之曰：『我今以为得汝供养，我有宝物，自足成办。』时，国人民复重启王：『我欲与王造立宫殿。』王告人民：『随汝等意。』时，诸人民承王教已，即以八万四千两车，载金而来，诣拘舍婆城，造立法殿。时，第二忉利妙匠天子默自思念：『唯我能堪与善见王起正法殿。』

「阿难！时，妙匠天造法殿，长六十里，广三十里，四宝庄严，下基平整，七重宝砖以砌其阶；其法殿柱有八万四千，金柱银栴，银柱金栴，琉璃、水精栴柱亦然。绕殿周匝，有四栏楯，皆四宝成，又四阶陛亦四宝成。其法殿上有八万四千宝楼，其金楼者银为户牖，其银楼者金为户牖，水精、琉璃楼户亦然。金楼银床，银楼金床，綰縵细软，金缕织成，布其座上，水精、琉璃楼床亦然。其殿光明，眩曜人目，犹日盛明，无能视者。时，善见王自生念言：『我今可于是殿左右起多邻园池。』即造园池，纵广一由旬。

「又复自念：『于法殿前造一法池。』寻即施造，纵广一由旬，其水清澄，洁净无秽，以四宝砖厕砌其下，绕池四边，栏楯周匝，皆以黄金、白银、水精、琉璃四宝合成。其池中水生众杂华：优钵罗华、波头摩华、俱物头华、分陀利华，出微妙香，馥馥四散。其池四面陆地生华：阿酰物多华、瞻卜华、波罗罗华、须曼陀华、婆师迦华、檀俱摩梨华。使人典池，诸行过者将入洗浴，游戏清凉，随意所欲。须浆与浆，须食与食，衣服、车马、香华、财宝，不逆人意。」

「阿难！时，善见王有八万四千象，金银校饰，络用宝珠，齐象王为第一。八万四千马，金银校饰，络用宝珠，力马王为第一。八万四千车，师子革络，四宝庄严，金轮宝为第一。八万四千珠，神珠宝为第一。八万四千玉女，玉女宝为第一。八万四千居士，居士宝为第一。八万四千刹利，主兵宝为第一。八万四千城，拘尸婆提城为第一。八万四千殿，正法殿为第一。八万四千楼，大正楼为第一。八万四千床，皆以黄金、白银、众宝所成，毳[毯-炎+数]毼[毯-炎+登]，婉缜细软，以布其上。八万四千亿衣，初摩衣、迦尸衣、劫波衣为第一。八万四千种食，日日供设，味味各异。」

「阿难！时，善见王八万四千象，乘齐象上，清旦出拘尸城，案行天下，周遍四海，须臾之间，还入城食。八万四千马，乘力马宝，清旦出游，案行天下，周遍四海，须臾之间，还入城食。八万四千车，乘金轮车，驾力马宝，清旦出游，案行天下，周遍四海，须臾之间，还入城食。八万四千神珠，以神珠宝，照于宫内，昼夜常明。八万四千玉女，玉女宝善贤给侍左右。八万四千居士，有所给与，任居士宝。八万四千刹利，有所讨罚，任主兵宝。八万四千城，常所治都，在拘尸城。八万四千殿，王所常止，在正法殿。八万四千楼，王所常止，在大正楼。八万四千座，王所常止，在颇梨座，以安禅故。八万四千亿衣，上妙宝饰，随意所服，以惭愧故。八万四千种食，王所常食，食自然饭，以知足故。」

「时，八万四千象来现，王时蹋蹈冲突，伤害众生，不可称数。时王念言：『此象数来，多所损伤，自今而后，百年听现一象。』如是转次百年现一，周而复始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三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四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游行经第二后

尔时，佛告阿难：「时王自念：『我本积何功德，修何善本，今获果报，巍巍如是？』复自思念：『以三因缘，致此福报。何谓三？一曰布施，二曰持戒，三曰禅思，以是因缘，今获大报。』王复自念：『我今已受人间福报，当复进修天福之业，宜自抑损，去离愤闹，隐处闲居，以崇道术。』时，王即命善贤宝女，而告之曰：『我今已受人间福报，当复进修天福之业，宜自抑损，去离愤闹，隐处闲居，以崇道术。』女言：『唯诺！如大王教。』即勅内外，绝于侍覲。

「时，王即升法殿，入金楼观，坐银御床，思惟贪淫欲、恶不善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第一禅；除灭觉、观，内信欢悦，捡心专一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；舍喜守护，专念不乱，自知身乐，贤圣所求，护念乐行，得第三禅；舍灭苦、乐，先除忧、喜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净，得第四禅。时，善见王起银御床，出金楼观，诣大正楼，坐琉璃床，修习慈心，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周遍广普无二无量，除众结恨，心无嫉恶，静默慈柔以自娱乐，悲、喜、舍心，亦复如是。

「时，玉女宝默自念言：『久违颜色，思一侍覲，今者宁可奉现大王。』时，宝女善贤告八万四千诸嫔女曰：『汝等宜各沐浴香汤，严饰衣服，所以然者？我等久违颜色，宜一奉覲。』诸女闻已，各严衣服，沐浴澡洁。时，宝女善贤又告主兵宝臣集四种兵：『我等久违朝覲，宜一奉现。』时，主兵臣即集四兵，白宝女言：『四兵已集，宜知是时。』于是，宝女将八万四千嫔女，四兵导从，诣金多邻园，大众震动，声闻于王，王闻声已，临牕而观，宝女即前，户侧而立。

「时，王见女，寻告之曰：『汝止勿前，吾将出观。』时，善见王起颇梨座，出大正楼，下正法殿，与玉女宝诣多邻园，就座而坐。时，善见王容颜光泽有踰于常，善贤宝女即自念言：『今者大王色胜于常，是何异瑞？』时，女寻白大王：『今者颜色异常，将非异瑞，欲舍寿耶？今此八万四千象，白象宝为第一。金银交饰，珞用宝珠，自王所有，愿少留意，共相娱乐，勿便舍寿，孤弃万民。又八万四千马，力马王为第一；八万四千车，轮

宝为第一；八万四千珠，神珠宝第一；八万四千女，玉女宝第一；八万四千居士，居士宝第一；八万四千刹利，主兵宝第一；八万四千城，拘尸城第一；八万四千殿，正法殿第一；八万四千楼，大正楼第一；八万四千座，宝饰第一；八万四千亿衣，柔软第一；八万四千种食，味味珍异。凡此众宝，皆王所有，愿少留意，共相娱乐，勿便舍寿，孤弃万民。』

「时，善见王答宝女曰：『自汝昔来恭奉于我，慈柔敬顺，言无羸漏今者何故，乃作此语？』女白王曰：『不审所白有何不顺？』王告女曰：『汝向所言：象马、宝车、金轮、宫观、名服、肴饍，斯皆无常，不可久保，而劝我留，岂是顺耶？』女白王言：『不审慈顺当何以言？』王告女曰：『汝若能言：象马、宝车、金轮、宫观、名服、肴饍，斯皆无常，不可久保，愿不恋着，以劳神思。所以然者？王命未几当就后世，夫生有死，合会有离，何有生此而永寿者？宜割恩爱以存道意，斯乃名曰敬顺言也。』

「阿难！时，玉女宝闻王此教，悲泣[跳-兆+虎]啼，扞泪而言：『象马、宝车、金轮、宫观、名服、肴饍，斯皆无常，不可久保，愿不恋着，以劳神思。所以然者？王寿未几当就后世，夫生有死，合会有离，何有生此而永寿者？宜割恩爱以存道意。』

「阿难！彼玉女宝抚此言顷，时，善见王忽然命终，犹如壮士美饭一餐，无有苦恼，魂神上生第七梵天。其王善见死七日后，轮宝、珠宝自然不现，象宝、马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宝同日命终，城池、法殿、楼观、宝饰、金多邻园，皆变为土木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有为法，无常变易，要归磨灭，贪欲无厌，消散人命，恋着恩爱，无有知足。唯得圣智，谛见道者，尔乃知足。阿难！我自忆念，曾于此处六返，作转轮圣王，终措骨于此。今我成无上正觉，复舍性命，措身于此，自今已后，生死永绝，无有方土，措吾身处，此最后边，更不受有。」

尔时，世尊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处，娑罗园中双树间，临将灭度，告阿难曰：「汝入拘尸那竭城，告诸末罗：『诸贤！当知如来夜半于娑罗园双树间当般涅槃，汝等可往咨问所疑，面受教诫，宜及是时，无从后悔。』」

是时，阿难受佛教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与一比丘垂泪而行，入拘尸城，见五百末罗以少因缘，集在一处。

时，诸末罗见阿难来，即起作礼，于一面立，白阿难言：「不审尊者今入此城，何甚晚暮，欲何作为？」

阿难垂泪言：「吾为汝等，欲相饶益，故来相告。卿等当知，如来夜半当般涅槃，汝等可往咨问所疑，面受教诫，宜及是时，无从后悔。」

时，诸末罗闻是言已，举声悲号，宛转躡地，绝而复苏，譬如大树根拔，枝条摧折，同举声言：「佛取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佛取灭度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」

是时，阿难慰劳诸末罗言：「止！止！勿悲！天地万物，无生不终，欲使有为而常存者，无有是处。佛不云乎？合会有离，生必有尽。」

时，诸末罗各相谓言：「吾等还归，将诸家属，并持五百张白迭，共诣双树。」

时，诸末罗各归舍已，将诸家属，并持白迭，出拘尸城，诣双树间，至阿难所。阿难遥见，默自念言：「彼人众多，若一一见佛，恐未周闻，佛先灭度。我今宁可使于前夜，同时见佛。」即将五百末罗及其家属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阿难前白佛言：「某甲某甲诸末罗等及其家属，问讯世尊起居增损。」

佛报言：「劳汝等来，当使汝等寿命延长，无病无痛。」阿难乃能将诸末罗及其家属，使见世尊。

时，诸末罗头面礼足，于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为说无常，示教利喜。时，诸末罗闻法欢喜，即以五百张迭，奉上世尊，佛为受之，诸末罗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是时，拘尸城内，有一梵志，名曰须跋，年百二十，耆旧多智，闻沙门瞿昙今夜于双树间当取灭度，自念言：「吾于法有疑，唯有瞿昙能解我意，今当及时自力而行。」即于其夜，出拘尸城，诣双树间，至阿难所，问讯已，一面立，白阿难曰：「我闻瞿昙沙门今夜当取灭度，故来至此，求一相见。我于法有疑，愿见瞿昙，一决我意，宁有闲暇得相见不？」

阿难报言：「止！止！须跋！佛身有疾，无劳扰也。」

须跋固请，乃至再三：「吾闻如来时一出世，如优昙钵花时时乃出，故来求现，欲决所疑，宁有闲暇暂相见不？」

阿难答如初：「佛身有疾，无劳扰也。」

时，佛告阿难：「汝勿遮止！听使来入，此欲决疑，无娆乱也，设闻我法，必得开解。」

阿难乃告须跋：「汝欲覲佛，宜知是时。」

须跋即入，问讯已，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于法有疑，宁有闲暇一决所滞不？」

佛言：「恣汝所问。」

须跋即问：「云何？瞿昙！诸有别众，自称为师，不兰迦叶、末伽梨憍舍利、阿浮陀翅舍金披罗、波浮迦旃、萨若毘耶梨弗、尼捷子，此诸师等，各有异法，瞿昙沙门能尽知耶？不尽知耶？」

佛言：「止！止！用论此为，吾悉知耳。今当为汝说深妙法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须跋受教，佛告之曰：「若诸法中，无八圣道者，则无第一沙门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果。须跋！以诸法中有八圣道故，便有第一沙门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果。须跋！今我法中有八圣道，有第一沙门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果，外道异众无沙门果。」尔时，世尊为须跋而说颂曰：

「我年二十九， 出家求善道；
须跋我成佛， 今已五十年。
戒定智慧行， 独处而思惟；
今说法之要， 此外无沙门。」

佛告须跋：「若诸比丘皆能自摄者，则此世间罗汉不空。」

是时，须跋白阿难言：「诸有从沙门瞿昙已行梵行，今行、当行者，为得大利。阿难！汝于如来所修行梵行，亦得大利，我得面覲如来，咨问所疑，亦得大利。今者，如来则为以弟子薊而别我已。」

即白佛言：「我今宁得于如来法中出家受具戒不？」

佛告须跋：「若有异学梵志于我法中修梵行者，当试四月，观其人行，察其志性，具诸威仪无漏失者，则于我法得受具戒。须跋！当知在人行耳。」

须跋复白言：「外道异学于佛法中当试四月，观其人行，察其志性，具诸威仪无漏失者，乃得具戒。今我能于佛正法中四岁使役，具诸威仪，无有漏失，乃受具戒。」

佛告须跋：「我先已说在人行耳。」

于是，须跋即于其夜，出家受戒，净修梵行，于现法中，自身作证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得如实智，更不受有。时，夜未久，即成罗汉，是为如来最后弟子，便先灭度而佛后焉。

是时，阿难在佛后立，抚床悲泣，不能自胜，歔歔而言：「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暘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，所以者何？我蒙佛恩，得在学地，所业未成，而佛灭度。」

尔时，世尊知而故问：「阿难比丘今为所在？」

时，诸比丘白如来曰：「阿难比丘今在佛后抚床悲泣，不能自胜，歔歔而言：『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暘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，所以者何？我蒙佛恩，得在学地，所业未成，而佛灭度。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止！止！勿忧莫悲泣也。汝侍我以来，身行有慈，无二无量；言行有慈，意行有慈，无二无量。阿难！汝供养我，功德甚大，若有供养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无及汝者。汝但精进，成道不久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诸佛给侍弟子亦如阿难，未来诸佛给侍弟子亦如阿难。然过去佛给侍弟子，语然后知；今我阿难，举目即知：如来须是，世尊须是。此是阿难未曾有法，汝等持之。转轮圣王有四奇特未曾有法，何等四？圣王行时，举国民庶皆来奉迎，见已欢喜，闻教亦喜，瞻仰威颜，无有厌足。转轮圣王若住、若坐，及与卧时，国内臣民尽来王所，见王欢喜，闻教亦喜，瞻仰威颜，无有厌足，是为转轮圣王四奇特法。今我阿难亦有此四奇特之法，何等四？阿难默然入比丘众，众皆欢喜，为众说法，闻亦欢

喜，观其仪容，听其说法，无有厌足。复次，阿难默然至比丘尼众中、优婆塞众中、优婆夷众中，见俱欢喜，若与说法，闻亦欢喜，观其仪容，听其说法，无有厌足，是为阿难四未曾有奇特之法。」

尔时，阿难偏露右肩，右膝着地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现在四方沙门耆旧多智，明解经律，清德高行者来覲世尊，我因得礼敬，亲覲问讯。佛灭度后，彼不复来，无所瞻对，当如之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勿忧也。诸族姓子常有四念，何等四？一曰念佛生处，欢喜欲见，忆念不忘，生恋慕心。二曰念佛初得道处，欢喜欲见，忆念不忘，生恋慕心。三曰念佛转法轮处，欢喜欲见，忆念不忘，生恋慕心。四曰念佛般泥洹处，欢喜欲见，忆念不忘，生恋慕心。阿难！我般泥洹后，族姓男女念佛生时，功德如是。佛得道时，神力如是。转法轮时，度人如是。临灭度时，遗法如是。各诣其处，游行礼敬诸塔寺已，死皆生天，除得道者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我般涅槃后，诸释种来，求为道者，当听出家，授具足戒，勿使留难。诸异学梵志来求为道，亦听出家受具足戒，勿试四月。所以者何？彼有异论，若小稽留，则生本见。」

尔时，阿难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阐怒比丘虜扈自用，佛灭度后，当如之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我灭度后，若彼阐怒不顺威仪，不受教诫，汝等当共行梵檀罚，勅诸比丘不得与语，亦勿往返教授从事。」

是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「佛灭度后，诸女人辈未受诲者，当如之何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莫与相见。」

阿难又白：「设相见者，当如之何？」

佛言：「莫与共语。」

阿难又白：「设与语者，当如之何？」

佛言：「当自捡心。阿难！汝谓佛灭度后，无复覆护，失所持耶？勿造斯观，我成佛来所说经戒，即是汝护，是汝所持。阿难！自今日始，听诸比丘舍小小戒，上下相呼，当顺礼度，斯则出家敬顺之法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若于佛、法、众有疑，于道有疑者，当速咨问，宜及是时，无从后悔，及吾现存，当为汝说。」时诸比丘默然无言。

佛又告曰：「汝等若于佛、法、众有疑，于道有疑，当速咨问，宜及是时，无从后悔，及吾现存，当为汝说。」时，诸比丘又复默然。

佛复告曰：「汝等若自惭愧，不敢问者，当因知识，速来咨问，宜及是时，无从后悔。」时，诸比丘又复默然。

阿难白佛言：「我信此众皆有净信，无一比丘疑佛、法、众，疑于道者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我亦自知今此众中最小比丘皆见道迹，不趣恶道，极七往返，必尽苦际。」尔时，世尊即记莳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。

时，世尊披郁多罗僧，出金色臂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，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。」尔时，世尊重观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「右臂紫金色， 佛现如灵瑞；
 去来行无常， 现灭无放逸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无为放逸，我以不放逸故，自致正觉，无量众善，亦由不放逸得，一切万物无常存者，此是如来末后所说。」于是，世尊即入初禅定，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四禅起，入空处定；从空处定起，入识处定；从识处定起，入不用定；从不用定起，入有想无想定；从有想无想定起，入灭想定。

是时，阿难问阿那律：「世尊已般涅槃耶？」

阿那律言：「未也，阿难！世尊今者在灭想定。我昔亲从佛闻，从四禅起，乃般涅槃。」

于时，世尊从灭想定起，入有想无想定；从有想无想定起，入不用定；从不用定起，入识处定；从识处定起，入空处定；从空处定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三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二禅起，入第一禅；从第一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四禅起，佛般涅槃。当于尔时，地大震动，诸天、世人皆大惊怖。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

不照处，皆蒙大明，各得相见，迭相谓言：「彼人生此！彼人生此！」其光普遍，过诸天光。

时，忉利天于虚空中，以文陀罗花、优钵罗、波头摩、拘摩头、分陀利花散如来上，及散众会。又以天末栴檀而散佛上，及散大众。佛灭度已，时，梵天王于虚空中以偈颂曰：

「一切昏萌类， 皆当舍诸阴；
佛为无上尊， 世间无等伦。
如来大圣雄， 有无畏神力；
世尊应久住， 而今般涅槃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复作颂曰：

「阴行无有常， 但为兴衰法；
生者无不死， 佛灭之为乐。」

尔时，毘沙门王复作颂曰：

「福树大丛林， 无上福娑罗；
受供之良田， 双树间灭度。」

尔时，阿那律复作颂曰：

「佛以无为住， 不用出入息；
本由寂灭来， 灵曜于是没。」

尔时，梵摩那比丘复作颂曰：

「不以懈慢心， 约已修上慧；
无着无所染， 离爱无上尊。」

尔时，阿难比丘复作颂曰：

「天人怀恐怖， 衣毛为之竖；
一切皆成就， 正觉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金毘罗神复作颂曰：

「世间失覆护， 群生永盲冥；
 不复覩正觉， 人雄释师子。」

尔时，密迹力士复作颂曰：

「今世与后世， 梵世诸天人；
 更不复覩见， 人雄释师子。」

尔时，佛母摩耶复作颂曰：

「佛生楼毘园， 其道广流布；
 还到本生处， 永弃无常身。」

尔时，双树神复作颂曰：

「何时当复以， 非时花散佛；
 十力功德具， 如来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娑罗园林神复作颂曰：

「此处最妙乐， 佛于此生长；
 即此转法轮， 又于此灭度。」

尔时，四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如来无上智， 常说无常论；
 解群生苦缚， 究竟入寂灭。」

尔时，忉利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于亿千万劫， 求成无上道；
 解群生苦缚， 究竟入寂灭。」

尔时，焰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此是最后衣， 缠裹如来身；
 佛既灭度已， 衣当何处施。」

尔时，兜率陀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此是末后身， 阴、界于此灭；
 无忧无喜想， 无复老死患。」

尔时，化自在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佛于今后夜， 偃右肋而卧；
 于此娑罗园， 释师子灭度。」

尔时，他化自在天王复作颂曰：

「世间永衰冥， 星王月奄坠；
 无常之所覆， 大智日永翳。」

尔时，异比丘而作颂曰：

「是身如泡沫， 危脆谁当乐？
 佛得金刚身， 犹为无常坏。
 诸佛金刚体， 皆亦归无常；
 速灭如少雪， 其余复何冀？」

佛般涅槃已。时，诸比丘悲恸殒绝，自投于地，宛转号咷，不能自胜，歔歔而言：「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翳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譬如大树根拔，枝条摧折。又如斩蛇，宛转回遑，莫知所奉。」

时，诸比丘亦复如是，悲恸殒绝，自投于地，宛转号咷，不能自胜，歔歔而言：「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翳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」

尔时，长老阿那律告诸比丘：「止！止！勿悲，诸天在上，傥有恠责。」

时，诸比丘问阿那律：「上有几天？」

阿那律言：「充满虚空，岂可计量？皆于空中徘徊骚扰，悲号躑躅，垂泪而言：『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？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？大法沦翳，何其速哉？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譬如大树根拔，枝条摧折，又如斩蛇，宛转回遑，莫知所奉。』是时，诸天亦复如是，皆于空中徘徊骚扰，悲号躑躅，垂泪而

言：『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翳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』」

时，诸比丘竟夜达晓，讲法语已，阿那律告阿难言：「汝可入城，语诸末罗：『佛已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宜及时为。』」

是时，阿难即起，礼佛足已，将一比丘，涕泣入城，遥见五百末罗以少因缘，集在一处。诸末罗见阿难来，皆起奉迎，礼足而立，白阿难言：「今来何早？」

阿难答言：「我今为欲饶益汝故，晨来至此。汝等当知：如来昨夜已取灭度，汝欲施作，宜及时为。」

时，诸末罗闻是语已，莫不悲恸，扞泪而言：「一何驶哉！佛般涅槃。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。」

阿难报曰：「止！止！诸君勿为悲泣，欲使有为不变易者，无有是处。佛已先说：『生者有死，合会有离；一切恩爱，无常存者。』」

时，诸末罗各相谓言：「宜各还归，办诸香花及众伎乐，速诣双树，供养舍利。竟一日已，以佛舍利置于床上，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，擎持幡盖，烧香散华，伎乐供养，入东城门，遍诸里巷，使国人民皆得供养；然后出西城门，诣高显处而阁维之。」时，诸末罗作此论已，各自还家，供办香华及众伎乐，诣双树间，供养舍利。竟一日已，以佛舍利置于床上，诸末罗等众来举床，皆不能胜。

时，阿那律语诸末罗：「汝等且止！勿空疲劳，今者诸天欲来举床。」

诸末罗曰：「天以何意，欲举此床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汝等欲以香花伎乐供养舍利，竟一日已，以佛舍利置于床上，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，擎持幡盖，烧香散花，伎乐供养，入东城门，遍诸里巷，使国人民皆得供养；然后出西城门，诣高显处而阁维之。而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，香花伎乐，礼敬供养；然后以佛舍利置于床上，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，擎持幡盖，散花烧香，作众伎乐，供养舍利。入东城门，遍诸里巷，使国人民皆得供养；然后出城北门，渡濼连禅河，到天冠寺而阁维之。是上天意，使床不动。」

末罗曰：「诺！快哉斯言！随诸天意。」

时，诸末罗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宜先入城，街里街里，平治道路，扫洒烧香，还来至此，于七日中供养舍利。」时，诸末罗即共入城，街里街里，平治道路，扫洒烧香，讫已出城，于双树间，以香花伎乐供养舍利。讫七日已，时日向暮，举佛舍利置于床上，末罗童子奉举四角，擎持幡盖，烧香散花，作众伎乐，前后导从，安详而行。

时，忉利诸天以文陀罗花、优钵罗花、波头摩花、拘物头花、分陀利花、天末梅檀散舍利上，充满街路。诸天作乐，鬼神歌咏。时，诸末罗自相谓言：「且置人乐，请设天乐供养舍利。」

于是，末罗奉床渐进，入东城门，止诸街巷，烧香散花，伎乐供养。时，有路夷末罗女笃信佛道，手擎金花，大如车轮，供养舍利。时，有一老母举声赞曰：「此诸末罗为得大利，如来末后于此灭度，举国士民快得供养。」

时，诸末罗设供养已，出城北门，渡濼连禅河，到天冠寺，置床于地，告阿难曰：「我等当复以何供养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我亲从佛闻，亲受佛教，欲葬舍利者，当如转轮圣王葬法。」

又问阿难：「转轮圣王葬法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圣王葬法，先以香汤洗浴其身，以新劫贝周遍缠身，五百张迭次如缠之，内身金棺，灌以麻油毕，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栴檀香椁次重于外，积众名香，厚衣其上而阁维之。收拾舍利，于四衢道起立塔庙，表刹悬缯，使国行人皆见王塔，思慕正化，多所饶益。『阿难！汝欲葬我，先以香汤洗浴，用新劫贝周匝缠身，以五百张迭次如缠之。内身金棺，灌以麻油毕，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栴檀香椁次重于外，积众名香，厚衣其上而阁维之。收拾舍利，于四衢道起立塔庙，表刹悬缯，使诸行人皆见佛塔，思慕如来法王道化，生获福利，死得上天，除得道者。』」

时，诸末罗各相谓言：「我等还城，供办葬具、香花、劫贝、棺椁、香油及与白迭。」时，诸末罗即共入城，供办葬具已，还到天冠寺，以净香汤洗浴佛身，以新劫贝周匝缠身，五百张迭次如缠之。内身金棺，灌以香油，奉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栴檀木椁重衣其外，以众名香而[什/积]其上。

时，有末罗大臣名曰路夷，执大炬火，欲燃佛积，而火不燃。又有大末罗次前燃其积，火又不燃。时，阿那律语诸末罗言：「止！止！诸贤！非汝所能，火灭不燃，是诸天意。」

末罗又问：「诸天何故使火不燃？」

阿那律言：「天以大迦叶将五百弟子从波婆国来，今在半道，及未阁维，欲见佛身，天知其意，故使火不燃。」

末罗又言：「愿遂此意！」

尔时，大迦叶将五百弟子从波婆国来，在道而行，遇一尼干子手执文陀罗花。时，大迦叶遥见尼干子，就往问言：「汝从何来？」

报言：「吾从拘尸城来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汝知我师乎？」

答曰：「知。」

又问：「我师存耶？」

答曰：「灭度已来，已经七日，吾从彼来，得此天华。」迦叶闻之，怅然不悦。时，五百比丘闻佛灭度，皆大悲泣，宛转号咷，不能自胜，扞泪而言：「如来灭度，何其驶哉！世尊灭度，何其疾哉！大法沦翳，何其速哉！群生长衰，世间眼灭。譬如大树根拔，枝条摧折，又如斩蛇，宛转回遑，莫知所奉。」

时，彼众中有释种子，字拔难陀，止诸比丘言：「汝等勿忧，世尊灭度，我得自在。彼者常言：『当应行是，不应行是。』自今已后，随我所为。」

迦叶闻已，怅然不悦，告诸比丘曰：「速严衣钵，时诣双树，及未阁维，可得见佛。」

时，诸比丘闻大迦叶语已，即从座起，侍从迦叶，诣拘尸城，渡尼连禅河水，到天冠寺，至阿难所。问讯已，一面住，语阿难言：「我等欲一面覲舍利，及未阁维，宁可见不？」

阿难答言：「虽未阉维，难复可见。所以然者？佛身既洗以香汤缠以劫贝，五百张迭次如缠之。藏于金棺，置铁椁中，栴檀香椁重衣其外，以为佛身难复可覩。」

迦叶请至三，阿难答如初：「以为佛身难复得见。」

时，大迦叶适向香[卅/积]，于时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，足有异色，迦叶见已，怪问阿难：「佛身金色，足何故异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向者，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手抚佛足，泪堕其上，故色异耳。」

迦叶闻已，又大不悦，即向香[卅/积]，礼佛舍利。时，四部众及上诸天同时俱礼，于是佛足忽然不现。

时，大迦叶绕[卅/积]三匝，而作颂曰：

「诸佛无等等，	圣智不可称；
无等之圣智，	我今稽首礼。
无等等沙门，	最上无瑕秽；
牟尼绝爱枝，	大仙天人尊；
人中第一雄，	我今稽首礼。
苦行无等侣，	离着而教人；
无染无垢尘，	稽首无上尊。
三垢垢已尽，	乐于空寂行；
无二无疇匹，	稽首十力尊。
善逝为最上，	二足尊中尊；
觉四谛止息，	稽首安隐智。
沙门中无上，	回邪令入正；
世尊施寂灭，	稽首湛然迹。
无热无瑕邳，	其心当寂定；
练除诸尘秽，	稽首无垢尊。
慧眼无限量，	甘露灭名称；
希有难思议，	稽首无等伦。
吼声如师子，	在林无所畏；
降魔越四姓，	是故稽首礼。」

大迦叶有大威德，四辩具足，说此偈已，时，彼佛[卅/积]不烧自燃，诸末罗等各相谓言：「今火猛炽，焰盛难止，阇维舍利，或能消尽，当于何所求水灭之？」时，佛[卅/积]侧有娑罗树神，笃信佛道，寻以神力灭佛[卅/积]火。

时，诸末罗复相谓言：「此拘尸城左右十二由旬，所有香花，尽当采取，供佛舍利。」寻诣城侧，取诸香花，以用供养。

时，波婆国末罗民众，闻佛于双树灭度，皆自念言：「今我宜往，求舍利分，自于本土，起塔供养。」时，波婆国诸末罗即下国中，严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到拘尸城，遣使者言：「闻佛众佑，止此灭度，彼亦我师，敬慕之心，来请骨分，当于本国起塔供养。」

拘尸王答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诚如所言，但为世尊垂降此土，于兹灭度，国内士民，当自供养，远劳诸君，舍利分不可得。」

时，遮罗颇国诸跋离民众，及罗摩伽国拘利民众、毘留提国婆罗门众、迦维罗卫国释种民众、毘舍离国离车民众，及摩竭王阿闍世，闻如来于拘尸城双树间而取灭度，皆自念言：「今我宜往，求舍利分。」

时，诸国王阿闍世等，即下国中，严四种兵——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进渡恒水，即勅婆罗门香姓：「汝持我名，入拘尸城，致问诸末罗等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吾于诸贤，每相宗敬，邻境义和，曾无诤讼。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，唯无上尊，实我所天，故从远来，求请骨分，欲还本土，起塔供养。设与我者，举国重宝，与君共之。』」

时，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，即诣彼城，语诸末罗曰：「摩竭大王致问无量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吾于诸君，每相宗敬，邻境义和，曾无诤讼。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，唯无上尊，实我所天，故从远来，求请骨分，欲还本土，起塔供养。设与我者，举国重宝，与君共之。』」

时，诸末罗报香姓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诚如君言。但为世尊垂降此土，于兹灭度，国内士民自当供养，远劳诸君，舍利分不可得。」

时，诸国王即集群臣，众共立议，作颂告曰：

「吾等和议， 远来拜首，
 逊言求分， 如不见与，

四兵在此， 不惜身命，
义而弗获， 当以力取。」

时，拘尸国即集群臣，众共立议，以偈答曰：

「远劳诸君， 屈辱拜首，
如来遗形， 不敢相许，
彼欲举兵， 吾斯亦有，
毕命相抵， 未之有畏。」

时，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：「诸贤！长夜受佛教诫，口诵法言，心服仁化，一切众生常念欲安，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？如来遗形欲以广益，舍利现在但当分取。」

众咸称善，寻复议言：「谁堪分者？」

皆言香姓婆罗门仁智平均，可使分也。

时，诸国王即命香姓：「汝为我等分佛舍利，均作八分。」

于时，香姓闻诸王语已，即诣舍利所，头面礼毕，徐前取佛上牙，别置一面。寻遣使者，赍佛上牙，诣阿闍世王所，语使者言：「汝以我声，上白大王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舍利未至，倾迟无量耶？今付使者如来上牙，并可供养，以慰企望，明星出时，分舍利讫，当自奉送。』」

时，彼使者受香姓语已，即诣阿闍世王所，白言：「香姓婆罗门致问无量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舍利未至，倾迟无量耶？今付使者如来上牙，并可供养，以慰企望，明星出时，分舍利讫，当自奉送。』」

尔时，香姓以一瓶受一石许，即分舍利，均为八分已，告众人言：「愿以此瓶，众议见与，自欲于舍起塔供养。」

皆言：「智哉！是为知时，即共听与。」

时，有毕钵村人白众人言：「乞地焦炭，起塔供养。」皆言：「与之。」

时，拘尸国人得舍利分，即于其土起塔供养。

波婆国人、遮罗国、罗摩伽国、毘留提国、迦维罗卫国、毘舍离国、摩竭国阿闍世王等，得舍利分已，各归其国，起塔供养。香姓婆罗门持舍利瓶归起塔庙，毕钵村人持地焦炭归起塔庙。

当于尔时，如来舍利起于八塔，第九瓶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生时发塔。

何等时佛生？何等时成道？何等时灭度？沸星出时生，沸星出出家，沸星出成道，沸星出灭度(丹本注云问中应有何等时出家诸本并阙)。

何等生二足尊？	何等出丛林苦？
何等得最上道？	何等入涅槃城？
沸星生二足尊，	沸星出丛林苦，
沸星得最上道，	沸星入涅槃城。
八日如来生，	八日佛出家，
八日成菩提，	八日取灭度。
八日生二足尊，	八日出丛林苦，
八日成最上道，	八日入涅槃城。
二月如来生，	二月佛出家，
二月成菩提，	八日取涅槃。
二月生二足尊，	二月出丛林苦，
二月得最上道，	八日入涅槃城。
娑罗花炽盛，	种种光相照；
于其本生处，	如来取灭度。
大慈般涅槃，	多人称赞礼；
尽度诸恐惧，	决定取灭度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四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五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(三) 第一分典尊经第三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执乐天般遮翼子，于夜静寂无人之时，放大光明，照耆闍崛山来至佛所，头面礼佛足已，在一面立。时，般遮翼白世尊言：「昨梵天王至忉利天，与帝释共议。我亲从彼闻，今者宁可向世尊说不？」

佛言：「汝欲说者，便可说之。」

般遮翼言：「一时，忉利诸天集法讲堂，有所讲论。时，四天王随其方面，各当位坐，提帝赖咤天王在东方坐，其面西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楼勒天王在南方坐，其面北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楼博叉天王在西方坐，其面东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沙门天王在北方坐，其面南向，帝释在前。时，四天王皆先坐已，然后我坐，复有余大神天，皆先于佛所，净修梵行，于此命终，生忉利天，使彼诸天，增益五福：一者天寿，二者天色，三者天名称，四者天乐，五者天威德。时，诸忉利天皆踊跃欢喜言：『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尔时，释提桓因知诸天人欢喜心，即为忉利诸天而作颂曰：

「『忉利诸天人，	帝释相娱乐；
礼敬于如来，	最上法之王。
诸天受影福，	寿、色、名、乐、威；
于佛修梵行，	故来生此间。
复有诸天人，	光色甚巍巍；
佛智慧弟子，	生此复殊胜。
忉利及因提，	思惟此自乐；
礼敬于如来，	最上法之王。』

「尔时，忉利诸天闻此偈已，倍复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释提桓因见忉利天欢喜悦豫，即告之曰：『诸贤！汝等颇欲闻如来八无等法不？』时，忉利诸天言：『愿乐欲闻！』

「帝释报言：『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诸贤！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有如来．至真，十号具足，如佛者也。佛法微妙，善可讲说，智者所行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有微妙法，如佛者也。佛由此法，而自觉悟，通达无碍，以自娱乐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能于此法而自觉悟，通达无碍，以自娱乐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佛以此法自觉悟已，亦能开示涅槃径路，亲近渐至，入于寂灭。譬如恒河水、炎摩水，二水并流，

入于大海。佛亦如是，善能开示涅槃径路，亲近渐至，入于寂灭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有能开示涅槃径路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如来眷属成就，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、沙门、有智慧者，皆是如来成就眷属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眷属成就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如来大众成就，所谓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大众成就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如来言行相应，所言如行，所行如言，如是则为法法成就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言行相应，法法成就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如来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以慈愍心利益天人，不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如佛者也。诸贤！是为如来八无等法。』

「时，忉利天作是说言：『若使世间有八佛出者，当大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时，忉利天言：『且置八佛，正使七佛、六佛，乃至二佛出世者，亦大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，何况八佛？』时，释提桓因告忉利天言：『我从佛闻，亲从佛受，欲使一时二佛出世，无有是处。但使如来久存于世，多所慈愍，多所饶益，天人获安，则大增益诸天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」

时，般遮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忉利诸天所以集法讲堂上者，共议思惟，称量观察，有所教令，然后为四天王。四天王受教已，各当位而坐，其坐未久，有大异光照于四方。时，忉利天见此光已，皆大惊愕：『今此异光，将有何怪？』诸大神天有威德者，亦皆惊怖：『今此异光，将有何怪？』时，大梵王即化为童子，头五角髻，在大众上虚空中立，颜貌端正，与众超绝，身紫金色，蔽诸天光。时，忉利天亦不起迎，亦不恭敬，又不请坐。时，梵童子随所诣坐，坐生欣悦，譬如刹利水浇头种，登王位时，踊跃欢喜。来坐未久，复自变身，作童子像，头五角髻，在大众上虚空中坐，譬如力士坐于安座，巍然不动。而作颂曰：

「『忉利诸天人，	帝释相娱乐；
礼敬于如来，	最上法之王。
诸天受影福，	寿、色、名、乐、威；
于佛修梵行，	故来生此间。
复有诸天人，	光色甚巍巍；
佛智慧弟子，	生此复殊胜。
忉利及因提，	思惟此自乐；
礼敬于如来，	最上法之王。』

「时，诸忉利天语童子曰：『吾等闻天帝释称说如来八无等法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』时，梵童子语忉利天言：『何等如来八无等法？吾亦乐闻。』时，天帝释即为童子说如来八无等法，忉利诸天、童子闻说已，倍复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是时，童子见天欢喜，复增欣跃，即告忉利天曰：『汝等欲闻一无等法不？』天曰：『善哉！愿乐欲闻。』

「童子告曰：『汝乐闻者，谛听！谛受！当为汝说。』告诸天曰：『如来往昔为菩萨时，在所生处聪明多智。诸贤！当知过去久远时，世有王名曰地主，第一太子名曰慈悲。王有大臣名曰典尊，大臣有子名曰焰鬘。太子慈悲有朋友，其朋亦与六刹利大臣而为朋友。地主大王欲入深宫游戏娱乐时，即以国事委付典尊大臣，然后入宫作倡伎乐，五欲自娱。时，典尊大臣欲理国事，先问其子，然后决断；有所处分，亦问其子。』

「其后典尊忽然命终，时地主王闻其命终，愍念哀伤，抚膺而曰：『咄哉！何辜失国良干？』太子慈悲默自念言：『王失典尊以为忧苦，今我宜往谏于大王，无以彼丧而生忧苦。所以然者？典尊有子名曰焰鬘，聪明多智乃过其父，今可征召以理国事。』时，慈悲太子即诣王所，具以上事白其父王，闻太子语已，即召焰鬘而告之曰：『吾今以汝补卿父处，授汝相印。彼时焰鬘受相印已，王欲入宫，复付后事。』

「时，相焰鬘明于治理，父先所为焰鬘亦知，父所不及焰鬘亦知，其后名称流闻海内，天下咸称为大典尊。时，大典尊后作是念：『今王地主年已朽迈，余寿未几，若以太子绍王位者，未为难也，我今宁可先往语彼六刹利大臣，今王地主年已朽迈，余寿未几，若以太子绍王位者，未为难也。君等亦当别封王土，居位之日，勿相忘也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即往诣六刹利大臣，而告之曰：『诸君！当知今王地主年已朽迈，余寿未几，若以太子绍王位者，未为难也。汝等可往白太子此意，我等与尊生小知旧，尊苦我苦，尊乐我乐。今王衰老，年已朽迈，余寿未几，今者太子绍王位者，未为难也，尊设登位，当与我封。』时，六刹利大臣闻其语已，即诣太子，说如上事。太子报言：『设吾登位，列土封国，当更与谁？』

「时，王未久忽然而崩，国中大臣寻拜太子补王正位。王居位已，默自思念：『今立宰相，宜准先王。』复自思念：『谁堪此举？正当即任大典尊位。』时，王慈悲即告大典尊：『我今使汝即于相位，授以印信，汝当勤

忧，综理国事。』时，大典尊闻王教已，即受印信，王每入宫，辄以后事付大典尊。

「大典尊复自念言：『吾今宜往六刹利所，问其宁忆昔所言不？』即寻往诣语刹利曰：『汝今宁忆昔所言不？今者太子以登王位，隐处深宫，五欲自娱，汝等今者可往问王，王居天位，五欲自娱，宁复能忆昔所言不？』时，六刹利闻是语已，即诣王所，白大王言：『王居天位，五欲自娱，宁复能忆昔所言不？列土封邑，谁应居之？』王曰：『不忘昔言，列土封邑，非卿而谁？』王复自念：『此阎浮提地，内广外狭，谁能分此以为七分？』复自念言：『唯有大典尊乃能分尔。』即告之曰：『汝可分此阎浮提地，使作七分。』」

「时，大典尊即寻分之，王所治城，村邑郡国，皆悉部分，六刹利国亦与分部。王自庆言：『我愿已果！』时，六刹利复自庆幸：『我愿已果，得成此业，大典尊力也。』六刹利王复自思念：『吾国初建，当须宰辅，谁能堪任？如大典尊，即当使之，通领国事。』尔时，六刹利王即命典尊，而告之曰：『吾国须相，卿当为吾通领国事。』于是，六国各授相印。

「时，大典尊受相印已，六王入宫游观娱乐，时，皆以国事付大典尊，大典尊理七国事，无不成办。时，国内有七大居士，典尊亦为处分家事，又能教授七百梵志讽诵经典，七王敬视大典尊相，犹如神明，国七居士视如大王，七百梵志视如梵天。时，七国王、七大居士、七百梵志皆自念言：『大典尊相，常与梵天相见，言语坐起亲善。』」

「时，大典尊默识七王、居士、梵志意，谓：『我常与梵天相见，言语坐起；然我实不见梵天，不与言语，不可餐默，虚受此称。我亦曾闻诸先宿言：「于夏四月闲居静处，修四无量者，梵天则下，与共相见。」今我宁可修四无量，使梵天下，共相见不？』于是，典尊至七王所而白王言：『唯愿大王顾临国事，我欲于夏四月修四无量。』七王告曰：『宜知是时。』大典尊相又告七居士：『汝等各勤己务，吾欲夏四月修四无量。』居士曰：『诺！宜知是时。』又告七百梵志：『卿等当勤讽诵，转相教授，我欲于夏四月修四无量。』梵志曰：『诺！今者大师宜知是时。』」

「时，大典尊于彼城东造闲静室，于夏四月，即于彼止，修四无量，然彼梵天犹不来下，典尊自念：『我闻先宿旧言，于夏四月，修四无量，梵天下现。今者寂然，聊无髣髴。』时，大典尊以十五日月满时，出其静室，于露

地坐，坐未久顷，有大光现，典尊默念：『今此异光，将无是梵欲下瑞耶？』

「时，梵天王即化为童子，**头**五角髻，在典尊上虚空中坐，典尊见已，即说颂曰：

「『此是何天像？ 在于虚空中，
光照于四方， 如大火[卅/积]燃』。

「时，梵童子以偈报曰：

「『唯梵世诸天， 知我梵童子，
其余人谓我， 祀祠于大神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以偈报曰：

「『今我当咨承， 奉诲致恭敬，
设种种上味， 愿天知我心。』

「时，梵童子以偈报曰：

「『典尊汝所修， 为欲何志求？
今设此供养， 当为汝受之。』

「又告大典尊：『汝若有所问，自恣问之，当为汝说。』时，大典尊即自念言：『我今当问现在事耶？问未然事耶？』复自念言：『今世现事，用复问为？当问未然幽冥之事。』即向梵童子以偈问曰：

「『今我问梵童， 能决疑无疑，
学何住何法， 得生于梵天？』

「时，梵童子以偈报曰：

「『当舍我人想， 独处修慈心，
除欲无臭秽， 乃得生梵天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闻是偈已，即自念言：『梵童子说偈，宜除臭秽，我不解此，今宜更问。』时，大典尊即以偈问曰：

「『梵偈言臭秽， 愿今为我说，
 谁开世间门， 堕恶不生天？』」

「时，梵童子以偈报曰：

「『欺妄怀嫉妬， 习慢增上慢，
 贪欲瞋恚痴， 自恣藏于心。
 此世间臭秽， 今说令汝知，
 此开世间门， 堕恶不生天。』」

「时，大典尊闻此偈已，复自念言：『梵童子所说臭秽之义我今已解，但在家者无由得除，今我宁可舍世出家，剃除须发，法服修道耶！』」

「时，梵童子知其志念，以偈告曰：

「『汝能有勇猛， 此志为胜妙；
 智者之所为， 死必生梵天。』」

「于是，梵童子忽然不现。

「时，大典尊还诣七王白言：『大王！唯愿垂神善理国事，今我意欲出家离世，法服修道。所以者何？我亲于梵童子闻说臭秽，心甚恶之。若在家者，无由得除。』彼时，七王即自念言：『凡婆罗门多贪财宝，我今宁可大开库藏，恣其所须，使不出家。』时，七国王即命典尊，而告之曰：『设有所须，吾尽相与，不足出家。』时，大典尊寻白王曰：『我今以为蒙王赐已，我亦大有财宝，今者尽留以上大王，愿听出家，遂我志愿。』」

「时，七国王复作是念：『凡婆罗门多贪美色，今我宁可出宫嫖女，以满其意，使不出家。』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：『若须嫖女，吾尽与汝，不足出家。』典尊报曰：『我今已为蒙王赐已，家内自有嫖女众多，今尽放遣，求离恩爱，出家修道。所以然者？我亲从梵童子闻说臭秽，心甚恶之。若在家者，无由得除。』」

「时，大典尊向慈悲王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王当听我言， 王为人中尊，
 赐财宝嫖女， 此宝非所乐。』」

「时，慈悲王以偈报曰：

「『檀特伽陵城， 阿婆布和城，
阿盘大天城， 鸯伽瞻婆城，
数弥萨罗城， 西陀路楼城，
婆罗伽尸城， 尽汝典尊造，
五欲有所少， 吾尽当相与；
宜共理国事， 不足出家去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以偈报曰：

「『我五欲不少， 自不乐世间；
已闻天所语， 无心复在家。』

「时，慈悲王以偈报曰：

「『大典尊所言， 为从何天闻，
舍离于五欲， 今问当答我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以偈答曰：

「『昔我于静处， 独坐自思惟；
时梵天王来， 普放大光明；
我从彼闻已， 不乐于世间。』

「时，慈悲王以偈告曰：

「『小住大典尊， 共弘善法化；
然后俱出家， 汝即为我师。
譬如虚空中， 清净琉璃满；
今我清净信， 充徧佛法中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复作颂曰：

「『诸天及世人， 皆应舍五欲，
蠲除诸秽污， 净修于梵行。』

「尔时，七国王语大典尊曰：『汝可留住七岁之中，极世五欲，共相娱乐，然后舍国，各付子弟，俱共出家，不亦善耶？如汝所获，我亦当同。』时，大典尊报七王曰：『世间无常，人命逝速，喘息之间，犹亦难保，乃至七岁，不亦远耶？』七王又言：『七岁远者，六岁、五岁，乃至一岁，留住静宫，极世五欲，共相娱乐，然后舍国，各付子弟，俱共出家，不亦善耶？如汝所得，我亦宜同。』时，大典尊复报王曰：『此世间无常，人命逝速，喘息之间，犹亦难保，乃至一岁尚亦久尔，如是七月，至于一月，犹复不可。』王又语言：『可至七日，留住深宫，极世五欲，共相娱乐，然后舍国，各付子弟，俱共出家，不亦善耶？』大典尊答曰：『七日不远，自可留尔，唯愿大王勿违信誓，过七日已，王若不去，我自出家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又至七居士所语言：『汝等各理己务，吾欲出家，修无为道。所以然者？我亲从梵天闻说臭秽，心甚恶之。若在家者，无由得除。』时，七居士报典尊曰：『善哉！斯志！宜知是时，我等亦欲俱共出家，如汝所得，我亦宜同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复诣七百梵志所，而告之曰：『卿等当勤讽诵，广探道义，转相教授，吾欲出家修无为道。所以然者？我亲从梵天闻说臭秽，心甚恶之，若在家者，无由得除。』时，七百梵志白典尊曰：『大师！勿出家也。夫在家安乐，五欲自娱，多人侍从，心无忧苦。出家之人独在空野，所欲悉无，无可贪取。』典尊报曰：『吾若以在家为乐，出家为苦，终不出家；吾以在家为苦，出家为乐，故出家尔。』梵志答曰：『大师出家，我亦出家；大师所行，我亦尽当行。』

「时，大典尊至诸妻所，而告之曰：『卿等随宜欲住者住，欲归者归，吾欲出家，求无为道，具论上事，明出家意。』时，诸妇答曰：『大典尊在，一如我夫，一如我父，设今出家，亦当随从，典尊所行，我亦宜行。』

「过七日已，时，大典尊即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舍家而去。时，七国王、七大居士、七百梵志及四十夫人，如是展转，有八万四千人同时出家，从大典尊。时，大典尊与诸大众游行诸国，广弘道化，多所饶益。

「尔时，梵王告诸天众曰：『时，典尊大臣岂异人乎？莫造斯观，今释迦文佛即其身也。世尊尔时过七日已，出家修道，将诸大众，游行诸国，广弘道化，多所饶益。汝等若于我言有余疑者，世尊今在耆闍崛山，可往问也，如佛所言，当受持之。』」

般遮翼言：「我以是缘，故来诣此。唯然，世尊！彼大典尊即世尊是耶？世尊尔时过七日已，出家修道，与七国王乃至八万四千人同时出家，游行诸国，广弘道化，多所饶益耶？」

佛告般遮翼曰：「尔时大典尊岂异人乎？莫造斯观，即我身是也。尔时，举国男女行来举动，有所破损，皆寻举声曰：『南无大典尊七王大相！南无大典尊七王大相！』如是至三。般遮翼！时，大典尊有大德力，然不能为弟子说究竟道，不能使得究竟梵行，不能使至安隐之处。其所说法，弟子受行，身坏命终，得生梵天；其次，行浅者生他化自在天；次生化自在天、兜率陀天、焰天、忉利天、四天王、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大家，所欲自在。

「般遮翼！彼大典尊弟子，皆无疑出家，有果报，有教诫，然非究竟道，不能使得究竟梵行，不能使至安隐之处。其道胜者，极至梵天尔。今我为弟子说法，则能使其得究竟道、究竟梵行、究竟安隐，终归涅槃。我所说法弟子受行者，舍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。于现法中，自身作证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有。其次，行浅者断五下结，即于天上而般涅槃，不复还此。其次，三结尽，薄淫、怒、痴，一来世间而般涅槃；其次，断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道，极七往返，必得涅槃。般遮翼！我诸弟子无疑出家，有果报，有教诫，究竟道法，究竟梵行，究竟安隐，终归灭度。」

尔时，般遮翼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佛说长阿含第一分阇尼沙经第四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游那提捷稚住处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静室坐，默自思念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如来授人记别，多所饶益。彼伽伽罗大臣命终，如来记之，此人命终，断五下结，即于天上而取灭度，不来此世。第二迦陵伽，三毘伽陀，四伽利输，五遮楼，六婆耶楼，七婆头楼，八薺婆头，九他梨舍[少/兔]，十薺达梨舍[少/兔]，十一耶输，十二耶输多楼，诸大臣等命终，佛亦记之，断五下结，即于天上而取灭度，不来生此。复有余五十人命终，佛亦记之，断三结，淫、怒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一来此世便尽苦际。复有五百人命终，佛亦记之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

不堕恶趣，极七往返必尽苦际。有佛弟子处处命终，佛皆记之，某生某处、某生某处。鸯伽国、摩竭国、迦尸国、居萨罗国、拔祇国、末罗国、支提国、拔沙国、居楼国、般闍罗国、颇漻波国、阿般提国、婆蹉国、苏罗婆国、干陀罗国、剑洸沙国，彼十六大国有命终者，佛悉记之，摩竭国人皆是王种王所亲任，有命终者，佛不记之。」

尔时，阿难于静室起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向于静室默自思念：『甚奇！甚特！佛授人记，多所饶益，十六大国有命终者，佛悉记之，唯摩竭国人，王所亲任，有命终者，独不蒙记。唯愿世尊当为记之！唯愿世尊当为记之！饶益一切，天人得安。又佛于摩竭国得道，其国人命终，独不与记。唯愿世尊当为记之！唯愿世尊当为记之！又摩竭国鉞沙王为优婆塞，笃信于佛，多设供养，然后命终，由此王故，多人信解，供养三宝，而今如来不为授记。唯愿世尊当与记之！饶益众生，使天人得安。』」尔时，阿难为摩竭人劝请世尊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入那伽城乞食已，至大林处坐一树下，思惟摩竭国人命终生处。时，去佛不远，有一鬼神，自称己名，白世尊曰：「我是阇尼沙！我是阇尼沙！」

佛言：「汝因何事，自称己名为阇尼沙？(阇尼沙秦言胜结使)。汝因何法，自以妙言称见道迹？」

阇尼沙言：「非余处也。我本为人王，于如来法中为优婆塞，一心念佛而取命终，故得生为毘沙门天王太子。自从是来，常照明诸法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道，于七生中常名阇尼沙。」

时，世尊于大林处随宜住已，诣那陀捷稚处，就座而坐，告一比丘：「汝持我声，唤阿难来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承佛教，往唤阿难。

阿难寻来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而白佛言：「今观如来颜色胜常，诸根寂定。住何思惟，容色乃尔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向因摩竭国人来至我所，请记而去，我寻于后，着衣持钵，入那罗城乞食，乞食讫已，诣彼大林，坐一树下，思惟摩竭国人

命终生处。时，去我不远，有一鬼神，自称己名，而白我言：『我是阇尼沙！我是阇尼沙！』阿难！汝曾闻彼阇尼沙名不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未曾闻也。今闻其名，乃至生怖畏，衣毛为竖。世尊！此鬼神必有大威德，故名阇尼沙尔。」

佛言：「我先问彼：『汝因何法，自以妙言称见道迹？』阇尼沙言：『我不于余处，不在余法。我昔为人王，为世尊弟子，以笃信心为优婆塞，一心念佛，然后命终，为毘沙门天王作子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，极七往返，乃尽苦际，于七生名中，常名阇尼沙。一时，世尊在大林中一树下坐，我时乘千辐宝车，以少因缘，欲诣毘楼勒天王，遥见世尊在一树下，颜貌端正，诸根寂定，譬如深渊澄静清明，见已念言，我今宁可往问世尊，摩竭国人有命终者，当生何所？又复一时，毘沙门王自于众中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我等不自忆， 过去所更事；
 今遭遇世尊， 寿命得增益。』

「又复一时，忉利诸天以少因缘，集在一处。时，四天王各当位坐，提头赖咤在东方坐，其面西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楼勒叉天在南方坐，其面北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楼博叉天王在西方坐，其面东向，帝释在前；毘沙门天王在北方坐，其面南向，帝释在前。时，四天王皆先坐已，然后我坐。复有余诸大神天，皆先于佛所，净修梵行，于此命终，生忉利天，增益诸天，受天五福：一者天寿，二者天色，三者天名称，四者天乐，五者天威德。时，诸忉利天皆踊跃欢喜言：『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尔时，释提桓因知忉利诸天有欢喜心，即作颂曰：

「『忉利诸天人， 帝释相娱乐；
 礼敬于如来， 最上法之法。
 诸天受影福， 寿、色、名、乐威；
 于佛修梵行， 故来生此间。
 复有诸天人， 光色甚巍巍；
 佛智慧弟子， 生此复殊胜。
 忉利及因提， 思惟此自乐；
 礼敬于如来， 最上法之法。』

「阇尼沙神复言：『所以忉利诸天集法堂者，共议思惟，观察称量，有所教令，然后勅四天王，四王受教已，各当位而坐。其坐未久，有大异光照于四方，时，忉利天见此异光，皆大惊愕，今此异光将有何怪？余大神天有威德者，皆亦惊恠，今此异光将有何怪？时，大梵王即化作童子，头五角髻，在天众上虚空中立，颜貌端正，与众超绝，身紫金色，蔽诸天光。时，忉利天亦不起迎，亦不恭敬，又不请坐。时，梵童子随所诣座，座生欣悦，譬如刹利水浇头种，登王位时，踊跃欢喜。其坐未久，复自变身，作童子像，头五角髻，在大众上虚空中坐。譬如力士坐于安座，巍然不动，而作颂曰：

「『调伏无上尊， 教世生明处；
 大明演明法， 梵行无等侶，
 使清净众生， 生于净妙天。』

「时，梵童子说此偈已，告忉利天曰：『其有音声，五种清淨，乃名梵声。何等五？一者其音正直，二者其音和雅，三者其音清彻，四者其音深满，五者周遍远闻，具此五者，乃名梵音。我今更说，汝等善听！如来弟子摩竭优婆塞，命终有得阿那含，有得斯陀含，有得须陀洹者，有生他化自在天者，有生化自在、兜率天、焰天、忉利天、四天王者，有生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大家，五欲自然者。』时，梵童子以偈颂曰：

「『摩竭优婆塞， 诸有命终者，
 八万四千人， 吾闻俱得道。
 成就须陀洹， 不复堕恶趣，
 俱乘平正路， 得道能救济。
 此等群生类， 功德所扶持，
 智慧舍恩爱， 惭愧离欺妄。
 于彼诸天众， 梵童记如是；
 言得须陀洹， 诸天皆欢喜。』

「时，毗沙门王闻此偈已，欢喜而言：『世尊出世说真实法，甚奇！甚特！未曾有也。我本不知如来出世，说如是法。于未来世，当复有佛说如是法，能使忉利诸天发欢喜心。』

「时，梵童子告毗沙门王曰：『汝何故作此言？如来出世说如是法，为甚奇！甚特！未曾有也。如来以方便力说善不善，具足说法而无所得，说空淨法而有所得，此法微妙，犹如醍醐。』

「时，梵童子又告忉利天曰：『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更为汝说。如来。至真善能分别说四念处。何谓为四？一者内身观，精勤不懈，专念不忘，除世贪忧。外身观，精勤不懈，专念不忘，除世贪忧。受意法观，亦复如是，精勤不懈，专念不忘，除世贪忧。内身观已，生他身智；内观受已，生他受智；内观意已，生他意智；内观法已，生他法智，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四念处。复次，诸天！汝等善听！吾当更说，如来善能分别说七定具。何等为七？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，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七定具。复次，诸天！如来善能分别说四神足，何等谓四？一者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。二者精进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。三者意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。四者思惟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，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四神足。』

「又告诸天：『过去诸沙门、婆罗门以无数方便，现无量神足，皆由四神足起；正使当来沙门、婆罗门无数方便，现无量神足，亦皆由是四神足起；如今现在沙门、婆罗门无数方便，现无量神足者，亦皆由是四神足起。』时，梵童子即自变化形为三十三身，与三十三天一一同坐，而告之曰：『汝今见我神变力不？』答曰：『唯然已见。』梵童子曰：『我亦修四神足故，能如是无数变化。』

「时，三十三天各作是念：『今梵童子独于我坐而说是语，而彼梵童一化身语，余化亦语；一化身默，余化亦默。』时，彼梵童还摄神足，处帝释坐，告忉利天曰：『我今当说，汝等善听！如来。至真自以己力开三径路，自致正觉。何谓为三？或有众生亲近贪欲，习不善行，彼人于后近善知识，得闻法言，法法成就，于是离欲舍不善行，得欢喜心，恬然快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；如人舍于麤食，食百味饭，食已充足，复求胜者。行者如是，离不善法，得欢喜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，是为如来自以己力开初径路，成最正觉。又有众生多于瞋恚，不舍身、口、意恶业，其人于后遇善知识，得闻法言，法法成就，离身恶行、口、意恶行，生欢喜心，恬然快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；如人舍于麤食，食百味饭，食已充足，复求胜者。行者如是，离不善法，得欢喜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，是为如来开第二径路。又有众生愚冥无智，不识善恶，不能如实知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其人于后遇善知识，得闻法言，法法成就，识善不善，能如实知苦、习、尽、道，舍不善行，生欢喜心，恬然快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；如人舍于麤食，食百味饭，食已充足，复求胜者。行者如是，离不善法，得欢喜乐，又于乐中，复生大喜，是为如来开第三径路。』

「时，梵童子于忉利天上说此正法，毗沙门天王复为眷属说此正法，阍尼沙神复于佛前说是正法，世尊复为阿难说此正法，阿难复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说是正法。」

是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五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六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五）第二分初小缘经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清信园林鹿母讲堂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有二婆罗门以坚固信往诣佛所，出家为道，一名婆悉咤，二名婆罗堕。尔时，世尊于静室出，在讲堂上徜徉经行。时，婆悉咤见佛经行，即寻速疾诣婆罗堕，而语之言：「汝知不耶？如来今者出于静室，堂上经行，我等可共诣世尊所，徧闻如来有所言说。」时，婆罗堕闻其语已，即共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随佛经行。

尔时，世尊告婆悉咤曰：「汝等二人出婆罗门种，以信坚固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！」

佛言：「婆罗门！今在我法中出家为道，诸婆罗门得无嫌责汝耶？」

答曰：「唯然！蒙佛大恩，出家修道，实自为彼诸婆罗门所见嫌责。」

佛言：「彼以何事而嫌责汝？」

寻白佛言：「彼言：『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，余者卑劣；我种清白，余者黑冥；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，从梵口生，于现法中得清净解，后亦清净；汝等

何故舍清净种，入彼瞿昙异法中耶？』世尊！彼见我于佛法中出家修道，以如此言而呵责我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汝观诸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，虚假自称：『婆罗门种最为第一，余者卑劣；我种清白，余者黑冥；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，从梵口生，现得清净，后亦清净。』婆悉咤！今我无上正真道中不须种姓，不恃吾我憍慢之心，俗法须此，我法不尔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自恃种姓，怀憍慢心，于我法中终不得成无上证也。若能舍离种姓，除憍慢心，则于我法中得成道证，堪受正法。人恶下流，我法不尔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有四姓种，善恶居之，智者所举，智者所责。何谓为四？一者刹利种，二者婆罗门种，三者居士种，四者首陀罗种。婆悉咤！汝听刹利种中有杀生者，有盗窃者，有淫乱者，有欺妄者，有两舌者，有恶口者，有绮语者，有悭贪者，有嫉妬者，有邪见者；婆罗门种、居士种、首陀罗种亦皆如是，杂十恶行。婆悉咤！夫不善行有不善报，为黑冥行则有黑冥报，若使此报独在刹利、居士、首陀罗种，不在婆罗门种者，则婆罗门种应得自言：『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，余者卑劣；我种清白，余者黑冥；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，从梵口生，现得清净，后亦清净。』若使行不善行有不善报，为黑冥行有黑冥报，必在婆罗门种、刹利、居士、首陀罗种者，则婆罗门不得独称：『我种清净，最为第一。』」

「婆悉咤！若刹利种中有不杀者，有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悭贪、不嫉妬、不邪见；婆罗门种、居士、首陀罗种亦皆如是，同修十善。夫行善法必有善报，行清白行必有白报，若使此报独在婆罗门，不在刹利、居士、首陀罗者，则婆罗门种应得自言：『我种清净，最为第一。』若使四姓同有此报者，则婆罗门不得独称：『我种清净，最为第一。』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今者现见婆罗门种，嫁娶产生，与世无异，而作诈称：『我是梵种，从梵口生，现得清净，后亦清净。』婆悉咤！汝今当知，今我弟子，种姓不同，所出各异，于我法中出家修道，若有人问：『汝谁种姓？』当答彼言：『我是沙门释种子也。』亦可自称：『我是婆罗门种，亲从口生，从法化生，现得清净，后亦清净。』所以者何？大梵名者即如来号，如来为世间眼，法为世间智，为世间法，为世间梵，为世间法轮，为世间甘露，为世间法主。」

「婆悉咤！若刹利种中有笃信于佛，如来，至真，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笃信于法，信如来法，微妙清净，现可修行，说无时节，示泥洹要，智者所知，非是凡愚所能及教；笃信于僧，性善质直，道果成就，眷属成就，佛真弟子法法成就；所谓众者，戒众成就，定众、慧众、解脱众、解脱知见众成就。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；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；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；向阿罗汉，得阿罗汉；四双八辈，是为如来弟子众也。可敬可尊，为世福田，应受人供；笃信于戒，圣戒具足，无有缺漏，无诸瑕隙，亦无点污，智者所称，具足善寂。婆悉咤！诸婆罗门种、居士、首陀罗种亦应如是笃信于佛、信法、信众，成就圣戒。婆悉咤！刹利种中亦有供养罗汉，恭敬礼拜者；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亦皆供养罗汉，恭敬礼拜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今我亲族释种亦奉波斯匿王，宗事礼敬，波斯匿王复来供养礼敬于我，彼不念言：『沙门瞿昙出于豪族，我姓卑下；沙门瞿昙出大财富、大威德家，我生下穷鄙陋小家故，致供养礼敬如来也。』波斯匿王于法观法，明识真伪，故生净信，致敬如来耳。」

「婆悉咤！今当为汝说四姓本缘。天地始终，劫尽坏时，众生命终皆生光音天，自然化生，以念为食，光明自照，神足飞空，其后此地尽变为水，无不周遍。当于尔时，无复日月星辰，亦无昼夜年月岁数，唯有大冥。其后此水变成大地，光音诸天福尽命终，来生此间。虽来生此，犹以念食，神足飞空，身光自照，于此住久，各自称言：『众生！众生！』其后此地甘泉涌出，状如酥蜜。彼初来天性轻易者，见此泉已，默自念言：『此为何物？可试尝之。』即内指泉中，而试尝之，如是再三，转觉其美，便以手抄自恣食之，如是乐着，遂无厌足，其余众生复效食之，如是再三，复觉其美，食之不己，其身转羸，肌肉坚[革*印]，失天妙色，无复神足，履地而行，身光转灭，天地大冥。」

「婆悉咤！当知天地常法，大冥之后，必有日月星像现于虚空，然后方有昼夜晦明、日月岁数。尔时，众生但食地味，久住世间，其食多者，颜色羸丑；其食少者，色犹悦泽，好丑端正，于是始有；其端正者，生憍慢心，轻丑陋者；其丑陋者，生嫉恶心，憎端正者。众生于是各共忿诤，是时甘泉自然枯涸，其后此地生自然地肥，色味具足，香洁可食，是时众生复取食之，久住世间。其食多者，颜色羸丑；其食少者，色犹悦泽。其端正者，生憍慢心，轻丑陋者；其丑陋者，生嫉恶心，憎端正者，众生于是各共诤讼，是时地肥遂不复生。」

「其后此地复生羸厚地肥，亦香美可食，不如前者，是时众生复取食之，久住世间。其食多者，色转羸丑，其食少者，色犹悦泽，端正丑陋，迭相是非，遂生诤讼，地肥于是遂不复生；其后此地生自然粳米，无有糠粃，色味具足，香洁可食；是时众生复取食之，久住于世，便有男女，互共相视，渐有情欲，转相亲近，其余众生见已，语言：『汝所为非！汝所为非！』即排摈驱遣出于人外，过三月已，然后还归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昔所非者，今以为是。时，彼众生习于非法，极情恣欲，无有时节，以惭愧故，遂造屋舍，世间于是始有房舍。翫习非法，淫欲转增，便有胞胎，因不净生，世间胞胎始于是也。时，彼众生食自然粳米，随取随生，无可穷尽。时，彼众生有懈惰者，默自念言：『朝食朝取，暮食暮取，于我劳勤，今欲并取，以终一日。』即寻并取；于后等侣唤共取米，其人答曰：『我已并取，以供一日，汝欲取者，自可随意。』彼人复自念言：『此人黠慧，能先储积，我今亦欲积粮，以供三日。』其人即储三日余粮。有余众生复来语言：『可共取米。』答言：『吾已先积三日余粮，汝欲取者可往自取。』彼人复念：『此人黠慧，先积余粮，以供三日，吾当效彼，积粮以供五日。』即便往取。」

「时，彼众生竞储积已，粳米荒秽，转生糠粃，刈已不生。时，彼众生见此不悦，遂成忧迷，各自念言：『我本初生，以念为食，神足飞空，身光自照，于世久住，其后此地甘泉涌出，状如酥蜜，香美可食，我等时共食之；食之转久，其食多者，颜色羸丑；其食少者，色犹悦泽。由是食故，使我等颜色有异，众生于是各怀是非，迭相憎嫉，是时甘泉自然枯竭，其后此地生自然地肥，色味具足，香美可食，时我曹等复取食之。其食多者，颜色羸丑，其食少者，颜色悦泽，众生于是复怀是非，迭相憎嫉，是时地肥遂不复生。其后复生羸厚地肥，亦香美可食，时，我曹等复取食之；多食色羸，少食色悦，复生是非，共相憎嫉，是时地肥遂不复现。更生自然粳米，无有糠粃，时，我曹等复取食之，久住于世，其懈怠者，竞共储积，由是粳米荒秽，转生糠粃，刈已不生，今当如何？』复自相谓言：『当共分地，别立幪帜。』即寻分地，别立幪帜。」

「婆悉咤！犹此因缘，始有田地名生。彼时众生别封田地，各立疆畔，渐生盗心，窃他禾稼，其余众生见已，语言：『汝所为非！汝所为非！自有田地，而取他物，自今已后，勿复尔也。』其彼众生犹盗不已，其余众生复重呵责而犹不已，便以手加之，告诸人言：『此人自有田稼，而盗他物。』其

人复告：『此人打我。』时，彼众人见二人诤已，愁忧不悦，懊恼而言：『众生转恶，世间乃有此不善，生秽恶不净，此是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原，烦恼苦报堕三恶道，由有田地致此诤讼。今者宁可立一人为主以治理之，可护者护，可责者责，众共减米，以供给之，使理诤讼。』

「时，彼众中自选一人，形体长大，颜貌端正，有威德者，而语之言：『汝今为我等作平等主，应护者护，应责者责，应遣者遣，当共集米，以相供给。』时，彼一人闻众人言，即与为主，断理诤讼，众人即共集米供给。时，彼一人复以善言慰劳众人，众人闻已，皆大欢喜，皆共称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善哉！大王！』于是，世间便有王名，以正法治民，故名刹利，于是世间始有刹利名生。

「时，彼众中独有一人作如是念：『家为大患，家为毒刺，我今宁可舍此居家，独在山林，闲静修道。』即舍居家，入于山林，寂默思惟，至时持器入村乞食，众人见已，皆乐供养，欢喜称赞：『善哉！此人能舍家居，独处山林，静默修道，舍离众恶。』于是，世间始有婆罗门名生。彼婆罗门中有不乐闲静坐禅思惟者，便入人间，诵习为业，又自称言：『我是不禅人！』于是，世人称不禅婆罗门。由入人间故，名为人间婆罗门，于是，世间有婆罗门种；彼众生中有人好营居业，多积财宝，因是众人名为居士；彼众生中有多机巧，多所造作，于是世间始有首陀罗工巧之名。

「婆悉咤！今此世间有四种名，第五有沙门众名。所以然者？婆悉咤！刹利众中，或时有人自厌己法，剃除须发，而披法服，于是始有沙门名生。婆罗门种、居士种、首陀罗种，或时有人自厌己法，剃除须发，法服修道，名为沙门。婆悉咤！刹利种中，身行不善，口行不善，意行不善身坏命终，必受苦报。婆罗门种、居士种、首陀罗种，身行不善，口行不善，意行不善，身坏命终，必受苦报。婆悉咤！刹利种中，有身行善，口、意行善，身坏命终，必受乐报。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种中，身行善，口、意行善，身坏命终，必受乐报。婆悉咤！刹利众中，身行二种，口、意行二种，身坏命终，受苦乐报。婆罗门种、居士种、首陀罗种，身行二种，口、意行二种，身坏命终，受苦乐报。

「婆悉咤！刹利种中，有剃除须发，法服修道，修七觉意，道成不久。所以者何？彼族姓子法服出家，修无上梵行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：『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复受有。』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种中，有剃除须

发，法服修道，修七觉意，道成不久。所以者何？彼族姓子法服出家，修无上梵行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：『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复受有。』婆悉咤！此四种中皆出明行成就罗汉，于五种中为最第一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梵天王颂曰：

「『生中刹利胜， 能舍种姓去；
 明行成就者， 世间最第一。』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此梵善说，非不善说；此梵善受，非不善受。我时即印可其言，所以者何？今我如来，至真亦说是义：

「『生中刹利胜， 能舍种姓去；
 明行成就者， 世间最第一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法已，婆悉咤、婆罗堕无漏心解脱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转轮圣王修行经第二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摩罗酰搜人间游行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渐至摩楼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勿他炽燃；当自归依，归依法，勿他归依。云何比丘当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勿他炽燃？当自归依，归依法，勿他归依？于是，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外身身观、内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，是为比丘自炽燃，炽燃于法，不他炽燃；自归依，归依法，不他归依。」

「如是行者，魔不能娆，功德日增，所以者何？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王名坚固念，刹利水浇头种，为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。时，王自在以法治化，人中殊特，七宝具足，一者金轮宝，二者白象宝，三者紺马宝，四者神珠宝，五者玉女宝，六者居士宝，七者主兵宝。千子具足，勇健雄猛，能伏怨敌，不用兵杖，自然太平。坚固念王久治世已，时，金轮宝即于虚空忽离本处，时，典轮者速往白王：『大王！当知今者轮宝离于本处。』时，坚固王闻已念言：『我曾于先宿耆旧所闻，若转轮圣王轮宝移者，王寿未几。我今已受

人中福乐，宜更方便受天福乐，当立太子领四天下，别封一邑与下发师，命下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』

「时，坚固念王即命太子而告之曰：『卿为知不？吾曾从先宿耆旧所闻，若转轮圣王金轮离本处者，王寿未几。吾今已受人中福乐，当更方便迁受天福，今欲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为道，以四天下委付于汝，宜自勉力，存恤民物。』是时，太子受王教已，时，坚固念王即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」

「时，王出家过七日已，彼金轮宝忽然不现，其典轮者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。』时王不悦，即往诣坚固念王所，到已白王：『父王！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。』时，坚固念王报其子曰：『汝勿怀忧以为不悦，此金轮宝者非汝父产，汝但勤行圣王正法，行正法已，于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婁女围遶，升正法殿上，金轮神宝自然当现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。』」

「子白父王：『转轮圣王正法云何？当云何行？』王告子曰：『当依于法，立法具法，恭敬尊重，观察于法，以法为首，守护正法；又当以法诲诸婁女，又当以法护视教诫诸王子、大臣、群寮、百官及诸人民、沙门、婆罗门，下至禽兽，皆当护视。』」

「又告子曰：『又汝土境所有沙门、婆罗门履行清真，功德具足，精进不懈，去离憍慢，忍辱仁爱，闲独自修，独自止息，独到涅槃，自除贪欲，化彼除贪；自除瞋恚，化彼除瞋；自除愚痴，化彼除痴。于染不染，于恶不恶，于愚不愚，可着不着，可住不住，可居不居。身行质直，口言质直，意念质直；身行清静，口言清静，意念清静，正念清静，仁慧无厌，衣食知足，持钵乞食，以福众生。有如是人者，汝当数诣，随时咨问，凡所修行，何善何恶？云何为犯？云何非犯？何者可亲？何者不可亲？何者可作？何者不可作？施行何法，长夜受乐？汝咨问已，以意观察，宜行则行，宜舍则舍。国有孤老，当拯给之；贫穷困劣，有来取者，慎勿违逆。国有旧法，汝勿改易，此是转轮圣王所修行法，汝当奉行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时，转轮圣王受父教已，如说修行，后于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升高殿上，婁女围遶，自然轮宝忽然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真金所成，轮径丈四。时，转轮王默自念言：『我曾从先宿耆旧所闻，若刹利王水浇头种，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升宝殿

上，姝女围遶，自然金轮忽现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真金所成，轮径丈四，是则名为转轮圣王。今此轮现，将无是耶？今我宁可试此轮宝。』

「时，转轮王即召四兵，向金轮宝偏露右臂，右膝着地，复以右手摩扞金轮，语言：『汝向东方，如法而转，勿违常则。』轮即东转。时，王即将四兵随从其后，金轮宝前有四神导，轮所住处，王即止驾。尔时，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，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来趣王所，拜首白言：『善来，大王！今此东方土地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志性仁和，慈孝忠顺，唯愿圣王于此治正，我等当给使左右，承受所当。』时，转轮大王语小王言：『止！止！诸贤！汝等则为供养我已，但当以正法治，勿使偏枉，无令国内有非法行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。』

「时，诸小王闻此教已，即从大王巡行诸国，至东海表，次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随轮所至，其诸国王各献国土，亦如东方诸小国比。时，转轮王既随金轮，周行四海，以道开化，安慰民庶，已还本国。时，金轮宝在宫门上虚空中住，时，转轮王踊跃而言：『此金轮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，是为金轮宝成就。』

「其王久治世已，时，金轮宝即于虚空忽离本处，其典轮者速往白王：『大王！当知今者轮宝离于本处。』时，王闻已即自念言：『我曾于先宿耆旧所闻，若转轮圣王轮宝移者，王寿未几。我今已受人中福乐，宜更方便受天福乐，当立太子领四天下，别封一邑与下发师，令下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』

「时，王即命太子而告之曰：『卿为知不？吾曾从先宿耆旧所闻，若转轮圣王金轮宝离本处者，王寿未几。吾今已受人中福乐，当设方便迁受天乐，今欲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以四天下委付于汝，宜自勉力，存恤民物。』尔时，太子受王教已，王即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时，王出家过七日已，其金轮宝忽然不现，典金轮者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。』时王闻已，不以为忧，亦复不往问父王意。时，彼父王忽然命终。

「自此以前，六转轮王皆展转相承，以正法治，唯此一王自用治国，不承旧法，其政不平，天下怨诉，国土损减，人民凋落。时，有一婆罗门大臣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当知今者国土损减，人民凋落，转不如常。王今国内多有知

识，聪慧博达，明于古今，备知先王治政之法，何不命集问其所知，彼自当答？』时，王即召群臣，问其先王治政之道。时，诸智臣具以事答，王闻其言，即行旧政，以法护世，而由不能拯济孤老，施及下穷。

「时，国人民转至贫困，遂相侵夺，盗贼滋甚，伺察所得，将诣王所白言：『此人为贼，愿王治之。』王即问言：『汝实为贼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！我贫穷饥饿，不能自存，故为贼耳。』时，王即出库物以供给之，而告之曰：『汝以此物供养父母，并恤亲族，自今已后，勿复为贼。』余人转闻有作贼者，王给财宝，于是复行劫盗他物，复为伺察所得，将诣王所白言：『此人为贼，愿王治之。』王复问言：『汝实为贼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！我贫穷饥饿，不能自存，故为贼耳。』时，王复出库财以供给之，复告之曰：『汝以此物供养父母，并恤亲族，自今已后，勿复为贼。』」

「复有人闻有作贼者，王给财宝，于是复行劫盗他物，复为伺察所得，将诣王所白言：『此人为贼，愿王治之。』王复问言：『汝实为贼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！我贫穷饥饿，不能自存，故为贼耳。』时王念言：『先为贼者，吾见贫穷，给其财宝，谓当止息，而余人闻，转更相效，盗贼日滋，如是无已，我今宁可桎械其人，令于街巷，然后载之出城，刑于旷野，以诫后人耶！』」

「时，王即勅左右：『使收系之，声鼓唱令，遍诸街巷，讫已载之出城，刑于旷野。』国人尽知彼为贼者，王所收系，令于街巷，刑之旷野。时，人展转自相谓言：『我等设为贼者，亦当如是，与彼无异。』于是，国人为自防护，遂造兵杖、刀剑、弓矢，迭相残害，攻劫掠夺。自此王来始有贫穷，有贫穷已始有劫盗，有劫盗已始有兵杖，有兵杖已始有杀害，有杀害已则颜色憔悴，寿命短促。时，人正寿四万岁，其后转少，寿二万岁，然其众生有寿、有夭、有苦、有乐。彼有苦者，便生邪淫、贪取之心，多设方便，图谋他物。是时，众生贫穷劫盗，兵杖杀害，转转滋甚，人命转减，寿一万岁。」

「一万岁时，众生复相劫盗，为伺察所得，将诣王所白言：『此人为贼，愿王治之。』王问言：『汝实作贼耶？』答曰：『我不作！』便于众中故作妄语。时，彼众生以贫穷故便行劫盗，以劫盗故便有刀兵，以刀兵故便有杀害，以杀害故便有贪取、邪淫，以贪取、邪淫故便有妄语，有妄语故其寿转减，至于千岁；千岁之时，便有口三恶行始出于世，一者两舌，二者恶口，三者绮语，此三恶业展转炽盛，人寿稍减至五百岁；五百岁时，众生复有三

恶行起，一者非法淫，二者非法贪，三者邪见，此三恶业展转炽盛，人寿稍减，三百、二百，我今时人，乃至百岁，少出多减。

「如是展转，为恶不已，其寿稍减，当至十岁，十岁时人，女生五月便行嫁。是时世间酥油、石蜜、黑石蜜，诸甘美味不复闻名，粳粮、禾稻变成草莠，缙、绢、锦、绫、劫贝、白[迭*毛]，今世名服，时悉不现，织麤毛缕以为上衣。是时，此地多生荆棘，蚊、虻、蝇、虱、蛇、蚘、蜂、蛆，毒虫众多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珠玑、名宝，尽没于地，遂有瓦石砂砾出于地上。

「当于尔时，众生之类永不复闻十善之名，但有十恶充满世间。是时，乃无善法之名，其人何由得修善行？是时，众生能为极恶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忠不义，返逆无道者便得尊敬。如今能修善行，孝养父母，敬顺师长，忠信怀义，顺道修行者便得尊敬。尔时，众生多修十恶，多堕恶道，众生相见，常欲相杀，犹如猎师见于群鹿。时，此土地多有沟坑，溪涧深谷，土旷人希，行来恐惧。尔时，当有刀兵劫起，手执草木，皆成戈铤，于七日中，展转相害。

「时，有智者远逃丛林，依倚坑坎，于七日中怀怖畏心，发慈善言：『汝不害我，我不害汝。』食草木子以存性命，过七日已，从山林出。时有存者，得共相见，欢喜庆贺言：『汝不死耶？汝不死耶？』犹如父母唯有一子，久别相见，欢喜无量。彼人如是各怀欢喜，迭相庆贺，然后推问其家，其家亲属死亡者众，复于七日中悲泣号咷，啼哭相向。过七日已，复于七日中共相庆贺，娱乐欢喜，寻自念言：『吾等积恶弥广，故遭此难，亲族死亡，家属覆没，今者宜当少共修善，宜修何善？当不杀生。』

「尔时，众生尽怀慈心，不相残害，于是众生色寿转增，其十岁者寿二十岁。二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少修善行，不相残害故，寿命延长至二十岁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当修何善？已不杀生，当不窃盗。』已修不盗，则寿命延长至四十岁。四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少修善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邪淫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邪淫，寿命延长至八十岁。

「八十岁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少修善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妄语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妄语，寿命延长至百六十。百六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少修善，寿命延长，我今宁可更增小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两舌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两舌，寿命延长至三百二十岁。三百二十岁时

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少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恶口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恶口，寿命延长至六百四十。

「六百四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绮语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绮语，寿命延长至二千岁。二千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悭贪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悭贪而行布施，寿命延长至五千岁。五千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不嫉妬，慈心修善。』于是，其人尽不嫉妬，慈心修善，寿命延长至于万岁。

「万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行正见，不生颠倒。』于是，其人尽行正见，不起颠倒，寿命延长至二万岁。二万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灭三不善法，一者非法淫，二者非法贪，三者邪见。』于是，其人尽灭三不善法，寿命延长至四万岁。四万岁时人复作是念：『我等由修善故，寿命延长，今者宁可更增少善，何善可修？当孝养父母，敬事师长。』于是，其人即孝养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寿命延长至八万岁。

「八万岁时人，女年五百岁始出行嫁。时，人当有九种病，一者寒，二者热，三者饥，四者渴，五者大便，六者小便，七者欲，八者饕餮，九者老。时，此大地坦然平整，无有沟坑、丘墟、荆棘，亦无蚊、虻、蛇、蚘、毒虫，瓦石、沙砾变成琉璃，人民炽盛，五谷平贱，丰乐无极。是时，当起八万大城，村城邻比，鸡鸣相闻。当于尔时，有佛出世，名为弥勒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如今如来十号具足，彼于诸天、释、梵、魔、若魔、天、诸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世人中，自身作证，亦如我今于诸天、释、梵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世人中，自身作证。彼当说法，初言亦善，中下亦善，义味具足，净修梵行，如我今日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彼众弟子有无数千万，如我今日弟子数百。彼时，人民称其弟子号曰慈子，如我弟子号曰释子。

「彼时，有王名曰儻伽，刹利水浇头种转轮圣王，典四天下，以正法治，莫不靡伏，七宝具足，一金轮宝、二白象宝、三紺马宝、四神珠宝，五玉女宝、六居士宝、七主兵宝。王有千子，勇猛雄烈，能却外敌，四方敬顺，不加兵杖，自然太平。尔时，圣王建大宝幢，围十六寻，上高千寻，千种杂色

严饰其幢；幢有百觚，觚有百枝，宝缕织成，众宝间厕。于是，圣王坏此幢已，以施沙门、婆罗门、国中贫者，然后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修无上行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勤修善行，以修善行，则寿命延长，颜色增益，安隐快乐，财宝丰饶，威力具足，犹如诸王顺行转轮圣王旧法，则寿命延长，颜色增益，安隐快乐，财宝丰饶，威力具足。比丘亦如是，当修善法，寿命延长，颜色增益，安隐快乐，财宝丰饶，威力具足。」

「云何比丘寿命延长？如是比丘修习欲定，精勤不懈，灭行成就，以修神足；修精进定、意定、思惟定，精勤不懈，灭行成就，以修神足，是为寿命延长。何谓比丘颜色增益？于是比丘戒律具足，成就威仪，见有小罪，生大怖畏，等学诸戒，周满备悉，是为比丘颜色增益。何谓比丘安隐快乐？于是比丘断除淫欲，去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行第一禅；除灭觉、观，内信欢悦，捡心专一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行第二禅；舍喜守护，专心不乱，自知身乐，贤圣所求，护念、乐行，行第三禅；舍灭苦乐，先除忧喜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静，行第四禅，是为比丘安隐快乐。」

「何谓比丘财宝丰饶？于是比丘修习慈心，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周遍广普，无二无量，除众结恨，心无嫉恶，静默慈柔，以自娱乐，悲、喜、舍心亦复如是，是为比丘财宝丰饶。何谓比丘威力具足？于是比丘如实知苦圣谛，习、尽、道谛亦如实知，是为比丘威力具足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今遍观诸有力者无过魔力，然漏尽比丘力能胜彼。」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六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七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七）第二分弊宿经第三

尔时，童女迦叶与五百比丘游行拘萨罗国，渐诣斯波酰婆罗门村，时，童女迦叶在斯波酰村北尸舍婆林止。时，有婆罗门名曰弊宿，止斯波酰村。此村丰乐，民人众多，树木繁茂，波斯匿王别封此村与婆罗门弊宿，以为梵分。弊宿婆罗门常怀异见，为人说言：「无有他世，亦无更生，无善恶报。」

时，斯波酰村人闻童女迦叶与五百比丘，从拘萨罗国渐至此尸舍婆林，自相谓言：「此童女迦叶有大名闻，已得罗汉，耆旧长宿，多闻广博，聪明叡智，辩才应机，善于谈论，今得见者，不亦善哉！」时，彼村人日日次第往诣迦叶。尔时，弊宿在高楼上，见其村人队队相随，不知所趣，即问左右持盖者言：「彼人何故群队相随？」

侍者答曰：「我闻童女迦叶将五百比丘游拘萨罗国，至尸舍婆林，又闻其人大名称，已得罗汉，耆旧长宿，多闻广博，聪明叡智，辩才应机，善于谈论；彼诸人等，群队相随，欲诣迦叶共相见耳。」

时，弊宿婆罗门即勅侍者：「汝速往语诸人：『且住！当共俱行，往与相见。』所以者何？彼人愚惑，欺诳世间，说有他世，言有更生，言有善恶报，而实无他世，亦无更生，无善恶报。」

时，使者受教已，即往语彼斯婆酰村人言：「婆罗门语：『汝等且住！当共俱诣，往与相见。』」

村人答曰「善哉！善哉！若能来者，当共俱行。」

使还寻白：「彼人已住，可行者行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下高楼，勅侍者严驾，与彼村人前后围遶，诣舍婆林，到已下车，步进诣迦叶所，问讯讫，一面坐；其彼村人婆罗门、居士，有礼拜迦叶然后坐者，有问讯已而坐者，有自称名已而坐者，有叉手已而坐者，有默而坐者。时，弊宿婆罗门语童女迦叶言：「今我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听许不？」

迦叶报曰：「随汝所问，闻已当知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今我论者，无有他世，亦无更生，无罪福报，汝论云何？」

迦叶答曰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，今上日月，为此世耶？为他世耶？为人、为天耶？」

婆罗门答曰：「日月是他世，非此世也。是天，非人。」

迦叶答曰：「以此可知，必有他世，亦有更生，有善恶报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云有他世，有更生及善恶报，如我意者，皆悉无有。」

迦叶问曰：「颇有因缘，可知无有他世，无有更生，无善恶报耶？」

婆罗门答曰：「有缘！」

迦叶问曰：「以何因缘，言无他世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迦叶！我有亲族知识，遇患困病，我往问言：『诸沙门、婆罗门各怀异见，言诸有杀生、盗窃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者，身坏命终，皆入地狱。我初不信，所以然者？初未曾见死已来还，说所堕处。若有人来说所堕处，我必信受。汝今是我所亲，十恶亦备，若如沙门语者，汝死必入大地狱中，今我相信，从汝取定，若审有地狱者，汝当还来，语我使知，然后当信。』迦叶！彼命终已，至今不来，彼是我亲，不应欺我，许而不来，必无后世。」

迦叶报曰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今当为汝引喻解之。譬如盗贼，常怀奸诈，犯王禁法，伺察所得，将诣王所，白言：『此人为贼，愿王治之。』王即勅左右，收系其人，遍令街巷，然后载之，出城付刑人者；时，左右人即将彼贼，付刑人者，彼贼以柔软言，语守卫者：『汝可放我，见诸亲里，言语辞别，然后当还。』云何？婆罗门！彼守卫者宁肯放不？」

婆罗门答曰：「不可！」

迦叶又言：「彼同人类，俱存现世，而犹不放，况汝所亲，十恶备足，身死命终，必入地狱，狱鬼无慈，又非其类，死生异世，彼若以软言求于狱鬼：『汝暂放我，还到世间，见亲族言语辞别，然后当还。』宁得放不？」

婆罗门答曰：「不可！」

迦叶又言：「以此相方，自足可知，何为守迷，自生邪见耶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引喻，谓有他世，我犹言无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汝颇更有余缘，可知无他世耶？」

婆罗门报言：「我更有余缘，知无他世。」

迦叶问曰：「以何缘知？」

答曰：「迦叶！我有亲族，遇患笃重，我往语言：『诸沙门、婆罗门各怀异见，说有他世，言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，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者，身坏命终，皆生天上；我初不信，所以然者？初未曾见死已来还，说所堕处。若有人来说所堕生，我必信耳；今汝是我所亲，十善亦备，若如沙门语者，汝今命终，必生天上，今我相信，从汝取定，若审有天报者，汝当必来语我使知，然后当信。』迦叶！彼命终已，至今不来，彼是我亲，不应欺我，许而不来，必无他世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当复为汝说喻。譬如有人，堕于深厕，身首没溺，王勅左右：『挽此人出，以竹为篋，三刮其身，澡豆净灰，次如洗之，后以香汤，沐浴其体，细末众香，盆其身上，勅除发师，净其须发。』又勅左右，重将洗沐，如是至三，洗以香汤，盆以香末，名衣上服，庄严其身，百味甘饍，以恣其口，将诣高堂，五欲娱乐，其人复能还入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能！彼处臭恶，何可还入？」

迦叶言：「诸天亦尔。此阎浮利地，臭秽不净，诸天在上，去此百由旬，遥闻人臭，甚于厕溷。婆罗门！汝亲族知识，十善具足，然必生天，五欲自娱，快乐无极，宁当复肯还来，入此阎浮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迦叶又言：「以此相方，自足可知，何为守迷，自生邪见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引喻，言有他世，我犹言无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汝颇更有余缘，可知无他世耶？」

婆罗门报言：「我更有余缘，知无他世。」

迦叶问曰：「以何缘知？」

答曰：「迦叶！我有亲族，遇患笃重，我往语言：『沙门、婆罗门各怀异见，说有后世，言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者，身坏命终，皆生忉利天上；我亦不信，所以然者？初未曾见死已来还，说所堕处；若有人来说所堕生，我必信耳。今汝是我所亲，五戒具足，身坏命终，必生忉利天上，令我相信，从汝取定，若审有天福者，汝当还来，语我使知，然后当信。』迦叶！彼命终已，至今不来，彼是我亲，不应有欺，许而不来，必无他世。」

迦叶答言：「此间百岁，正当忉利天上一日一夜耳，如是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是彼天寿千岁。云何？婆罗门！汝亲族五戒具足，身坏命终，必生忉利天上。彼生天已，作是念言：『我初生此，当二三日中，娱乐游戯，然后来下报汝言。』者，宁得见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我死久矣，何由相见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不信也，谁来告汝有忉利天，寿命如是？」

迦叶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更当为汝引喻。譬如有人，从生而盲，不识五色，青、黄、赤、白，麤、细、长、短，亦不见日、月、星象、丘陵、沟壑。有人问言：『青、黄、赤、白五色云何？』盲人答曰：『无有五色。』如是麤、细、长、短、日、月、星象、山陵、沟壑，皆言无有。云何？婆罗门！彼盲人言，是正答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「所以者何？世间现有五色，青、黄、赤、白，麤、细、长、短，日、月、星象、山陵、沟壑，而彼言无。婆罗门！汝亦如是。忉利天寿，实有不虚，汝自不见，便言其无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言有，我犹不信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汝复作何缘，而知其无？」

答曰：「迦叶！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，伺察所得，将诣我所，语我言：『此人为贼，唯愿治之。』我答言：『收缚此人，着大釜中，韦盖厚泥，使其牢

密，勿令有泄，遣人围遶，以火煮之。』我时欲观知其精神所出之处，将诸侍从，遶釜而观，都不见其神去来处，又发釜看，亦不见神有往来之处。以此缘故，知无他世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我今问汝，若能答者随意报之。婆罗门！汝在高楼，息寝卧时，颇曾梦见山林、江河、园观、浴池、国邑、街巷不？」

答曰：「梦见！」

又问：「婆罗门！汝当梦时，居家眷属侍卫汝不？」

答曰：「侍卫！」

又问：「婆罗门！汝诸眷属见汝识神有出入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见！」

迦叶又言：「汝今生存，识神出入，尚不可见，况于死者乎？汝不可以目前现事观于众生。婆罗门！有比丘初夜、后夜捐除睡眠，精勤不懈，专念道品，以三昧力，修净天眼；以天眼力，观于众生。死此生彼，从彼生此，寿命长短，颜色好丑，随行受报，善恶之趣，皆悉知见。汝不可以秽浊肉眼，不能彻见众生所趣，便言无也。婆罗门！以此可知，必有他世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引喻说有他世，如我所见，犹无有也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汝颇更有因缘，知无他世耶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有！」

迦叶言：「以何缘知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，伺察所得，将诣我所，语我言：『此人为贼，唯愿治之。』我勅左右收缚此人，生剥其皮，求其识神，而都不见；又勅左右齧割其肉，以求识神，又复不见；又勅左右截其筋、脉、骨间求神，又复不见；又勅左右打骨出髓，髓中求神，又复不见。迦叶！我以此缘，知无他世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复当为汝引喻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一国坏，荒毁未复，时，有商贾五百乘车经过其土，有一梵志奉事火神，常止一林。时，诸商人皆往投宿，清旦别去，时，事火梵志作是念言：『向诸商人宿此林中，今者已去，倘有遗漏可试往看。』寻诣彼所，都无所见，唯有一小儿始年一岁，独在彼坐。梵志复念：『我今何忍见此小儿于我前死？今者宁可将此小儿至吾所止，养活之耶！』即抱小儿往所住处而养育之，其儿转大，至十余岁。

「时，此梵志以少因缘欲游人间，语小儿曰：『我有少缘，欲暂出行，汝善守护此火，慎勿使灭。若火灭者，当以钻钻木，取火燃之。』具诫勅已，出林游行。梵志去后，小儿贪戏，不数视火，火遂便灭；小儿戏还，见火已灭，懊恼而言：『我所为非，我父去时，具约勅我，守护此火，慎勿令灭，而我贪戏，致使火灭，当如之何？』彼时，小儿吹灰求火，不能得已，便以斧劈薪求火，复不能得，又复斩薪置于臼中，捣以求火，又不能得。

「尔时，梵志于人间还，诣彼林所，问小儿曰：『吾先勅汝使守护火，火不灭耶？』小儿对曰：『我向出戏，不时护视，火今已灭。』复问小儿：『汝以何方便更求火耶？』小儿报曰：『火出于木，我以斧破木求火，不得火；复斩之令碎，置于臼中，杵捣求火，复不能得。』时，彼梵志以钻钻木出火，积薪而燃，告小儿曰：『夫欲求火，法应如此，不应破析杵碎而求。』

「婆罗门！汝亦如是无有方便，皮剥死人而求识神，汝不可以目前现事观于众生。婆罗门！有比丘初夜后夜捐除睡眠，精勤不懈，专念道品，以三昧力，修净天眼，以天眼力，观于众生，死此生彼，从彼生此，寿命长短，颜色好丑，随行受报，善恶之趣，皆悉知见；汝不可以秽浊肉眼，不能彻见众生所趣，便言无也。婆罗门！以此可知，必有他世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引喻说有他世，如我所见，犹无有也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汝颇更有因缘，知无他世耶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有！」

迦叶言：「以何缘知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，伺察所得，将诣我所，语我言：『此人为贼，唯愿治之。』我勅左右：『将此人以称称之。』侍者受命，即以称

称。又告侍者：『汝将此人安徐杀之，勿损皮肉。』即受我教，杀之无损。我复勅左右：『更重称之。』乃重于本。迦叶！生称彼人，识神犹在，颜色悦豫，犹能言语，其身乃轻；死已重称，识神已灭，无有颜色，不能语言，其身更重，我以此缘，知无他世。」

迦叶语婆罗门：「吾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如人称铁，先冷称已，然后热称，何有光色柔软而轻？何无光色坚[革*印]而重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**热**铁有色，柔软而轻，冷铁无色，刚强而重。」

迦叶语言：「人亦如是，生有颜色，柔软而轻；死无颜色，刚强而重。以此可知，必有他世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虽引喻说有他世，如我所见，必无有也。」

迦叶言：「汝复有何缘，知无他世？」

婆罗门答言：「我有亲族，遇患笃重。时，我到彼语言：『扶此病人，令右胁卧。』视瞻、屈伸、言语如常；又使左卧，反复宛转，屈伸、视瞻、言语如常，寻即命终。吾复使人扶转，左卧右卧，反复谛观，不复屈伸、视瞻、言语，吾以是知，必无他世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今当为汝引喻。昔有一国不闻贝声，时，有一人善能吹贝，往到彼国，入一村中，执贝三吹，然后置地。时，村人男女闻声惊动，皆就往问：『此是何声，哀和清彻乃如是耶？』彼人指贝曰：『此物声也。』时，彼村人以手触贝曰：『汝可作声！汝可作声！』贝都不鸣，其主即取贝三吹置地。时，村人言：『向者，美声非是贝力，有手有口，有气吹之，然后乃鸣。』人亦如是，有寿有识，有息出入，则能屈伸、视瞻、语言；无寿无识，无出入息，则无屈伸、视瞻、语言。」

又语婆罗门：「汝今宜舍此恶邪见，勿为长夜自增苦恼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不能舍，所以然者？我自生来长夜讽诵，翫习坚固，何可舍耶？」

迦叶复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当更为汝引喻。乃往久远有一国土，其土边墻，人民荒坏。彼国有二人，一智一愚，自相谓言：『我是汝

亲，共汝出城，采侣求财。』即寻相随，诣一空聚，见地有麻即语愚者：『共取持归。』时，彼二人各取一担，复过前村，见有麻缕，其一智者言：『麻缕成功，轻细可取。』其一人言：『我已取麻，系缚牢固，不能舍也。』其一智者即取麻缕，重担而去；复共前进，见有麻布，其一智者言：『麻布成功，轻细可取。』彼一人言：『我以取麻，系缚牢固，不能复舍。』其一智者即舍麻缕取布自重；复共前行，见有劫贝，其一智者言：『劫贝价贵，轻细可取。』彼一人言：『我已取麻，系缚牢固，赍来道远，不能舍也。』时，一智者即舍麻布而取劫贝。

「如是前行，见劫贝缕，次见白迭，次见白铜，次见白银，次见黄金，其一智者言：『若无金者，当取白银，若无白银，当取白铜，乃至麻缕，若无麻缕，当取麻耳。今者此村大有黄金，众宝之上，汝宜舍麻，我当舍银，共取黄金，自重而归。』彼一人言：『我取此麻，系缚牢固，赍来道远，不能舍也。汝欲取者，自随汝意。』其一智者舍银取金，重担而归其家，亲族遥见彼人大得金宝，欢喜奉迎。时，得金者见亲族迎，复大欢喜。其无智人负麻而归居家，亲族见之，不悦亦不起迎，其负麻者倍增忧愧。婆罗门！汝今宜舍恶习邪见，勿为长夜自增苦恼，如负麻人执意坚固，不取金宝，负麻而归，空自疲劳，亲族不悦，长夜贫穷，自增忧苦也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终不能舍此见也，所以者何？我以此见多所教授，多所饶益，四方诸王皆闻我名，亦尽知我是断灭学者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当更为汝引喻。乃往久远有一国土，其土边壤，人民荒坏。时，有商人，有千乘车，经过其土，水谷、薪草不自供足，时商主念言：『我等伴多，水谷、薪草不自供足，今者宁可分为二分，其一分者于前发引。』其前发导师见有一人，身体羸大，目赤面黑，泥涂其身，遥见远来，即问：『汝从何来？』报言：『我从前村来。』又问彼言：『汝所来处，多有水谷、薪草不耶？』其人报言：『我所来处，丰有水谷，薪草无乏，我于中路逢天暴雨，其处多水，亦丰薪草。』又语商主：『汝曹车上若有谷草，尽可捐弃，彼自丰有，不须重车。』

「时，彼商主语众商言：『吾向前行，见有一人，目赤面黑，泥涂其身，我遥问言：「汝从何来？」即答我言：「我从前村来。」我寻复问：「汝所来处，丰有水谷、薪草不也？」答我言：「彼大丰耳。」又语我言：「向于中路，逢天暴雨，此处多水，又丰薪草。」复语我言：「君等车上若有谷草，

尽可捐弃，彼自丰有，不须重车。」汝等宜各弃诸谷草，轻车速进。」即如其言，各共捐弃谷草，轻车速进。

「如是一日不见水草，二日、三日，乃至七日，又复不见。时，商人穷于旷泽，为鬼所食。其后一部，次复进路，商主时前复见一人，目赤面黑，泥涂其身，遥见问言：『汝从何来？』」彼人答言：『从前村来。』又问：『汝所来处，丰有水谷、薪草不耶？』」彼人答曰：『大丰有耳。』又语商主：『吾于中路，逢天暴雨，其处多水，亦丰薪草。』又语商主：『君等车上若有谷草，便可捐弃，彼自丰有，不须重车。』

「时，商主还语诸商人言：『吾向前行，见有一人，道如此事：君等车上若有谷草，可尽捐弃，彼自丰有，不须重车。』」时，商主言：『汝等谷草慎勿捐弃，须得新者然后当弃，所以者何？」新陈相接，然后当得度此旷野。』时，彼商人重车而行，如是一日不见水草，二日、三日至于七日，又亦不见。但见前人为鬼所食，骸骨狼藉。

「婆罗门！彼赤眼黑面者，是罗刹鬼也。诸有随汝教者，长夜受苦，亦当如彼。前部商人无智慧故，随导师语，自没其身。婆罗门！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精进智慧，有所言说，承用其教者，则长夜获安，如彼后部商人有智慧故，得免危难。婆罗门！汝今宁可舍此恶见，勿为长夜自增苦恼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终不能舍所见也，设有人来强谏我者，生我忿耳，终不舍见。」

迦叶又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当复为汝引喻。乃昔久远有一国土，其土边墻，人民荒坏。时，有一人好喜养猪，诣他空村，见有干粪，寻自念言：『此处饶粪，我猪豚饥，今当取草裹此干粪，头戴而归。』」即寻取草，裹粪而戴，于其中路，逢天大雨，粪汁流下，至于足跟，众人见已，皆言：『狂人！粪除臭处，正使天晴，尚不应戴，况于雨中戴之而行！』其人方怒，逆骂詈言：『汝等自痴，不知我家猪豚饥饿；汝若知者，不言我痴。』」婆罗门！汝今宁可舍此恶见，勿守迷惑，长夜受苦。如彼痴子戴粪而行，众人诃谏，逆更瞋骂，谓他不知。」

婆罗门语迦叶言：「汝等若谓行善生天，死胜生者，汝等则当以刀自刎，饮毒而死，或五缚其身，自投高岸，而今贪生不能自杀者，则知死不胜生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，我今当更为汝引喻。昔者，此斯波酰村有一梵志，耆旧长宿，年百二十。彼有二妻，一先有子，一始有娠。时，彼梵志未久命终，其大母子语小母言：『所有财宝，尽应与我，汝无分也。』时小母言：『汝为小待，须我分娠，若生男者，应有财分；若生女者，汝自嫁娶，当得财物。』彼子殷懃再三索财，小母答如初；其子又逼不已，时，彼小母即以利刀自决其腹，知为男女。」

语婆罗门言：「母今自杀，复害胎子，汝婆罗门，亦复如是；既自杀身，复欲杀人。若沙门、婆罗门，精勤修善，戒德具足，久存世者，多所饶益，天人获安。吾今末后为汝引喻，当使汝知恶见之殃。昔者，此斯波酰村有二伎人，善于弄丸，二人角伎，一人得胜。时，不如者语胜者言：『今日且停，明当更共试。』其不如者即归家中，取其戏丸，涂以毒药，暴之使干，明持此丸诣胜者所，语言：『更可角伎。』即前共戏，先以毒丸授彼胜者：『胜者即吞。』其不如者复授毒丸，得已随吞，其毒转行，举身战动。时，不如者以偈骂曰：

「『吾以药涂丸， 而汝吞不觉；
 小伎汝为吞， 久后自当知。』」

迦叶语婆罗门言：「汝今当速舍此恶见，勿为专迷，自增苦毒，如彼伎人，吞毒不觉。」

时，婆罗门白迦叶言：「尊者初设月喻，我时已解，所以往返，不时受者，欲见迦叶辩才智慧，生牢固信耳。我今信受，归依迦叶。」

迦叶报言：「汝勿归我，如我所归无上尊者，汝当归依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不审所归无上尊者，今为所在？」

迦叶报言：「今我师世尊，灭度未久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世尊若在，不避远近，其当亲见，归依礼拜。今闻迦叶言：『如来灭度！』今即归依灭度如来及法、众僧。迦叶！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！自今已后，尽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我今当为一切大施。」

迦叶语言：「若汝宰杀众生，挝打僮仆，而为会者，此非净福。又如硤确薄地，多生荆棘，于中种植，必无所获。汝若宰杀众生，挝打僮仆，而为大会，施邪见众，此非净福。若汝大施，不害众生，不以杖楚加于僮仆，欢喜设会，施清净众，则获大福。犹如良田，随时种植，必获果实」。

「迦叶！自今已后，常净施众僧，不令断绝。」

时，有一年少梵志，名曰摩头在弊宿后立，弊宿顾语曰：「吾欲设一切大施，汝当为我经营处分。」

时，年少梵志闻弊宿语已，即为经营，为大施已，而作是言：「愿使弊宿今世、后世不获福报。」

时，弊宿闻彼梵志经营施已，有如是言：「愿使弊宿今世、后世不获果报。」即命梵志而告之曰：「汝当有是言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！实有是言。所以然者？今所设食，羸涩弊恶，以此施僧，若以示王，王尚不能以手暂向，况当食之？现在所设，不可喜乐，何由后世得净果报？王施僧衣纯以麻布，若以示王，王尚不能以足暂向，况能自着？现在所施，不可喜乐，何由后世得净果报？」

时，婆罗门又告梵志：「自今已后，汝以我所食、我所著衣以施众僧。」

时，梵志即承教旨，以王所食、王所著衣供养众僧。时，婆罗门设此净施，身坏命终，生一下劣天中，梵志经营会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。

尔时，弊宿婆罗门、年少梵志及斯婆酰婆罗门、居士等，闻童女迦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七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八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八）第二分散陀那经第四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祇毗诃罗山七叶树窟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王舍城有一居士，名散陀那，好行游观，日日出城，至世尊所。时，彼居士仰观日时，默自念言：「今往覲佛，非是时也，今者世尊必在静室三昧思惟，诸比丘众亦当禅静，我今宁可往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中，须日时到，当诣世尊，礼敬问讯，并诣诸比丘所，致敬问讯。」

时，梵志女林中有一梵志，名尼俱陀，与五百梵志子俱止彼林。时，诸梵志众聚一处，高声大论，俱说遮道浊乱之言，以此终日。或论国事，或论战鬪兵杖之事，或论国家义和之事，或论大臣及庶民事，或论车马游园林事，或论坐席、衣服、饮食、妇女之事，或论山海龟鳖之事，但说如是遮道之论，以此终日。

时，彼梵志遥见散陀那居士来，即勅其众，令皆静默：「所以然者？彼沙门瞿昙弟子今从外来，沙门瞿昙白衣弟子中，此为最上，彼必来此，汝宜静默。」时，诸梵志各自默然。

散陀那居士至梵志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，语梵志曰：「我师世尊常乐闲静，不好愤闹，不如汝等与诸弟子处在人中，高声大论，但说遮道无益之言。」

梵志又语居士言：「沙门瞿昙颇曾与人共言论不？众人何由得知沙门有大智慧。汝师常好独处边地，犹如瞎牛食草，偏逐所见，汝师瞿昙亦复如是，偏好独见，乐无人处；汝师若来，吾等当称以为瞎牛。彼常自言有大智慧，我以一言穷彼，能使默然如龟藏六，谓可无患，以一箭射，使无逃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在闲静室，以天耳闻梵志居士有如是论，即出七叶树窟，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。时，彼梵志遥见佛来，勅诸弟子：「汝等皆默，瞿昙沙门欲来至此，汝等慎勿起迎、恭敬礼拜，亦勿请坐，取一别座，与之令坐；彼既坐已，卿等当问：『沙门瞿昙！汝从本来，以何法教训于弟子，得安隐定，净修梵行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渐至彼园，时，彼梵志不觉自起，渐迎世尊，而作是言：「善来，瞿昙！善来，沙门！久不相见，今以何缘而来至此？可前小坐。」尔时，世尊即就其座，嬉怡而笑，默自念言：「此诸愚人不能自专，先立要令，竟不能全。所以然者？是佛神力令彼恶心自然败坏。」

时，散陀那居士礼世尊足，于一面坐。尼俱陀梵志问讯佛已，亦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从本以来，以何法教训诲弟子，得安隐处，净修梵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且止！梵志！吾法深广，从本以来，诲诸弟子，得安隐处，净修梵行，非汝所及。」

又告梵志：「正使汝师及汝弟子所行道法，有净不净，我尽能说。」

时，五百梵志弟子各各举声，自相谓言：「瞿昙沙门有大威势，有大神力，他问己义，乃开他义。」

时，尼俱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善哉！瞿昙！愿分别之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当为汝说。」

梵志答言：「愿乐欲闻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所行者皆为卑陋，离服裸形，以手障蔽，不受瓠食，不受盂食，不受两壁中间食，不受二人中间食，不受两刀中间食，不受两盂中间食，不受共食家食，不受怀妊家食，见狗在门则不受其食，不受多蝇家食，不受请食，他言先识则不受其食；不食鱼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不两器食，一餐一咽，至七餐止，受人益食，不过七益；或一日一食，或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一食；或复食果，或复食莠，或食饭汁，或食麻米，或食糠稻，或食牛粪，或食鹿粪，或食树根、枝叶、果实，或食自落果。

「或被衣，或披莎衣，或衣树皮，或草褰身，或衣鹿皮，或留头发，或被毛编，或着塚间衣，或有常举手者，或不坐床席，或有常蹲者，或有剃发留髻须者，或有卧荆棘者，或有卧果蓏上者，或有裸形卧牛粪上者；或一日三浴，或有一夜三浴，以无数众苦，苦役此身。云何？尼俱陀！如此行者，可名净法不？」

梵志答曰：「此法净，非不净也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谓为净，吾当于汝净法中说有垢秽。」

梵志曰：「善哉！瞿昙！便可说之，愿乐欲闻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彼苦行者，常自计念：『我行如此，当得供养恭敬礼事。』是即垢秽。彼苦行者，得供养已，乐着坚固，爱染不舍，不晓远离，不知出要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遥见人来，尽共坐禅，若无人时，随意坐卧，是为垢秽。

「彼苦行者，闻他正义，不肯印可，是为垢秽。彼苦行者，他有正问，恹而不答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设见有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则诃止之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若见沙门、婆罗门食更生物，就呵责之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有不净食，不肯施人，若有净食，贪着自食，不见己过，不知出要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自称己善，毁訾他人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为杀、盗、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、颠倒，是为垢秽。

「彼苦行者，懈堕懈怠，不习禅定，无有智慧，犹如禽兽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贵高，憍慢、增上慢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无有信义，亦无反复，不持净戒，不能精勤受人训诲，常与恶人以为伴党，为恶不已，是为垢秽；彼苦行者，多怀瞋恨，好为巧伪，自怙己见，求人长短，恒怀邪见，与边见俱，是为垢秽。云何？尼俱陀！如此行者可言净不邪？」

答曰：「是不净，非是净也。」

佛言：「今当于汝垢秽法中，更说清净无垢秽法。」

梵志言：「唯愿说之！」

佛言：「彼苦行者，不自计念：『我行如是，当得供养恭敬礼事。』是为苦行无垢法也。彼苦行者，得供养已，心不贪着，晓了远离，知出要法，是为苦行无垢法也。彼苦行者，禅有常法，有人、无人，不以为异，是为苦行无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闻他正义，欢喜印可，是为苦行无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他有正问，欢喜解说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。

「彼苦行者，设见有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代其欢喜而不呵止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若见沙门、婆罗门食更生之物，不呵责之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有不净食，心不恹惜，若有净食，则不染着，能见己过，知出要法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不自称誉，不毁他人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不杀、盗、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。

「彼苦行者，精勤不忘，好习禅行，多修智慧，不愚如兽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不为高贵、懦弱、自大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常怀信义，修反复行，能持净戒，勤受训诲，常与善人而为伴党，积善不已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；彼苦行者，不怀瞋恨，不为巧伪，不恃己见，不求人短，不怀邪见，亦无边见，是为苦行离垢法也。云何？梵志！如是苦行，为是清净离垢法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！实是清净离垢法也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齐有此苦行，名为第一坚固行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未也！始是皮耳。」

梵志言：「愿说树节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当善听！吾今当说。」

梵志言：「唯然！愿乐欲闻。」

「梵志！彼苦行者，自不杀生，不教人杀，自不偷盗，不教人盗，自不邪淫，不教人淫，自不妄语，亦不教人为；彼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慈心广大，无二无量，无有结恨，遍满世间，悲、喜、舍心，亦复如是，齐此苦行，名为树节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愿说苦行坚固之义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吾当说之。」

梵志曰：「唯然！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彼苦行者，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自不偷盗，教人不盗，自不邪淫，教人不淫，自不妄语，教人不妄语；彼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慈心广大，无二无量，无有结恨，遍满世间，悲、喜、舍心，亦复如是。彼苦行者，自识往昔无数劫事，一生、二生，至无数生，国土成败，劫数终始，尽见尽知；又自见知，我曾生彼种姓，如是名字，如是饮食，如是寿命，如是所受苦乐，从彼生此，从此生彼，如是尽忆无数劫事，是为梵志彼苦行者牢固无坏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云何为第一？」

佛言：「梵志！谛听！谛听！吾当说之。」

梵志言：「唯然！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彼苦行者，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自不偷盗，教人不盗，自不邪淫，教人不淫，自不妄语，教人不欺；彼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慈心广大，无二无量，无有结恨，遍满世间，悲、喜、舍心，亦复如是。彼苦行者，自识往昔无数劫事，一生、二生，至无数生，国土成败，劫数终始，尽见尽知；又自知见，我曾生彼种姓，如是名字、饮食、寿命，如是所经苦乐，从彼生此，从此生彼。如是尽忆无数劫事，彼天眼净观众生类，死此生彼，颜色好丑、善恶所趣，随行所堕，尽见尽知。又知众生身行不善，口行不善，意行不善，诽谤贤圣，信邪倒见，身坏命终，堕三恶道。或有众生身行善，口、意亦善，不谤贤圣，见正信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天、人中。行者天眼清静，观见众生，乃至随行所堕，无不见知，是为苦行第一胜也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于此法中复有胜者，我常以此法化诸声闻，彼以此法得修梵行。」

时，五百梵志弟子各大举声，自相谓言：「今观世尊为最尊上，我师不及。」

时，彼散陀那居士语梵志曰：「汝向自言：『瞿昙若来，吾等当称以为瞎牛。』世尊今来，汝何不称？又汝向言：『当以一言穷彼瞿昙，能使默然，如龟藏六，谓可无患，以一箭射，使无逃处。』汝今何不以汝一言穷如来耶？」

佛问梵志：「汝忆先时有是言不？」

答曰：「实有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岂不从先宿梵志闻诸佛，如来独处山林，乐闲静处，如我今日乐于闲居；不如汝法，乐于愤闹，说无益事，以终日耶？」

梵志曰：「闻过去诸佛乐于闲静，独处山林，如今世尊；不如我法，乐于愤闹，说无益事，以终日耶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岂不念：『瞿昙沙门能说菩提。自能调伏，能调伏人；自得止息，能止息人；自度彼岸，能使人度；自得解脱，能解脱人；自得灭度，能灭度人？』」

时，彼梵志即从座起，头面作礼，手扞佛足，自称己名曰：「我是尼俱陀梵志！我是尼俱陀梵志！今者自归，礼世尊足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止！止！且住！使汝心解，便为礼敬。」

时，彼梵志重礼佛足，在一面坐。

佛告梵志：「汝将无谓佛为利养而说法耶？勿起是心！若有利养，尽以施汝。吾所说法，微妙第一，为灭不善，增益善法。」

又告梵志：「汝将无谓佛为名称，为尊重故，为导首故，为眷属故，为大众故，而说法耶？勿起此心！今汝眷属尽属于汝。我所说法，为灭不善，增长善法。」

又告梵志：「汝将无谓佛以汝置不善聚、黑冥聚中耶？勿生是心！诸不善聚及黑冥聚汝但舍去，吾自为汝说善净法。」

又告梵志：「汝将无谓佛黜汝于善法聚、清白聚耶？勿起是心！汝但于善法聚、清白聚中精勤修行，吾自为汝说善净法，灭不善行，增益善法。」

尔时，五百梵志弟子皆端心正意，听佛所说。时，魔波旬作此念言：「此五百梵志弟子端心正意，从佛听法，我今宁可往坏其意。」尔时，恶魔即以己力坏乱其意。尔时，世尊告散陀那曰：「此五百梵志子端心正意，从我听法，天魔波旬坏乱其意，今吾欲还，汝可俱去。」尔时，世尊以右手接散陀那居士置掌中，乘虚而归。

时，散陀那居士、俱陀梵志及五百梵志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众集经第五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于末罗游行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渐至波婆城阁头庵婆园。

尔时，世尊以十五日月满时，于露地坐，诸比丘僧前后围绕。世尊于夜多说法已，告舍利弗言：「今者四方诸比丘集，皆共精勤，捐除睡眠，吾患背痛，欲暂止息，汝今可为诸比丘说法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当如圣教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四牒僧伽梨，偃右胁如师子，累足而卧。

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今此波婆城有尼干子命终未久，其后弟子分为二部，常共诤讼相求长短，迭相骂詈，各相是非：『我知此法，汝不知此；汝在邪见，我在正法。言语错乱，无有前后。』自称己言，以为真正。『我所言胜，汝所言负，我今能为谈论之主，汝有所问，可来问我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时，国人民奉尼干者，厌患此辈鬪讼之声，皆由其法不真正故；法不真正无由出要，譬如朽塔不可复圻，此非三耶三佛所说。诸比丘！唯我释迦无上尊法，最为真正可得出要，譬如新塔易可严饰，此是三耶三佛之所说也。诸比丘！我等今者，宜集法、律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诸比丘！如来说一正法，一切众生皆仰食存。如来所说复有一法，一切众生皆由行往，是为一法如来所说，当共集之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」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二正法：一名，二色。复有二法：一痴，二爱。复有二法：有见、不见。复有二法：一无惭，二无愧。复有二法：一有惭，二有愧。复有二法：一尽智，二无生智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生于欲爱：一者净妙色，二者不思惟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生于瞋恚：一者怨憎，二者不思惟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生于邪见：一者从他闻，二者邪思惟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生于正见：一者从他闻，二者正思惟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：一者学解脱，二者无学解脱。复有二法，二因二缘：一者有为界，二者无为界。诸比丘！是为如来所说，当共撰集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」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三正法，谓三不善根：一者贪欲，二者瞋恚，三者愚痴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善根：一者不贪，二者不恚，三者不痴。复有三法，谓三不善行：一者不善身行，二者不善口行，三者不善意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不善行：身不善行、口不善行、意不善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恶行：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善行：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。复有三法，」

谓三不善想：欲想、瞋想、害想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善想：无欲想、无瞋想、无害想。复有三法，谓三不善思：欲思、恚思、害思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善思：无欲思、无恚思、无害思。

「复有三法，谓三福业：施业、平等业、思惟业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爱：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有漏：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火：欲火、恚火、愚痴火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求：欲求、有求、梵行求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增盛：我增盛、世增盛、法增盛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界：欲界、恚界、害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界：出离界、无恚界、无害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界：色界、无色界、尽界。复有三法，谓三聚：戒聚、定聚、慧聚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戒：增盛戒、增盛意、增盛慧。

「复有三法，谓三三昧：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相三昧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相：止息相、精勤相、舍相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明：自识宿命智明、天眼智明、漏尽智明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变化：一者神足变化，二者知他心随意说法，三者教诫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欲生本：一者由现欲生人天，二者由化欲生化自在天，三者由他化欲生他化自在天。复有三法，谓三乐生：一者众生自然成办，生欢乐心，如梵光音天初始生时。二者有众生以念为乐，自唱善哉，如光音天。三者得止息乐，如遍净天。

「复有三法，谓三苦：行苦、苦苦、变易苦。复有三法，谓三根：未知欲知根、知根、知己根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堂：贤圣堂、天堂、梵堂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发：见发、闻发、疑发。复有三法，谓三论：过去有如此事，有如是论；未来有如此事，有如是论；现在有如此事，有如是论。复有三法，谓三聚：正定聚、邪定聚、不定聚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忧：身忧、口忧、意忧。复有三法，谓三长老：年耆长老、法长老、作长老。复有三法，谓三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。诸比丘！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四正法，谓口四恶行：一者妄语，二者两舌，三者恶口，四者绮语。复有四法，谓口四善行：一者实语，二者软语，三者不绮语，四者不两舌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不圣语：不见言见，不闻言闻，不觉言觉，不知言知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圣语：见则言见，闻则言闻，觉则言觉，知则言知。复有四

法，谓四种食：抔食、触食、念食、识食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受：有现作苦行后受苦报；有现作苦行后受乐报；有现作乐行后受苦报；有现作乐行后受乐报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受：欲受、我受、戒受、见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缚：贪欲身缚、瞋恚身缚、戒盗身缚、我见身缚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刺：欲刺、恚刺、见刺、慢刺。复有四法，谓四生：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念处；于是，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内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意断；于是，比丘未起恶法，方便使不起；已起恶法，方便使灭；未起善法，方便使起；已起善法，方便思惟，使其增广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神足；于是，比丘思惟欲定灭行成就；精进定、意定、思惟定，亦复如是。复有四法，谓四禅；于是，比丘除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入于初禅。灭有觉、观，内信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入第二禅。离喜修舍、念、进，自知身乐，诸圣所求，忆念、舍、乐，入第三禅。离苦、乐行，先灭忧、喜、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静，入第四禅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梵堂：一慈、二悲、三喜、四舍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无色定；于是，比丘越一切色想，先尽瞋恚想，不念异想，思惟无量空处，舍空处已入识处，舍识处已入不用处，舍不用处已入有想无想处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法足：不贪法足、不瞋法足、正念法足、正定法足。复有四法，谓四贤圣族；于是，比丘衣服知足，得好不喜，遇恶不忧，不染不着，知所禁忌，知出要路，于此法中精勤不懈，成办其事，无阙无减，亦能教人成办此事，是为第一知足住贤圣族。从本至今，未常恼乱；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及世间人，无能毁骂；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悉知足，亦复如是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摄法：惠施、爱语、利人、等利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须陀洹支：比丘于佛得无坏信，于法、于僧、于戒得无坏信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受证：见色受证、身受灭证、念宿命证、知漏尽证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道：苦迟得、苦速得、乐迟得、乐速得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圣谛：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圣谛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沙门果：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处：实处、施处、智处、止息处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智：法智、未知智、等智、知他人心智。复有四法，谓四辩才：法辩、义辩、词辩、应辩。

复有四法，谓四识住处：色识住、缘色、住色，与爱俱增长，受、想、行识中亦如是住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扼：欲扼、有扼、见扼、无明扼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无扼：无欲扼、无有扼、无见扼、无无明扼。

「复有四法，谓四净：戒净、心净、见净、度疑净。复有四法，谓四知：可受知受、可行知行、可乐知乐、可舍知舍。复有四法，谓四威仪：可行知行、可住知住、可坐知坐、可卧知卧。复有四法，谓四思惟：少思惟、广思惟、无量思惟、无所有思惟。复有四法，谓四记论：决定记论，分别记论、诘问记论、止住记论。复有四法，谓佛四不护法；如来身行清净，无有阙漏，可自防护；口行清净、意行清净、命行清净，亦复如是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又，诸比丘！如来说五正法，谓五入：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复有五法，谓五盖：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复有五法，谓五下结：身见结、戒盗结、疑结、贪欲结、瞋恚结。复有五法，谓五上结：色爱、无色爱、无明、慢、掉。复有五法，谓五根：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力：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

「复有五法，谓灭尽枝：一者比丘信佛，如来，至真，等正觉，十号具足。二者比丘无病，身常安隐。三者质直无有谗谄，能如是者，如来则示涅槃径路。四者自专其心，使不错乱，昔所讽诵，忆持不忘。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，以贤圣行，尽于苦本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发：非时发、虚发、非义发、虚言发、无慈发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善发：时发、实发、义发、和言发、慈心发。复有五法，谓五憎嫉：住处憎嫉、檀越憎嫉、利养憎嫉、色憎嫉、法憎嫉。

「复有五法，谓五趣解脱：一者身不净想，二者食不净想，三者一切行无常想，四者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五者死想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出要界：一者比丘于欲不乐、不动，亦不亲近，但念出要，乐于远离，亲近不怠，其心调柔，出要离欲，彼所因欲起诸漏缠，亦尽舍灭而得解脱，是为欲出要。瞋恚出要、嫉妬出要、色出要、身见出要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五法，谓五喜解脱入。若比丘精勤不懈，乐闲静处，专念一心，未解得解，未尽得尽，未安得安。何谓五？于是，比丘闻如来说法，或闻梵行者说，或闻师长说法，思惟观察，分别法义，心得欢喜，得欢喜已，得法爱，

得法爱己，身心安隐，身心安隐已，则得禅定，得禅定已，得实知见，是为初解脱入。于是，比丘闻法喜已，受持讽诵，亦复欢喜，为他人说，亦复欢喜，思惟分别，亦复欢喜，于法得定，亦复如是。复有五法，谓五人：中般涅槃、生般涅槃、无行般涅槃、有行般涅槃、上流阿迦尼咤。诸比丘！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又，诸比丘！如来说六正法，谓内六入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。复有六法，谓外六入：色入、声入、香入、味入、触入、法入。复有六法，谓六识身：眼识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身。复有六法，谓六触身：眼触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身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受身：眼受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受身。复有六法，谓六想身：色想、声想、香想、味想、触想、法想。复有六法，谓六思身：色思、声思、香思、味思、触思、法思。复有六法，谓六爱身：色爱身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爱身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净本：若比丘好瞋不舍，不敬如来，亦不敬法，亦不敬众，于戒穿漏，染污不净；好于众中多生诤讼，人所憎恶，扰乱净众，天、人不安。诸比丘！汝等当自内观，设有瞋恨，如彼扰乱者，当集和合众，广设方便，拔此净本；汝等又当专念自观，若结恨已灭，当更方便，遮止其心，勿复使起。诸比丘！佞戾不谛、慳慳嫉妬、巧伪虚妄、自因己见、谬受不舍、迷于邪见、与边见俱，亦复如是。复有六法，谓六界：地界、火界、水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察行：眼察色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察法。

「复有六法，谓六出要界。若比丘作是言：『我修慈心，更生瞋恚。』余比丘语言：『汝勿作此言，勿谤如来，如来不作是说：欲使修慈解脱，更生瞋恚想，无有是处。佛言：除瞋恚已，然后得慈。』若比丘言：『我行悲解脱，生憎嫉心；行喜解脱，生忧恼心；行舍解脱，生憎爱心；行无我行，生狐疑心；行无想行，生众乱想。』亦复如是。复有六法，谓六无上：见无上、闻无上、利养无上、戒无上、恭敬无上、忆念无上。复有六法，谓六思念：佛念、法念、僧念、戒念、施念、天念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七正法，谓七非法：无信、无惭、无愧、少闻、懈怠、多忘、无智。复有七法，谓七正法：有信、有惭、有愧、多闻、精进、总持、多智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：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若干种想，天及人是，

是初识住；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识住；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识住；或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遍净天是，是四识住；或有众生，空处住、识处住、不用处住。

「复有七法，谓七勤法：一者比丘勤于戒行，二者勤灭贪欲，三者勤破邪见，四者勤于多闻，五者勤于精进，六者勤于正念，七者勤于禅定。复有七法，谓七想：不净想、食不净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无想、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。复有七法，谓七三昧具：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觉意：念觉意、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八正法，谓世八法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复有八法，谓八解脱：色观色，一解脱；内无色想观外色，二解脱；净解脱，三解脱；度色想灭瞋恚想住空处解脱，四解脱；度空处住识处，五解脱；度识处住不用处，六解脱；度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，七解脱；度有想无想处住想知灭，八解脱。复有八法，谓八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复有八法，谓八人：须陀洹向、须陀洹、斯陀含向、斯陀含、阿那含向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向、阿罗汉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九正法，所谓九众生居：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若干种想，天及人是，是初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遍净天是，是四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无想无所觉知，无想天是，是五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空处住，是六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识处住，是七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不用处住，是八众生居；复有众生，住有想无想处，是九众生居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

「诸比丘！如来说十正法，所谓十无学法，无学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念、正方便、正定、正智、正解脱。是为如来所说正法，当共撰集，以防诤讼，使梵行久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获安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印可舍利弗所说。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八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(一〇) 第二分十上经第六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游鸯伽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诣瞻婆城，止宿伽伽池侧。

以十五日月满时，世尊在露地坐，大众围遶，竟夜说法，告舍利弗：「今者四方诸比丘集，皆各精勤，捐除眠睡，欲闻说法，吾患背痛，欲小止息，卿今可为诸比丘说法。」

时，舍利弗受佛教已，尔时世尊即四牒僧伽梨，偃右肋卧如师子，累足而卧。

尔时，耆年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今我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有十上法，除众结缚，得至泥洹，尽于苦际，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，今当分别，汝等善听。诸比丘！有一成法、一修法、一觉法、一灭法、一退法、一增法、一难解法、一生法、一知法、一证法。云何一成法？谓于诸善法能不放逸。云何一修法？谓常自念身。云何一觉法？谓有漏触。云何一灭法？谓是我慢。云何一退法？谓不恶露观。云何一增法？谓恶露观。云何一难解法？谓无间定。云何一生法？谓有漏解脱。云何一知法？谓诸众生皆仰食存。云何一证法？谓无碍心解脱。」

「又有二成法、二修法、二觉法、二灭法、二退法、二增法、二难解法、二生法、二知法、二证法。云何二成法？谓知惭、知愧。云何二修法？谓止与观。云何二觉法？谓名与色。云何二灭法？谓无明、爱。云何二退法？谓毁戒、破见。云何二增法？戒具、见具。云何二难解法？有因有缘，众生生

垢；有因有缘，众生得净。云何二生法？尽智、无生智。云何二知法？谓是处、非处。云何二证法？谓明与解脱。

「又有三成法、三修法、三觉法、三灭法、三退法、三增法、三难解法、三生法、三知法、三证法。云何三成法？一者亲近善友，二者耳闻法音，三者法法成就。云何三修法？谓三三昧：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作三昧。云何三觉法？谓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云何三灭法？谓三爱：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云何三退法？谓三不善根：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。云何三增法？谓三善根：无贪善根、无恚善根、无痴善根。云何三难解法？谓三难解：贤圣难解、闻法难解、如来难解。云何三生法？谓三相：息止相、精进相、舍离相。云何三知法？谓三出要界：欲出要至色界，色界出要至无色界；舍离一切诸有为法，彼名为尽。云何三证法？谓三明：宿命智、天眼智、漏尽智。诸比丘！是为三十法，如实无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四成法、四修法、四觉法、四灭法、四退法、四增法、四难解法、四生法、四知法、四证法。云何四成法？谓四轮法：一者住中国，二者近善友，三者自谨慎，四者宿植善本。云何四修法？谓四念处：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内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云何四觉法？谓四食：抆食、触食、念食、识食。云何四灭法？谓四受：欲受、我受、戒受、见受。

「云何四退法？谓四扼：欲扼、有扼、见扼、无明扼。云何四增法？谓四无扼：无欲扼、无有扼、无见扼、无无明扼。云何四难解法？谓有四圣谛：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。云何四生法？谓四智：法智、未知智、等智、知他心智。云何四知法？谓四辩才：法辩、义辩、辞辩、应辩。云何四证法？谓四沙门果：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诸比丘！是为四十法，如实无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五成法、五修法、五觉法、五灭法、五退法、五增法、五难解法、五生法、五知法、五证法。云何五成法？谓五灭尽枝：一者信佛，如来，至真，十号具足；二者无病，身常安隐；三者质直无有谀谄，直趣如来涅槃径路；四者专心不乱，讽诵不忘；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，以贤圣行尽于苦本。云何五修法？谓五根：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云何五觉法？谓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

「云何五灭法？谓五盖：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眠睡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云何五退法？谓五心碍结：一者比丘疑佛，疑佛已，则不亲近，不亲近已，则不恭敬，是为初心碍结；又比丘于法、于众、于戒，有穿漏行、不真正行、为污染行，不亲近戒，亦不恭敬，是为四心碍结；又复比丘于梵行人生恶向心，心不喜乐，以麤恶言而毁骂之，是为五心碍结。云何五增法？谓五喜本：一悦、二念、三猗、四乐、五定。

「云何五难解法？谓五解脱入：若比丘精勤不懈，乐闲静处，专念一心，未解得解，未尽得尽，未安得安。何谓五？若比丘闻佛说法，或闻梵行者说，或闻师长说，思惟观察，分别法义，心得欢喜，得欢喜已，便得法爱，得法爱已，身心安隐，身心安隐已，则得禅定，得禅定已，得如实智，是为初解脱入。于是，比丘闻法欢喜，受持讽诵，亦复欢喜，为他人说，亦复欢喜，思惟分别，亦复欢喜，于法得定，亦复如是。

「云何五生法？谓贤圣五智定：一者修三昧现乐后乐，生内外智。二者贤圣无爱，生内外智。三者诸佛贤圣之所修行，生内外智。四者猗寂灭相，独而无侣，而生内外智。五者于三昧一心入、一心起，生内外智。云何五知法？谓五出要界：一者比丘于欲不乐、不念，亦不亲近，但念出要，乐于远离，亲近不怠，其心调柔，出要离欲，因欲起漏亦尽舍灭，而得解脱，是为欲出要，瞋恚出要、嫉妬出要、色出要、身见出要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五证法？谓五无学聚：无学戒聚、定聚、慧聚、解脱聚、解脱知见聚，是为五法。如如实无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六成法、六修法、六觉法、六灭法、六退法、六增法、六难解法、六生法、六知法、六证法。云何六成法？谓六重法：若有比丘修六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无杂。云何六？于是，比丘身常行慈，敬梵行者，住仁爱心，名曰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无杂。复次，比丘口慈、意慈，以法得养及钵中余，与人共之，不怀彼此。复次，比丘圣所行戒，不犯不毁，无有染污，智者所称，善具足持，成就定意。复次，比丘成就贤圣出要，平等尽苦，正见及诸梵行，是名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不杂。

「云何六修法？谓六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云何六觉法？谓六内入，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。云何六灭法？谓六爱：色爱、声爱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爱。云何六退法？谓六不敬法：不敬佛、

不敬法、不敬僧、不敬戒、不敬定、不敬父母。云何六增法？谓六敬法：敬佛、敬法、敬僧、敬戒、敬定、敬父母。云何六难解法？谓六无上：见无上、闻无上、利养无上、戒无上、恭敬无上、念无上。云何六生法？谓六等法：于是，比丘眼见色无忧无喜，住舍专念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不喜不忧，住舍专念。

「云何六知法？谓六出要界：若比丘作是言：『我修慈心，更生瞋恚。』余比丘言：『汝勿作此言，勿谤如来，如来不作是说，欲使修慈解脱更生瞋恚者，无有是处。佛言：除瞋恚已，然后得慈。』若比丘言：『我行悲解脱，生憎嫉心；行喜解脱，生忧恼心；行舍解脱，生憎爱心；行无我行，生狐疑心；行无想行，生众乱想。』亦复如是。云何六证法？谓六神通：一者神足通证，二者天耳通证，三者知他心通证，四者宿命通证，五者天眼通证，六者漏尽通证。是为六十法。诸比丘！如实无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七成法、七修法、七觉法、七灭法、七退法、七增法、七难解法、七生法、七知法、七证法。云何七成法？谓七财：信财、戒财、惭财、愧财、闻财、施财、慧财，为七财。云何七修法？谓七觉意。于是，比丘修念觉意，依无欲、依寂灭、依远离；修法、修精进、修喜、修猗、修定、修舍，依无欲、依寂灭、依远离。

「云何七觉法？谓七识住处：若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若干种想，天及人是，是初识住。复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识住。复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识住。复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徧净天是，是四识住。或有众生，空处住，是五识住，或识处住，是六识住。或不用处住，是七识住。云何七灭法？谓七使法：欲爱使、有爱使、见使、慢使、瞋恚使、无明使、疑使。

「云何七退法？谓七非法：是比丘无信、无惭、无愧、少闻、懈堕、多忘、无智。云何七增法？谓七正法：于是，比丘有信、有惭、有愧、多闻、不懈堕、强记、有智。云何七难解法？谓七正善法：于是，比丘好义、好法、好知时、好知足、好自摄、好集众、好分别人。云何七生法？谓七想：不净想、食不净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死想、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。

「云何七知法？谓七勤：勤于戒行、勤灭贪欲、勤破邪见、勤于多闻、勤于精进、勤于正念、勤于禅定。云何七证法？谓七漏尽力：于是，漏尽比丘于一切诸苦、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见。观欲如火坑，亦如刀剑，知

欲见欲，不贪于欲，心不住欲。漏尽比丘逆顺观察，如实觉知，如实见己，世间贪嫉、恶不善法不漏不起，修四念处，多修多行，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，多修多行。诸比丘！是为七十法，如实不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八成法、八修法、八觉法、八灭法、八退法、八增法、八难解法、八生法、八知法、八证法。云何八成法？谓八因缘：不得梵行而得智，得梵行已智增多。云何为八？于是，比丘依世尊住，或依师长，或依智慧梵行者住，生惭愧心，有爱有敬，是谓初因缘，未得梵行而得智，得梵行已智增多。复次，依世尊住，随时请问，此法云何？义何所趣？时，诸尊长即为开演甚深义理，是为二因缘。既闻法已，身心乐静，是为三因缘。既乐静已，不为遮道无益杂论，彼到众中，或自说法，或请他说，犹复不舍贤圣默然，是为四因缘。多闻广博，守持不忘，诸法深奥，上中下善，义味谛诚，梵行具足，闻已入心，见不流动，是为五因缘。修习精勤，灭恶增善，勉力堪任，不舍斯法，是为六因缘。有以智慧知起灭法，贤圣所趣，能尽苦际，是为七因缘。观五受阴，生相、灭相，此色、色集、色灭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、识灭，是为八因缘。未得梵行而有智，得梵行已智增多。」

「云何八修法？谓贤圣八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云何八觉法？谓世八法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云何八灭法？谓八邪：邪见、邪思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云何八退法？谓八懈怠法，何谓八懈怠？比丘乞食不得食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于今日下村乞食不得，身体疲极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今宜卧息。』懈怠比丘即便卧息，不肯精勤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，是为初懈怠。懈怠比丘得食既足，复作是念：『我朝入村乞食，得食过足，身体沉重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今宜寢息。』懈怠比丘即便寢息，不能精勤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。懈怠比丘设少执事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日执事，身体疲极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今宜寢息。』懈怠比丘即便寢息。懈怠比丘设欲执事，便作是念：『明当执事，必有疲极，今者不得坐禅、经行，当豫卧息。』懈怠比丘即便卧息。懈怠比丘设少行来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朝行来，身体疲极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我今宜当卧息。』懈怠比丘即便卧息。懈怠比丘设欲少行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明当行，必有疲极，今者不得坐禅、经行，当豫寢息。』懈怠比丘即寻寢息，不能精勤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，是为六懈怠比丘。设遇小患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得重病，困笃羸瘦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当须寢息。』懈怠比丘即寻寢息，不能精勤未

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。懈怠比丘所患已差，复作是念：『我病差未久，身体羸瘦，不能堪任坐禅、经行，宜自寢息。』懈怠比丘即寻寢息，不能精勤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。云何八增法？谓八不怠。

「云何八精进？比丘入村乞食，不得食还，即作是念：『我身体轻便，少于睡眠，宜可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便精进，是为初精进比丘。乞食得足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入村，乞食饱满，气力充足，宜勤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寻精进。精进比丘设有执事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向执事，废我行道，今宜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寻精进。精进比丘设欲执事，便作是念：『明当执事，废我行道，今宜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便精进。精进比丘设有行来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朝行来，废我行道，今宜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寻精进。精进比丘设欲行来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明当行，废我行道，今宜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比丘即便精进。精进比丘设遇患时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得重病或能命终，今宜精进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比丘即便精进。精进比丘患得小差，复作是念：『我病初差，或更增动，废我行道，今宜精进坐禅、经行。』未得者得，未获者获，未证者证，于是，比丘即便精进坐禅、经行，是为八。

「云何八难解法？谓八不闲妨修梵行。云何八？如来。至真出现于世，说微妙法，寂灭无为，向菩提道，有人生地狱中，是为不闲处，不得修梵行。如来。至真出现于世，说微妙法，寂灭无为，向菩提道，而有众生在畜生中、饿鬼中、长寿天中、边地无识，无佛法处，是为不闲处，不得修梵行。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出现于世，说微妙法，寂灭无为，向菩提道，或有众生生于中国，而有邪见，怀颠倒心，恶行成就，必入地狱，是为不闲处，不得修梵行。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出现于世，说微妙法，寂灭无为，向菩提道，或有众生生于中国，聋、盲、瘖、哑不得闻法，修行梵行，是为不闲。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不出世间，无有能说微妙法，寂灭无为，向菩提道，而有众生生于中国，彼诸根具足，堪受圣教，而不值佛，不得修行梵行，是为八不闲。

「云何八生法？谓八大人觉：道当少欲，多欲非道；道当知足，无厌非道；道当闲静，乐众非道；道当自守，戲笑非道；道当精进，懈怠非道；道当专

念，多忘非道；道当定意，乱意非道；道当智慧，愚痴非道。云何八知法？谓八除入：内有色想，观外色少，若好若丑，常观常念，是为初除入。内有色想，观外色无量，若好若丑，常观常念，是为二除入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少，若好若丑，常观常念，是为三除入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无量，若好若丑，常观常念，是为四除入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青，青色、青光、青见，譬如青莲华，亦如青波罗[木*奈]衣，纯一青色、青光、青见，作如是想，常观常念，是为五除入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黄，黄色、黄光、黄见，譬如黄华、黄波罗[木*奈]衣，黄色、黄光、黄见，常念常观，作如是想，是为六除入。内无色想，观外色赤，赤色、赤光、赤见，譬如赤华、赤波罗[木*奈]衣，纯一赤色、赤光、赤见，常观常念，作如是想，是为七除入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白，白色、白光、白见，譬如白华、白波罗[木*奈]衣，纯一白色、白光、白见，常观常念，作如是想，是为八除入。

「云何八证法？谓八解脱：色观色，一解脱。内无色想，观外色，二解脱。净解脱，三解脱。度色想，灭瞋恚想，住空处，四解脱。度空处，住识处，五解脱。度识处，住不用处，六解脱。度不用处，住有想无想处，七解脱。度有想无想处，住想知灭，八解脱。诸比丘！是为八十法，如实无虚，如来自知，平等说法。

「复有九成法、九修法、九觉法、九灭法、九退法、九增法、九难解法、九生法、九知法、九证法。云何九成法？谓九净灭枝法：戒净灭枝、心净灭枝、见净灭枝、度疑净灭枝、分别净灭枝、道净灭枝、除净灭枝、无欲净灭枝、解脱净灭枝。云何九修法？谓九喜本：一喜，二爱，三悦，四乐，五定，六如实知，七除舍，八无欲，九解脱。

「云何九觉法？谓九众生居：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若干种想，天及人是，是初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遍净天是，是四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无想无所觉知，无想天是，是五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空处住，是六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识处住，是七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不用处住，是八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住有想无想处，是九众生居。

「云何九灭法？谓九爱本：因爱有求，因求有利，因利有用，因用有欲，因欲有着，因有着有嫉，因嫉有守，因守有护。云何九退法？谓九恼法：有人已

侵恼我，今侵恼我，当侵恼我；我所爱者，已侵恼，今侵恼，当侵恼；我所憎者，已爱敬，今爱敬，当爱敬。云何九增法？谓无恼：彼已侵我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今不生恼，当不生恼；我所爱者，彼已侵恼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今不生恼，当不生恼；我所憎者，彼已爱敬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今不生恼，当不生恼。

「云何九难解法？谓九梵行：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，则梵行不具；比丘有信、有戒、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而不多闻，则梵行不具；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不能说法，则梵行不具；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，不能养众，则梵行不具；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不能于大众中广演法言，则梵行不具；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能于大众广演法言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能在大众广演法言，而不得四禅，则梵行不具；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能于大众广演法言，又得四禅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在大众中广演法言，又得四禅，不于八解脱逆顺游行，则梵行不具；有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于大众中广演法言，具足四禅，于八解脱逆顺游行，则梵行具足。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在大众中广演法言，得四禅，于八解脱逆顺游行，然不能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有，则梵行不具；若比丘有信、有戒、有多闻，能说法、能养众，能在大众广演法言，成就四禅，于八解脱逆顺游行，舍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有，则梵行具足。

「云何九生法？谓九想：不净想、观食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死想、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、尽想、无欲想。云何九知法？谓九异法：生果异、因果异。生触异、因触异。生受异、因受异。生想异、因想异。生集异、因集异。生欲异、因欲异。生利异、因利异。生求异、因求异。生烦恼异、因烦恼异。云何九证法？谓九尽：若入初禅，则声刺灭。入第二禅，则觉观刺灭。入第三禅，则喜刺灭。入第四禅，则出入息刺灭。入空处，则色想刺灭。入识处，则空想刺灭。入不用处，则识想刺灭。入有想无想处，则

不用想刺灭。入灭尽定，则想受刺灭。诸比丘！是为九十法，如实不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

〔复有十成法、十修法、十觉法、十灭法、十退法、十增法、十难解法、十生法、十知法、十证法。云何十成法？谓十救法：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，威仪亦具，见有小罪，生大怖畏，平等学戒，心无倾邪。二者得善知识。三者言语中正，多所含受。四者好求善法，分布不悛。五者诸梵行人有所施設，輒往佐助，不以为劳，难为能为，亦教人为。六者多闻，闻便能持，未曾有忘。七者精进，灭不善法，增长善法。八者常自专念，无有他想，忆本善行，若在目前。九者智慧成就，观法生灭，以贤圣律而断苦本。十者乐于闲居，专念思惟，于禅中间无有调戏。〕

〔云何十修法？谓十正行：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云何十觉法？谓十色入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色入、声入、香入、味入、触入。云何十灭法？谓十邪行：邪见、邪思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、邪解脱、邪智。云何十退法？谓十不善行迹：身杀、盗、淫，口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意贪取、嫉妬、邪见。云何十增法？谓十善行：身不杀、盗、淫，口不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意不贪取、嫉妬、邪见。云何十难解法？谓十贤圣居：一者比丘除灭五枝，二者成就六枝，三者舍一，四者依四，五者灭异谛，六者胜妙求，七者无浊想，八者身行已立，九者心解脱，十者慧解脱。〕

〔云何十生法？谓十称誉处：若比丘自得信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得信者。自持戒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持戒者。自少欲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少欲者。自知足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知足者。自乐闲静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乐闲静者。自多闻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多闻者。自精进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精进者。自专念已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诸专念者。自得禅定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得禅定者。自得智慧，为他人说，亦复称叹得智慧者。〕

〔云何十知法？谓十灭法：正见之人能灭邪见，诸缘邪见，起无数恶，亦尽除灭。诸因正见，生无数善，尽得成就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正智之人能灭邪智，诸因邪智，起无数恶，悉皆除灭；诸因正智，起无数善法，尽得成就。云何十证法？谓十无学法：无〕

学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诸比丘！是为百法，如实无虚，如来知己，平等说法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佛所印可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一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增一经第七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与汝等说微妙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清净，梵行具足，谓一增法也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。」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佛告比丘：「一增法者，谓一成法、一修法、一觉法、一灭法、一证法。云何一成法？谓不舍善法。云何一修法？谓常自念身。云何一觉法？谓有漏触。云何一灭法？谓有我慢。云何一证法？谓无碍心解脱。

「又有二成法、二修法、二觉法、二灭法、二证法。云何二成法？谓知惭、知愧。云何二修法？谓止与观。云何二觉法？谓名与色。云何二灭法？谓无明、有爱。云何二证法？谓明与解脱。

「又有三成法、三修法、三觉法、三灭法、三证法。云何三成法？一者亲近善友，二者耳闻法音，三法法成就。云何三修法？谓三三昧：空三昧、无想三昧、无作三昧。云何三觉法？谓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云何三灭法？谓三爱：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云何三证法？谓三明：宿命智、天眼智、漏尽智。

「又有四成法、四修法、四觉法、四灭法、四证法。云何四成法？一者住中国，二者近善友，三者自谨慎，四者宿殖善本。云何四修法？住四念处：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；内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。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云何四觉法？谓四食：抆食、触食、念食、识食。云何四灭法？谓四受：欲受、我受、戒受、见受。云何四证法？谓四沙门果：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

「又有五成法、五修法、五觉法、五灭法、五证法。云何五成法？谓五灭尽支：一者信佛，如来，至真，十号具足。二者无病，身常安隐。三者质直无有谀谄，真趣如来涅槃径路。四者专心不乱，讽诵不忘。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，以贤圣行尽于苦本。云何五修法？谓五根：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云何五觉法？谓五受阴：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云何五灭法？谓五盖：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云何五证法？谓五无学聚：无学戒聚、无学定聚、慧聚、解脱聚、解脱知见聚。

「复有六成法、六修法、六觉法、六灭法、六证法。云何六成法？谓六重法。若有比丘修六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无杂。云何六？于是，比丘身常行慈及修梵行，住仁爱心，名曰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无杂。复次，比丘口慈、意慈，以己供养及钵中余，与人共之，不怀彼此。复次，比丘圣所行戒，不犯不毁，无有染污，智者所称，善具足持戒，成就贤圣出要，平等尽苦，正见及诸梵行，是名重法，可敬可重，和合于众，无有诤讼，独行不杂。

「云何六修法？谓六念：佛念、法念、僧念、戒念、施念、天念。云何六觉法？谓六内入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。云何六灭法？谓六爱：色爱、声爱，香、味、触、法爱。云何六证法？谓六神通：一者神足通证，二者天耳通证，三者知他心通证，四者宿命通证，五者天眼通证，六者漏尽通证。

「复有七成法、七修法、七觉法、七灭法、七证法。云何七成法？谓七财：信财、戒财、惭财、愧财、闻财、施财、惠财，是为七财。云何七修法？谓七觉意。于是，比丘修念觉意，依无欲、依寂灭、依远离，修法、修精进、修喜、修猗、修定、修舍，依无欲、依寂灭、依远离。

「云何七觉法？谓七识住处：若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若干种想，天及人，此是初识住。复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识住。复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识住。复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徧净天是，是四识住处。复有众生，空处住，是五识住。或识处住，是六识住。或不用处，是七识住。

「云何七灭法？谓七使法：欲爱使、有爱使、见使、慢使、瞋恚使、无明使、疑使。云何七证法？为七漏尽力。于是，漏尽比丘于一切诸苦、集、灭、**味**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见，观欲如火坑，亦如刀剑，知欲见欲，不贪于

欲，心不住欲；于中复善观察，如实得知，如实见己，世间贪淫、恶不善法不起不漏，修四念处，多修多行，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，多修多行。

「复有八成法、八修法、八觉法、八灭法、八证法。云何八成法？谓八因缘。未得梵行而得智，得梵行已智增多。云何为八？如是比丘依世尊住，或依师长，或依智慧梵行者住，生惭愧心，有爱有敬，是为初因缘。未得梵行而得智，得梵行已智增多。复次，依世尊住，随时请问：『此法云何义，何所趣？』尊长即为开演深义，是为二因缘。既闻法已，身心乐静，是为三因缘。不为遮道无益杂论，彼到众中，或自说法，或请他说，犹复不舍贤圣默然，是为四因缘。多闻广博，守持不忘，诸法深奥，上中下善，义味诚谛，梵行具足，闻已入心，见不流动，是为五因缘。修习精勤，灭不善行，善行日增，勉力堪任，不舍斯法，是为六因缘。又以智慧知起灭法，**贤圣**所趣能尽苦际，是为七因缘。又观五受阴，生想、灭想，此色，色集、色灭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、识灭，是为八因缘。未得梵行而有智，已得梵行智增多。

「云何八修法？谓贤圣八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云何八觉法？谓世八法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云何八灭法？谓八邪：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云何八证法？谓八解脱：色观色，一解脱。内**无**色想，外观色，二解脱。净解脱，三解脱。度色想，灭瞋恚想，住空处，四解脱。度空处，住识处，五解脱。度识处，住不用处，六解脱。度不用处，住有想无想处，七解脱。度有想无想处，住想知灭，八解脱。

「复有九成法、九修法、九觉法、九灭法、九证法。云何九成法？谓九净灭枝法：戒净灭枝、心净灭枝、见净灭枝、度疑净灭枝、分别净灭枝、道净灭枝、除净灭枝、无欲净灭枝、解脱净灭枝。云何九修法？谓九喜本：一喜，二爱，三悦，四乐，五定，六如实知，七除舍，八无欲，九解脱。云何九觉法？谓九众生居：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若干种想，天及人是，是初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者，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，是二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，是三众生居。或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遍净天是，是四众生居。无想无所觉知，无想天是，是五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空处住，是六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识处住，是七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不用处住，是八众生居。复有众生，住有想无想处，是九众生居。

「云何九灭法？谓九爱本：因爱有求，因求有利，因利有用，因用有欲，因欲有着，因着有嫉，因嫉有守，因守有护。云何九证法？谓九尽：若入初禅，则声刺灭。入第二禅，则觉观刺灭。入第三禅，则喜刺灭。入第四禅，则出入息刺灭。入空处，则色想刺灭。入识处，则空想刺灭。入不用处，则识想刺灭。入有想无想处，则不用想刺灭。入灭尽定，则想受刺灭。」

「复有十成法、十修法、十觉法、十灭法、十证法。云何十成法？谓十救法：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，威仪亦具，见有小罪，生大怖畏，平等学戒，心无倾邪。二者得善知识。三者言语中正，多所堪忍。四者好求善法，分布不悛。五者诸梵行人有所施設，輒往佐助，不以为劳，难为能为，亦教人为。六者多闻，闻便能持，未曾有忘。七者精勤，灭不善法，增长善法。八者常自专念，无有他想，忆本善行，如在目前。九者智慧成就，观法生灭，以贤圣律断于苦本。十者乐于闲居，专念思惟，于禅中间无有调戏。」

「云何十修法？谓十正行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云何十觉法？谓十色入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色入、声入、香入、味入、触入。云何十灭法？谓十邪行：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、邪解脱、邪智。云何十证法？谓十无学法：无学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诸比丘！此名一增法，我今为汝等说如是法，吾为如来、为诸弟子所应作者，皆已备悉，慈愍殷懃，训诲汝等，汝等亦宜勤奉行之。诸比丘！当在闲居树下空处，精勤坐禅，勿自放恣，今不勉力，后悔何益？此是我教，勤受持之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一二）第二分三聚经第八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与汝等说微妙法，义味清静，梵行具足，谓三聚法。汝等谛听！思惟念之！当为汝说。」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告比丘：「三法聚者，一法趣恶趣。一法趣善趣。一法趣涅槃。云何一法趣于恶趣？谓无仁慈，怀毒害心，是谓一法将向恶趣。云何一法趣于善趣？谓不以恶心加于众生，是为一法将向善趣。云何一法趣于涅槃？谓能精勤，修身念处，是为一法将向涅槃。

「复有二法趣向恶趣，复有二法趣向善趣，复有二法趣向涅槃。云何二法趣向恶趣？一谓毁戒，二谓破见。云何二法趣向善趣？一谓戒具，二谓见具。云何二法趣向涅槃？一谓为止，二谓为观。

「复有三法趣向恶趣，三法向善趣，三法向涅槃。云何三法向恶趣？谓三不善根：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。云何三法向善趣？谓三善根：无贪善根、无恚善根、无痴善根。云何三法趣向涅槃？谓三三昧：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作三昧。

「又有四法趣向恶趣，四法向善趣，四法向涅槃。云何四法向恶趣？谓爱语、恚语、怖语、痴语。云何四法向善趣？谓不爱语、不恚语、不怖语、不痴语。云何四法向涅槃？谓四念处：身念处、受念处、意念处、法念处。

「复有五法向恶趣，五法向善趣，五法向涅槃。云何五法向恶趣？谓破五戒：杀、盗、淫逸、妄语、饮酒。云何五法向善趣？谓持五戒：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云何五法趣向涅槃？谓五根：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

「又有六法向恶趣，六法向善趣，六法向涅槃。云何六法向恶趣？谓六不敬：不敬佛、不敬法、不敬僧、不敬戒、不敬定、不敬父母。云何六法向善趣？谓六敬法：敬佛、敬法、敬僧、敬戒、敬定、敬父母。云何六法向涅槃？谓六思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

「又有七法向恶趣，七法向善趣，七法向涅槃。云何七法向恶趣？谓杀生、不与取、淫逸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云何七法向善趣？谓不杀生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。云何七法向涅槃？谓七觉意：念觉意、择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喜觉意、舍觉意。

「又有八法向恶趣，八法向善趣，八法向涅槃。云何八法向恶趣？谓八邪行：邪见、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云何八法向善趣？谓世正见：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云何八法向涅槃？谓八贤圣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

「又有九法向恶趣，九法向善趣，九法向涅槃。云何九法向恶趣？谓九恼：有人已侵恼我，今侵恼我，当侵恼我；我所爱者，已侵恼，今侵恼，当侵恼；我所憎者，已爱敬，今爱敬，当爱敬。云何九法向善趣？谓九无恼：彼已侵我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今不生恼，当不生恼；我所爱者，彼已侵恼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今不生恼，当不生恼；我所憎者，彼已爱敬，我恼何益？已不生恼，当不生恼，今不生恼。云何九法向涅槃？谓九善法，一喜，二爱，三悦，四乐，五定，六实知，七除舍，八无欲，九解脱。

「又有十法向恶趣，十法向善趣，十法向涅槃。云何十法向恶趣？谓十不善：身杀、盗、淫，口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意贪取、嫉妬、邪见。云何十法向善趣？谓十善行：身不杀、盗、淫，口不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意不贪取、嫉妬、邪见。云何十法向涅槃？谓十直道：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。诸比丘！如是十法，得至涅槃，是名三聚微妙正法，我为如来、为众弟子所应作者，无不周备，忧念汝等，故演经道；汝等亦宜自忧其身，当处闲居、树下思惟，勿为懈怠，今不勉力，后悔无益。」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三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大缘方便经第九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拘流沙国劫摩沙住处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阿难在闲静处，作是念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世尊所说十二因缘法之光明，甚深难解，如我意观，犹如目前，以何为深？」于是，阿难即从静室起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「我向于静室，默自思念：『甚奇！甚特！世尊所说十二因缘法之光明，甚深难解，如我意观，如在目前，以何为深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止！止！勿作此言：『十二因缘法之光明，甚深难解！』阿难！此十二因缘难见难知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未见缘者，若欲思量观察分别其义者，则皆荒迷，无能见者。阿难！我今语汝老死有缘，若有问言：『何等是老死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生是老死缘！』若复问言：『谁是生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有是生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是有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取是有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是取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爱是取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是爱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受是爱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是受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触是受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为触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六入是触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为六入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名色是六入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为名色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识是名色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为识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行是识缘。』若复问言：『谁为行缘？』」应答彼言：『痴是行缘。』阿难！如是缘痴有行，缘行有识，缘识有名色，缘名色有六入，缘六入有触，缘触有受，缘受有爱，缘爱有取，缘取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大患所集，是为此大苦阴缘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缘生有老死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生者，宁有老死不？」

阿难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以此缘，知老死由生，缘生有老死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缘有有生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有、色无色有者，宁有生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生由有，缘有有生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缘取有有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取、见取、戒取、我取者，宁有有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有由取，缘取有有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缘爱有取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者，宁有取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有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取由爱，缘爱有取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缘受有爱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者，宁有爱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爱由受，缘受有爱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当知因爱有求，因求有利，因利有用，因用有欲，因欲有着，因着有嫉，因嫉有守，因守有护。阿难！由有护故，有刀杖、诤讼、作无数恶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此为何义，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护者，当有刀杖、诤讼，起无数恶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以此因缘，知刀杖、诤讼由护而起，缘护有刀杖、诤讼。阿难！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因守有护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守者，宁有护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护由守，因守有护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嫉有守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嫉者，宁有守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守由嫉，因嫉有守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着有嫉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著者，宁有嫉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嫉由着，因着有嫉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欲有着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者，宁有着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着由欲，因欲有着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用有欲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用者，宁有欲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，我以此义，知欲由用，因用有欲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利有用，此为何义，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利者，宁有用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义，知用由利，因利有用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求有利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求者，宁有利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利由求，因求有利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因爱有求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爱者，宁有求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求由爱，因爱有求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」

又告阿难：「因爱有求，至于守护，受亦如是，因受有求，至于守护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缘触有受，此为何义？阿难！若使无眼、无色、无眼识者，宁有触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若无耳、声、耳识，鼻、香、鼻识，舌、味、舌识，身、触、身识，意、法、意识者，宁有触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若使一切众生无有触者，宁有受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是义，知受由触，缘触有受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缘名色有触，此为何义？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名色者，宁有心触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若使一切众生无形色相貌者，宁有身触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若无名色，宁有触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是缘，知触由名色，缘名色有触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缘识有名色，此为何义？若识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若识入胎不出者，有名色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若识出胎，婴孩坏败，名色得增长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若无识者，有名色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是缘，知名色由识，缘识有名色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缘名色有识，此为何义？若识不住名色，则识无住处；若无住处，宁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若无名色，宁有识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阿难！我以此缘，知识由名色，缘名色有识，我所说者，义在于此。阿难！是故名色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、恼，大苦阴集。

「阿难！齐是为语，齐是为应，齐是为限，齐此为演说，齐是为智观，齐是为众生。阿难！诸比丘于此法中，如实正观，无漏心解脱。阿难！此比丘当名为慧解脱，如是解脱比丘如来终亦知，如来不终亦知，如来终不终亦知，如来非终非不终亦知，何以故？阿难！齐是为语，齐是为应，齐是为限，齐是为演说，齐是为智观，齐是为众生；如是尽知己，无漏心解脱比丘不知不见如是知见。阿难！夫计我者，齐几名我见，名色与受，俱计以为我。有人言：『受非我，我是受。』或有言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是我。』或有言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非我，但爱是我。』

「阿难！彼见我者，言受是我，当语彼言：『如来说三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当有乐受时，无有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有苦受时，无有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；有不苦不乐受时，无有苦受、乐受。』所以然者？阿难！乐触缘生乐受，若乐触灭受亦灭。阿难！苦触缘生苦受，若苦触灭受亦灭；不苦不乐触缘生不苦不乐受，若不苦不乐触灭受亦灭。阿难！如两木相攒则有火生，各置异处则无有火。此亦如是，因乐触缘故生乐受，若乐触灭受亦俱灭；因苦触缘故生苦受，若苦触灭受亦俱灭；因不苦不乐触缘生不苦不乐受，若不苦不乐触灭受亦俱灭。阿难！此三受有为无常，从因缘生，尽法、灭法，为朽坏法。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当以正智如实观之。阿难！彼见我者，以受为我，彼则为非。

「阿难！彼见我者，言受非我，我是受者，当语彼言：『如来说三受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若乐受是我者，乐受灭时，则有二我，此则为过。若苦受是我者，苦受灭时，则有二我，此则为过。若不苦不乐受是我者，不苦不乐受灭时，则有二我，此则为过。』阿难！彼见我者，言：『受非我，我是受。』彼则为非。阿难！彼计我者，作此说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是我。』当语彼言：『一切无受。汝云何言有受法？汝是受法耶？』对曰：『非是。』是故，阿难！彼计我者，言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是我。』彼则为非。

「阿难！彼计我者，作是言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非我，但爱是我。』者，当语彼言：『一切无受，云何有爱？汝是爱耶？』对曰：『非也。』是

故，阿难！彼计我者，言：『受非我，我非受，受法非我，爱是我。』者，彼则为非。阿难！齐是为语，齐是为应，齐是为限，齐是为演说，齐是为智观，齐是为众生。阿难！诸比丘于此法中如实正观，于无漏心解脱。阿难！此比丘当名为慧解脱，如是解脱心比丘，有我亦知，无我亦知，有我无我亦知，非有我非无我亦知。何以故？阿难！齐是为语，齐是为应，齐是为限，齐是为演说，齐是为智观，齐是为众生；如是尽知己，无漏心解脱比丘不知不见如是知见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彼计我者，齐已为定，彼计我者，或言少色是我，或言多色是我，或言少无色是我，或言多无色是我。阿难！彼言少色是我者，定少色是我，我所见是，余者为非。多色是我者，定多色是我，我所见是，余者为非。少无色是我者，定言少无色是我，我所见是，余者为非。多无色是我者，定多无色是我，我所见是，余者为非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七识住，二入处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此处安隐，为救、为护、为舍、为灯、为明、为归，为不虚妄，为不烦恼。』云何为七？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若干种想，天及人，此是初识住处。诸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此处安隐，为救、为护、为舍、为灯、为明、为归，为不虚妄，为不烦恼。』阿难！若比丘知初识住，知集、知灭、知味、知过、知出要，如实知者。阿难！彼比丘言：『彼非我，我非彼，如实知见。』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而一想，梵光音天是；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种想，光音天是；或有众生一身一想，遍净天是；或有众生，住空处；或有众生，住识处；或有众生，住不用处，是为七识住处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此处安隐，为救、为护、为舍、为灯、为明、为归，为不虚妄，为不烦恼。』阿难！若比丘知七识住，知集、知灭、知味、知过、知出要，如实知见，彼比丘言：『彼非我，我非彼，如实知见。』是为七识住。

「云何二入处？无想入、非想非无想入。是为，阿难！此二入处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此处安隐，为救、为护、为舍、为灯、为明、为归，为不虚妄，为不烦恼。』阿难！若比丘知二入处，知集、知灭、知味、知过、知出要，如实知见，彼比丘言：『彼非我，我非彼，如实知见。』是为二入。

「阿难！复有八解脱。云何八？色观色，初解脱。内无色想，观外色，二解脱。净解脱，三解脱。度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杂想，住空处，四解脱。度空处，住识处，五解脱。度识处，住不用处，六解脱。度不用处，住有想无

想处，七解脱。灭尽定，八解脱。阿难！诸比丘于此八解脱，逆顺游行，入出自在，如是比丘得俱解脱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四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释提桓因问经第十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庵婆罗村北，毘陀山因陀娑罗窟中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发微妙善心，欲来见佛：「今我当往至世尊所。」

时，诸忉利天闻释提桓因发妙善心，欲诣佛所，即寻诣帝释，白言：「善哉！帝释！发妙善心，欲诣如来，我等亦乐侍从诣世尊所。」

时，释提桓因即告执乐神般遮翼曰：「我今欲诣世尊所，汝可俱行，此忉利诸天亦当与我俱诣佛所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时，般遮翼持琉璃琴，于帝释前忉利天众中鼓琴供养。

时，释提桓因、忉利诸天及般遮翼，于法堂上忽然不现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至摩竭国北毘陀山中。

尔时，世尊入火焰三昧，彼毘陀山同一火色，时国人见，自相谓言：「此毘陀山同一火色，将是如来诸天之力。」

时，释提桓因告般遮翼曰：「如来，至真甚难得覩，而能垂降此闲静处，寂默无声，禽兽为侣，此处常有诸大神天侍卫世尊，汝可于前鼓琉璃琴娱乐世尊，吾与诸天寻于后往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」即受教已，持琉璃琴于先诣佛。去佛不远，鼓琉璃琴，以偈歌曰：

「跋陀礼汝父， 汝父甚端严；
生汝时吉祥， 我心甚爱乐。
本以小因缘， 欲心于中生；
展转遂增广， 如供养罗汉。」

释子专四禅，	常乐于闲居；
正意求甘露，	我专念亦尔。
能仁发道心，	必欲成正觉；
我今求彼女，	必欲会亦尔。
我心生染着，	爱好不舍离；
欲舍不能去，	如象为钩制。
如热遇凉风，	如渴得冷泉；
如取涅槃者，	如水灭于火。
如病得良医，	饥者得美食；
充足生快乐，	如罗汉游法。
如象被深钩，	而犹不肯伏；
[马*奔]突难禁制，	放逸不自止。
犹如清凉池，	众花覆水上；
疲热象沐浴，	举身得清凉。
我前后所施，	供养诸罗汉；
世有福报者，	尽当与彼供。
汝死当共死，	汝无我活为？
宁使我身死，	不能无汝存。
忉利天之主，	释今与我愿；
称汝礼节具，	汝善思察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从三昧起，告般遮翼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般遮翼！汝能以清净音和琉璃琴称赞如来，琴声、汝音，不长不短，悲和哀婉，感动人心。汝琴所奏，众义备有，亦说欲缚，亦说梵行，亦说沙门，亦说涅槃。」

尔时，般遮翼白佛言：「我念世尊昔郁鞞罗尼连禅水边，阿游波陀尼俱律树下初成佛道时，有尸汉陀天大将子及执乐天王女，共于一处，但设欲乐，我于尔时见其心尔，即为作颂，颂说欲缚，亦说梵行，亦说沙门，亦说涅槃。时，彼天女闻我偈已，举目而笑语我言：『般遮翼！我未见如来，我曾于忉利天法讲堂上，闻彼诸天称赞如来，有如是德，有如是力。汝常怀信，亲近如来，我今意欲与汝共为知识。』世尊！我时与一言之后，不复与语。」

时，释提桓因作是念：「此般遮翼已娱乐如来讫，我今宁可念于彼人。」时，天帝释即念彼人。时，般遮翼复生念言：「今天帝释乃能念我。」即持

琉璃琴诣帝释所。帝释告曰：「汝以我名并称忉利天意，问讯世尊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』」

时，般遮翼承帝释教，即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于一面住，白世尊言：「释提桓因及忉利诸天故，遣我来问讯世尊：『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』」

世尊报曰：「使汝帝释及忉利天寿命延长，快乐无患。所以然者？诸天、世人及阿须轮诸众生等，皆贪寿命、安乐、无患。」

尔时，帝释复自念言：「我等宜往礼觐世尊。」即与忉利诸天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不审我今去世尊远近可坐？」

佛告帝释曰：「汝天众多，但近我坐。」

时，世尊所止因陀罗窟，自然广博，无所障碍。尔时，帝释与忉利诸天及般遮翼皆礼佛足，于一面坐，帝释白佛言：「一时，佛在舍卫国婆罗门舍，尔时世尊入火焰三昧，我时以少因缘，乘千辐宝车，诣毘楼勒天王所，于空中过，见一天女叉手在世尊前立，我寻语彼女言：『若世尊三昧起者，汝当称我名字，问讯世尊：起居轻利，游步强耶？』不审彼女后竟为我达此心不？世尊！宁能忆此事不？」

佛言：「忆耳！彼女寻以汝声致问于我，吾从定起，犹闻汝车声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昔者，我以少缘，与忉利诸天集在法堂，彼诸旧天皆作是言：『若如来出世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轮众。』今我躬见世尊，躬见自知，躬自作证，如来。至真出现于世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轮众。此有瞿夷释女，于世尊所净修梵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宫，即为我子。忉利诸天皆称言：『瞿夷大天子有大功德，有大威力。』复有余三比丘，于世尊所净修梵行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卑下执乐神中，常日日来为我给使，瞿夷见已，以偈触娆曰：

「『汝为佛弟子，	我本在家时，
以衣食供养，	礼拜致恭恪。
汝等名何人？	躬受佛教诫；
净眼之所说，	汝不观察之。
我本礼敬汝，	从佛闻上法；
生三十三天，	为帝释作子。

汝等何不观？	我所有功德；
本为女人身，	今为帝释子。
汝等本俱共，	同修于梵行；
今独处卑贱，	为吾等给使。
本为弊恶行，	今故受此报；
独处于卑贱，	为吾等给使。
生此处不净，	为他所触娆；
闻已当患厌，	此处可厌患。
从今当精勤，	勿复为人使；
二人勤精进，	思惟如来法。
舍彼所恋着，	观欲不净行；
欲缚不真实，	诳惑于世间。
如象离羈鞅，	超越忉利天；
释及忉利天，	集法讲堂上。
彼已勇猛力，	超越忉利天；
释叹未曾有，	诸天亦见过。
此是释迦子，	超越忉利天；
患厌于欲缚，	瞿夷说此言。
摩竭国有佛，	名曰释迦文；
彼子大失意，	其后还得念。
三人中一人，	故为执乐神；
二人见道谛，	超越忉利天。
世尊所说法，	弟子不怀疑；
俱共同闻法，	二人胜彼一。
自见殊胜已，	皆生光音天；
我观见彼已，	故来至佛所。』』

帝释白佛言：「愿开闲暇，一决我疑。」

佛言：「随汝所问，吾当为汝一一演说。」

尔时，帝释即白佛言：「诸天、世人、干沓和、阿须罗及余众生等，尽与何结相应，乃至怨讎、刀杖相向？」

佛告释言：「怨结之生，皆由贪嫉，故使诸天、世人、阿须罗、余众生等，刀杖相加。」

尔时，帝释即白佛言：「实尔！世尊！怨结之生，由贪嫉故，使诸天、世人、阿须罗、余众生等，刀杖相加。我今闻佛所说，疑网悉除，无复疑也，但不解此贪嫉之生，何由而起？何因何缘？谁为原首？从谁而有？从谁而无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贪嫉之生，皆由爱憎，爱憎为因，爱憎为缘，爱憎为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」

尔时，帝释即白佛言：「实尔。世尊！贪嫉之生，皆由爱憎，爱憎为因，爱憎为缘，爱憎为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我今闻佛所说，迷惑悉除，无复疑也。但不解爱憎复何由而生？何因何缘？谁为原首？从谁而有？从谁而无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爱憎之生，皆由于欲，因欲缘欲，欲为原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」

尔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实尔！世尊！爱憎之生，皆由于欲，因欲缘欲，欲为原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我今闻佛所说，迷惑悉除，无复疑也。但不知此欲复何由生？何因何缘？谁为原首？从谁而有？从谁而无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爱由想生，因想缘想，想为原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而无。」

尔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实尔！世尊！爱由想生，因想缘想，想为原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我今闻佛所说，无复疑也。但不解想复何由而生？何因何缘？谁为原首？从谁而有？从谁而无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想之所生，由于调戏，因调缘调，调为原首，从此而有，无此则无。帝释！若无调戏则无想，无想则无欲，无欲则无爱憎，无爱憎则无贪嫉，若无贪嫉，则一切众生不相伤害。帝释！但缘调为本，因调缘调，调为原首，从此有想，从想有欲，从欲有爱憎，从爱憎有贪嫉；以贪嫉故，使群生等共相伤害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实尔！世尊！由调有想，因调缘调，调为原首，从此有想由调而有，无调则无。若本无调者则无想，无想则无欲，无欲则无爱憎，无爱

憎则无贪嫉，无贪嫉则一切群生不相伤害。但想由调生，因调缘调，调为原首，从调有想，从想有欲，从欲有爱憎，从爱憎有贪嫉，从贪嫉使一切众生共相伤害。我今闻佛所说，迷惑悉除，无复疑也。」

尔时，帝释复白佛言：「一切沙门、婆罗门尽除调戏在灭迹耶？为不除调戏在灭迹耶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一切沙门、婆罗门不尽除调戏在灭迹也。所以然者？帝释，世间有种种界，众生各依己界，坚固守持，不能舍离，谓己为实，余者为虚。是故，帝释！一切沙门、婆罗门不尽除调戏而在灭迹。」

尔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实尔！世尊！世间有种种众生，各依己界，坚固守持，不能舍离，谓己为是，余为虚妄。是故一切沙门、婆罗门不尽除调戏而在灭迹。我闻佛言，疑惑悉除，无复疑也。」

帝释复白佛言：「齐几调在灭迹耶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调戏有三：一者口，二者想，三者求。彼口所言，自害、害他，亦二俱害。舍此言已，如所言，不自害、不害他、不二俱害。知时比丘如口所言，专念不乱，想亦自害、害他，亦二俱害；舍此想已，如所想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二俱不害，知时比丘如所想，专念不乱。帝释！求亦自害、害他，亦二俱害；舍此求已，如所求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不二俱害，知时比丘如所求，专念不乱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言：「我闻佛所说，无复狐疑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齐几名贤圣舍心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舍心有三：一者喜身，二者忧身，三者舍身。帝释！彼喜身者，自害、害他，亦二俱害；舍此喜已，如所喜，不自害、害他，二俱不害，知时比丘专念不忘，即名受具足戒。帝释！彼忧身者，自害、害彼，亦二俱害；舍此忧已，如所忧，不自害、害他，二俱不害，知时比丘专念不忘，即名受具足戒。复次，帝释！彼舍身者，自害、害他，亦二俱害；舍此身已，如所舍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二俱不害，知时比丘专念不忘，是即名为受具足戒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我闻佛所说，无复狐疑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齐几名贤圣律诸根具足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眼知色，我说有二：可亲、不可亲。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我说有二：可亲、不可亲。」

尔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来略说，未广分别，我以具解。眼知色，我说有二：可亲、不可亲。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有二：可亲、不可亲。世尊！如眼观色，善法损减，不善法增，如此眼知色，我说不可亲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知法，善法损减，不善法增，我说不可亲。世尊！如眼见色，善法增长，不善法减，如是眼知色，我说可亲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知法，善法增长，不善法减，我说可亲。」

佛告帝释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是名贤圣律诸根具足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我闻佛所说，无复狐疑。」

复白佛言：「齐几比丘名为究竟、究竟梵行、究竟安隐、究竟无余？」

佛告帝释：「为爱所苦，身得灭者，是为究竟、究竟梵行、究竟安隐、究竟无余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我本长夜，所怀疑网，今者如来开发所疑。」

佛告帝释：「汝昔颇曾诣沙门、婆罗门所问此义不？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我自忆念：昔者，曾诣沙门、婆罗门所咨问此义。昔我一时曾集讲堂，与诸天众共论：『如来为当出世，为未出世？』时共推求，不见如来出现于世，各自还宫，五欲娱乐。世尊！我复于后时见诸大神天，自恣五欲已，渐各命终。时我，世尊！怀大恐怖，衣毛为竖。时，见沙门、婆罗门处在闲静，去家离欲，我寻至彼所问言：『云何名究竟？』我问此义，彼不能报。彼既不知，逆问我言：『汝为是谁？』我寻报言：『我是释提桓因。』彼复问言：『汝是何释？』我时答言：『我是天帝释，心有所疑，故来相问耳。』时，我与彼如所知见，说于释义。彼问我言：『更为我弟子，我今是佛弟子，得须陀洹道，不堕余趣，极七往返，必成道果，唯愿世尊记我为斯陀含。』说此语已，复作颂曰：

「『由彼染秽想，	故生我狐疑；
长夜与诸天，	推求于如来。
见诸出家人，	常在闲静处；
谓是佛世尊，	故往稽首言：
我今故来问，	云何为究竟？
问已不能报，	道迹之所趣。
今日无等尊，	是我久所求；
已观察已行，	心已正思惟。
唯圣先已知，	我心之所行；
长夜所修业，	愿净眼记之。
归命人中上，	三界无极尊；
能断恩爱刺，	今礼日光尊。』」

佛告帝释：「汝忆本得喜乐、念乐时不？」

帝释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忆昔所得喜乐、念乐。世尊！我昔曾与阿须轮共战，我时得胜，阿须轮退，我时则还，得欢喜、念乐，计此欢喜、念乐，离有秽恶刀杖喜乐、鬪讼喜乐。今我于佛所得喜、念乐，无有刀杖、诤讼之乐。」

佛告帝释：「汝今得喜乐、念乐，于中欲求何功德果？」

尔时，帝释白佛言：「我于喜乐、念乐中，欲求五功德果，何等五？」即说偈言：

「我后若命终，	舍于天上寿；
处胎不怀患，	使我心欢喜。
佛度未度者，	能说正真道；
于三佛法中，	我要修梵行。
以智慧身居，	心自见正谛；
得达本所起，	于是长解脱。
但当勤修行，	习佛真实智；
设不获道证，	功德犹胜天。
诸有神妙天，	阿迦尼咤等；
下至末后身，	必当生彼处。

我今于此处， 受天清净身；
复得增寿命， 净眼我自知。」

说此偈已，白佛言：「我于喜乐、念乐中，欲得如是五功德果。」

尔时，帝释语忉利诸天曰：「汝于忉利天上梵童子前恭敬礼事，今于佛前复设此敬者，不亦善哉！」

其语未久，时，梵童子忽然于虚空中天众上立，向天帝释而说偈曰：

「天王清净行， 多利益众生；
摩竭帝释主， 能问如来义。」

时，梵童子说此偈已，忽然不现。是时，帝释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遶佛三匝，却行而退，忉利诸天及般遮翼亦礼佛足，却行而退。时，天帝释少复前行，顾语般遮翼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先于佛前鼓琴娱乐，然后我及诸天于后方到，我今知汝补汝父位，于干沓和中最为上首，当以彼拔陀干沓和王女与汝为妻。」

世尊说此法时，八万四千诸天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

时，释提桓因、忉利诸天及般遮翼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一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一五）第二分阿[少/兔]夷经第十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冥宁国阿[少/兔]夷土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入阿[少/兔]夷城乞食。尔时，世尊默自念言：「我今乞食，于时如早，今宜往诣房伽婆梵志园观。」比丘须时至，然后乞食。

尔时，世尊即诣彼园，时，彼梵志遥见佛来，即起奉迎，共相问讯，言：「善来，瞿昙！不面来久，今以何缘乃能屈顾？唯愿瞿昙就此处坐！」尔时，世尊即就其坐。

时，彼梵志于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「先夜隶车子善宿比丘来至我所，语我言：『大师！我不于佛所修梵行也。所以然者？佛疎外我。』彼人见向说瞿昙过，虽有此言，我亦不受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彼善宿所言，知汝不受耳。昔我一时在毗舍离猕猴池侧集法堂上，时，此善宿来至我所，语我言：『如来外我，我不于如来所修梵行也。』我时告曰：『汝何故言：我不于如来所修梵行，如来外我耶？』善宿报我言：『如来不为我现神足变化。』

「时，我语言：『吾可请汝于我法中净修梵行，当为汝现神足耶？』复当语我：『如来当为我现神足变化，然后我当修梵行耶？』时，善宿报我言：『不也。世尊！』佛告善宿：『我亦不语汝言：汝于我法中净修梵行，当为汝现神足变化；汝亦不言为我现神足者，当修梵行。云何？善宿！如汝意者，谓如来能现神足、为不能现耶？我所说法，彼法能得出要，尽苦际不耶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如是，世尊！如来能现神足，非为不能，所可说法，能得出要，尽诸苦际，非为不尽。』『是故，善宿！我所说法修梵行者，能现神足，非为不能，出要离苦，非不能离，汝于此法欲何所求？』

「善宿言：『世尊！不能随时教我，我父秘术，世尊尽知，恠不教我。』佛言：『善宿！我颇曾言：汝于我法中修梵行者，教汝父术耶？汝颇复言：教我父术者，当于佛所修梵行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『是故，善宿！我先无此言，汝亦无言，今者何故作此语耶？云何？善宿！汝谓如来能说汝父秘术，为不能说耶？所可说法，能得出要，尽苦际不耶？』善宿报言：『如来能说父之秘术，非为不能；说法出要，能尽苦际，非为不能。』佛告善宿：『若我能说汝父秘术，亦能说法出要离苦，汝于我法中复欲何求？』又告善宿：『汝先于毗舍离跋闍土地，无数方便，称叹如来，称叹正法，称叹众僧。譬如有人八种称叹彼清凉池，使人好乐：一冷，二轻，三柔，四清，五甘，六无垢，七饮无餒，八便身。汝亦如是，于毘舍离跋闍土，称叹如来，称叹正法，称叹众僧，使人信乐。善宿！当知今汝退者，世间当复有言：善宿比丘多有知识，又是世尊所亲，亦是世尊弟子，不能尽形净修梵行，舍戒就俗处，卑陋行。』梵志！当知我时备语，不顺我教，舍戒就俗。」

「梵志！一时，我在猕猴池侧法讲堂上，时，有尼干子，字伽罗楼，在彼处止，人所宗敬，名称远闻，多有知识，利养备具。时，善宿比丘着衣持钵，入毗舍离城乞食，渐渐转到尼干子所。尔时，善宿以深远义问尼干子：『彼不能答，便生瞋恚。』善宿自念：『我触娆此人，将无长夜有苦恼报耶？』梵志！当知时善宿比丘于乞食后，执持衣钵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善宿尔时亦不以此缘告我，我语之曰：『愚人！汝宁可自称为沙门释子耶？』善宿寻报我言：『世尊！何故称我为愚？不应自称为释子耶？』我告之曰：『愚人！汝曾往至尼干子所问深远义，彼不能报，便生瞋恚。汝时自念：我今触此尼干，将无长夜有苦恼报耶？汝有是念不？』」

「善宿白佛言：『彼是罗汉，何缘乃有此嫉恚心？』我时答曰：『愚人！罗汉何缘有嫉恚心？非我罗汉有嫉恚心，汝今自谓彼是罗汉，彼有七苦行，长夜执持。何谓七？一尽形寿不着衣裳。二尽形寿不饮酒食肉，而不食饭及与麩面。三尽形寿不犯梵行。四尽形寿毗舍离有四石塔——东名忧园塔、南名象塔、西名多子塔、北名七聚塔；尽形不离四塔，为四苦行，而彼后当犯此七苦行已，于毗舍离城外命终。譬如野干疥癩衰病，死丘冢间，彼尼干子亦复如是；自为禁法，后尽犯之。本自誓言：尽形不着衣服，后还着衣。本自誓言：尽形寿不饮酒噉肉，不食饭及麩面，而后尽食。本自誓言：不犯梵行，而后亦犯。本言：不越四塔——东忧园塔、南象塔、西多子塔、北七聚塔；今尽远离不复亲近。彼人自违此七誓已，出毗舍离城，冢间命终。』佛告善宿曰：『愚人！汝不信我言，汝自往观，自当知耳。』」

佛告梵志：「一时，比丘善宿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乞食已，还出城，于空冢间见尼干子于彼命终。见已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不以此事而语我言。梵志！当知我尔时语善宿曰：『云何？善宿！我先所记尼干子如我语不？』对曰：『如是，如世尊言。』梵志！当知我与善宿现神通证，而彼言：『世尊不为我现。』」

「又一时，我在冥宁国白土之邑，时有尼干子，名究罗帝，在白土住，人所宗敬，名称远闻，多得利养。时，我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时善宿比丘随我后行，见究罗帝尼干子在粪堆上伏舐糠糟。梵志！当知时善宿比丘见此尼干子在粪堆上伏舐糠糟已，作是念言：『世间诸有阿罗汉、向阿罗汉道者无有及此，此尼干子其道最胜，所以者何？此人苦行乃能如是，除舍憍慢，于粪堆上伏舐糠糟。』」

「梵志！时，我右旋告善宿曰：『汝意愚人！宁可自称为释子耶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何故称我为愚？不应自称为释子耶？』佛告善宿言：『汝愚人！观此究罗帝蹲粪堆上伏食糠糟，汝见已，作是念：诸世间阿罗汉及向罗汉者，此究罗帝最为尊上，所以者何？今此究罗帝乃能苦行，除舍憍慢，蹲粪堆上伏舐糠糟。汝有是念不？』答我言：『实尔。』善宿又言：『何故？世尊！于阿罗汉所生嫉妬心。』佛告愚人：『我不于罗汉所生嫉妬心，何为于罗汉所生嫉妬心？汝今愚人！谓究罗帝真阿罗汉，此人却后七日当腹胀命终，生起尸饿鬼中，常苦饥饿，其命终后，以苇索系拽于冢间。汝若不信者，可先往语之。』

「时，善宿即往诣究罗帝所，说言：『彼沙门瞿昙记汝：却后七日当腹胀命终，生起尸饿鬼中，死已以苇索系拽于冢间。』善宿复白：『汝当省食，勿使彼言当也。』梵志！当知时究罗帝至满七日腹胀而死，即生起尸饿鬼中，死尸以苇索系拽于冢间。尔时，善宿闻佛语已，屈指计日，至七日已，时，善宿比丘即往至裸形村中，到已，问其村人曰：『诸贤！究罗帝今何在？』报曰：『已取命终。』问曰：『何患命终耶？』答曰：『腹胀。』问曰：『云何殡送？』答曰：『以苇索系拽于冢间。』

「梵志！时，善宿闻此语已，即往冢间，欲至未至，时，彼死尸并动膝脚，忽尔而蹲，时彼善宿故前到死尸所，语言：『究罗帝！汝命终耶？』死尸答言：『我已命终。』问曰：『汝以何患命终？』死尸答言：『瞿昙记我，七日后腹胀命终，我如其言，至满七日，腹胀命终。』善宿复问：『汝生何处？』尸即报言：『彼瞿昙所记，当生起尸饿鬼中，我今日生起尸饿鬼中。』善宿问曰：『汝命终时，云何殡送？』尸答曰：『瞿昙所记，以苇索系拽于冢间，实如彼言，以苇索系拽于冢间。』时，死尸语善宿曰：『汝虽出家，不得善利。瞿昙沙门说如此事，汝常不信。』作是语已，死尸还卧。

「梵志！时，善宿比丘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不以此缘语我，我寻语曰：『如我所记，究罗帝者实尔以不？』答曰：『实尔，如世尊言。』梵志！我如是数数为善宿比丘现神通证，而彼犹言：『世尊不为我现神通。』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于一时在猕猴池法讲堂上，时有梵志，名曰波梨子，在彼处止，人所宗敬，名称远闻，多有利养，于毘舍离大众之中，作如是说：『沙门瞿昙自称智慧，我亦智慧；沙门瞿昙自称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门瞿昙得

超越道，我亦得超越道。我当与彼共现神足，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；沙门现二，我当现四；沙门现八，我现十六；沙门现十六，我现三十二；沙门现三十二，我现六十四。随彼沙门所现多少，我尽当倍。』

「梵志！时，善宿比丘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见波梨梵志于大众中作如是说：『沙门瞿昙自称智慧，我亦智慧；沙门瞿昙自称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门瞿昙得超越道，我亦得超越道。我当与彼共现神足，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；沙门现四，我当现八；乃至随沙门所现多少，我尽能倍。』时，善宿比丘乞食已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，一面坐，语我言：『我于晨朝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时，闻毘舍离波梨子于大众中作是说言：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；沙门瞿昙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；瞿昙现一，我当现二；乃至随瞿昙所现多少，我尽能倍。』具以此事而来告我，我语善宿言：『彼波梨子于大众中不舍此语，不舍此见，不舍此慢，来至我所者，终无是处。若彼作是念：我不舍此语，不舍此见，不舍此慢，而至沙门瞿昙所者，彼头即当破为七分。欲使彼人不舍此语，不舍见慢，而能来者，无有是处。』

「善宿言：『世尊护口，如来护口。』佛告善宿：『汝何故言：世尊护口，如来护口？』善宿言：『彼波梨子有大威神，有大德力，脱当来者将无现世尊虚耶？』佛告善宿：『如来所言颇有二耶？』对曰：『无也。』又告善宿：『若无二者，汝何故言：世尊护口，如来护口？』善宿白佛言：『世尊为自知见彼波梨子，为诸天来语。』佛言：『我亦自知，亦诸天来语故知，此毘舍离阿由大将，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。彼来语我言：波梨梵志子不知羞惭，犯戒妄语，在毘舍离，于大众中作如是诽谤言，阿由陀大将身坏命终，生起尸鬼中，然我实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。波梨子我先自知，亦诸天来语故知。』佛告愚人善宿：『汝不信我言者，入毘舍离，随汝唱之，我食后当往诣波梨梵志子所。』」

佛告梵志：「时，彼善宿过其夜已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彼善宿向毘舍离城中众多婆罗门、沙门、梵志，具说此言：『波梨梵志子于大众中说如此言：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；沙门瞿昙有大威力，我亦有大威力；沙门瞿昙有大神足，我亦有大神足；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；乃至沙门随所现多少，我尽当倍。而今沙门瞿昙欲诣彼波梨子所，汝等众人尽可诣彼。』时，波梨梵志在道而行，善宿见已，速诣其所，语言：『汝于毘舍离大众中作如是言，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沙门瞿昙，随所现神足多少，我尽当倍。瞿昙闻此言，今欲来至汝所，汝可速归。』报言：

『我当归耳！我当归耳！』作此语已，寻自惶惧，衣毛为竖，不还本处，乃诣道头波梨梵志林中，坐绳床上，愁闷迷乱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于食后与众多隶车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梵志、居士诣波梨子住处，就座而坐。于彼众中有梵志名曰遮罗，时，众人唤彼遮罗而告之曰：

『汝诣道头林中语波梨子言：「今众多隶车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梵志、居士尽集汝林，众共议言：『梵志波梨于大众中自唱此言：「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瞿昙随现神足多少，我尽能倍。」沙门瞿昙故来至汝林中，汝可来看。』』』于是，遮罗闻众人语已，即诣道头林语波梨子言：

『彼众多隶车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梵志、居士尽集在汝林，众共议言：「梵志波梨子于大众中自唱此言：『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，乃至沙门瞿昙现神足，随现多少，我尽能倍。』瞿昙今在彼林中，波梨今者宁可还也。』』尔时，波梨梵志即报遮罗曰：『当归！当归！』作是语已，于绳床上转侧不安。尔时，绳床复着其足，彼乃不能得离绳床，况能行步至世尊所？

「时，遮罗语波梨言：『汝自无智，但有空声为言：「当归！当归！」尚自不能离此绳床，何由能得至大众所？』呵责波梨子已，即还诣大众所，报言：『我以持众人声，往语波梨子，彼报我言：「当归！当归！」即于绳床上动转其身，床即着足不能得离，彼尚不能离其绳床，何由能得来到此众？』尔时，有一头摩隶车子在众中坐，即从座起，偏露右臂，长跪叉手，白彼众言：『大众小待，我今自往将彼人来。』』

佛言：「我尔时语头摩隶车子言：『彼人作如是语，怀如是见，起如是慢，欲使此人来至佛所，无有是处。头摩子！正使汝以革绳重系，群牛共挽，至彼身碎，彼终不能舍如是语、如是见、如是慢，来至我所。若不信我言，汝往自知。』尔时，头摩隶车子故往至波梨子所，语波梨子言：『众多隶车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梵志、居士尽集汝林，众共议言：「梵志波梨子于大众中口自唱言：『沙门瞿昙有大智慧，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现其神足，随所现多少，我尽能倍。』瞿昙沙门今在彼林，汝可还归。』』尔时，波梨子即报言：『当归！当归！』作是语已，于绳床上动转其身，尔时绳床复着其足，彼乃不能自离绳床，况复行步至世尊所？

「时，头摩语波梨子言：『汝自无智，但有空声为言：「当归！当归！」尚自不能离此绳床，何由能得至大众所？』头摩复语波梨子曰：『诸有智者，

以譬喻得解，乃往久远有一师子兽王在深林中住，师子清旦初出窟时，四向顾望，奋迅三吼，然后游行择肉而食。波梨子！彼师子兽王食已还林，常有一野干随后食残，气力充足便自言：「彼林师子竟是何兽？能胜我耶？今宁可独擅一林，清旦出窟，四向顾望，奋迅三吼，然后游行，择肉而食耶！」彼寻独处一林，清旦出窟，奋迅三吼，然后游行，欲师子吼，作野干鸣。波梨子！汝今亦尔，蒙佛维恩，存生于世，得人供养，而今更与如来共竞。」时，头摩子以偈责数曰：

「『野干称师子， 自谓为兽王；
 欲作师子吼， 还出野干声。
 独处于空林， 自谓为兽王；
 欲作师子吼， 还出野干声。
 跪地求穴鼠， 穿冢觅死尸；
 欲作师子吼， 还出野干声。』

「头摩子告曰：『汝亦如是，蒙佛恩力，存生于世，得人供养，而今更与如来共竞。』时，彼头摩子以四种喻，面呵责已，还诣大众，报言：『我以持众人声唤波梨子，彼报我言：「当归！当归！」即于绳床上动转其身，床即着足不能得离；彼尚不能自离绳床何由能得来到此众？』尔时，世尊告头摩子言：『我先语汝，欲使此人来至佛所，无有是处。正使汝以革绳重系，群牛共挽，至身碎坏，彼终不肯舍如是语、如是见、慢，来至我所。』梵志！时，我即与彼大众种种说法，示教利喜，于彼众中三师子吼，身升虚空，还诣本处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一切世间，梵自在天所造。』我问彼言：『一切世间实梵自在天所造耶？』彼不能报，还问我言：『瞿昙！此事云何？』我报彼言：『或有此世间初坏败时，有余众生命尽行尽，从光音天命终乃更生余空梵处；于彼起爱，生乐着心，复欲使余众生来生此处，其余众生命尽行尽，复生彼处。』时，彼众生自作是念：『我今是大梵王，忽然而有，无作我者；我能尽达诸义所趣，于千世界最得自在；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为人父母。我先至此，独一无二，由我力故，有此众生，我作此众生；彼余众生亦复顺从，称为梵王，忽然而有，尽达诸义，于千世界最得自在，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为人父母，先有是一，后有我等，此大梵王化作我等。此诸众生随彼寿终来生此间，其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为道。彼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忆本所生，彼作是语：此大梵天忽然而有，

无有作者，尽达诸义，于千世界最得自在，能作能化，微妙第一，为人父母。彼大梵天常住不移，无变易法，我等梵天所化，是以无常，不得久住，为变易法。』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门、婆罗门以此缘故，各言彼梵自在天造此世界。梵志！造此世界者，非彼所及，唯佛能知。又过此事，佛亦尽知，虽知不着苦、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之，以平等观无余解脱，名曰如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言：『戲笑懈怠是众生始。』我语彼言：『云何汝等实言，戲笑懈怠是众生始耶？』彼不能报，逆问我言：『瞿昙！此事云何？』时我报言：『或有光音众生喜戲笑懈怠，身坏命终，来生此间，渐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入心定三昧，以三昧力识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彼余众生不喜戲笑，常在彼处，永住不变；由我等数喜戲笑，致此无常，为变易法。』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门、婆罗门以是缘故，言戲笑是众生始，如是佛尽知之，过是亦知，知而不着，已不着苦、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之，已平等观无余解脱，名曰如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失意是众生始。』我语彼言：『汝等实言：失意是众生始耶？』彼不知报，还问我言：『瞿昙！此事云何？』我语彼言：『或有众生展转相看已，便失意，由是命终，来生此间，渐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入心定三昧，以三昧力识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如彼众生以不展转相看，不失意故，常住不变；我等于彼数数相看已，便失意，致此无常，为变易法。』如是，梵志！彼沙门、婆罗门以是缘故，言失意是众生始，如此唯佛知之，过是亦知，知己不着苦、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之，知己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我无因而出。』我语彼言：『汝等实言：本无因出耶？』彼不能报，逆来问我，我时报曰：『或有众生无想无知，若彼众生起想，则便命终来生此间，渐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便入心定三昧，以三昧力识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我本无有，今忽然有；此世间本无，今有，此实余虚。』如是，梵志！沙门、婆罗门以此缘故，言无因出，唯佛知之，过是亦知，知己不着苦、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知之，已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所说如是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屏处诽谤我言：『沙门瞿昙自称弟子入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彼知清淨，不遍知淨。』然我不作是说：

『我弟子入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彼知清静，不遍知净。』梵志！我自言：
『我弟子入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彼知清静，一切遍净。』」

是时，梵志白佛言：「彼不得善利，毁谤沙门瞿昙言：『沙门自言：「我弟子入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彼知清静，不遍知净。」』」然世尊不作是语，世尊自言：『我弟子入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彼知清静，一切遍净。』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亦当入此净解脱，成就净行，一切遍知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欲入者，甚为难也。汝见异、忍异、行异，欲依余见入净解脱者，难可得也；但使汝好乐佛，心不断绝者，则于长夜，常得安乐。」

尔时，房伽婆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六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善生经第十二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时到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罗阅祇城内有长者子，名曰善生，清旦出城，诣园游观，初沐浴讫，举身皆湿，向诸方礼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上、下诸方，皆悉周遍。

尔时，世尊见长者子善生诣园游观，初沐浴讫，举身皆湿，向诸方礼。世尊见已，即诣其所，告善生言：「汝以何缘，清旦出城，于园林中，举身皆湿，向诸方礼？」

尔时，善生白佛言：「我父临命终时，遗勅我言：『汝欲礼者，当先礼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。』我奉承父教不敢违背，故澡浴讫，先叉手东面，向东方礼；南、西、北方，上、下诸方，皆悉周遍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善生曰：「长者子！有此方名耳，非为不有；然我贤圣法中，非礼此六方以为恭敬。」

善生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善为我说贤圣法中礼六方法！」

佛告长者子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善生对曰：「唯然，愿乐欲闻！」

佛告善生：「若长者、长者子知四结业不于四处而作恶行，又复能知六损财业，是谓，善生！长者、长者子离四恶行，礼敬六方。今世亦善，后获善报，今世根基，后世根基，于现法中，智者所称，获世一果，身坏命终，生天、善处。善生！当知四结行者：一者杀生，二者盗窃，三者淫逸，四者妄语，是四结行。云何为四处？一者欲，二者恚，三者怖，四者痴。若长者、长者子于此四处而作恶者，则有损耗。」佛说是已，复作颂曰：

「欲瞋及怖痴， 有此四法者；
 名誉日损减， 如月向于晦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若长者、长者子于此四处不为恶者，则有增益。」尔时，世尊重作颂曰：

「于欲恚怖痴， 不为恶行者，
 名誉日增广， 如月向上满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六损财业者：一者耽湎于酒，二者博戏，三者放荡，四者迷于伎乐，五者恶友相得，六者懈堕，是为六损财业。善生！若长者、长者子解知四结行，不于四处而为恶行，复知六损财业，是为，善生！于四处得离，供养六方，今善后善，今世根基，后世根基，于现法中，智者所誉，获世一果，身坏命终，生天、善处。善生！当知饮酒有六失：一者失财，二者生病，三者鬪诤，四者恶名流布，五者恚怒暴生，六者智慧日损。善生！若彼长者、长者子饮酒不已，其家产业日日损减。善生！博戏有六失，云何为六？一者财产日耗，二者虽胜生怨，三者智者所责，四者人不敬信，五者为人疎外，六者生盗窃心。善生！是为博戏六失。若长者、长者子博戏不已，其家产业日日损减，放荡有六失：一者不自护身，二者不护财货，三者不护子孙，四者常自惊惧，五者诸苦恶法常自缠身，六者喜生虚妄，是为放荡六失。若长者、长者子放荡不已，其家财产日日损减。

「善生！迷于伎乐复有六失：一者求歌，二者求舞，三者求琴瑟，四者波内早，五者多罗盘，六者首呵那，是为伎乐六失。若长者、长者子伎乐不已，其家财产日日损减，恶友相得复有六失：一者方便生欺，二者好喜屏处，三者诱他家人，四者图谋他物，五者财利自向，六者好发他过，是为恶友六失。若长者、长者子习恶友不已，其家财产日日损减，懈堕有六失：一者富

乐不肯作务，二者贫穷不肯勤修，三者寒时不肯勤修，四者热时不肯勤修，五者时早不肯勤修，六者时晚不肯勤修，是为懈堕六失。若长者、长者子懈堕不已，其家财业日日损减。」佛说是已，复作颂曰：

「迷惑于酒者，	还有酒伴党；
财产正集聚，	随己复散尽。
饮酒无节度，	常喜歌舞戏；
昼则游他家，	因此自陷坠。
随恶友不改，	诽谤出家人；
邪见世所嗤，	行秽人所黜。
好恶着外色，	但论胜负事；
亲要无反复，	行秽人所黜。
为酒所荒迷，	贫穷不自量；
轻财好奢用，	破家致祸患。
掷博群饮酒，	共伺他淫女；
翫习卑鄙行，	如月向于晦。
行恶能受恶，	与恶友同事；
今世及后世，	终始无所获。
昼则好睡眠，	夜觉多悵望；
独昏无善友，	不能修家务。
朝夕不肯作，	寒暑复懈堕；
所为事不究，	亦复毁成功。
若不计寒暑，	朝夕勤修务；
事业无不成，	至终无忧患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有四怨如亲，汝当觉知。何谓为四？一者畏伏，二者美言，三者敬顺，四者恶友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畏伏有四事，云何为四？一者先与后夺，二者与少望多，三者畏故强亲，四者为利故亲，是为畏伏四事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美言亲复有四事，云何为四？一者善恶斯顺，二者有难舍离，三者外有善来密止之，四者见有危事便排济之，是为美言亲四事。敬顺亲复有四事，云何为四？一者先诳，二者后诳，三者现诳，四者见有小过便加杖之，是为敬顺亲四事。恶友亲复有四事，云何为四？一者饮酒时为友，二者

博戲时为友，三者淫逸时为友，四者歌舞时为友，是为恶友亲四事。」世尊说此已，复作颂曰：

「畏伏而强亲， 美言亲亦尔；
敬顺虚诞亲， 恶友为恶亲。
此亲不可恃， 智者当觉知；
宜速远离之， 如避于峻道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有四亲可亲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云何为四？一者止非，二者慈愍，三者利人，四者同事，是为四亲可亲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，当亲近之。善生！彼止非有四事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云何为四？一者见人为恶则能遮止，二者示人正直，三者慈心愍念，四者示人天路。是为四止非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」

「复次，慈愍有四事：一者见利代喜，二者见恶代忧，三者称誉人德，四者见人说恶便能抑制，是为四慈愍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利益有四，云何为四？一者护彼不令放逸，二者护彼放逸失财，三者护彼使不恐怖，四者屏相教诫，是为四利人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同事有四，云何为四？一者为彼不惜身命，二者为彼不惜财宝，三者为彼济其恐怖，四者为彼屏相教诫，是为四同事，多所饶益，为人救护。」世尊说是已，复作颂曰：

「制非防恶亲， 慈愍在他亲；
利人益彼亲， 同事齐己亲。
此亲乃可亲， 智者所附近；
亲中无等亲， 如慈母亲子。
若欲亲可亲， 当亲坚固亲；
亲者戒具足， 如火光照人。」

佛告善生：「当知六方，云何为六方？父母为东方，师长为南方，妻妇为西方，亲党为北方，僮仆为下方，沙门、婆罗门、诸高行者为上方。善生！夫为人子，当以五事敬顺父母，云何为五？一者供奉能使无乏，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，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，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。善生！夫为人子，当以此五事敬顺父母，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制子不听为恶，二者指授示其善处，三者慈爱入骨彻髓，四者为子求善婚娶，五者随时供给所须。善生！子于父母敬顺恭奉，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

「善生！弟子敬奉师长复有五事，云何为五？一者给侍所须，二者礼敬供养，三者尊重戴仰，四者师有教勅敬顺无违，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。善生！夫为弟子当以此五法敬事师长，师长复以五事敬视弟子，云何为五？一者顺法调御，二者诲其未闻，三者随其所问令善解义，四者示其善友，五者尽以所知诲授不悞。善生！弟子于师长敬顺恭奉，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

「善生！夫之敬妻亦有五事，云何为五？一者相待以礼，二者威严不媿，三者衣食随时，四者庄严以时，五者委付家内。善生！夫以此五事敬待于妻，妻复以五事恭敬于夫，云何为五？一者先起，二者后坐，三者和言，四者敬顺，五者先意承旨。善生！是为夫之于妻敬待，如是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

「善生！夫为人者，当以五事亲敬亲族，云何为五？一者给施，二者善言，三者利益，四者同利，五者不欺。善生！是为五事亲敬亲族，亲族亦以五事亲敬于人，云何为五？一者护放逸，二者护放逸失财，三者护恐怖者，四者屏相教诫，五者常相称叹。善生！如是敬视亲族，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

「善生！主于僮使以五事教授，云何为五？一者随能使役，二者饮食随时，三者赐劳随时，四者病与医药，五者纵其休假。善生！是为五事教授僮使，僮使复以五事奉事其主，云何为五？一者早起，二者为事周密，三者不与不取，四者作务以次，五者称扬主名。是为主待僮使，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

「善生！檀越当以五事供奉沙门、婆罗门，云何为五？一者身行慈，二者口行慈，三者意行慈，四者以时施，五者门不制止。善生！若檀越以此五事供奉沙门、婆罗门，沙门、婆罗门当复以六事而教授之，云何为六？一者防护不令为恶，二者指授善处，三者教怀善心，四者使未闻者闻，五者已闻能使善解，六者开示天路。善生！如是檀越恭奉沙门、婆罗门，则彼方安隐，无有忧畏。」世尊说已，重说偈曰：

「父母为东方， 师长名南方，
妻妇为西方， 亲族为北方，
僮仆为下方， 沙门为上方。
诸有长者子， 礼敬于诸方；
敬顺不失时， 死皆得生天。
惠施及软言， 利人多所益，

同利等彼己，
此四多负荷，
世间无此四，
此法在世间，
行则获大果，
严饰于床座，
供给所当得，
亲旧不相遗，
上下常和同，
先当习伎艺，
财业既已具，
出财未至奢，
欺诳抵突者，
积财从小起，
财宝日滋息，
一食知止足，
三当先储积，
四耕田商贾，
五当起塔庙，
在家勤六业，
如是修业者，
财宝日滋长，

所有与人共。
任重如车轮；
则无有孝养。
智者所撰择；
名称远流布。
供设上饮食；
名称远流布。
示以利益事；
于此得善誉。
然后获财业；
宜当自守护。
当撰择前人；
宁乞未举与。
如蜂集众花；
至终无损耗。
二修业勿怠，
以拟于空乏，
泽地而置牧，
六立僧房舍，
善修勿失时。
则家无损减；
如海吞众流。」

尔时，善生白世尊言：「甚善！世尊！实过本望，踰我父教，能使覆者得仰，闭者得开，迷者得悟，冥室燃灯，有目得视。如来所说，亦复如是，以无数方便，开悟愚冥，现清白法。所以者何？佛为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故能开示，为世明导。今我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唯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为忧婆塞，自今日始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尔时，善生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一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

(一七) 第二分清净经第十三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迦维罗卫国缅甸优婆塞林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有沙弥周那在波波国，夏安居已，执持衣钵，渐诣迦维罗卫缅甸园中，至阿难所，头面礼足，于一面立，白阿难言：「波波城内有尼干子，命终未久，其诸弟子分为二分，各共诤讼，面相毁骂，无复上下，迭相求短，竞其知见：『我能知是，汝不能知；我行真正，汝为邪见。以前着后，以后着前，颠倒错乱，无有法则。我所为妙，汝所言非，汝有所疑，当咨问我。』大德阿难！时，彼国人民事尼干者，闻诤讼已，生厌患心。」

阿难语周那沙弥曰：「我等有言欲启世尊，今共汝往，宣启此事，若世尊有所戒勅，当共奉行。」

尔时，沙弥周那闻阿难语已，即共诣世尊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此沙弥周那在波波国夏安居已，执持衣钵，渐来至此，礼我足，语我言：『波波国有尼干子，命终未久，其诸弟子分为二分，各共诤讼，面相毁骂，无复上下，迭相求短，竞其知见：『我能知是，汝不能知；我行真正，汝为邪见。以前着后，以后着前，颠倒错乱，无有法则。我所言是，汝所言非，汝有所疑，当咨问我。』时，彼国人民事尼干者，闻诤讼已，生厌患心。』」

世尊告周那沙弥曰：「如是。周那！彼非法中不足听闻，此非三耶三佛所说，犹如朽塔难可污色。彼虽有师，尽怀邪见；虽复有法，尽不真正，不足听采，不能出要，非是三耶三佛所说，犹如故塔不可污也。彼诸弟子有不顺其法，舍彼异见，行于正见。周那！若有人来语彼弟子：『诸贤！汝师法正，当于中行，何以舍离？』其彼弟子信其言者，则二俱失道，获无量罪，所以者何？彼虽有法，然不真正故。周那！若师不邪见，其法真正，善可听采，能得出要，三耶三佛所说，譬如新塔易可污色。然诸弟子于此法中，不能勤修，不能成就，舍平等道，入于邪见，若有人来语彼弟子：『诸贤！汝师法正，当于中行，何以舍离，入于邪见？』其彼弟子信其言者，则二俱见真正，获无量福。所以者何？其法真正。」

佛告周那：「彼虽有师，然怀邪见，虽复有法，尽不真正，不足听采，不能出要，非三耶三佛所说，犹如朽塔不可污色。彼诸弟子法法成就，随顺其行，起诸邪见。周那！若有人来语其弟子言：『汝师法正，汝所行是，今所修行勤苦如是，应于现法成就道果。』彼诸弟子信受其言者，则二俱失道，获无量罪。所以者何？以法不真正故。周那！若师不邪见，其法真正，善可听采，能得出要，三耶三佛所说，譬如新塔易为污色。又其弟子法法成就，随顺修行而生正见，若有人来语其弟子言：『汝师法正，汝所行是，今所修行勤苦如是，应于现法成就道果。』彼诸弟子信受其言，二俱正见，获无量福。所以者何？法真正故。」

「周那！或有导师出世，使弟子生忧；或有导师出世，使弟子无忧。云何导师出世，使弟子生忧？周那！导师新出世间，成道未久，其法具足，梵行清静，如实真要而不布现，然彼导师速取灭度，其诸弟子不得修行，皆愁忧言：『师初出世，成道未久，其法清静，梵行具足，如实真要，竟不布现，而今导师便速灭度，我等弟子不得修行。』是为导师出世，弟子愁忧。云何导师出世，弟子不忧？谓导师出世，其法清静，梵行具足，如实真要而广流布，然后导师方取灭度，其诸弟子皆得修行，不怀忧言：『师初出世，成道未久，其法清静，梵行具足，如实真要而不布现，而今导师便速灭度，使我弟子不得修行。』如是，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弟子无忧。」

佛告周那：「此支成就梵行，谓导师出世，出家未久，名闻未广，是谓梵行支不具足。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出家既久，名闻广远，是谓梵行支具足满。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出家既久，名闻亦广，而诸弟子未受训诲，未具梵行，未至安处，未获己利，未能受法分布演说，有异论起不能如法而往灭之，未能变化成神通证，是为梵行支不具足。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出家既久，名闻亦广，而诸弟子尽受教训，梵行具足，至安隐处，已获己利，又能受法分别演说，有异论起能如法灭，变化具足成神通证，是为梵行支具足满。」

「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出家亦久，名闻亦广，诸比丘尼未受训诲，未至安处，未获己利，未能受法分布演说，有异论起不能以法如实除灭，未能变化成神通证，是为梵行支未具足。周那！导师出世，出家亦久，名闻亦广，诸比丘尼尽受教训，梵行具足，至安隐处，已获己利，复能受法分别演说，有异论起能如法灭，变化具足成神通证，是为梵行支具足满。周那！诸优婆塞、优婆夷广修梵行，乃至变化具足成神通证，亦复如是。」

「周那！若导师不在世，无有名闻，利养损减，则梵行支不具足满。若导师在世，名闻利养，皆悉具足，无有损减，则梵行支为具足满。若导师在世，名闻利养，皆悉具足，而诸比丘名闻利养，不能具足，是为梵行支不具足。若导师在世，名闻利养，具足无损，诸比丘众亦复具足，则梵行支为具足满，比丘尼众亦复如是。」

「周那！我出家久，名闻广远，我诸比丘已受教诫，到安隐处，自获己利，复能受法为人说法，有异论起能如法灭，变化具足成神通证，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皆亦如是。周那！我以广流布梵行，——乃至变化具足成神通证。周那！一切世间所有导师，不见有得名闻利养如我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者也。周那！诸世间所有徒众，不见有名闻利养如我众也。周那！若欲正说者，当言见不可见。云何见不可见？一切梵行清净具足，宣示布现，是名见不可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鬻头蓝子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『有见不见，云何名见不见？如刀可见，刃不可见。』诸比丘！彼子乃引凡夫无识之言以为譬喻，如是，周那！若欲正说者，当言见不见。云何见不见？汝当正欲说言：『一切梵行清净具足，宣示流布，是不可见。』周那！彼相续法不具足而可得，不相续法具足而不可得。周那！诸法中梵行，酪酥中醍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是法躬自作证，谓四念处、四神足、四意断、四禅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，汝等尽共和合，勿生诤讼，同一师受，同一水乳；于如来正法，当自炽然，快得安乐。得安乐已，若有比丘说法中有作是言：『彼所说句不正，义理不正。』比丘闻已，不可言是，不可言非，当语彼比丘言：『云何？诸贤！我句如是，汝句如是；我义如是，汝义如是。何者为胜？何者为负？』若彼比丘报言：『我句如是，我义如是；汝句如是，汝义如是；汝句亦胜，汝义亦胜。』彼比丘说此，亦不得非，亦不得是。当谏彼比丘，当呵当止，当共推求，如是尽共和合，勿生诤讼，同一受，同一师，同一乳；于如来正法，当自炽然，快得安乐。」

「得安乐已，若有比丘说法，中有比丘作是言：『彼所说句不正，义正。』比丘闻已，不可言是，不可言非，当语彼比丘言：『云何？比丘！我句如是，汝句如是，何者为是？何者为非？』若彼比丘报言：『我句如是，汝句如是，汝句亦胜。』彼比丘说此，亦不得言是，不得言非，当谏彼比丘，当

呵当止，当共推求，如是尽共和合，勿生诤讼，同一师受，同一水乳；于如来正法，当自炽然，快得安乐。

「得安乐已，若有比丘说法，中有比丘作是言：『彼所说句正，义不正。』比丘闻已，不可言是，不可言非，当语彼比丘言：『云何？比丘！我义如是，汝义如是，何者为是？何者为非？』若彼报言：『我义如是，汝义如是，汝义亦胜。』彼比丘说此已，亦不得言是，亦不得言非，当谏彼比丘，当呵当止，当共推求，如是比丘尽共和合，勿生诤讼，同一师受，同一水乳，于如来正法，当自炽然，快得安乐。」

「得安乐已，若有比丘说法，中有比丘作如是言：『彼所说句正，义正。』比丘闻已，不得言非，当称赞彼言：『汝所言是，汝所言是。』是故，比丘！于十二部经自身作证，当广流布，一曰《贯经》，二曰《祇夜经》，三曰《受记经》，四曰《偈经》，五曰《法句经》，六曰《相应经》，七曰《本缘经》，八曰《天本经》，九曰《广经》，十曰《未曾有经》，十一曰《譬喻经》，十二曰《大教经》，当善受持，称量观察，广演分布。」

「诸比丘！我所制衣，若冢间衣，若长者衣、羸贱衣；此衣足障寒暑、蚊虻，足蔽四体。诸比丘！我所制食，若乞食，若居士食；此食自足，若身苦恼，众患切已，恐遂至死，故听此食，知足而已。诸比丘！我所制住处，若在树下，若在露地，若在房内，若楼阁上，若在窟内，若在种种住处；此处自足，为障寒暑、风雨、蚊虻，下至闲静懈怠之处。诸比丘！我所制药，若大小便，酥油蜜、黑石蜜；此药自足，若身生苦恼，众患切已，恐遂至死，故听此药。」

佛言：「或有外道梵志来作是语：『沙门释子以众乐自娱。』若有此言，当如是报：『汝等莫作此言，谓沙门释子以众乐自娱。所以者何？有乐自娱，如来呵责；有乐自娱，如来称誉。』若外道梵志问言：『何乐自娱，瞿昙呵责？』设有此语，汝等当报：『五欲功德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；耳闻声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触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。诸贤！犹是五欲缘生喜乐，此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之所呵责也。犹如有人故杀众生，自以为乐，此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之所呵责。犹如有人私窃偷盗，自以为乐，此为如来之所呵责。犹如有人犯于梵行，自以为乐，此是如来之所呵责。犹如有人故作妄语，自以为乐，此是如

来之所呵责。犹如有人放荡自恣，此是如来之所呵责。犹如有人行外苦行，非是如来所说正行，自以为乐，此是如来之所呵责。』

「诸比丘！呵责五欲功德，人所贪着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；耳闻声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触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；如此诸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此乐。犹如有人故杀众生，以此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此乐。犹如有人公为盗贼，自以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是乐。犹如有人犯于梵行，自以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是乐。犹如有人故作妄语，自以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是乐。犹如有人放荡自恣，自以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是乐。犹如有人行外苦行，自以为乐，沙门释子无如是乐。」

「若外道梵志作如是问『何乐自娱，沙门瞿昙之所称誉？』诸比丘！彼若有此言，汝等当答彼言：『诸贤！有五欲功德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，——乃至身知触，可爱可乐，人所贪着。诸贤！五欲因缘生乐，当速除灭。犹如有人故杀众生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此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公为盗贼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此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犯于梵行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此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故为妄语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此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放荡自恣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此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行外苦行，自以为乐；有如是乐，应速除灭。犹如有人去离贪欲，无复恶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入初禅；如是乐者，佛所称誉。犹如有人灭于觉、观，内喜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入第二禅；如是乐者，佛所称誉。犹如有人除喜入舍，自知身乐，贤圣所求，护念一心，入第三禅；如是乐者，佛所称誉。乐尽苦尽，忧、喜先灭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静，入第四禅；如是乐者，佛所称誉。』」

「若有外道梵志作如是问：『汝等于此乐中求几果功德？』应答彼言：『此乐当有七果功德。云何为七？于现法中，得成道证，正使不成，临命终时，当成道证；若临命终复不成者，当尽五下结，中间般涅槃、生彼般涅槃、行般涅槃、无行般涅槃、上流阿迦尼咤般涅槃。诸贤！是为此乐有七功德。诸贤！若比丘在学地欲上，求安隐处，未除五盖，云何为五？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彼学比丘方欲上求，求安隐处，未灭五盖，于四念处不能精勤，于七觉意不能勤修，欲得上人法、贤圣智慧增盛，求欲知欲见者，无有是处。诸贤！学地比丘欲上求，求安隐处，能灭五盖：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于四意处又能精勤，于七觉意如实修行，欲得上人法、贤圣智慧增上，求欲知欲见者，则有是处。诸贤！若有比

丘漏尽阿罗汉，所作已办，舍于重担，自获己利，尽诸有结使，正智解脱，不为九事。云何为九？一者不杀，二者不盗，三者不淫，四者不妄语，五者不舍道，六者不随欲，七者不随恚，八者不随怖，九者不随痴。诸贤！是为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，舍于重担，自获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得解，远离九事。』

「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说言：『沙门释子有不住法。』应报彼言：『诸贤！莫作是说：沙门释子有不住法。所以者何？沙门释子，其法常住，不可动转，譬如门阨常住不动，沙门释子亦复如是，其法常住，无有移动。』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说言：『沙门瞿昙尽知过去事，不知未来事。』『彼比丘、彼异学梵志智异，智观亦异，所言虚妄。如来于彼过去事，若在目前，无不知见；于未来世，生于道智。过去世事虚妄不实，不足喜乐，无所利益，佛则不记；或过去事有实，无可喜乐，无所利益，佛亦不记；若过去事有实、可乐，而无利益，佛亦不记；若过去事有实、可乐，有所利益，如来尽知然后记之；未来、现在，亦复如是。如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应时语、实语、义语、利语、法语、律语，无有虚也。佛于初夜成最正觉，及末后夜，于其中间有所言说，尽皆如实，故名如来。复次，如来所说如事，事如所说，故名如来。以何等义，名等正觉？佛所知见、所灭、所觉，佛尽觉知，故名等正觉。』

「或有外道梵志作如是说：『世间常存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说言：『此世无常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世间有常无常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此世间非有常非无常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此世间有边，唯此为实，余者为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世间无边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世间有边无边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世间非有边非无边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或复有言：『是命是身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非命非身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命异身异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非异命非异身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如来有终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如来不终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如来终不终，此实余虚。』或复有言：『如来非终非不终，此实余虚。』诸有此见，名本生本见，今为汝记，谓：『此世常存，——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，是为本见本生。』为汝记之。

「所谓未见未生者，我亦记之。何者未见未生，我所记者？色是我，从想有终，此实余虚；无色是我，从想有终；亦有色亦无色是我，从想有终；非有色非无色是我，从想有终。我有边，我无边，我有边无边，我非有边非无边，从想有终。我有乐，从想有终；我无乐，从想有终；我有苦乐，从想有终；我无苦乐，从想有终。一想是我，从想有终；种种想是我，从想有终；少想是我，从想有终；无量想是我，从想有终，此实余虚。是为邪见本见本生，我之所记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如是论、有如是见：『此世常存，此实余虚，——乃至无量想是我，此实余虚。』彼沙门、婆罗门复作如是说、如是见：『此实，余者虚妄。』当报彼言：『汝实作此论，云何此世常存？此实余虚耶？如此语者，佛所不许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见中各有结使，我以理推，诸沙门、婆罗门中，无与我等者，况欲出过？此诸邪见但有言耳，不中共论，——乃至无量想是我，亦复如是。』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：『此世间自造。』复有沙门、婆罗门言：『此世间他造。』或复有言：『自造他造。』或复有言：『非自造非他造，忽然而有。』彼沙门、婆罗门言世间自造者，是沙门、婆罗门皆因触因缘，若离触因而能说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由六入身故生触，由触故生受，由受故生爱，由爱故生取，由取故生有，由有故生生，由生故有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大患阴集。若无六入则无触，无触则无受，无受则无爱，无爱则无取，无取则无有，无有则无生，无生则无老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大患阴集。又言此世间他造，又言此世间自造他造，又言此世间非自造非他造，忽然而有，亦复如是，因触而有，无触则无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欲灭此诸邪恶见者，于四念处当修三行。云何比丘灭此诸恶，于四念处当修三行？比丘谓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内外身身观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受、意、法观，亦复如是。是为灭众恶法，于四念处，三种修行。有八解脱，云何为八？色观色，初解脱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二解脱。净解脱，三解脱。度色想灭有对想，住空处，四解脱。舍空处，住识处，五解脱。舍识处，住不用处，六解脱。舍不用处，住有想无想处，七解脱。灭尽定，八解脱。」

尔时，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，即偏露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白佛言：「甚奇！世尊！此法清净，微妙第一。当云何名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名为清净，汝当清净持之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八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自欢喜经第十四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那难陀城波波利庵婆林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长老舍利弗于闲静处，默自念言：「我心决定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沙门、婆罗门智慧、神足、功德、道力，无有与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等者。」时，舍利弗从静室起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向于静室，默自思念：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沙门、婆罗门智慧、神足、功德、道力，无有与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等者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于佛前说如是语，一向受持，正师子吼，余沙门、婆罗门无及汝者。云何？舍利弗！汝能知过去诸佛心中所念，彼佛有如是戒、如是法、如是智慧、如是解脱、如是解脱堂不？」

对曰：「不知。」

「云何？舍利弗！汝能知当来诸佛心中所念，有如是戒、如是法、如是智慧、如是解脱、如是解脱堂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知。」

「云何？舍利弗！如我今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心中所念，如是戒、如是法、如是智、如是解脱、如是解脱堂，汝能知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知。」

又告舍利弗：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心中所念，汝不能知，何故决定作是念？因何事生是念？一向坚持而师子吼，余沙门、婆罗门

若闻汝言：『我决定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沙门、婆罗门智慧、神足、功德、道力，无有与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等者。』当不信汝言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我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心中所念，我不能知，佛总相法我则能知。如来为我说法，转高转妙，说黑、白法，缘、无缘法，照、无照法，如来所说，转高转妙，我闻法已，知一一法，于法究竟，信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信如来法善可分别，信如来众苦灭成就，诸善法中，此为最上。世尊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所有沙门、婆罗门无有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世尊说法复有上者，谓制法。制法者，谓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四禅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贤圣道，是为无上制。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所有沙门、婆罗门皆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者？」

「世尊说法又有上者，谓制诸入。诸入者，谓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如过去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亦制此入，所谓眼色，——乃至意法；正使未来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亦制此入，所谓眼色，——乃至意法；今我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亦制此入，所谓眼色，——乃至意法。此法无上，无能过者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世尊说法又有上者，谓识入胎。入胎者，一谓乱入胎、乱住、乱出，二者不乱入、乱住、乱出，三者不乱入、不乱住而乱出，四者不乱入、不乱住、不乱出。彼不乱入、不乱住、不乱出者，入胎之上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所谓道也。所谓道者，诸沙门、婆罗门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慧意三昧，随三昧心修念觉意，依欲、依离、依灭尽、依出要法；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意，依欲、依离、依灭尽、依出要。此法最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所谓为灭。灭者，谓苦灭迟得，二俱卑陋；苦灭速得，唯苦卑陋；乐灭迟得，唯迟卑陋；乐灭速得，然不广普，以不广普，故名卑陋。如今如来乐灭速得，而复广普，乃至天人见神变化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说微妙第一，下至女人，亦能受持，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是为如来说无上灭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言清净。言清净者，世尊于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不说无益虚妄之言，言不求胜，亦不朋党，所言柔和，不失时节，言不虚发，是为言清净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见定。彼见定者，谓有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观头至足，观足至头，皮肤内外，但有不净发、毛、爪甲，肝、肺、肠、胃、脾、肾五脏，汗、肪、髓、脑、屎、尿、涕、泪，臭处不净，无一可贪，是初见定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除去皮肉外诸不净，唯观白骨及与牙齿，是为二见定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白骨，唯观心识在何处住？为在今世？为在后世？今世不断，后世不断；今世不解脱，后世不解脱，是为三见定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除白骨，复重观识；识在后世，不在今世；今世断，后世不断；今世解脱，后世不解脱，是为四见定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除白骨，复重观识，不在今世，不在后世；二俱断，二俱解脱，是为五见定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」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说常法。常法者，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忆识世间二十成劫败劫，彼作是言：『世间常存，此为真实，余者虚妄，所以者何？由我忆识，故知有此成劫败劫，其余过去我所不知，未来成败我亦不知。』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：『世间常存，唯此为实，余者为虚。』是为初常法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忆识四十成劫败劫，彼作是言：『此世间常，此为真实，余者虚妄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忆识故知成劫败劫，我复能过是，知过去成劫败劫，我不知未来劫之成败。』此说知始，不说知终，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：『世间常存，唯此真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此是二常法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忆识八十成劫败劫，彼言：『此世间常，余者虚妄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忆识故知有成劫败劫，复过是知过去成劫败劫，未来劫之成

败我亦悉知。』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：『世间常存，唯此为实，余者虚妄。』是为三常存法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能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观察。观察者，谓有沙门、婆罗门以想观察，他心尔趣，此心尔趣，彼心作是想时，或虚或实，是为一观察。诸沙门、婆罗门不以想观察，或闻诸天及非人语，而语彼言：『汝心如是，汝心如是。』此亦或实或虚，是二观察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不以想观察，亦不闻诸天及非人语，自观己身，又听他言，语彼人言：『汝心如是，汝心如是。』此亦有实有虚，是为三观察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不以想观察，亦不闻诸天及非人语，又不自观、观他，除觉、观己，得定意三昧，观察他心，而语彼言：『汝心如是，汝心如是。』如是观察则为真实，是为四观察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所谓教诫。教诫者，或时有人不违教诫，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复受有，是为初教诫。或时有人不违教诫，尽五下结，于彼灭度，不还此世，是为二教诫。或时有人不违教诫，三结尽，薄淫、怒、痴，得斯陀含，还至此世而取灭度，是为三教诫。或时有人不违教诫，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极七往返，必成道果，不堕恶趣，是为四教诫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为他说法，使戒清净。戒清净者，有诸沙门、婆罗门所语至诚，无有两舌，常自敬肃，捐除睡眠，不怀邪谄，口不妄言，不为世人记于吉凶，不自称说从他所得以示于人，更求他利，坐禅修智，辩才无碍，专念不乱，精勤不怠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解脱智。谓解脱智者，世尊由他因缘内自思惟言：『此人是须陀洹，此是斯陀含，此是阿那含，此是阿罗汉。』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自识宿命智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自忆往昔无数世事，一生、二生，——乃至百千生成劫败劫，如是无数我于某处生，名字如是，种、姓如是，寿命如是，饮食如是，苦乐如是；从此生彼，从彼生此，若干种相，自忆宿命无数劫事，昼夜常念

本所经历。此是色，此是无色；此是想，此是无想，此是非无想，尽忆尽知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天眼智。天眼智者，诸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观诸众生，死者、生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其所行，尽见尽知。或有众生，成就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，诽谤贤圣，信邪倒见，身坏命终，堕三恶道。或有众生，身行善、口言善、意念善，不谤贤圣，见正信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天人中，以天眼净，观诸众生，如实知见。此法无上，智慧无余，神通无余，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

「如来说法复有上者，谓神足证。神足证者，诸沙门、婆罗门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，作无数神力，能变一身为无数身，以无数身合为一身，石壁无碍，于虚空中结加趺坐。犹如飞鸟，出入于地；犹如在水，履水如地；身出烟火，如火积燃；以手扞日月，立至梵天。若沙门、婆罗门称是神足者，当报彼言：『有此神足，非为不有。此神足者，卑贱下劣，凡夫所行，非是贤圣之所修习。若比丘于诸世间爱色不染，舍离此已，如所应行，斯乃名为贤圣神足。于无喜色，亦不憎恶，舍离此已，如所应行，斯乃名曰贤圣神足。于诸世间爱色、不爱色，二俱舍已，修平等护，专念不忘，斯乃名曰贤圣神足。犹如世尊精进勇猛，有大智慧，有知、有觉，得第一觉，故名等觉。世尊今亦不乐于欲，不乐卑贱凡夫所习，亦不劳勤受诸苦恼。世尊若欲除弊恶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游于初禅，如是便能除弊恶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游于初禅；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亦复如是。精进勇猛，有大智慧，有知、有觉，得第一觉，故名等觉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外道异学来问汝言：『过去沙门、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？』汝当云何答？彼复问言：『未来沙门、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？』汝当云何答？彼复问言现在沙门、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？汝当云何答？」

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设有是问：『过去沙门、婆罗门与佛等不？』当答言：『有。』设问：『未来沙门、婆罗门与佛等不？』当答言：『有。』设问：『现在沙门、婆罗门与佛等不？』当答言：『无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彼外道梵志或复问言：『汝何故或言有？或言无？』汝当云何答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当报彼：『过去三耶三佛与如来等，未来三耶三佛与如来等，我躬从佛闻，欲使现在有三耶三佛与如来等者，无有是处。』世尊！我如所闻，依法顺法，作如是答，将无咎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答，依法顺法，不违也。所以然者？过去三耶三佛与我等，未来三耶三佛与我等，欲使现在有二佛出世，无有是处。」

尔时，尊者鬘陀夷在世尊后执扇扇佛，佛告之曰：「鬘陀夷！汝当观世尊少欲知足，今我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德，而少欲知足，不乐在欲。鬘陀夷！若余沙门、婆罗门于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，彼便当竖幡，告四远言：『如来今者少欲知足，今观如来少欲知足，如来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德，不用在欲。』」

尔时，尊者鬘陀夷正衣服，偏露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白佛言：「甚奇！世尊！少有少欲知足如世尊者，世尊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德，不用在欲。若复有余沙门、婆罗门于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，便能竖幡，告四远言：『世尊今者少欲知足。』舍利弗！当为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数说此法，彼若于佛、法、僧，于道有疑者，闻说此法，无复疑网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当为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数说此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于佛、法、僧，于道有疑者，闻汝所说，当得开解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」

时，舍利弗即便数数为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说法，以自清净故，故名清净经。

尔时，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九）佛说长阿含第二分大会经第十五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提国迦维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尽是罗汉，复有十方诸神妙天皆来集会，礼敬如来及比丘僧。

时，四净居天即于天上各自念言：「今者，世尊在释翅提迦维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尽得阿罗汉，复有十方诸神妙天皆来集会，礼敬如来及比丘僧。我等今者亦可往共诣世尊所，各当以偈称赞如来。」

时，四净居天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彼天没，至释翅提迦维林中。尔时，四净居天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时，一净居天即于佛前，以偈赞曰：

「今日大众会， 诸天神普集；
皆为法故来， 欲礼无上众。」

说此偈已，退一面立。时，一净居天复作颂曰：

「比丘见众秽， 端心自防护；
欲如海吞流， 智者护诸根。」

说是偈已，退一面立。时，一净居天复作颂曰：

「断刺平爱坑， 及填无明壑；
独游清净场， 如善象调御。」

说此偈已，退一面立。时，一净居天复作颂曰：

「诸归依佛者， 终不堕恶趣；
舍此人中形， 受天清净身。」

尔时，四净居天说此偈已，世尊印可，即礼佛足，遶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其去未久，佛告诸比丘：「今者诸天大集，今者诸天大集，十方诸神妙天无不来此礼觐如来及比丘僧。诸比丘！过去诸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亦有诸天大集，如我今日；当来诸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亦有诸天大集，如我今日。诸比丘！今者诸天大集，十方诸神妙天无不来此礼觐如来及比丘僧，亦当称彼名号，为其说偈。比丘当知：

「诸依地山谷， 隐藏见可畏；
身着纯白衣， 洁净无垢秽。
天人闻此已， 皆归于梵天；
今我称其名， 次第无错谬。
诸天众今来， 比丘汝当知；

世间凡人智， 百中不见一。
何由乃能见， 鬼神七万众？
若见十万鬼， 犹不见一边；
何况诸鬼神， 周遍于天下。」

地神有七千悦叉若干种，皆有神足、形貌、色像、名称，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。时，有雪山神将六千鬼悦叉若干种，皆有神足、形貌、色像、名称，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。有一舍罗神将三千鬼悦叉若干种，皆有神足、形貌、色像、名称，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。此万六千鬼神悦叉若干种，皆有神足、形貌、色像、名称，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。

复有毘波蜜神，住在马国，将五百鬼，皆有神足、威德。复有金毘罗神，住王舍城毘富罗山，将无数鬼神恭敬围遶。复有东方提头赖咤天王，领干沓怛神，有大威德，有九十一子，尽字因陀罗，皆有大神力。南方毗楼勒天王，领诸龙王，有大威德，有九十一子，亦字因陀罗，有大神力。西方毗楼博叉天王，领诸鸠盘荼鬼，有大威德，有九十一子，亦字因陀罗，有大神力。北方天王名毗沙门，领诸悦叉鬼，有大威德，有九十一子，亦字因陀罗，有大神力。此四天王护持世者，有大威德，身放光明，来诣迦维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欲降其幻伪虚妄之心，故结呪曰：

「摩拘楼罗摩拘楼罗 毗楼罗毗楼罗 [旃-方+示]陀那加摩世致 迦尼延豆
尼延豆 波那摠呜呼奴奴主 提婆苏暮 摩头罗 支多罗斯那 干沓波 那
罗主 阇尼沙 尸呵 无莲陀罗 鼻波蜜多罗 树尘陀罗 那闍尼呵 斗浮
楼 输支婆迹婆」

如是，诸王干沓婆及罗刹皆有神足、形貌、色像，怀欢喜心来诣比丘众林中。尔时，世尊复结呪曰：

「阿酰 那陀瑟 那头 毗舍离 沙呵 带叉蛇 婆提 提头赖咤 帝婆
沙呵 若利耶 加毘罗 摄波那伽 阿陀伽摩 天提伽 伊罗婆陀 摩呵那
伽 毘摩那伽多 陀伽陀余 那伽罗阇 婆呵沙呵 叉奇提 婆提罗帝 婆
提罗帝 毘枚大迹闍 毘呵四 婆唎 阿婆婆四 质多罗 速和尼那 求四
多 阿婆由 那伽罗除 阿四 修跋罗 萨帝奴 阿伽 佛陀洒 失罗唎
婆耶 忧罗头婆延楼 素盘[少/兔] 佛头 舍罗[少/兔] 伽类楼」

尔时，世尊为阿修罗而结呪曰：

「祇陀 跋阇 呵帝 三物第 阿修罗 阿失陀 婆延地 婆三婆四 伊弟
阿陀 提婆摩 天地 伽黎妙 摩呵秘摩 阿修罗 陀那秘罗陀 鞞摩质兜
楼 修质谛丽 婆罗呵黎 无夷连那婆 舍黎阿细 跋黎 弗多罗那 萨鞞
鞞楼耶那那迷 萨那迷谛 婆黎 细如 罗耶跋兜楼 伊呵庵婆罗迷 三摩
由伊 陀那 跋陀若 比丘那 三弥涕 泥拔」

尔时，世尊复为诸天而结呪曰：

「阿浮 提婆 草犁酰陞 提豫 婆由 多陀[少/兔] 跋楼[少/兔] 婆楼尼
世帝苏弥 耶舍阿头 弥多罗婆 伽罗那移婆 阿逻 提婆 摩天梯与 陀
舍提舍 伽予 萨鞞 那难多罗婆跋那 伊地盘大 讎地 盘那盘大 耶舍
卑[少/兔] 暮陀婆那 阿酰捷大 比丘那 婆朱弟 婆尼 鞞弩 提步 舍
伽利 阿酰地 勇迷 那刹帝隶富罗息几大 阿陀蔓 陀罗 婆罗鞞栴大苏
婆尼捎 提婆 阿陀[旃-方+示]陀 富罗翅支大 苏黎耶苏婆尼捎 提婆 阿
陀 苏提耶 富罗翅大 摩伽陀 婆苏因 图搯阿头 释拘 富罗大搯 叔
伽 伽罗摩 罗那阿大 鞞摩尼婆 呜婆提 奇呵 波罗无呵 鞞婆罗 微
阿尼 萨陀摩多 阿呵黎 弥沙阿尼钵讎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叹奴阿 搯余提
舍阿酰跋沙 赍摩 摩呵赍摩 摩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沙阿 摩[菟-(色-
巴)+(ㄊ-一)]疏多摩 乞陀波头洒阿陀摩 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波头洒阿 酰
阿罗夜 提婆 阿陀 黎陀夜 婆私 波罗 摩诃 波罗阿陀 提婆摩天
梯夜 差摩 兜率陀 夜摩 伽沙尼阿尼 蓝鞞蓝婆折帝 树提 那摩伊洒
念摩罗提 阿陀酰 波罗念弥大 阿酰 提婆 提婆 闍兰提 阿奇 尸吁
波 摩阿栗咤搯耶 呜摩 浮浮 尼婆私遮婆 陀暮 阿周陀 阿尼 输豆
檀耶 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阿头 阿逻 毘沙门伊洒」

此是六十种天。尔时，世尊复为六十八五通婆罗门而结呪曰：

「罗耶梨沙耶何酰捷大婆尼 伽毘罗跋兜鞞地阇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阿头差暮
萨提 鸯祇鞞地牟尼阿头闭牝耶差伽 尸梨沙婆呵若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阿头
梵摩提婆提那婆鞞地牟尼阿头 拘萨梨伊尼搯摩闍逻 鸯祇野般闍阿楼鸣
猿头 摩诃罗野阿拘提楼杙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阿头 六闭俱萨梨阿楼伽陵倚
伽夷罗檀酰罪否符野福都卢梨洒先陀步 阿头 提那伽否婆呵移伽耶罗野多
陀阿伽度 婆罗蔓陀[菟-(色-巴)+(ㄊ-一)]迦牧罗野阿头 因陀罗楼迷迦符陀搯
暮摩伽酰阿勅伤俱卑予阿头酰兰若伽否鞞梨味余梨多他阿伽度 阿酰婆好罗

子弥都卢多陀阿伽度 婆斯佛离首陀罗罗予多陀阿伽度 伊犁耶差摩诃罗予
 先阿步多陀阿伽度 般阇婆予婆梨地翅阿罗予多陀阿伽度 郁阿兰摩诃罗予
 便被婆梨摩梨输婆酰大 那摩阿盘地苦摩梨罗予阿具斯利陀那婆地阿头 翅
 鞞罗予尸伊呢弥呢摩呵罗予复婆楼多陀阿伽度 跋陀婆利摩呵罗予俱萨梨摩
 提输尸汉提苦婆梨罗予修陀罗楼多他阿伽度 阿呵因头楼阿头摩罗予余苏利
 与他鞞地提步阿呵鞞利四阿头 恒阿耶楼婆罗目遮耶暮阿夷[菟-(色-巴)+(一-
 一)]阿头一摩耶舍毗那婆 差摩罗予何梨捷度余毗度钵支余是数波那路摩苏罗
 予耶赐多由酰兰若苏盘那秘愁度致夜数罗舍 波罗鞞陀郁陀婆呵婆洒婆呵婆
 婆谋娑呵沙贪覆除大除法阁沙丽罗陀 那摩般枝[病-丙+(白/(ㄎ*戈))]多哆罗干
 沓婆 沙呵婆萨多提苏鞞罗予阿酰捷[病-丙+(白/(ㄎ*戈))] 比丘三弥地婆尼地
 婆尼」

尔时，复有千五通婆罗门，如来亦为结呪。时，此世界第一梵王及诸梵天皆有神通，有一梵童子名曰提舍，有大神力。复有十方余梵天王，各与眷属围遶而来。复越千世界，有大梵王见诸大众在世尊所，寻与眷属围遶而来。

尔时，魔王见诸大众在世尊所，怀毒害心，即自念言：「我当将诸鬼兵往坏彼众，围遶尽取，不令有遗。」时，即召四兵，以手拍车，声如霹雳，诸有见者无不惊怖，放大风雨、雷电、霹雳，向迦维林围绕大众。

佛告诸比丘乐此众者：「汝等当知，今日魔众怀恶而来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汝今当敬顺，	建立于佛法；
当灭此魔众，	如象坏花藁。
专念无放逸，	具足于净戒；
定意自念惟，	善护其志意。
若于正法中，	能不放逸者；
则度老死地，	永尽诸苦本。
诸弟子闻已，	当勤加精进；
超度于众欲，	一毛不倾动。
此众为最胜，	有大智名闻；
弟子皆勇猛，	为众之所敬。」

尔时，诸天、神、鬼、五通仙人皆集迦维园中，见魔所为，怪未曾有。佛说此法时，八万四千诸天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诸天、龙、鬼、神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真陀罗、摩睺罗伽、人与非人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三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(二〇) 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游俱萨罗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至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，即于彼伊车林中止宿。

时，有沸伽罗娑罗婆罗门，止郁伽罗村，其村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波斯匿王即封此村，与沸伽罗娑罗婆罗门，以为梵分。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三部旧典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皆能分别，又能善解大人相法、祭祀仪礼，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其第一摩纳弟子名阿摩昼，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三部旧典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皆能分别，亦能善解大人相法、祭祀仪礼，亦有五百摩纳弟子，教授不废，与师无异。

时，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至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，止伊车林中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善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静。如此真人应往亲觐，我今宁可观沙门瞿昙，为定有三十二相，名闻流布，为称实不？当以何缘得见佛相？复作是念言：今我弟子阿摩昼，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三部旧典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又能善解大人相法、祭祀仪礼，唯有此人可使观佛，知相有无。

时，婆罗门即命弟子阿摩昼而告之曰：「汝往观彼沙门瞿昙，为定有三十二相，为虚妄耶？」

时，阿摩昼寻白师言：「我以何验观瞿昙相，知其虚实？」

师即报曰：「我今语汝，其有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者，必趣二处，无有疑也。若在家，当为转轮圣王，王四天下，以法治化统领民物，七宝具足：一、金轮宝，二、白象宝，三、绀马宝，四、神珠宝，五、玉女宝，六、居士宝，七、典兵宝。王有千子，勇猛多智，降伏怨敌，兵杖不用，天下泰平，国内民物无所畏惧。若其不乐世间，出家求道，当成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。以此可知瞿昙虚实。」

时，阿摩昼受师教已，即严驾宝车，将五百摩纳弟子，清旦出村，往诣伊车林。到已下车，步进诣世尊所；佛坐彼立，佛立彼坐，于其中间共谈义理。佛告摩纳曰：「汝曾与诸耆旧长宿大婆罗门如是论耶？」

摩纳白佛：「此为何言？」

佛告摩纳：「我坐汝立，我立汝坐，中间共论，汝师论法当如是耶？」

摩纳白佛言：「我婆罗门论法，坐则俱坐，立则俱立，卧则俱卧。今诸沙门毁形鰓独，卑陋下劣，习黑冥法，我与此辈共论义时，坐起无在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语彼言：「卿摩纳未被调伏。」

时，摩纳闻世尊称卿，又闻未被调伏，即生忿恚，毁谤佛言：「此释种子，好怀嫉恶，无有义法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诸释种子，何过于卿？」

摩纳言：「昔我一时为师少缘，在释迦迦维罗越国。时，有众多诸释种子，以少因缘集在讲堂，遥见我来，轻慢戏弄，不顺仪法，不相敬待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彼诸释子还在本国，游戏自恣，犹如飞鸟自于櫟林，出入自在。诸释种子自于本国，游戏自在，亦复如是。」

摩纳白佛言：「世有四姓——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，其彼三姓，常尊重、恭敬、供养婆罗门；彼诸释子义不应尔。彼释厮细、卑陋、下劣，而不恭敬我婆罗门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自念言：「此摩纳子！数数毁骂言及厮细，我今宁可说其本缘调伏之耶！」佛告摩纳：「汝姓何等？」

摩纳答言：「我姓声王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汝姓尔者，则为是释迦奴种。」

时，彼五百摩纳弟子，皆举大声而语佛言：「勿说此言！谓：『此摩纳为释迦奴种。』所以者何？此大摩纳，真族姓子，颜貌端正，辩才应机，广博多闻，足与瞿昙往返谈论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五百摩纳：「若汝师尽不如汝言者，当舍汝师共汝论义；若汝师有如上事如汝言者，汝等宜默，当共汝师论。」

时，五百摩纳白佛言：「我等尽默，听共师论。」时，五百摩纳尽皆默然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摩昼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王名声摩。王有四子：一名面光，二名象食，三名路指，四名庄严。其王四子少有所犯，王宾出国到雪山南，住直树林中，其四子母及诸家属，皆追念之，即共集议，诣声摩王所，白言：『大王！当知我等与四子别久，欲往看视。』王即告曰：『欲往随意。』时，母眷属闻王教已，即诣雪山南直树林中，到四子所。时诸母言：『我女与汝子，汝女与我子，即相配匹遂成夫妇，后生男子，容貌端正。』

「时，声摩王闻其四子诸母与女共为夫妇，生子端正，王即欢喜，而发此言：『此真释子！真释童子！』能自存立，因此名释(释。秦言能在直树林。故名释。释。秦言亦言直)。声摩王即释种先也。王有青衣，名曰方面，颜貌端正，与一婆罗门交通，遂便有娠，生一摩纳子，堕地能言，寻语父母：『当洗浴我，除诸秽恶；我年大已，自当报恩。』以其初生能言，故名声王。如今初生有能言者，人皆怖畏，名为可畏；彼亦如是，生便能言，故名声王。从此已来，婆罗门种遂以声王为姓。」

又告摩纳：「汝颇从先宿耆旧大婆罗门，闻此种姓因缘已不？」

时，彼摩纳默然不对。如是再问，又复不对。佛至三问，语摩纳言：「吾问至三，汝宜速答，设不答者，密迹力士手执金杵在吾左右，即当破汝头为七分。」

时，密迹力士手执金杵，当摩纳头上虚空中立，若摩纳不时答问，即下金杵碎摩纳首。佛告摩纳：「汝可仰观。」

摩纳仰观，见密迹力士手执金杵立虚空中，见已恐怖，衣毛为竖，即起移坐附近世尊，依恃世尊为救为护，白世尊言：「世尊当问，我今当答。」

佛即告摩纳：「汝曾于先宿耆旧大婆罗门，闻说如是种姓缘不？」

摩纳答言：「我信曾闻，实有是事。」

时，五百摩纳弟子，皆各举声自相谓言：「此阿摩昼，实是释迦奴种也。沙门瞿昙所说真实，我等无状，怀轻慢心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五百摩纳后必怀慢，称彼为奴，今当方便灭其奴名。」即告五百摩纳曰：「汝等诸人！慎勿称彼为奴种也。所以者何？彼先婆罗门是大仙人，有大威力，伐声摩王索女，王以畏故，即以女与。」由佛此言得免奴名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摩昼曰：「云何？摩纳！若刹利女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若与一婆罗门为妻生子，摩纳！容貌端正，彼入刹利种，得坐受水诵刹利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得父财业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得嗣父职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云何？摩纳！若婆罗门女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与刹利为妻，生一童子，颜貌端正，彼入婆罗门众中，得坐起受水不？」

答曰：「得。」

「得诵婆罗门法，得父遗财，嗣父职不？」

答曰：「得。」

「云何，摩纳！若婆罗门摈婆罗门投刹利种者，宁得坐起受水，诵刹利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得父遗财，嗣父职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「若刹利种摈刹利投婆罗门，宁得坐起受水，诵婆罗门法，得父遗财，嗣父职不？」

答曰：「得。」

「是故，摩纳！女中刹利女胜，男中刹利男胜，非婆罗门也。」

梵天躬自说偈言：

「刹利生中胜， 种姓亦纯真；
 明行悉具足， 天人中最胜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梵天说此偈，实为善说，非不善也，我所然可，所以者何？我今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亦说此义：

「刹利生中胜， 种姓亦纯真；
 明行悉具足， 天人中最胜。」

摩纳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何者是无上士，明行具足？」

佛告摩纳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若如来出现于世，应供．正遍知．明行足．为善逝．世间解．无上士．调御丈夫．天人师．佛．世尊，于一切诸天、世人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魔、梵王中，独觉自证，为人说法。上语亦善、中语亦善、下语亦善，义味具足，开清净行。若居士、居士子及余种姓，闻正法者即生信乐，以信乐心而作是念：『我今在家，妻子系缚，不得清净纯修梵行；今者宁可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』彼于异时，舍家财产，捐弃亲族，

剃除须发、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与出家人同舍饰好，具诸戒行，不害众生。

「舍于刀杖，怀惭愧心，慈念一切，是为不杀；舍窃盗心，不与不取，其心清净，无私窃意，是为不盗；舍离淫欲，净修梵行，殷懃精进，不为欲染，洁净而住，是为不淫；舍离妄语，至诚无欺，不诳他人，是为不妄语；舍离两舌，若闻此语，不传至彼，若闻彼语，不传至此，有离别者，善为和合，使相亲敬，凡所言说，和顺知时，是为不两舌；舍离恶口，所言麤犷，喜恼他人，令生忿结，舍如是言，言则柔濡，不生怨害，多所饶益，众人敬爱，乐闻其言，是为不恶口；舍离绮语，所言知时，诚实如法，依律灭净，有缘而言，言不虚发，是为舍离绮语；舍于饮酒，离放逸处，不着香华璎珞，歌舞倡伎不往观听，不坐高床，非时不食，金银七宝不取不用，不娶妻妾，不畜奴婢、象马、车牛、鸡犬、猪羊、田宅、园观，不为虚诈斗秤欺人，不以手拳共相牵拽，亦不抵债，不诬罔人，不为伪诈。舍如是恶，灭于诤讼诸不善事，行则知时，非时不行，量腹而食无所藏积，度身而衣趣足而已，法服应器常与身俱，犹如飞鸟羽翮随身，比丘无余亦复如是。

「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受他信施，更求余积，衣服饮食无有厌足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自营生业，种植树木，鬼神所依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诸利养，象牙、杂宝、高广大床、种种文绣、綰縵被褥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受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自庄严，酥油摩身，香水洗沐，香末自涂，香泽梳头，着好华鬘，染目绀色，拭面庄严，瓔纽澡洁，以镜自照，杂色革屣，上服纯白，刀杖、侍从、宝盖、宝扇、庄严宝车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专为嬉戯，碁局博奕，八道、十道、百道，至一切道，种种戲笑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

「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说遮道无益之言，王者、战鬪、军马之事，群僚、大臣、骑乘出入、游园观事，及论卧起、行步、女人之事，衣服、饮食、亲里之事，又说入海采宝之事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无数方便，但作邪命，谄谀美辞，现相毁訾，以利求利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共诤讼，或于园观，或在浴池，或于堂上，互相是非，言：『我知经律，汝无所知；我趣正道，汝向邪径；以前着后，以后着前；我能忍汝，汝不能忍；

汝所言说，皆不真正；若有所疑，当来问我，我尽能答。』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

「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为使命，若为王、王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通信使，从此诣彼，从彼至此，持此信授彼，持彼信授此，或自为，或教他为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习战阵鬪争之事，或习刀杖、弓矢之事，或鬪鸡犬、猪羊、象马、牛驼诸畜，或鬪男女，及作众声：贝声、鼙声、歌声、舞声，缘幢倒绝，种种伎戲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瞻相男女，吉凶好丑，及相畜生，以求利养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此事。

「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召唤鬼神，或复驱遣，或能令住，种种[袖-由+厌]祷，无数方道，恐吓于人，能聚能散，能苦能乐，又能为人安胎出衣，亦能呪人使作驴马，亦能使人盲聋瘖哑，现诸技术，叉手向日月，作诸苦行以求利养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为人呪病，或诵恶术，或为善呪，或为医方、针灸、药石，疗治众病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或呪水火，或为鬼呪，或诵刹利呪，或诵鸟呪，或支节呪，或是安宅符呪，或火烧、鼠啮能为解呪，或诵别死生书，或读梦书，或相手面，或诵天文书，或诵一切音书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瞻相天时，言雨不雨，谷贵谷贱，多病少病，恐怖安隐，或说地动、彗星、日月薄蚀，或言星蚀，或言不蚀，如是善瑞，如是恶征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

「摩纳！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或言此国胜彼，彼国不如；或言彼国胜此，此国不如；瞻相吉凶，说其盛衰；入我法者，无如是事。但修圣戒，不染着心，内怀喜乐，目虽见色而不取相，眼不为色之所拘系，坚固寂然，无所贪着，亦无忧患，不漏诸恶，坚持戒品，善护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善御六触，护持调伏，令得安隐，犹如平地驾四马车，善调御者，执鞭持控，使不失辙，比丘如是，御六根马，安隐无失。彼有如是圣戒，得圣眼根，食知止足，亦不贪味，趣以养身，令无苦患而不贡高，调和其身，令故苦灭，新苦不生，有力无事，令身安乐。犹如有人以药涂疮，趣使疮差，不求饰好，不以自高。摩纳！比丘如

是，食足支身，不怀慢恣。又如膏车，欲使通利以用运载，有所至到；比丘如是，食足支身，欲为行道。

「摩纳！比丘如是成就圣戒，得圣诸根，食知止足，初夜后夜，精进觉悟。又于昼日，若行若坐，常念一心，除众阴盖。彼于初夜，若行若坐，常念一心，除众阴盖；乃至中夜，偃右肋而卧，念当时起，系想在明，心无错乱；至于后夜，便起思惟，若行若坐，常念一心，除众阴盖。比丘有如是圣戒具足，得圣诸根，食知止足，初夜后夜，精勤觉悟，常念一心，无有错乱。

「云何比丘念无错乱？如是比丘内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除世贪忧；外身身观、内外身身观，精勤不懈，忆念不忘，舍世贪忧，受、意、法观亦复如是，是为比丘念无错乱。云何一心？如是比丘若行步出入，左右顾视，屈申俯仰，执持衣钵，受取饮食，左右便利，睡眠觉悟，坐立语默，于一切时，常念一心，不失威仪，是为一心。譬如有人与大众行，若在前行，若在中、后，常得安隐，无有怖畏。摩纳！比丘如是行步出入，——至于语默，常念一心，无有忧畏。

「比丘有如是圣戒，得圣诸根，食知止足，初夜后夜，精勤觉悟，常念一心，无有错乱，乐在静处、树下、冢间。若在山窟，或在露地及粪聚间，至时乞食，还洗手足，安置衣钵，结跏趺坐，端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除去慳贪，心不与俱，灭瞋恨心，无有怨结，心住清静，常怀慈愍；除去睡眠，系想在明，念无错乱，断除掉戏，心不与俱。内行寂灭，灭掉戏心，断除疑惑，已度疑网，其心专一，在于善法。譬如僮仆，大家赐姓，安隐解脱，免于仆使，其心欢喜，无复忧畏。

「又如有人举财治生，大得利还，还本主物，余财足用，彼自念言：『我本举财，恐不如意，今得利还，还主本物，余财足用，无复忧畏，发大欢喜。』如人久病，从病得差，饮食消化，色力充足，彼作是念：『我先有病，而今得差，饮食消化，色力充足，无复忧畏，发大欢喜。』又如人久闭牢狱，安隐得出，彼自念言：『我先拘闭，今已解脱，无复忧畏，发大欢喜。』又如人多持财宝，经大旷野，不遭贼盗，安隐得过，彼自念言：『我持财宝过此险难，无复忧畏发大欢喜，其心安乐。』

「摩纳！比丘有五盖自覆，常怀忧畏亦复如奴。如负债人、久病在狱、行大旷野，自见未离，诸阴盖心，覆蔽闇冥，慧眼不明，彼即精勤舍欲、恶不善法，与觉、观俱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入初禅。彼已喜乐润渍于身，周遍盈溢，

无不充满。如人巧浴器盛众药，以水渍之，中外俱润，无不周遍。比丘如是得入初禅，喜乐遍身，无不充满。如是，摩纳！是为最初现身得乐，所以者何？斯由精进，念无错乱，乐静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于觉、观，便生为信，专念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入第二禅。彼已一心喜乐润渍于身，周遍盈溢，无不充满，犹如山顶凉泉水自中出，不从外来，即此池中出清净水，还自浸渍，无不周遍。摩纳！比丘如是入第二禅，定生喜、乐，无不充满，是为第二现身得乐。

「彼舍喜、住，护念不错乱，身受快乐，如圣所说，起护念乐，入第三禅。彼身无喜，以乐润渍，周遍盈溢，无不充满，譬如优钵花、钵头摩华、拘头摩花、分陀利花，始出淤泥而未出水，根茎枝叶润渍水中，无不周遍。摩纳！比丘如是入第三禅。离喜、住乐，润渍于身，无不周遍，此是第三现身得乐。

「彼舍喜、乐，忧、喜先灭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净，入第四禅，身心清净，具满盈溢，无不周遍。犹如有人沐浴清洁，以新白迭被覆其身，举体清净。摩纳！比丘如是入第四禅，其心清净，充满于身，无不周遍，又入第四禅，心无增减，亦不倾动，住无爱恚、无动之地。譬如密室，内外涂治，坚闭户向，无有风尘，于内燃灯无触烧者，其灯焰上怙然不动。摩纳！比丘如是入第四禅，心无增减，亦不倾动，住无爱恚、无动之地，此是第四现身得乐，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不懈，念不错乱，乐静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得定心，清净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自于身中起变化心，化作异身，支节具足，诸根无阙，彼作是观：『此身色四大化成彼身，此身亦异，彼身亦异，从此身起心，化成彼身，诸根具足，支节无阙。』譬如有人鞘中拔刀，彼作是念：『鞘异刀异，而刀从鞘出。』又如有人合麻为绳，彼作是念：『麻异绳异，而绳从麻出。』又如有人篋中出蛇，彼作是念：『篋异蛇异，而蛇从篋出。』又如有人从篋出衣，彼作是念：『篋异衣异，而衣从篋出。』摩纳！比丘亦如是，此是最初所得胜法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进，念不错乱，乐静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已定心，清净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从已四大色身中起心，化作化身，一切诸根、支节具足，彼作是观：『此身是四大合成，彼身从化而有，此身亦异，彼身亦异，此心在此身中，依此身住，至化身中。』譬如琉璃、摩尼，莹治甚明，清净无秽，若以青、黄、赤纒贯之，有目之士置掌而

观，知珠异纒异，而纒依于珠，从珠至珠。摩纳！比丘观心依此身住，至彼化身亦复如是，此是比丘第二胜法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念不错乱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以定心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一心修习神通智证，能种种变化，变化一身为无数身，以无数身还合为一；身能飞行，石壁无碍；游空如鸟，履水如地；身出烟焰，如大火[卅/积]；手扞日月，立至梵天。譬如陶师善调和泥，随意所造，任作何器，多所饶益。亦如巧匠善能治木，随意所造，自在能成，多所饶益。又如牙师善治象牙，亦如金师善炼真金，随意所造，多所饶益。摩纳！比丘如是，定心清淨，住无动地，随意变化，乃至手扞日月，立至梵天，此是比丘第三胜法。

「彼以心定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一心修习，证天耳智。彼天耳净，过于人耳，闻二种声：天声、人声。譬如城内有大讲堂，高广显敞，有聪听人居此堂内，堂内有声，不劳听功，种种悉闻；比丘如是，以心定故，天耳清淨，闻二种声。摩纳！此是比丘第四胜法。

「彼以定心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一心修习，证他心智。彼知他心有欲无欲、有垢无垢、有痴无痴、广心狭心、小心大心、定心乱心、缚心解心、上心下心，至无上心皆悉知之。譬如有人以清水自照，好恶必察；比丘如是，以心净故，能知他心。摩纳！此是比丘第五胜法。

「彼以心定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地，一心修习宿命智证，便能忆识宿命无数若干种事，能忆一生至无数生，劫数成败、死此生彼、名姓种族、饮食好恶、寿命长短、所受苦乐、形色相貌皆悉忆识。譬如有人，从己村落至他国邑，在于彼处，若行若住，若语若默，复从彼国至于余国，如是展转便还本土，不劳心力，尽能忆识所行诸国，从此到彼，从彼到此，行住语默，皆悉忆之。摩纳！比丘如是，能以定心清淨无秽，住无动地，以宿命智能忆宿命无数劫事，此是比丘得第一胜。无明永灭，大明法生，闇冥消灭，光曜法生，此是比丘宿命智明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念无错乱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以定心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无动处，一心修习见生死智证。彼天眼净，见诸众生死此生彼、从彼生此、形色好丑、善恶诸果、尊贵卑贱、随所造业报应因缘皆悉知之。此人身行恶，口言恶，意念恶，诽谤贤圣，信邪倒见，身败命终，堕三恶道；此人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，不谤贤圣，见

正信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天、人中。以天眼净，见诸众生随所业缘，往来五道，譬如城内高广平地，四交道头起大高楼，明目之士在上而观，见诸行人东西南北，举动所为皆悉见之。摩纳！比丘如是，以定心清淨，住无动处，见生死智证。以天眼净，尽见众生所为善恶，随业受生，往来五道皆悉知之，此是比丘得第二明。断除无明，生于慧明，舍离闇冥，出智慧光，此是见众生生死智证明也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念不错乱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

「彼以定心，清淨无秽，柔濡调伏，住不动地，一心修习无漏智证。彼如实知苦圣谛，如实知有漏集，如实知有漏尽，如实知趣漏尽道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心得解脱，得解脱智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譬如清水中，有木石、鱼鳖水性之属东西游行，有目之士明了见之：此是木石，此是鱼鳖。摩纳！比丘如是，以定心清淨，住无动地，得无漏智证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此是比丘得第三明。断除无明，生于慧明，舍离闇冥，出大智光，是为无漏智明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念不错乱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摩纳！是为无上明行具足，于汝意云何？如是明行为是，为非？」

佛告摩纳：「有人不能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行四方便，云何为四？摩纳！或有人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持斫负笼，入山求药，食树木根。是为，摩纳！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行第一方便。云何？摩纳！此第一方便，汝及汝师行此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汝自卑微，不识真伪，而便诽谤，轻骂释子，自种罪根，长地狱本。复次，摩纳！有人不能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手执澡瓶，持杖算术，入山林中，食自落果。是为，摩纳！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行第二方便，云何？摩纳！汝及汝师行此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汝自卑微，不识真伪，而便诽谤，轻慢释子，自种罪根，长地狱本。复次，摩纳！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舍前采药及拾落果，还来向村依附人间，起草庵舍，食草木叶。摩纳！是为不得明行具足，而行第三方便。云何？摩纳！汝及汝师行此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汝自卑微，不识真伪，而便诽谤，轻慢释子，自种罪根，长地狱本，是为第三方便。复次，摩纳！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不食药草，不食落果，不食草叶，而于村城起大堂阁，诸有东西南北行人过者随力供给，是为不得无上明行具足，而行第四方便。云何？摩纳！汝及汝师行此法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告摩纳：「汝自卑微，不识真伪，而便诽谤，轻慢释子，自种罪根，长地狱本，云何？摩纳！诸旧婆罗门及诸仙人多诸伎术，赞叹称说本所诵习，如今婆罗门所可讽诵称说：一、阿咤摩，二、婆摩，三、婆摩提婆，四、鼻波密多，五、伊兜濂悉，六、耶婆提伽，七、婆婆婆悉咤，八、迦叶，九、阿楼那，十、瞿昙，十一、首夷婆，十二、损陀罗。如此诸大仙、婆罗门皆掘堑建立堂阁，如汝师徒今所居止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彼诸大仙颇起城墉，围遶舍宅，居止其中，如汝师徒今所止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彼诸大仙颇处高床重褥，綰縵细软，如汝师徒今所止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彼诸大仙颇以金银、璎珞、杂色花鬘、美女自娱，如汝师徒不？彼诸大仙颇驾乘宝车，持[金*戟]导引，白盖自覆，手执宝拂，着杂色宝屣，又着全白迭，如汝师徒今所服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摩纳！汝自卑微，不识真伪，而便诽谤，轻慢释子，自种罪根，长地狱本。云何？摩纳！如彼诸大仙、旧婆罗门，赞叹称说本所讽诵，如今婆罗门所可称说讽诵阿咤摩等，若传彼所说，以教他人，欲望生梵天者，无有是处。犹如，摩纳！王波斯匿与人共议，或与诸王，或与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共论，余细人闻，入舍卫城，遇人便说波斯匿王有如是语。云何？摩纳！王与是人共言议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摩纳！此人讽诵王言以语余人，宁得为王作大臣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有是处。」

「摩纳！汝等今日传先宿、大仙、旧婆罗门，讽诵教人，欲至生梵天者，无有是处。云何？摩纳！汝等受他供养，能随法行不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昙！受他供养，当如法行。」

「摩纳！汝师沸伽罗婆罗门受王村封，而与王波斯匿共论议时，说王不要论无益之言，不以正事共相谏晓，汝今自观及汝师过，且置是事，但当求汝所来因缘。」

摩纳实时举目观如来身，求诸相好，尽见余相，唯不见二相，心即怀疑。尔时，世尊默自念言：「今此摩纳不见二相，以此生疑。」即出广长舌相，舐耳覆面。时，彼摩纳复疑一相，世尊复念：「今此摩纳犹疑一相。」即以神力，使彼摩纳独见阴马藏。尔时，摩纳尽见相已，乃于如来无复狐疑，即从座起，遶佛而去。

时，沸伽罗婆罗门立于门外，遥望弟子，见其远来，逆问之言：「汝观瞿昙实具相不？功德神力实如所闻不？」

即白师言：「瞿昙沙门三十二相皆悉具足，功德神力实如所闻。」

师又问曰：「汝颇与瞿昙少语议不？」

答曰：「实与瞿昙言语往返。」

师又问曰：「汝与瞿昙共论何事？」

时，摩纳如共佛论，具以白师，师言：「我遂得聪明弟子致使如是者，我等将入地狱不久，所以者何？汝语诸欲胜毁眚瞿昙，使之不悦，于我转疎，汝与聪明弟子致使如是，使我入地狱不久。」于是，其师怀忿结心，即蹴摩纳令堕，师自乘车。时，彼摩纳当堕车时，即生白癞。

时，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仰观日已，然自念言：「今覲沙门瞿昙，非是时也，须待明日，当往覲问。」于明日旦，严驾宝车，从五百弟子前后围遶，诣伊车林中，下车步进，到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，仰观如来身，具见诸相，唯不见二相。

时，婆罗门疑于二相，佛知其念，即出广长舌相，舐耳覆面。时，婆罗门又疑一相，佛知其念，即以神力，使见阴马藏。时，婆罗门具见如来三十二相，心即开悟，无复狐疑，寻白佛言：「若我行时，中路遇佛，少停止乘，当知我已礼敬世尊，所以者何？我受他村封，设下乘者，当失此封，恶声流布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若我下乘，解剑退盖，并除幢麾，澡瓶履屣，当知我已礼敬如来，所以者何？我受他封，故有五威仪，若礼拜者，即失所封，恶名流布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若我在众见佛起者，若偏露右臂，自称姓字，则知我已敬礼如来，所以者何？我受他封，若礼拜者，则失封邑，恶名流布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！自今已后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唯愿世尊及诸大众当受我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时，婆罗门见佛默然，知以许可，即从坐起，不觉礼佛遶三匝而去。归设饭食，供饍既办，还白：「时到。」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与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人往诣其舍，就坐而坐。

时，婆罗门手自斟酌，以种种甘饍供佛及僧，食讫去钵，行澡水毕，时婆罗门右手执弟子阿摩昼臂至世尊前言：「唯愿如来听其悔过！唯愿如来听其悔过！」如是至三，又白佛言：「犹如善调象马，犹有蹶倒还复正路，此人如是，虽有漏失，愿听悔过。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当使汝寿命延长，现世安隐，使汝弟子白癞得除。」佛言适讫，时彼弟子白癞即除。

时，婆罗门取一小座于佛前坐，世尊即为婆罗门说法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污，上漏为患，出要为上，演布清静。尔时，世尊知

婆罗门心已调柔、清静、无垢，堪受道教，如诸佛常法，说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谛。时，婆罗门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犹如净洁白迭，易为受染；沸伽娑罗婆罗门亦复如是，见法得法，决定道果，不信余道，得无所畏，即白佛言：「我今再三归依佛、法及比丘僧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！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唯愿世尊及诸大众哀愍我故，受七日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许之。时，婆罗门即于七日中，种种供养佛及大众。尔时，世尊过七日已，游行人间。

佛去未久，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遇病命终。时诸比丘闻此婆罗门于七日中供养佛已，便取命终，各自念：「此命终，为生何趣？」尔时，众比丘往至世尊所，礼佛已，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彼婆罗门于七日中供养佛已，身坏命终，当生何处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族姓子诸善普集，法法具足，不违法行，断五下结，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三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四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二一）第三分梵动经第二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游摩竭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游行人间，诣竹林，止宿在王堂上。时，有梵志名曰善念，善念弟子名梵摩达，师徒常共随佛后行，而善念梵志以无数方便毁谤佛、法及比丘僧，其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佛、法及比丘僧，师徒二人各怀异心，共相违背。所以者何？斯由异习、异见、异亲近故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于乞食后集会讲堂，作如是论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世尊有大神力，威德具足，尽知众生志意所趣。而此善念梵志及其弟子梵摩达随逐如来及比丘僧；而善念梵志以无数方便毁谤佛、法及与众僧，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如来及法、众僧；师徒二人各怀异心，异见、异习、异亲近故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静室中以天净耳过于人耳，闻诸比丘有如是论，世尊于净室起诣讲堂所，大众前坐，知而故问：「诸比丘！汝等以何因缘集此讲堂？何所论说？」

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我等于乞食后集此讲堂，众共议言：『甚奇！甚特！如来有大神力，威德具足，尽知众生心志所趣。而今善念梵志及弟子梵摩达常随如来及与众僧，以无数方便毁谤如来及法、众僧，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如来及法、众僧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异见、异习、异亲近故。』向集讲堂议如是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方便毁谤如来及法、众僧者，汝等不得怀忿结心，害意于彼，所以者何？若诽谤我、法及比丘僧，汝等怀忿结心，起害意者，则自陷溺，是故汝等不得怀忿结心，害意于彼。比丘若称誉佛及法、众僧者，汝等于中亦不足以为欢喜庆幸，所以者何？若汝等生欢喜心，即为陷溺，是故汝等不应生喜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小缘威仪戒行，凡夫寡闻，不达深义，直以所见如实赞叹。」

「云何小缘威仪戒行，凡夫寡闻，直以所见如实称赞？彼赞叹言：『沙门瞿昙灭杀、除杀，舍于刀杖，怀惭愧心，慈愍一切。』此是小缘威仪戒行，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。又叹：『沙门瞿昙舍不与取，灭不与取，无有盗心。』又叹：『沙门瞿昙舍于淫欲，净修梵行，一向护戒，不习淫逸，所行清洁。』又叹：『沙门瞿昙舍灭妄语，所言至诚，所说真实，不诳世人。沙门瞿昙舍灭两舌，不以此言坏乱于彼，不以彼言坏乱于此；有诤讼者能令和合，已和合者增其欢喜，有所言说不离和合，诚实入心，所言知时。沙门瞿昙舍灭恶口，若有麤言伤损于人，增彼结恨长怨憎者，如此麤言尽皆不为；常以善言悦可人心，众所爱乐，听无厌足，但说此言。沙门瞿昙舍灭绮语，知时之语、实语、利语、法语、律语、止非之语，但说是言。」

「『沙门瞿昙舍离饮酒，不着香华，不观歌舞，不坐高床，非时不食，不执金银，不畜妻息、僮仆、婢使，不畜象马、猪羊、鸡犬及诸鸟兽，不畜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不畜田宅种植五谷，不以手拳与人相加，不以斗秤

欺诳于人，亦不贩卖券要断当，亦不取受抵债横生无端，亦不阴谋面背有异，非时不行；为身养寿，量腹而食，其所至处，衣钵随身，譬如飞鸟，羽翻身俱。』此是持戒小小因缘，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。

「如余沙门、婆罗门受他信施，更求储积，衣服饮食无有厌足，沙门瞿昙无有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自营生业，殖殖树木，鬼神所依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诸利养，象牙、杂宝、高广大床、种种文绣、毳毼[毯-炎+荅][毯-炎+登]、綖縵被褥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自庄严，酥油摩身，香水洗浴，香末自涂，香泽梳头，着好华鬘，染目紺色，拭面庄饰，钁纽澡洁，以镜自照，着宝革屣，上服纯白，戴盖执拂，幢麾庄饰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

「如余沙门、婆罗门专为嬉戲，碁局博奕，八道、十道，至百千道，种种戲法以自娱乐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说遮道无益之言，王者、战鬪、军马之事，群僚、大臣、骑乘出入、游戲园观，及论卧起、行步、女人之事，衣服、饮食、亲里之事，又说入海采宝之事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无数方便，但作邪命，谄谀美辞，现相毁訾，以利求利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共诤讼，或于园观，或在浴池，或于堂上，互相是非，言：『我知经律，汝无所知；我趣正道，汝趣邪径；以前着后，以后着前；我能忍，汝不能忍；汝所言说，皆不真正；若有所疑，当来问我，我尽能答。』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

「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为使命，若为王、王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通信使，从此诣彼，从彼至此，持此信授彼，持彼信授此，或自为，或教他为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但习战阵鬪诤之事，或习刀杖、弓矢之事，或鬪鸡犬、猪羊、象马、牛驼诸兽，或鬪男女，或作众声，吹声、鼓声、歌声、舞声，缘幢倒绝，种种伎戲，无不翫习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瞻相男女，吉凶好丑，及相畜生，以求利养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

「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召唤鬼神，或复驱遣，种种[袖-由+仄]祷，无数方道，恐热于人，能聚能散，能苦能乐，又能为人安胎出衣，亦能呪人使作驴马，亦能使人聋盲瘖症，现诸技术，叉手向日

月，作诸苦行以求利养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或为人呪病，或诵恶呪，或诵善呪，或为医方、针灸、药石，疗治众病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或呪水火，或为鬼呪，或诵刹利呪，或诵象呪，或支节呪，或安宅符呪，或火烧、鼠嚙能为解呪，或诵知死生书，或诵梦书，或相手面，或诵天文书，或诵一切音书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瞻相天时，言雨不雨，谷贵谷贱，多病少病，恐怖安隐，或说地动、彗星、月蚀、日蚀，或言星蚀，或言不蚀，方面所在，皆能记之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如余沙门、婆罗门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，或言此国当胜，彼国不如，或言彼国当胜，此国不如，瞻相吉凶，说其盛衰，沙门瞿昙无如是事。诸比丘！此是持戒小小因缘，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更有余法，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唯有贤圣弟子能以此言赞叹如来。何等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，贤圣弟子能以此法赞叹如来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种种无数，随意所说，尽入六十二见中；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种种无数，随意所说，尽不能出过六十二见中。彼沙门、婆罗门以何等缘，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种种无数，各随意说，尽入此六十二见中，齐是不过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种种无数，各随意说，尽入十八见中；本劫本见，种种无数，各随意说，尽不能过十八见中。彼沙门、婆罗门以何等缘，于本劫本见，种种无数，各随意说，尽入十八见中，齐此不过？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起常论，言：『我及世间常存。』此尽入四见中；于本劫本见言：『我及世间常存。』尽入四见，齐是不过。

「彼沙门、婆罗门以何等缘，于本劫本见，起常论，言：『我及世间常存。』此尽入四见中，齐是不过？或有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二十成劫败劫，彼作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二十成劫败劫，其中众生不增不减，常聚不散，我以此知：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此是初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是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四十成劫败劫，彼作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四十成劫败劫，其中众生不增不减，常聚不散，我以此知，

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此是二见，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是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八十成劫败劫，彼作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忆八十成劫败劫，其中众生不增不减，常聚不散，我以此知，我及世间是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此是三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是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捷疾相智，善能观察，以捷疾相智方便观察，谓为审谛，以己所见，以己辩才作是说，言：『我及世间是常。』此是四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是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此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是常，如此一切尽入四见中，我及世间是常，于此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唯有如来知此见处，如是持、如是执，亦知报应。如来所知又复过是，虽知不着，已不着则得寂灭，知受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以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。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，何等是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，言：『我及世间，半常半无常。』彼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计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于此四见中，齐是不过或过。或有是时，此劫始成，有余众生福尽、命尽、行尽，从光音天命终，生空梵天中，便于彼处生爱着心，复愿余众生共生此处。此众生既生爱着愿已，复有余众生命、行、福尽，于光音天命终，来生空梵天中，其先生众生便作是念：『我于此处是梵、大梵，我自然有，无能造我者；我尽知诸义典，千世界于中自在，最为尊贵，能为变化，微妙第一。为众生父，我独先有，余众生后来，后来众生，我所化成。』其后众生复作是念：『彼是大梵，彼能自造，无造彼者，尽知诸义典，千世界于中自在，最为尊贵，能为变化，微妙第一，为众生父，彼独先有，后有我等，我等众生，彼所化成。』彼梵众生命、行尽已，来生世间，年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入定意三昧，随三昧心自识本生，便作是言：『彼大梵者能自造作，无造彼者，尽知诸义典，千世界于中自在，最为尊贵，能为变化，微妙第一。为众生父，常住不变，而彼梵化造我等，我等无常变易，不得久住，是故当知：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是谓初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，半常半无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众生喜戏笑懈怠，数数戏笑以自娱乐，彼戏笑娱乐时，身体疲极便失意，以失意便命终，来生世间，年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彼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自识本生，便作是言：『彼余众生不数生，不数戏笑娱乐，常在彼处，永住不变，由我数戏笑故，致此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是故我知：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第二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，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此不过。」

「或有众生展转相看已，便失意，由此命终，来生世间，渐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识本所生，便作是言：『如彼众生以不展转相看，不失意故，常住不变；我等于彼数相看，数相看已便失意，致此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我以此知：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是第三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。于四见中，齐此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捷疾相智，善能观察，彼以捷疾观察相智，以己智辩言：『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第四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，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，尽入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唯佛能知此见处，如是持、如是执，亦知报应，如来所知又复过是，虽知不着，以不着则得寂灭，知受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以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，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。」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。何等法是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：『我及世间有边无边。』彼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『我及世间有边无边。』于此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世间，起边想，彼作是说：『此世间有边，是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世间有边，是故知世间有边，此实余虚。』是谓初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有边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世间，起无边想，彼作是说：『世间无边，此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世间无边，是故知世间无边，此实余虚。』是第二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无边，于四见中，齐此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世间，谓上方有边，四方无边彼作是言：『世间有边无边，此实余虚，所以者何？我以种种方便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观上方有边，四方无边，是故我知世间有边无边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第三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有边无边，于此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捷疾相智，善于观察，彼以捷疾观察智，以己智辩言：『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第四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有边无边，此实余虚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此是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：我及世间有边无边，尽入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唯佛能知此见处，如是持、如是执，亦知报应。如来所知又复过是，虽知不着，已不着则得寂灭，知受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以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。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。」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，何者是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异问异答，彼彼问时，异问异答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异问异答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论，作如是见：『我未见不知善恶有报、无报耶？我以未见不知故，作如是说：善恶有报耶？无报耶？』世间有沙门、婆罗门广博多闻，聪明智慧，常乐闲静，机辩精微，世所尊重，能以智慧善别诸见。设当问我诸深义者，我不能答，有愧于彼，于彼有畏，当以此答以为归依、为洲、为舍，为究竟道。彼设问者，当如是答：『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不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』是为初见。沙门、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论，作如是见：『我未见不知为有他世耶？无他世耶？』诸世间沙门、婆罗门以天眼知、他心智，能见远事，已虽近他，他人不见。如此人等能知有他世、无他世；我不知不见有他世、无他世。若我说者，则为妄语，我恶畏妄语，故以为归依、为洲、为舍，为究竟道。彼设问者，当如是答：『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不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』是为第二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」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论：『我不知不见何者为善？何者不善？我不知不见如是说是善、是不善？』我则于此生爱，从爱生恚，有爱有

患，则有受生；我欲灭受，故出家修行；彼恶畏受，故以此为归依、为洲、为舍，为究竟道。彼设问者，当如是答：『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不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』是为第三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愚冥闇钝，他有问者，彼随他言答：『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不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』是为四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异问异答，于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异问异答，尽入四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唯佛能知此见处，如是持、如是执，亦知报应；如来所知又复过是，虽知不着，已不着则得寂灭，知受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以平等观无余解脱，故名如来。是为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，何等是？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谓无因而出有此世间，彼尽入二见中，于本劫本见无因而出有此世间，于此二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本劫本见，谓无因而有，于此二见中，齐是不过？或有众生无想无知，若彼众生起想，则便命终，来生世间，渐渐长大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入定意三昧，以三昧心识本所生，彼作是语：『我本无有，今忽然有，此世间本无、今有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初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谓无因有，于二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捷疾相智，善能观察，彼已捷疾观察智观，以己智辩能如是说：『此世间无因而有，此实余虚。』此第二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，无因而有，有此世间，于二见中，齐是不过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无因而有，尽入二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，彼尽入是十八见中，本劫本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；于十八见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何等是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；彼尽入四十四见中，于末劫未见，种种无数，随意所说，于四十四见，齐是不过。彼有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未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，于四十四见，齐此不过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生有想论，说世间有想；彼尽入十六见中，于末劫未见生想论，说世间有想，于十

六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生想论，说世间有想，彼尽入十六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论、如是见，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初见。诸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生想论，说世间有想；于十六见中，齐是不过。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色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无色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色非无色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边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无边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边非无边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而一向有乐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而一向有苦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乐有苦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不苦不乐有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一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若干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少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无量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十六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末见，生想论，说世间有想；于此十六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何等法是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末见，生无想论，说世间无想；彼尽入八见中，于末劫末见，生无想论，于此八见中，齐此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，生无想论，说世间无想，于八见中，齐此不过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论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色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无色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色非无色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边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无边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边非无边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八见。若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，生无想论，说世间无想；彼尽入八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何等法是？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末见，生非想非非想论，说此世间非想非非想；彼尽入八见中，于末劫末见，作非想非非想论，说世间非想非非想，于八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，生非想非非想论，说世间非想非非想，于八见中，齐是不

过？诸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论，作如是见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色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色无色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无边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有边无边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我此终后，生非有边非无边非有想非无想，此实余虚。』是为八见。若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未见，生非有想非无想论，说世间非有想非无想，尽入八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何等法是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起断灭论，说众生断灭无余；彼尽入七见中，于末劫未见起断灭论，说众生断灭无余，于七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未见，起断灭论，说众生断灭无余，于七见中，齐是不过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论，作如是见：『我身四大、六入，从父母生，乳哺养育，衣食成长，摩扞拥护，然是无常，必归磨灭，齐是名为断灭。』第一见也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，言：『此我不得名断灭，我欲界天断灭无余，齐是为断灭。』是为二见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，言：『此非断灭，我色界化身，诸根具足，断灭无余，是为断灭。』有言：『此非断灭，我无色空处断灭。』有言：『此非断灭，我无色识处断灭。』有言：『此非断灭，我无色不用处断灭。』有言：『此非断灭，我无色有想无想处断灭，是第七断灭。』是为七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未见，言此众生类断灭无余；于七见中，齐此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，何等法是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现在生泥洹论，说众生现在有泥洹；彼尽入五见中，于末劫未见说现在有泥洹，于五见中，齐是不过。彼沙门、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未见，说众生现有泥洹，于五见中，齐是不过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见，作是论，说：『我于现在五欲自恣，此是我得现在泥洹。』是第一见。复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：『此是现在泥洹，非不是，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，汝所不知，独我知耳；如我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离生喜、乐，入初禅，此名现在泥洹。』是第二见。

「复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：『此是现在泥洹，非不是，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，汝所不知，独我知耳；如我灭有觉、观，内喜、一心，无觉、无

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入第二禅。』齐是名现在泥洹，是为第三见。复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，言：『此是现在泥洹，非不是，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，汝所不知，独我知耳；如我除念、舍、喜、住乐，护念一心，自知身乐，贤圣所说，入第三禅。』齐是名现在泥洹，是为第四见。复有沙门、婆罗门作是说，言：『此是现在泥洹，非不是，现在泥洹复有微妙第一，汝所不知，独我知耳；如我乐灭、苦灭，先除忧、喜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净，入第四禅。』此名第一泥洹，是为第五见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生现在泥洹论，于五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末劫未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；于四十四见中，齐是不过，唯佛能知此诸见处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，尽入此六十二见中；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无数种种，随意所说；于六十二见中，齐此不过，唯如来知此见处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生常论，说：『我、世间是常。』彼沙门、婆罗门于此生智，谓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缘、异觉、异见、异定、异忍，因此生智，彼以希现则名为受，——乃至现在泥洹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生常论，言：『世间是常。』彼因受缘，起爱生爱而不自觉知，染着于爱，为爱所伏，——乃至现在泥洹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，生常论，言：『世间是常。』彼因触缘故，若离触缘而立论者，无有是处，——乃至现在泥洹，亦复如是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各随所见说，彼尽入六十二见中，各随所见说，尽依中在中，齐是不过。犹如巧捕鱼师，以细目网覆小池上，当知池中水性之类，皆入网内，无逃避处，齐是不过。诸沙门、婆罗门亦复如是，于本劫本见、末劫未见，种种所说，尽入六十二见中，齐是不过。

「若比丘于六触集、灭、味、过、出要，如实而知，则为最胜，出彼诸见。如来自知生死已尽，所以有身，为欲福度诸天、人故，若其无身，则诸天、世人无所恃怙，犹如多罗树断其头者，则不复生。佛亦如是，已断生死，永不复生。」

当佛说此法时，大千世界三返六种震动。尔时，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，偏露右臂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此法甚深，当以何名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当名此经为义动、法动、见动、魔动、梵动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四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五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二二）第三分种德经第三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鸯伽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游行人间，止宿瞻婆城伽伽池侧。

时，有婆罗门，名曰种德，住瞻婆城，其城人民众多，炽盛丰乐，波斯匿王即封此城与种德婆罗门，以为梵分。此婆罗门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候吉凶、祭祀仪礼，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

时，瞻婆城内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从鸯伽国游行人间，至瞻婆城伽伽池侧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「如此真人应往觐现，今我宁可往与相见。」作此言已，即共相率，出瞻婆城，队队相随，欲往诣佛。

时，种德婆罗门在高台上，遥见众人队队相随，故问侍者：「彼诸人等以何因缘队队相随？欲何所至？」

侍者白言：「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鸯伽国游行人间，至瞻婆城伽伽池侧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自身作证，为他人说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；此瞻婆城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众聚相随，欲往问讯瞿昙沙门耳。」

时，种德婆罗门即勅侍者：「汝速持我声，往语诸人：『卿等小住，须我往至，当共俱诣彼瞿昙所。』」

时，彼侍者即以种德声，往语诸人言：「诸人且住，须我往到，当共俱诣彼瞿昙所。」

时，诸人报侍者言：「汝速还白婆罗门言：『今正是时，宜共行也。』」

侍者还白：「诸人已住，言：『今正是时，宜共行也。』」时，种德婆罗门即便下台，至中门立。

时，有余婆罗门五百人，以少因缘，先集门下，见种德婆罗门来，皆悉起迎问言：「大婆罗门！欲何所至？」

种德报言：「有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鸯伽国游行人间，至瞻婆城伽伽池侧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淨。如是真人宜往覲现，我今欲往至彼相见。」

时，五百婆罗门即白种德言：「勿往相见，所以者何？彼应诣此，此不应往。今大婆罗门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；若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皆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相吉凶、祭祀仪礼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颜貌端正，得梵色像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戒德增上，智慧成就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」

「又大婆罗门所言柔和，辩才具足，义味清淨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为大师，弟子众多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常教授五百婆罗门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四方学者皆来请受，问诸技术祭祀之法，皆能具答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养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富有财宝，库藏盈溢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婆罗门智慧明达，所言通利，无有怯弱；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」

尔时，种德告诸婆罗门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言，我具有此德，非不有也。汝当听我说，沙门瞿昙所有功德，我等应往彼，彼不应来此。沙门瞿昙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；彼成就此法者，我等应往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颜貌端正，出刹利种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生尊贵处，出家为道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光色具足，种姓真正，出家修道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生财富家，有大威力，出家为道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具贤圣戒，智慧成就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，善于言语柔软和雅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，为众导师，弟子众多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，永灭欲爱，无有卒暴，忧畏已除，衣毛不竖，欢喜和悦，见人称善，善说行报，不毁余道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，恒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礼敬供养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，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礼敬供养，亦为梵婆罗门、多利遮婆罗门、锯齿婆罗门、首迦摩纳都耶子所见供养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为诸声闻弟子之所宗奉，礼敬供养，亦为诸天、余鬼神众之所恭敬，释种、俱利、冥宁、跋祇、末余、酥摩皆悉宗奉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授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归五戒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等三归五戒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弟子受三自归五戒，诸天、释种、俱利等，皆受三归五戒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游行之时，为一切人恭敬供养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所至城郭聚落，为人供养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非人、鬼神不敢触娆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其处人民皆见光明，闻天乐音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若欲去时，众人恋慕，涕泣而送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初出家时，父母涕泣，爱惜恋恨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少壮出家，舍诸饰好、象马、宝车、五欲、瓔珞；成

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舍转轮王位，出家为道，若其在家，当居四天下，统领民物，我等皆属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

「又沙门瞿昙明解梵法，能为人说，亦与梵天往返言语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三十二相皆悉具足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又沙门瞿昙智慧通达，无有怯弱；成就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彼瞿昙今来至此瞻婆城伽伽池侧，于我为尊，又是贵客，宜往亲觐。」

时，五百婆罗门白种德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彼之功德乃如是耶？若彼于诸德中能成一者尚不应来，况今尽具！宜尽相率，共往问讯。」

种德答言：「汝欲行者，宜知是时。」

时，种德即严驾宝车，与五百婆罗门及瞻婆城诸婆罗门长者、居士，前后围遶，诣伽伽池。去池不远，自思惟言：「我设问瞿昙，或不可彼意，彼沙门瞿昙当呵我言：『应如是问，不应如是问。』众人闻者，谓我无智，损我名称。设沙门瞿昙问我义者，我答或不称彼意，彼沙门当呵我言：『应如是答，不应如是答。』众人闻者，谓我无智，损我名称。设我默然于此还者，众人当言：『此无所知。』竟不能至沙门瞿昙所，损我名称。若沙门瞿昙问我婆罗门法者，我答瞿昙足合其意耳。」

时，种德于伽伽池侧作是念已，即便前行下车步进，至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时，瞻婆城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，或有礼佛而坐者，或有问讯而坐者，或有称名而坐者，或叉手向佛而坐者，或有默然而坐者。众坐既定，佛知种德婆罗门心中所念，而告之曰：「汝所念者，当随汝愿！」佛问种德：「汝婆罗门成就几法？所言诚实，能不虚妄。」

尔时，种德默自念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沙门瞿昙有大神力，乃见人心，如我所念而问我义。」

时，种德婆罗门端身正坐，四顾大众，熙怡而笑，方答佛言：「我婆罗门成就五法，所言至诚，无有虚妄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。二者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明察吉凶、祭祀仪礼。三者颜貌端正。四者

持戒具足。五者智慧通达。是为五。瞿昙！婆罗门成就此五法，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种德！颇有婆罗门于五法中舍一成四，亦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，得名婆罗门耶？」

种德白佛言：「有。所以者何？瞿昙！何用生为？若婆罗门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明察吉凶、祭祀仪礼，颜貌端正，持戒具足，智慧通达；有此四法，则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，名婆罗门。」

佛告种德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若于此四法中舍一成三者，亦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，名婆罗门耶？」

种德报言：「有。所以者何？何用生、诵为？若婆罗门颜貌端正，持戒具足，智慧通达；成此三者，所言真诚，无有虚妄，名婆罗门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云何？若于三法中舍一成二，彼亦所言至诚，无有虚妄，名婆罗门耶？」

答曰：「有。所以者何？何用生、诵及端正为？」

尔时，五百婆罗门各各举声，语种德婆罗门言：「何故呵止生、诵及与端正，谓为无用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五百婆罗门曰：「若种德婆罗门容貌丑陋，无有种姓，讽诵不利，无有辩才、智慧、善答，不能与我言者，汝等可语；若种德颜貌端正，种姓具足，讽诵通利，智慧辩才，善于问答，足堪与我共论义者，汝等且默，听此人语。」

尔时，种德婆罗门白佛言：「唯愿瞿昙且小停止！我自以法往训此人。」

尔时，种德寻告五百婆罗门曰：「鸯伽摩纳今在此众中，是我外甥，汝等见不？今诸大众普共集此，唯除瞿昙颜貌端正，其余无及此摩纳者；而此摩纳杀生、偷盗、淫逸、无礼、虚妄、欺诳，以火烧人，断道为恶。诸婆罗门！此鸯伽摩纳众恶悉备，然则讽诵、端正，竟何用为？」

时，五百婆罗门默然不对。种德白佛言：「若持戒具足，智慧通达，则所言至诚，无有虚妄，得名婆罗门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云何？种德！若于二法中舍一成一，亦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，名婆罗门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所以者何？戒即智慧，智慧即戒；有戒有智，然后所言诚实，无有虚妄，我说名婆罗门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有戒则有慧，有慧则有戒；戒能净慧，慧能净戒。种德！如人洗手，左右相须，左能净右，右能净左。此亦如是，有慧则有戒，有戒则有慧，戒能净慧，慧能净戒。婆罗门！戒、慧具者，我说名比丘。」

尔时，种德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云何为戒？」

佛言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一一分别。」

对曰：「唯然！愿乐欲闻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曰：「若如来出现于世，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成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于诸天、世人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人说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若长者、长者子闻此法者，信心清净；信心清净已，作如是观：

『在家为难，譬如桎梏；欲修梵行，不得自在。今我宁可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』彼于异时舍家财业，弃捐亲族，服三法衣，去诸饰好，讽诵毘尼，具足戒律，舍杀不杀，——乃至心法四禅现得欢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婆罗门！是为具戒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为慧？」

佛言：「若比丘以三昧心清净无秽，柔软调伏，住不动处，——乃至得三明，除去无明，生于慧明，灭于闇冥，生大法光，出漏尽智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婆罗门！是为智慧具足。」

时，种德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今我归依佛、法、圣众，唯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！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时，种德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三）佛说长阿含第三分究罗檀头经第四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俱萨罗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游行人间，至俱萨罗佉[少/兔]婆提婆罗门村北，止宿尸舍婆林中。

时，有婆罗门名究罗檀头，止佉[少/兔]婆提村，其村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园观浴池，树木清凉，波斯匿王即封此村与究罗檀头婆罗门，以为梵分。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候吉凶、祭祀仪礼，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时，婆罗门欲设大祀，办五百特牛、五百特牛、五百特犊、五百特犊、五百羖羊、五百羯羊，欲以供祀。

时，佉[少/兔]婆提村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从俱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佉[少/兔]婆提村北尸舍林止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「如此真人，应往覲现，今我等宁可往共相见。」作此语已，即便相率，出佉[少/兔]婆提村，队队相随，欲诣佛所。

时，究罗檀头婆罗门在高楼上，遥见众人队队相随，顾问侍者：「彼诸人等，以何因缘队队相随？欲何所至？」

侍者白言：「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俱萨罗国游行人间，诣佉[少/兔]婆提村北尸舍婆林中止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、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此村诸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众聚相随，欲往问讯沙门瞿昙耳。」

时，究罗檀头婆罗门即勅侍者：「汝速持我声，往语诸人言：『卿等小住，须待我往，当共俱诣沙门瞿昙。』」

时，彼侍者即承教命，往语诸人言：「且住！须我往到，当共俱诣沙门瞿昙所。」

诸人报使者言：「汝速还白婆罗门：『今正是时，宜共行也。』」

侍者还白，诸人已住，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宜共行也。」时，婆罗门即便下楼，出中门立。

时，有余婆罗门五百人在中门外坐，助究罗檀头施設大祀，见究罗檀头，皆悉起迎问言：「大婆罗门！欲何所至？」

报言：「我闻有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俱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诣佉[少/兔]婆提村北尸舍婆林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人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淨。如此真人，宜往覲现。诸婆罗门！我又闻瞿昙知三种祭祀、十六祀具，今我众中先学旧识所不能知，我今欲大祭祀，牛羊已备，欲诣瞿昙问三种祭祀、十六祀具，我等得此祭祀法已，功德具足，名称远闻。」

时，五百婆罗门白究罗檀头言：「大师勿往，所以者何？彼应来此，此不应往。大师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若成此法者，彼应来此，此不应诣彼。」

又言：「大师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世典幽微无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相吉凶、祭祀仪礼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颜貌端正，得梵色像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，又大师戒德增上，智慧成就，成就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所言柔和，辩才具足，义味清淨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」

「又大师为众导首，弟子众多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常教授五百婆罗门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四方学者皆来请受，问诸技术祭祀之法，皆能具答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养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富有财宝，库藏盈溢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又大师智慧明达，所言通利，无有怯弱，成此法者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大师若具足此十一法，彼应诣此，此不应诣彼。」

时，究罗檀头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等言。我实有此德，非不有也，汝当复听我说，沙门瞿昙所成功德，我等应诣彼，彼不应来此。沙门瞿昙七世已

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彼成此法者，我等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颜貌端正，出刹利种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生尊贵家，出家为道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光明具足，种姓真正，出家修道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生财富家，有大威力，出家修道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具贤圣戒，智慧成就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善于言语，柔软和雅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为众导师，弟子众多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永灭欲爱，无有卒暴，忧畏已除，衣毛不竖，欢喜和悦，见人称善，善说行报，不毁余道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常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礼敬供养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礼敬供养，亦为梵婆罗门、多利遮婆罗门、种德婆罗门、首伽摩纳兜耶子恭敬供养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为诸声闻弟子之所宗奉礼敬供养，亦为诸天及诸鬼神之所恭敬，释种、俱梨、冥宁、跋祇、末罗、苏摩皆悉宗奉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归五戒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等受三归五戒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弟子受三归五戒，诸天、释种、俱梨等，受三归五戒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所游行处，为一切人恭敬供养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所至城郭村邑，无不倾动恭敬供养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非人、鬼神不敢触娆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其处人民皆见光明，闻天乐音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，若欲去时，众人恋慕，涕泣而送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初出家时，父母宗亲涕泣恋恨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少壮出家，舍诸饰好、象马、宝车、五欲、瓔珞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舍转轮王位，出家修道，若其在家，王四天下，统领民物，我等皆属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」

「又沙门瞿昙明解梵法，能为人说，亦与梵天往返语言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明解三种祭祀、十六祀具，我等宿旧所不能知，

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三十二相具足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又沙门瞿昙智慧通达，无有怯弱，成此法者，我应诣彼，彼不应来。彼瞿昙来至此佉[少/兔]婆提村，于我为尊，又是贵客，宜往覲现。」

时，五百婆罗门白究罗檀头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彼之功德乃如是耶？若使瞿昙于诸德中成就一者，尚不应来，况今尽具？宜尽相率，共往问讯。」

究罗檀头言：「欲行者，宜知是时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严驾宝车，与五百婆罗门及佉[少/兔]婆提诸婆罗门长者、居士，前后围遶，诣尸舍婆林，到已下车，步进至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时，诸婆罗门、长者，居士，或有礼佛而坐者，或问讯而坐者，或有称名而坐者，或有叉手向佛而坐者，或有默然而坐者。众坐已定，究罗檀头白佛言：「欲有所问，若有闲暇得见听者，乃敢请问。」

佛言：「随意所问。」

时，婆罗门白佛言：「我闻瞿昙明解三种祭祀及十六种祭具，我等先宿耆旧所不能知，我等今者欲为大祭祀，已办五百特牛、五百牝牛、五百特犊、五百牝犊、五百羖羊、五百羯羊，欲以祭祀，今日顾来，问三祭法及十六祭具，若得成此祀者，得大果报，名称远闻，天人所敬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究罗檀头婆罗门曰：「汝今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唯然。瞿昙！愿乐欲闻。」

尔时，佛告究罗檀头曰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欲设大祀，集婆罗门大臣而告之曰：『我今大有财宝具足，五欲自恣，年已朽迈，士众强盛，无有怯弱，库藏盈溢。今欲设大祀，汝等说祀法斯何所须？』时，彼大臣即白王言：『如是。大王！如王所言，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。但诸民物多怀恶心，习诸非法，若于此时而为祀者，不成祀法，如遣盗逐盗，则不成使。大王！勿作是念言，此是我民，能伐能杀，能呵能止。诸近王者当给其所须，诸治生者当给其财宝，诸修田业者当给其牛犊、种子，使彼各各自营。王不逼迫于民，则民人安隐，养育子孙，共相娱乐。』」

佛告究罗檀头：「时，王闻诸臣语已，诸亲近者给其衣食，诸有商贾给其财宝，修农田者给牛、种子。是时人民各各自营，不相侵恼，养育子孙，共相娱乐。」

佛言：「时，王复召诸臣语言：『我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给诸人民，使无所乏，养育子孙，共相娱乐。我今欲设大祀，汝说祀法悉何所须？』诸臣白王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如王所说。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给诸人民，使其无乏，养育子孙，共相娱乐。王欲祀者，可语宫内使知。』时，王即如臣言，入语宫内：『我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多有财宝，欲设大祀。』时，诸夫人寻白王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如大王言。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多有珍宝，欲设大祀，今正是时。』王出报诸臣言：『我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给诸人民，使其无乏，养育子孙，共相娱乐。今欲大祀，已语宫内，汝尽语我，斯须何物？』」

「时，诸大臣即白王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如王所说。欲设大祀，已语宫内，而未语太子、皇子、大臣、将士，王当语之。』时，王闻诸臣语已，即语太子、皇子、群臣、将士言：『我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欲设大祀。』时，太子、皇子及诸群臣、将士即白王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大王！今国富兵强，库藏盈溢，欲设祀者，今正是时。』时，王复告大臣曰：『我国富兵强，多有财宝，欲设大祀。已语宫内、太子、皇子，乃至将士，今欲大祀，斯何所须？』诸臣白王：『如大王言，欲设祀者，今正是时。』王闻语已，即于城东起新堂舍，王入新舍，被鹿皮衣，以香酥油涂摩其身，又以鹿角戴之头上，牛屎涂地，坐卧其上，及第一夫人、婆罗门、大臣，选一黄犍牛，一乳王食，一乳夫人食，一乳大臣食，一乳供养大众，余与犍子。时，王成就八法，大臣成就四法。」

「云何王成就八法？彼刹利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所见轻毁，是为成就初法。彼王颜貌端正，刹利种族，是为二法。彼王戒德增盛，智慧具足，是为三法。彼王习种种技术，乘象、马车、刀牟、弓矢、战鬪之法，无不具知，是为四法。彼王有大威力，摄诸小王，无不靡伏，是为五法。彼王善于言语，所说柔软，义味具足，是为六法。彼王多有财宝，库藏盈溢，是为七法。彼王智谋勇果，无复怯弱，是为八法。彼刹利种王，成此八法。」

「云何大臣成就四法？彼婆罗门大臣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所见轻毁，是为初法。复次，彼大臣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皆能分别，世典

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察吉凶、祭祀仪礼，是为二法。复次，大臣善于言语，所说柔和，义味具足，是为三法。复次，大臣智谋勇果，无有怯弱，凡祭祀法无不解知，是为四法。时，彼王成就八法，婆罗门大臣成就四法，彼王有四援助、三祭祀法、十六祀具。」

「时，婆罗门大臣于彼新舍，以十六事开解王意，除王疑想。云何十六？大臣白王，或有人言：『今刹利王欲为大祀，而七世以来父母不正，常为他人所见轻毁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。所以者何？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。或有人言：『今刹利王欲为大祀，而颜貌丑陋，非刹利种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颜貌端正，刹利种族。或有人言：『今刹利王欲为大祀，而无增上戒，智慧不具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戒德增上，智慧具足。或有人言：『今刹利王欲为大祀，而不善诸术，乘象、马车、种种兵法不能解知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善诸技术，战阵兵法，无不解知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为大祀，而无大威力摄诸小王。』设有是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有大威力，摄诸小王。」

「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不善于言语，所说麤犷，义味不具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善于言语，所说柔软，义味具足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无多财宝。』设有是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库藏盈溢，多有财宝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无智谋，志意怯弱。』设有是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智谋勇果，无有怯弱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不语宫内。』设有是语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欲祭祀，先语宫内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不语太子、皇子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欲祭祀，先语太子、皇子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不语群臣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欲大祀，先语群臣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不语将士。』设有此言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王欲祭祀，先语将士。」

「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婆罗门大臣七世以来父母不正，常为他人之所轻毁。』设有是语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我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所见轻毁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大臣于异学三部讽诵不利，种种经书不能分别，世典幽微亦不综练，不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察吉凶、祭祀仪礼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我于三部异典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皆能分别，世典幽微靡不综练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察吉凶、祭祀仪礼。」

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大臣不善言语，所说麤犷，义味不具。』设有此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我善言语，所说柔和，义味具足。或有人言：『王欲大祀，而大臣智谋不具，志意怯弱，不解祀法。』设有是言，不能污王，所以者何？我智谋勇果，无有怯弱，凡祭祀法，无不解知。』

佛告究罗檀头：「彼王于十六处有疑，而彼大臣以十六事开解王意。」

佛言：「时，大臣于彼新舍，以十事行示教利喜于王。云何为十？大臣言：『王祭祀时，诸有杀生、不杀生来集会者，平等施与，若有杀生而来者，亦施与，彼自当知，不杀而来者，亦施与，为是故施，如是心施。若复有偷盗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来在会者，亦施与，彼自当知，若有不盗，乃至正见来者，亦施与，为是故施，如是心施。』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彼大臣以此十行示教利喜。」

又告婆罗门：「时，彼刹利王于彼新舍生三悔心，大臣灭之。云何为三？王生悔言：『我今大祀，已为大祀、当为大祀、今为大祀，多损财宝，起此三心，而怀悔恨。』大臣语言：『王已为大祀，已施、当施、今施，于此福祀不宜生悔。』是为王入新舍生三悔心，大臣灭之。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尔时，刹利王水浇头种，以十五日月满时出彼新舍，于舍前露地然大火[廿/积]，手执油瓶注于火上，唱言：『与，与。』时，彼王夫人闻王以十五日月满时出新舍，于舍前然大火[廿/积]，手执油瓶注于火上，唱言：『与，与。』彼夫人、嫫女多持财宝，来诣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此诸杂宝，助王为祀。』婆罗门！彼王寻告夫人、嫫女言：『止！止！汝便为供养已，我自大有财宝，足以祭祀。』诸夫人、嫫女自生念言：『我等不宜将此宝物还于宫中，若王于东方设大祀时，当用佐助。』婆罗门！其后王于东方设大祀时，夫人、嫫女即以此宝物助设大祀。」

「时，太子、皇子闻王十五日月满时出新舍，于舍前然大火[廿/积]，手执油瓶注于火上，唱言：『与，与。』彼太子、皇子多持财宝，来诣王所，白王言：『以此宝物，助王大祀。』王言：『止！止！汝便为供养已，我自大有财宝，足已祭祀。』诸太子、皇子自生念言：『我等不宜持此宝物还也，王若于南方设大祀者，当以佐助。』如是大臣持宝物来：『愿已助王祭祀西方。』将士持宝物来：『愿已助王祭祀北方。』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彼王大祭祀时，不杀牛、羊及诸众生，唯用酥、乳、麻油、蜜、黑蜜、石蜜，以为祭祀。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彼刹利王为大祀时，初喜、中喜，后亦喜，此为成办祭祀之法。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彼刹利王为大祀已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为道，修四无量心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时，王夫人为大施已，亦复除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行四梵行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婆罗门大臣教王四方祭祀已，亦为大施，然后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行四梵行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」

佛告婆罗门：「时，王为三祭祀法、十六祀具，而成大祀，于汝意云何？」

时，究罗檀头闻佛言已，默然不对。时，五百婆罗门语究罗檀头言：「沙门瞿昙所言微妙，大师何故默然不答？」

究罗檀头答言：「沙门瞿昙所说微妙，我非不然可，所以默然者。自思惟耳，沙门瞿昙说此事，不言从他闻，我默思惟：『沙门瞿昙将无是彼刹利王耶？或是彼婆罗门大臣耶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究罗檀头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观如来，正得其宜。是时，刹利王为大祀者，岂异人乎？勿造斯观，即吾身是也，我于尔时极大施慧。」

究罗檀头白佛言：「齐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得大果报，复有胜者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问曰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于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，若能常供养众僧，使不断者，功德胜彼。」

又问：「于三祭祀及十六祀具，若能常供养众僧使不断者，为此功德最胜，复有胜者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又问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若以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养众僧使不断者，不如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，此施最胜。」

又问：「为三祭祀及十六祀具，并供养众僧使不断绝，及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，为此福最胜，复有胜者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又问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若为三种祭祀、十六祀具，供养众僧使不断绝，及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，不如起欢喜心，口自发言：『我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。』此福最胜。」

又问：「齐此三归，得大果报耶？复有胜者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又问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若以欢喜心受、行五戒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此福最胜。」

又问：「齐此三祀，至于五戒，得大果报耶？复有胜者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又问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若能以慈心念一切众生，如构牛乳顷，其福最胜。」

又问：「齐此三祀，至于慈心，得大果报耶？复有胜者？」

佛言：「有。」

又问：「何者是？」

佛言：「若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出现于世，有人于佛法中出家修道，众德悉备，乃至具足三明，灭诸痴冥，具足慧明，所以者何？以不放逸、乐闲静故，此福最胜。」

究罗檀头又白佛言：「瞿昙！我为祭祀，具诸牛羊各五百头，今尽放舍，任其自游随逐水草。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以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唯愿世尊及诸大众时受我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之。

时，婆罗门见佛默然受请已，即起礼佛，绕三匝而去，还家供办种种肴饍。明日时到，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诣婆罗门舍，就座而坐。时婆罗门手自斟酌，供佛及僧，食讫去钵，行澡水毕，佛为婆罗门而作颂曰：

「祭祀火为上， 讽诵诗为上，
人中王为上， 众流海为上，
星中月为上， 光明日为上，
上下及四方， 诸有所生物，
天及世间人， 唯佛为最上，
欲求大福者， 当供养三宝。」

尔时，究罗檀头婆罗门即取一小座于佛前坐。尔时世尊渐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大患，上漏为碍，出要为上，分布显示诸清淨行。尔时，世尊观彼婆罗门志意柔软，阴盖轻微，易可调伏，如诸佛常法，为说苦谛，分别显示，说集圣谛、集灭圣谛、出要圣谛。时，究罗檀头婆罗门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犹如净洁白迭，易为受染，檀头婆罗门亦复如是，见法得法，获果定住，不由他信，得无所畏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重再三归依佛、法、圣众，愿佛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更受我七日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之。时，婆罗门即于七日中，手自斟酌，供佛及僧，过七日已，世尊游行人间。

佛去未久，时，究罗檀头婆罗门得病命终。时，众多比丘闻究罗檀头供养佛七日，佛去未久，得病命终，即自念言：「彼人命终，当何所趣？」时，诸

比丘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于一面坐。「彼究罗檀头今者命终，当生何所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彼人净修梵行，法法成就，亦不于法有所触娆，以断五下分结，于彼现般涅槃，不来此世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五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六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二四）第三分坚固经第五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那难陀城波婆利掩次林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有长者子，名曰坚固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坚固长者子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愿今者勅诸比丘：『若有婆罗门、长者子、居士来，当为现神足显上人法。』」

佛告坚固：「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。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，若有功德，当自覆藏，若有过失，当自发露。」

时，坚固长者子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勅诸比丘：『若有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来，当为现神足，显上人法。』」

佛复告坚固：「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。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，若有功德，当自覆藏，若有过失，当自发露。」

时，坚固长者子白佛言：「我于上人法无有疑也。但此那难陀城国土丰乐，人民炽盛，若于中现神足者，多所饶益，佛及大众善弘道化。」

佛复告坚固：「我终不教比丘为婆罗门、长者子、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。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，若有功德，当自覆藏，若有过失，当自发露。所以者何？有三神足。云何为三？一曰神足，二曰观察他心，三曰教诫。云何为神足？长者子！比丘习无量神足，能以一身变成无数，以无数身还合为一，若远若近，山河石壁，自在无碍，犹如行空；于虚空中结加趺坐，犹如飞鸟；出入大地，犹如在水；若行水上；犹如履地；身出烟火，如大火聚，手扞日月，立至梵天。若有得信长者、居士见此比丘现无量神足，立至梵天，当复诣余未得信长者、居士所，而告之言：『我见比丘现无量神足，立至梵天。』彼长者、居士未得信者，语得信者言：『我闻有瞿罗呪，能现如是无量神变，乃至立至梵天。』」

佛复告长者子坚固：「彼不信者，有如此言，岂非毁谤言耶？」

坚固白佛言：「此实是毁谤言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以是故，不勅诸比丘现神变化，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，若有功德，当自覆藏，若有过失，当自发露。如是，长者！此即是我诸比丘所现神足。

「云何名观察他心神足？于是，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，观诸众生心所念法，隈屏所为皆能识知。若有得信长者、居士，见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，观他众生心所念法，隈屏所为皆悉识知，便诣余未得信长者、居士所，而告之曰：『我见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，观他众生心所念法，隈屏所为皆悉能知。』彼不信长者、居士，闻此语已，生毁谤言：『有干陀罗呪能观察他心，隈屏所为皆悉能知。』云何？长者子！此岂非毁谤言耶？」

坚固白佛言：「此实是毁谤言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以是故，不勅诸比丘现神变化，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，若有功德，当自覆藏，若有过失，当自发露。如是，长者子！此即是我比丘现观察神足。

「云何为教诫神足？长者子！若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出现于世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

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清淨，梵行具足。若长者、居士闻已，于中得信，得信已，于中观察自念：『我不宜在家，若在家者，钩锁相连，不得清淨修于梵行。我今宁可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具诸功德，乃至成就三明，灭诸闇冥，生大智明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乐独闲居，专念不忘之所得也。』长者子！此是我比丘现教诫神足。」

尔时，坚固长者子白佛言：「颇有比丘成就此三神足耶？」

佛告长者子：「我不说有数，多有比丘成此三神足者。长者子！我有比丘在此众中自思念：『此身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永灭？』彼比丘倏趣天道，往至四天王所，问四天王言：『此身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由何永灭？』

「长者子！彼四天王报比丘言：『我不知四大由何永灭？我上有天，名曰忉利，微妙第一，有大智慧，彼天能知四大由何而灭。』彼比丘闻已，即倏趣天道，往诣忉利天上，问诸天言：『此身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永灭？』彼忉利天报比丘言：『我不知四大何由灭，上更有天，名焰摩，微妙第一，有大智慧，彼天能知。』即往就问，又言不知。

「如是展转，至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皆言：『我不知四大何由而灭？上更有天，微妙第一，有大智慧，名梵迦夷，彼天能知四大何由永灭。』彼比丘即倏趣梵道，诣梵天上问言：『此身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永灭？』彼梵天报比丘言：『我不知四大何由永灭，今有大梵天王，无能胜者，统千世界，富贵尊豪，最得自在，能造化物，是众生父母，彼能知四大由何永灭。』长者子！彼比丘寻问：『彼大梵王今为所在？』彼天报言：『不知大梵今为所在，以我意观，出现不久。』未久，梵王忽然出现。长者！彼比丘诣梵王所问言：『此身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永灭？』彼大梵王告比丘言：『我梵天王无能胜者，统千世界，富贵尊豪，最得自在，能造万物，众生父母。』时，彼比丘告梵王曰：『我不问此事，自问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永灭？』

「长者子！彼梵王犹报比丘言：『我是大梵天王，无能胜者，乃至造作万物，众生父母。』比丘又复告言：『我不问此，我自问四大何由永灭？』长者子！彼梵天王如是至三，不能报彼比丘四大何由永灭。时，大梵王即执比丘右手，将诣屏处，语言：『比丘！今诸梵王皆谓我为智慧第一，无不知见，是故我不得报汝言：「不知不见此四大何由永灭。」』又语比丘：『汝

为大愚！乃舍如来于诸天中推问此事。汝当于世尊所问如此事，如佛所说，善受持之。』又告比丘：『今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，汝可往问。』

「长者子！时，比丘于梵天上忽然不现。譬如壮士屈申臂顷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一面坐，白我言：『世尊！今此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何由而灭？』时，我告言：『比丘！犹如商人臂鹰入海，于海中放彼鹰飞空东西南北，若得陆地则便停止，若无陆地更还归船。比丘！汝亦如是，乃至梵天问如是义，竟不成就，还来归我。今当使汝成就此义。』即说偈言：

「『何由无四大， 地水火风灭？
何由无麤细， 及长短好丑？
何由无名色， 永灭无有余？
应答识无形， 无量自有光。
此灭四大灭， 麤细好丑灭，
于此名色灭， 识灭余亦灭。』」

时，坚固长者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比丘名何等？云何持之？」

佛告长者子：「此比丘名阿室己，当奉持之。」

尔时，坚固长者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五）佛说长阿含第三分佻形梵志经第六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委若国金盘鹿野林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有佻形梵志姓迦叶，诣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佻形迦叶白佛言：「我闻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，骂诸苦行人以为弊秽。瞿昙！若有言：『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，骂苦行人以为弊秽。』作此言者，是为法语，法法成就，不诽谤沙门瞿昙耶？」

佛言：「迦叶！彼若言：『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，骂苦行人以为弊秽。』者，彼非法言，非法法成就，为诽谤我，非诚实言。所以者何？迦叶！我见彼等苦行人，有身坏命终，堕地狱中者；又见苦行人身坏命终，生

天善处者；或见苦行人乐为苦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者；或见苦行人乐为苦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天善处者。迦叶！我于此二趣所受报处，尽知尽见，我宁可呵责诸苦行者以为弊秽耶？我正说是，彼则言非，我正说非，彼则言是。迦叶！有法沙门、婆罗门同，有法沙门、婆罗门不同。迦叶！彼不同者，我则舍置，以此法不与沙门、婆罗门同故。

「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沙门瞿昙于不善法、重浊、黑冥、非贤圣法，彼异众师于不善法、重浊、黑冥、非贤圣法，谁能堪任灭此法者？迦叶！彼有智者作是观时，如是知见，唯沙门瞿昙能灭是法。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推求，如是论时，我于此中则有名称。

「复次，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沙门瞿昙弟子于不善法、重浊、黑冥、非贤圣法，彼异众师弟子于不善法、重浊、黑冥、非贤圣法，谁能堪任灭此法者？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知见，唯沙门瞿昙弟子能灭是法。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推求，如是论时，我弟子则得名称。

「复次，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沙门瞿昙于诸善法、清白、微妙及贤圣法，彼异众师于诸善法、清白、微妙及贤圣法，谁能堪任增广修行者？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知见，唯有沙门瞿昙堪任增长修行是法。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推求，如是论时，我于此中则有名称。

「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沙门瞿昙弟子于诸善法、清白、微妙及贤圣法，彼异众师弟子于诸善法、清白、微妙及贤圣法，谁能堪任增长修行者？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知见，唯有沙门瞿昙弟子能堪任增长修行是法。迦叶！彼有智者作如是观，如是推求，如是论时，于我弟子则有名称。迦叶！有道有迹，比丘于中修行，则自知自见，沙门瞿昙时说、实说、义说、法说、律说。

「迦叶！何等是道？何等是迹？比丘于中修行，自知自见，沙门瞿昙时说、实说、义说、法说、律说。迦叶！于是比丘修念觉意，依止息，依无欲，依出要；修法、精进、喜、猗、定、舍觉意，依止息，依无欲，依出要。迦叶！是为道，是为迹，比丘于中修行，自知自见，沙门瞿昙时说、实说、义说、法说、律说。」

迦叶言：「瞿昙！唯有是道、是迹，比丘于中修行，自知自见。沙门瞿昙时说、实说、义说、法说、律说。但苦行秽污，有得婆罗门名，有得沙门名。

何等是苦行秽污，有得婆罗门名，有得沙门名？瞿昙！离服傫形，以手自障蔽，不受夜食，不受朽食，不受两壁中间食，不受二人中间食，不受两刀中间食，不受两朽中间食，不受共食家食，不受怀妊家食，狗在门前不食其食，不受有蝇家食，不受请食。他言先识则不受其馐，不食鱼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不两器食，一漉一咽，至七漉止，受人益食，不过七益，或一日一食，或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一食。或复食果，或复食莠，或食饭汁，或食麻米，或食[禾*咸]稻，或食牛粪，或食鹿粪，或食树根枝叶花实，或食自落果；或披衣，或披莎衣，或衣树皮，或草褫身，或衣鹿皮，或留发，或被毛编，或着冢间衣；或有常举手者，或不坐床席，或有常蹲者，或有剃发留髭须者，或有卧荆棘上者，或有卧果蓏上者，或有傫形卧牛粪上者；或一日三浴，或一夜三浴，以无数苦，苦役此身。瞿昙！是为苦行秽污，或得沙门名，或得婆罗门名。」

佛言：「迦叶！离服傫形者，以无数方便苦役此身，彼戒不具足，见不具足，不能勤修，亦不广普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为戒具足？云何为见具足？过诸苦行，微妙第一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迦叶言：「唯然。瞿昙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如来，至真出现于世，乃至四禅，于现法中而得快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一心，乐于闲静，不放逸故。迦叶！是为戒具足，见具足，胜诸苦行，微妙第一。」

迦叶言：「瞿昙！虽曰戒具足，见具足，过诸苦行，微妙第一，但沙门法难，婆罗门法难。」

佛言：「迦叶！此是世间不共法。所谓沙门法、婆罗门法难，迦叶！乃至优婆夷亦能知此法。离服傫形，乃至无数方便苦役此身，但不知其心：为有恚心、为无恚心，有恨心、无恨心，有害心、无害心？若知此心者，不名沙门、婆罗门，为已不知故，沙门、婆罗门为难。」

尔时，迦叶白佛言：「何等是沙门、何等是婆罗门，戒具足、见具足，为上为胜，微妙第一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迦叶言：「唯然。瞿昙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迦叶！彼比丘以三昧心，乃至得三明，灭诸痴冥，生智慧明，所谓漏尽智生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静，不放逸故。迦叶！此名沙门、婆罗门，戒具足、见具足，最胜最上，微妙第一。」

迦叶言：「瞿昙！虽言是沙门、婆罗门，见具足、戒具足，为上为胜，微妙第一。但沙门、婆罗门法，甚难！甚难！沙门亦难知，婆罗门亦难知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优婆塞亦能修行此法。」白言：「我从今日能离服徼形，乃至以无数方便苦役此身，不可以此行名为沙门、婆罗门，若当以此行名为沙门、婆罗门者，不得言沙门甚难！婆罗门甚难！不以此行为沙门、婆罗门故，言沙门甚难！婆罗门甚难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我昔一时在罗阅祇，于高山七叶窟中，曾为尼俱陀梵志说清净苦行。时梵志生欢喜心，得清净信，供养我、称赞我，第一供养称赞于我。」

迦叶言：「瞿昙！谁于瞿昙不生第一欢喜、净信、供养、称赞者？我今于瞿昙亦生第一欢喜，得清净信，供养、称赞，归依瞿昙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诸世间诸所有戒，无有与此增上戒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诸有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见解脱慧，无有与此增上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见解脱慧等者，况欲出其上？迦叶！所谓师子者，是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如来于大众中广说法时，自在无畏，故号师子。云何？迦叶！汝谓如来师子吼时不勇捍耶？勿造斯观，如来师子吼勇捍无畏。迦叶！汝谓如来勇捍师子吼时不在大众中耶？勿造斯观，如来在大众中勇捍师子吼。迦叶！汝谓如来在大众中作师子吼不能说法耶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作师子吼，善能说法。」

「云何？迦叶！汝谓如来于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众会听者不一心耶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诸来会者皆一心听。云何？迦叶！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诸来会者皆一心听，而不欢喜信受行耶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在大众中勇捍多力，能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诸来会者皆一心

听，欢喜信受。迦叶！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诸来会者欢喜信受，而不供养耶？勿造斯观，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善能说法，诸来会者皆一心听，欢喜信受，而设供养。

「迦叶！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为师子吼，乃至信敬供养，而不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耶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乃至信敬供养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。迦叶！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乃至出家修道，而不究竟梵行，至安隐处，无余泥洹耶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于大众中勇捍无畏，乃至出家修道，究竟梵行，至安隐处，无余泥洹。」

时，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昙！我得于此法中出家受具戒不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异学欲来入我法中出家修道者，当留四月观察，称可众意，然后当得出家受戒。迦叶！虽有是法，亦观其人耳。」

迦叶言：「若有异学欲来入佛法中修梵行者，当留四月观察，称可众意，然后当得出家受戒。我今能于佛法中四岁观察，称可众意，然后乃出家受戒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我已有言，但观其人耳。」

尔时，迦叶即于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。时，迦叶受戒未久，以净信心修无上梵行，现法中自身作证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即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迦叶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六）佛说长阿含第三分三明经第七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俱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诣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，止宿伊车林中。

时，有婆罗门名沸伽罗娑罗、婆罗门名多梨车，以小缘诣伊车能伽罗村。此沸伽罗娑罗婆罗门，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典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善能分别。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观察吉凶、祭祀仪礼，有五

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其一弟子名婆悉咤，七世以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亦能善于大人相法，观察吉凶，祭祀仪礼，亦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

多梨车婆罗门，亦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亦能善于大人相法、观察吉凶、祭祀仪礼，亦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其一弟子名颇罗堕，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学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亦能善于大人相法、观察吉凶、祭祀仪礼，亦有五百弟子，教授不废。

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二人于清旦至园中，遂共论义，更相是非。时，婆悉咤语颇罗堕：「我道真正，能得出要，至于梵天，此是大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说。」

颇罗堕又言：「我道真正，能得出要，至于梵天，此是大师多梨车婆罗门所说。」如是，婆悉咤再三自称己道真正，颇罗堕亦再三自称己道真正，二人共论，各不能决。

时，婆悉咤语颇罗堕曰：「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拘萨罗国游行人间，今在伊车能伽罗林中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。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中，自身作证，为他说法，上中下言，皆悉真正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如是真人，宜往覲现。我闻彼瞿昙知梵天道，能为人说，常与梵天往返言语，我等当共诣彼瞿昙，共决此义。若沙门瞿昙有所言说，当共奉持。」尔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二人相随到伊车林中，诣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知彼二人心中所念，即告婆悉咤曰：「汝等二人清旦至园中，作如是论，共相是非。汝一人言：『我法真正，能得出要，至于梵天，此是大师沸伽罗娑罗所说。』彼一人言：『我法真正，能得出要，至于梵天，此是大师多梨车所说。』如是再三，更相是非，有如此事耶？」

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闻佛此言，皆悉惊愕，衣毛为竖，心自念言：「沙门瞿昙有大神德，先知人心，我等所欲论者，沙门瞿昙已先说讫。」时，婆悉咤白佛言：「此道、彼道皆称真正，皆得出要，至于梵天，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说为是？为多梨车婆罗门所说为是耶？」

佛言：「正使，婆悉咤！此道、彼道真正出要，得至梵天，汝等何为清旦园中共相是非，乃至再三耶？」

时，婆悉咤白佛言：「诸有三明婆罗门说种种道，自在欲道、自作道、梵天道，此三道者尽向梵天。瞿昙！譬如村营，所有诸道皆向于城，诸婆罗门虽说种种诸道，皆向梵天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彼诸道为尽趣梵天不？」

答曰：「尽趣。」

佛复再三重问：「种种诸道尽趣梵天不？」

答曰：「尽趣。」

尔时，世尊定其语已，告婆悉咤曰：「云何三明婆罗门中，颇有一人得见梵天者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有见者。」

「云何？婆悉咤！三明婆罗门先师，颇有得见梵天者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有见者。」

「云何？婆悉咤！乃往三明仙人旧婆罗门，讽诵通利，能为人说旧诸赞诵，歌咏诗书，其名阿咤摩婆罗门、婆摩提婆婆罗门、毘婆审婆罗门、伊尼罗斯婆罗门、蛇婆提伽婆罗门、婆婆悉婆罗门、迦叶婆罗门、阿楼那婆罗门、瞿昙摩婆罗门、首脂婆罗门、婆罗损陀婆罗门，彼亦得见梵天不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有见者。」

佛言：「若彼三明婆罗门无有一见梵天者，若三明婆罗门先师无有见梵天者，又诸旧大仙三明婆罗门阿咤摩等亦不见梵天者，当知三明婆罗门所说非实。」

又告婆悉咤：「如^有淫人言：『我与彼端正女人交通，称叹淫法。』余人语言：『汝识彼女不？为在何处？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

『汝识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为是刹利女，为是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女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为长短、麤细、黑白、好丑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云何？婆悉咤！彼人赞叹为是实不？』

答曰：「不实。」

「如是。婆悉咤！三明婆罗门所说亦尔，无有实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汝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处所，叉手供养，能作是说：『此道真正，当得出要，至日月所。』不？」

报曰：「如是。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处所，叉手供养，而不能言：『此道真正，当得出要，至日月所。』也。」

「如是。婆悉咤！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之处，叉手供养，而不能说：『此道真正，当得出要，至日月所。』而常叉手供养恭敬，岂非虚妄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瞿昙！彼实虚妄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有人立梯空地，余人问言：『立梯用为。』答曰：『我欲上堂。』又问：『堂何所在？东、西、南、北耶？』答云：『不知。』云何？婆悉咤！此人立梯欲上堂者，岂非虚妄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彼实虚妄。」

佛言：「三明婆罗门亦复如是，虚诞无实。婆悉咤！五欲洁净，甚可爱乐。云何为五？眼见色，甚可爱乐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，甚可爱乐。于我贤圣法中，为着、为缚，为是拘锁。彼三明婆罗门为五欲所染，爱着坚固，不见过失，不知出要，彼为五欲之所系缚。正使奉事日月水火，唱言：『扶接我去生梵天者。』无有是处。譬如阿夷罗河，其水平岸，乌鸟得饮，有人在此岸身被重系，空唤彼岸言：『来渡我去。』彼岸宁来渡此人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婆悉咤！五欲洁净，甚可爱乐，于贤圣法中犹如拘锁。彼三明婆罗门为五欲所染，爱着坚固，不见过失，不知出要。彼为五欲之所系缚，正使奉事日月水火，唱言：『扶接我去生梵天上。』亦复如是，终无是处。婆悉咤！譬

如阿夷罗河，其水平岸，鸟鸟得饮，有人欲渡，不以手足身力，不因船楫，能得渡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婆悉咤！三明婆罗门亦复如是，不修沙门清净梵行，更修余道不清净行，欲求生梵天者，无有是处。婆悉咤！犹如山水暴起，多漂人民，亦无船楫，又无桥梁，有行人来，欲渡彼岸，见山水暴起，多漂人民，亦无船楫，又无桥梁，彼人自念：『我今宁可多集草木，牢坚缚楫，自以身力渡彼岸耶？』即寻缚楫，自以身力安隐得渡。婆悉咤！此亦如是，若比丘舍非沙门不清净行，行于沙门清净梵行，欲生梵天者，则有是处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恚心耶？无恚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恚心也。」

又问：「三明婆罗门有恚心、无恚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有恚心。」

「婆悉咤！梵天无恚心，三明婆罗门有恚心，有恚心、无恚心不共同，不俱解脱，不相趣向，是故梵天、婆罗门不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瞋心、无瞋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瞋心。」

又问：「三明婆罗门有瞋心、无瞋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有瞋心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瞋心，三明婆罗门有瞋心，有瞋心、无瞋心不同趣，不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婆罗门不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恨心、无恨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恨心。」

又问：「三明婆罗门有恨心、无恨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有恨心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恨心，三明婆罗门有恨心，有恨心、无恨心不同趣，不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婆罗门不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家属产业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。」

又问：「三明婆罗门有家属产业不？」

答曰：「有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家属产业，三明婆罗门有家属产业，有家属产业、无家属产业不同趣，不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婆罗门不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得自在、不得自在耶？」

答曰：「得自在。」

又问：「三明婆罗门得自在、不得自在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自在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得自在，三明婆罗门不得自在，不得自在、得自在不同趣，不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婆罗门不共同也。」

佛言：「彼三明婆罗门，设有人来问难深义，不能具答。实如是不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二人俱白佛言：「且置余论，我闻沙门瞿昙明识梵道，能为人说，又与梵天相见往来言语，唯愿沙门瞿昙以慈愍故，说梵天道，开示演布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意报我。云何？婆悉咤！彼心念国，去此远近？」

答：「近。」

「若使有人生长彼国，有余人问彼国道径，云何？婆悉咤！彼人生长彼国答彼道径，宁有疑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疑。所以者何？彼国生长故。」

佛言：「正使彼人生长彼国，或可有疑；若有人来问我梵道，无疑也。所以者何？我常数数说彼梵道故。」

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俱白佛言：「且置此论，我闻沙门瞿昙明识梵道，能为人说，又与梵天相见往来言语，唯愿沙门瞿昙以慈愍故，说于梵道，开示演布。」

佛言：「谛听，善思，当为汝说。」

答言：「唯然，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若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于世，十号具足，乃至四禅，于现法中而自娱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静，不放逸故。彼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广布无际，无二、无量，无恨、无害，游戏此心而自娱乐；悲、喜、舍心遍满一方，余方亦尔，广布无际，无二、无量，无有结恨，无恼害意，游戏此心以自娱乐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恚心、无恚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恚心也。」

又问：「行慈比丘有恚心、无恚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恚心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恚心，行慈比丘无恚心，无恚心、无恚心同趣，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比丘俱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瞋心耶？无瞋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又问：「行慈比丘有瞋心、无瞋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瞋心，行慈比丘无瞋心，无瞋心、无瞋心同趣，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比丘俱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恨心、无恨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。」

又问：「行慈比丘有恨心、无恨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恨心，行慈比丘无恨心，无恨心、无恨心同趣，同解脱，是故比丘、梵天俱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有家属产业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又问：「行慈比丘有家属产业不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无家属产业，行慈比丘亦无家属产业，无家属产业、无家属产业同趣，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比丘俱共同也。云何？婆悉咤！梵天得自在不耶？」

答曰：「得自在。」

又问：「行慈比丘得自在耶？」

答曰：「得自在。」

佛言：「梵天得自在，行慈比丘得自在，得自在、得自在同趣，同解脱，是故梵天、比丘俱共同也。」

佛告婆悉咤：「当知行慈比丘身坏命终，如发箭之顷，生梵天上。」佛说是法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

尔时，婆悉咤、颇罗堕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六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七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(二七) 第三分沙门果经第八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祇耆旧童子庵婆园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王阿闍世韦提希子以十五日月满时，命一夫人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何所为作？」

夫人白王言：「今十五日夜月满时，与昼无异，宜沐发澡浴，与诸嫔女五欲自娱。」

时，王又命第一太子优耶婆陀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月十五日月满时，与昼无异，当何所施作？」

太子白王言：「今夜十五日月满时，与昼无异，宜集四兵，与共谋议伐于边逆，然后还此共相娱乐。」

时，王又命勇健大将而告之曰：「今十五日月满时，其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何所为作？」

大将白言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宜集四兵，案行天下，知有逆顺。」

时，王又命雨舍婆罗门而告之曰：「今十五日月满时，其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时，雨舍白言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。有不兰迦叶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有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多所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雨舍弟须尼陀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宜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须尼陀白言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。有末伽梨瞿舍利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有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无不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典作大臣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典作大臣白言：「有阿耆多翅舍钦婆罗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有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无不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伽罗守门将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伽罗守门将白言：「有婆浮陀伽旃那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有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无不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优陀夷漫提子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优陀夷白言：「有散若夷毘罗梨沸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所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无不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弟无畏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弟无畏白言：「有尼干子，于大众中而为导首，多所知识，名称远闻，犹如大海无不容受，众所供养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或开悟。」

王又命寿命童子而告之曰：「今夜清明，与昼无异，当诣何等沙门、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？」

寿命童子白言：「有佛。世尊今在我庵婆园中。大王！宜往诣彼问讯，王若见者，心必开悟。」

王勅寿命言：「严我所乘宝象及余五百白象。」

耆旧受教，即严王象及五百象讫，白王言：「严驾已备，唯愿知时。」

阿闍世王自乘宝象，使五百夫人乘五百牝象，手各执炬，现王威严，出罗阇祇，欲诣佛所。小行进路，告寿命曰：「汝今诳我，陷固于我，引我大众欲与冤家。」

寿命白言：「大王！我不敢欺王，不敢陷固引王大众以与冤家。王但前进，必获福庆。」

时，王小复前进，告寿命言：「汝欺诳我，陷固于我，欲引我众持与冤家。如是再三。所以者何？彼有大众千二百五十人，寂然无声，将有谋也。」

寿命复再三白言：「大王！我不敢欺诳陷固，引王大众持与冤家。王但前进，必获福庆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法常乐闲静，是以无声。王但前进，园林已现。」

阿阇世王到园门，下象、解剑、退盖，去五威仪，步入园门，告寿命曰：「今佛．世尊为在何所？」

寿命报言：「大王！今佛在高堂上，前有明灯，世尊处师子座，南面而坐，王小前进，自见世尊。」

尔时，阿阇世王往诣讲堂所，于外洗足，然后上堂，默然四顾，生欢喜心，口自发言：「今诸沙门寂然静默，止观具足，愿使我太子优婆耶亦止观成就，与此无异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阇世王曰：「汝念子故，口自发言：『愿使太子优婆耶亦止观成就，与此无异。』汝可前坐。」

时，阿阇世王即前头面礼佛足，于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欲有所问，若有闲暇，乃敢请问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欲有问者，便可问也。」

阿阇世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今人乘象、马车，习刀、牟、剑、弓矢、兵仗、战鬪之法，王子、力士、大力士、僮使、皮师、剃发师、织鬘师、车师、瓦师、竹师、苇师，皆以种种伎术以自存生，自恣娱乐，父母、妻子、奴仆、僮使共相娱乐，如此营生，现有果报；今诸沙门现在所修，现得果报不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汝颇曾诣诸沙门、婆罗门所问如此义不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曾诣沙门、婆罗门所问如是义。我念一时至不兰迦叶所，问言：『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现有果报；今此众现在

修道，现得果报不？』彼不兰迦叶报我言：『王若自作，若教人作，斫伐残害，煮炙切割，恼乱众生，愁忧啼哭，杀生偷盗，淫逸妄语，踰墙劫夺，放火焚烧，断道为恶。大王！行如此事，非为恶也。大王！若以利剑鬻割一切众生，以为肉聚，弥满世间，此非为恶，亦无罪报。于恒水南，鬻割众生，亦无有恶报。于恒水北岸，为大施会，施一切众，利人等利，亦无福报。』』

王白佛言：「犹如有人问瓜报李，问李报瓜。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而彼答我无罪福报。我即自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此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于一时至末伽梨拘舍梨所，问言：『如今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皆现有果报；今者此众现在修道，现得报不？』彼报我言：『大王！无施、无与，无祭祀法，亦无善恶，无善恶报，无有今世，亦无后世，无父、无母，无天、无化、无众生，世无沙门、婆罗门平等行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，自身作证，布现他人。诸言有者，皆是虚妄。』世尊！犹如有人问瓜报李，问李报瓜。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彼乃以无义答。我即自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此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于一时至阿夷陀翅舍钦婆罗所，问言：『大德！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皆现有果报；今者此众现在修道，现得报不？』彼报我言：『受四大人取命终者，地大还归地，水还归水，火还归火，风还归风，皆悉坏败，诸根归空。若人死时，床舆举身置于冢间，火烧其骨如鸽色，或变为灰土，若愚、若智取命终者，皆悉坏败，为断灭法。』世尊！犹如有人问李瓜报，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而彼答我以断灭。我即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此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昔一时至彼浮陀伽旃延所，问言：『大德！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皆现有果报；今者此众现在修道，得报不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大王！无力、无精进，人无力、无方便，无因无缘众生染着，无因无缘众生清静，一切众生有命之类，皆悉无力，不得自在，无有冤讎定在数中，于此六生中受诸苦乐。』犹如问李瓜报，问瓜李报。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彼已无力答我。我即自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

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此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昔一时至散若毘罗梨子所，问言：『大德！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皆现有果报；今者此众现在修道，现得报不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大王！现有沙门果报，问如是，答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大王！现无沙门果报，问如是，答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大王！现有无沙门果报，问如是，答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大王！现非有非无沙门果报，问如是，答此事如是，此事实，此事异，此事非异非不异。』世尊！犹如人问李瓜报，问瓜李报。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而彼异论答我。我即自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是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我昔一时至尼干子所，问言：『大德！犹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现有果报；今者此众现在修道，现得报不？』彼报我言：『大王！我是一切智、一切见人，尽知无余，若行，若住、坐、卧，觉悟无余，智常现在前。』世尊！犹如人问李瓜报，问瓜李报。彼亦如是，我问现得报不？而彼答我以一切智。我即自念言：『我是刹利王，水浇头种，无缘杀出家人，系缚驱遣。』时，我怀忿结心，作此念已，即便舍去。」

「是故，世尊！今我来此问如是义，如人乘象、马车，习于兵法，乃至种种营生，皆现有果报；今者沙门现在修道，现得报不？」

佛告阿阇世王曰：「我今还问王，随意所答。云何？大王！王家僮使、内外作人，皆见王于十五日月满时，沐发澡浴，在高殿上与诸婣女共相娱乐，作此念言：『咄哉！行之果报乃至是乎？此王阿阇世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发澡浴，于高殿上与诸婣女五欲自娱。谁能知此乃是行报者？』彼于后时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行平等法。云何？大王！大王遥见此人来，宁复起念言：『是我仆使不耶？』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若见彼来，当起迎请坐。」

佛言：「此岂非沙门现得报耶？」

王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此是现得沙门报也。」

「复次，大王！若王界内寄居客人食王廩赐，见王于十五日月满时，沐发澡浴，于高殿上与诸嫖女五欲自娱。彼作是念：『咄哉！彼行之报乃如是耶？谁能知此乃是行报者？』彼于后时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行平等法。云何？大王！大王若遥见此人来，宁复起念言：『是我客民食我廩赐耶？』」

王言：「不也。若我见其远来，当起迎礼敬，问讯请坐。」

「云何？大王！此非沙门现得果报耶？」

王言：「如是，现得沙门报也。」

「复次，大王！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于世，入我法者，乃至三明，灭诸闇冥，生大智明，所谓漏尽智证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静，不放逸故。云何？大王！此非沙门现在果报也。」

王报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实是沙门现在果报。」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从坐起，头面礼佛足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受我悔过，我为狂愚痴冥无识，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，无有偏枉，而我迷惑五欲，实害父王，唯愿世尊加哀慈愍，受我悔过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汝愚冥无识，但自悔过，汝迷于五欲乃害父王，今于贤圣法中能悔过者，即自饶益。吾愍汝故，受汝悔过。」

尔时，阿阇世王礼世尊足已，还一面坐。佛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王闻佛教已，即白佛言：「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唯愿世尊及诸大众明受我请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许可。时，王见佛默然受请已，即起礼佛，遶三匝而还。

其去未久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此阿阇世王过罪损减，已拔重咎。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，即当于此坐上得法眼净；而阿阇世王今自悔过，罪咎损减，已拔重咎。」

时，阿阇世王至于中路，告寿命童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于我多所饶益。汝先称说如来指授开发，然后将我诣世尊所，得蒙开悟，深识汝恩，终不遗忘。」

时，王还宫办诸肴饍种种饮食，明日时到，唯圣知时。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与众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往诣王宫，就座而坐。时，王手自斟酌，供佛及僧，食讫去钵，行澡水毕，礼世尊足，白言：「我今再三悔过，我为狂愚痴冥无识，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，无有偏枉，而我迷于五欲，实害父王，唯愿世尊加哀慈愍，受我悔过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汝愚冥无识，迷于五欲，乃害父王，今于贤圣法中能悔过者，即自饶益。吾今愍汝，受汝悔过。」

时，王礼佛足已，取一小座于佛前坐，佛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王闻佛教已，又白佛言：「我今再三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唯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阿阇世王说法，示教利喜已，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及寿命童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八）佛说长阿含第三分布陀婆楼经第九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清旦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时，世尊念言：「今日乞食，于时为早，今我宁可往至布陀婆楼梵志林中观看，须时至当乞食。」尔时，世尊即诣梵志林中。

时，布陀婆楼梵志遥见佛来，即起迎言：「善来，沙门瞿昙！久不来此，今以何缘而能屈顾？可前就座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就其座，告布陀婆楼曰：「汝等集此，何所作为？为何讲说？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昨日多有梵志、沙门、婆罗门集此婆罗门堂，说如是事，相违逆论。瞿昙！或有梵志作是说言：『人无因无缘而想生，无因无缘而想灭，想有去来，来则想生，去则想灭。』瞿昙！或有梵志作是说：『由命有想生，由命有想灭，彼想有去来，来则想生，去则想灭。』瞿昙！或有梵志作是说：『如先所言，无有是处。有大鬼神，有大威力，彼持想去，彼持想来，彼持想去则想灭，彼持想来则想生。』我因是故生念，念沙门瞿昙先知此义，必能善知想知灭定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梵志曰：「彼诸论者皆有过咎。言无因无缘而有想生，无因无缘而有想灭，想有去来，来则想生，去则想灭。或言因命想生，因命想灭，想有去来，来则想生，去则想灭。或有言：『无有是处，有大鬼神，彼持想来，彼持想去，持来则想生，持去则想灭。』如此言者，皆有过咎。所以者何？梵志！有因缘而想生，有因缘而想灭。」

「若如来出现于世，至真、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有人于佛法中出家为道，乃至灭五盖覆蔽心者，除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入初禅，先灭欲想，生喜、乐想。梵志！以此故知有因缘想生，有因缘想灭。灭有觉、观，内喜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入第二禅。梵志！彼初禅想灭，二禅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舍喜修护，专念一心，自知身乐，贤圣所求，护念清净，入三禅。梵志！彼二禅想灭，三禅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舍苦舍乐，先灭忧喜，护念清净，入第四禅。梵志！彼三禅想灭，四禅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舍一切色想，灭恚，不念异想，入空处。梵志！一切色想灭，空处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越一切空处，入识处。梵志！彼空处想灭，识处想生，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越一切识处，入不用处。梵志！彼识处想灭，不用处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舍不用处，入有想无想处。梵志！彼不用处想灭，有想无想处想生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，有因缘想生。彼舍有想无想处，入想知灭定。梵志！彼有想无想处想灭，入想知灭定，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生，有因缘想灭。彼得此想已，作是念：『有念为恶，无念为善。』彼作是念时，彼微妙想不灭，更麤想生。彼复念言：『我今宁可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。』彼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已，微妙想灭，麤想不生。彼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，微妙想灭，麤想不生时，即入想知灭定。云何？梵志！汝从本已来，颇曾闻此次第灭想因缘不？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从本已来信自不闻如是次第灭想因缘。」又白佛言：「我今生念，谓此有想、此无想，或复有想此想已，彼作是念：『有念为恶，无念为善。』彼作是念时，微妙想不灭，麤想更生，彼复念言：『我今宁可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。』彼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已，微妙想灭，麤想不生。彼不为念行，不起思惟，微妙想灭，麤想不生时，即入想知灭定。」

佛告梵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是贤圣法中次第想灭想定。」

梵志复白佛言：「此诸想中，何者为无上想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不用处想为无上。」

梵志又白佛言：「诸想中，何者为第一无上想？」

佛言：「诸想、诸言无想，于其中间能次第得想知灭定者，是为第一无上想。」

梵志又问：「为一想，为多想？」

佛言：「有一想，无多想。」

梵志又问：「先有想生然后智？先有智生然后想？为想、智一时俱生耶？」

佛言：「先有想生然后智，由想有智。」

梵志又问：「想即是我耶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说何等人是我？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我不说人是我，我自说色身四大、六入，父母生育，乳哺成长，衣服庄严，无常、磨灭法，我说此人是我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言色身四大、六入，父母生育，乳哺长成，衣服庄严，无常、磨灭法，说此人是我。梵志！且置此我，但人想生、人想灭。」

梵志言：「我不说人是我，我说欲界天是我。」

佛言：「且置欲界天是我，但人想生、人想灭。」

梵志言：「我不说人是我，我自说色界天是我。」

佛言：「且置色界天是我，但人想生、人想灭。」

梵志言：「我不说人是我，我自说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、无色天是我。」

佛言：「且置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、有想无想处、无色天是我，但人想生、人想灭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昙！我宁可得知人想生、人想灭不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欲知人想生、人想灭者，甚难！甚难！所以者何？汝异见、异习、异忍、异受，依异法故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。瞿昙！我异见、异习、异忍、异受，依异法故，欲知人想生、人想灭者，甚难！甚难！所以者何？我、世间有常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无常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有常无常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非有常非无常，此实余虚。我、世间有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无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有边无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间非有边非无边，此实余虚。是命是身，此实余虚；命异身异，此实余虚；身命非异非不异，此实余虚；无命无身，此实余虚。如来终，此实余虚；如来不终，此实余虚；如来终不终，此实余虚；如来非终非不终，此实余虚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我所不记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瞿昙！何故不记，我、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尽不记耶？」

佛言：「此不与义合，不与法合，非梵行，非无欲，非无为，非寂灭，非止息，非正觉，非沙门，非泥洹，是故不记。」

梵志又问：「云何为义合、法合？云何为梵行初？云何无为？云何无欲？云何寂灭？云何止息？云何正觉？云何沙门？云何泥洹？云何名记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记苦谛、苦集、苦灭、苦出要谛。所以者何？此是义合、法合，梵行初首、无欲、无为、寂灭、止息、正觉、沙门、泥洹，是故我记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梵志说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从坐而去。

佛去未久，其后诸余梵志语布咤婆楼梵志曰：「汝何故听瞿昙沙门所说，语语印可？瞿昙言：『我及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不与义合，故我不记。』汝何故印可是言？我等不可沙门瞿昙如是所说。」

布咤婆楼报诸梵志言：「沙门瞿昙所说：『我、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不与义合，故我不记。』我亦不印可此言。但彼沙门瞿昙依法住，以法而言，以法出离，我当何由违此智言？沙门瞿昙如此微妙法言，不可违也。」

时，布咤婆楼梵志又于异时，共象首舍利弗诣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象首舍利弗礼佛而坐，梵志白佛言：「佛先在我所，时，去未久，其后诸余梵志语我言：『汝何故听沙门瞿昙所说，语语印可？瞿昙言：『我、世间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不合义，故不记。』汝何故印可是言？我等不可沙门瞿昙如是所说。』我报彼言：『沙门瞿昙所说：『我、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不与义合，故我不记。』我亦不印可此言。但彼沙门瞿昙依法住法，以法而言，以法出离，我等何由违此智言？沙门瞿昙微妙法言，不可违也。』」

佛告梵志曰：「诸梵志言：『汝何故听沙门瞿昙所说，语语印可？』此言有咎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说法，有决定记、不决定记。云何名不决定记？我、世间有常，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，我亦说此言而不决定记。所以然者？此不与义合，不与法合，非梵行初，非无欲，非无为，非寂灭，非止息，非正觉，非沙门，非泥洹。是故，梵志！我虽说此言而不决定记。云何名为决定记？我记苦谛、苦集、苦灭、苦出要谛。所以者何？此与法合、义合，是梵行初首，无定无记。梵志！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一处世间，无欲，无为，寂灭，止息，正觉，沙门，泥洹，是故我说决定记。

「梵志！或有沙门、婆罗门于一处世间，一向说乐，我语彼言：『汝等审说，一处世间一向乐耶？』彼报我言：『如是。』我又语彼言：『汝知见一处世间一向乐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知不见。』我复语彼言：『一处世间诸天一向乐，汝曾见不？』彼报我言：『不知不见。』又问彼言：『彼一处世间诸天，汝颇共坐起言语，精进修定不耶？』答我言：『不。』我又问彼言：『彼一处世间诸天一向乐者，颇曾来语汝言：『汝所行质直，当生彼一向乐天。我以所行质直，故得生彼共受乐耶？』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。』我

又问彼言：『汝能于己身起心化作他四大身，身体具足，诸根无阙不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能。』云何？梵志！彼沙门、婆罗门所言为是诚实，为应法不？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此非诚实，为非法言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如有人言：『我与彼端正女人交通。』称赞淫女。余人问言：『汝识彼女不？为在何处？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所止土地、城邑、村落不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识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为刹利女，为是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女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又问：『汝知彼女为长短、麤细、黑白、好丑耶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云何？梵志！此人所说为诚实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梵志！彼沙门、婆罗门亦复如是，无有真实。梵志！犹如有人立梯空地，余人问言：『立梯用为？』答曰：『我欲上堂。』又问：『堂何所在？』答曰：『不知。』云何？梵志！彼立梯者岂非虚妄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彼实虚妄。」

佛言：「诸沙门、婆罗门亦复如是，虚妄无实。」

佛告布咤婆楼：「汝言我身色四大、六入，父母生育，乳哺成长，衣服庄严，无常、磨灭，以此为我者。我说此为染污，为清净，为得解？汝意或谓染污法不可灭，清净法不可生，常在苦中。勿作是念。何以故？染污法可灭尽，清净法可出生，处安乐地，欢喜爱乐，专念一心，智慧增广。梵志！我于欲界天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天，说为染污，亦说清净，亦说得解。汝意或谓染污法不可灭，清净法不可生，常在苦中。勿作是念。所以者何？染污可灭，净法可生，处安乐地，欢喜爱乐，专念一心，智慧增广。」

尔时，象首舍利弗白言：「世尊！当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，复有欲界天身、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天身，一时有不？世尊！当有欲界天身时，复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、有想无想处天身，一时有不？世尊！当有色界天身时，复有欲界人身

四大诸根，及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、有想无想处天身，一时有不？如是至有想无想处天身时，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天身，一时有不？」

佛告象首舍利弗：「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尔时正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非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、有想无想处天身。如是乃至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时，尔时正有想无想处天身，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天身。象首！譬如牛乳，乳变为酪，酪为生酥，生酥为熟酥，熟酥为醍醐，醍醐为第一。象首！当有乳时，唯名为乳，不名为酪、酥、醍醐，如是展转，至醍醐时，唯名醍醐，不名为乳，不名酪、酥。象首！此亦如是，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，无有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乃至有想无想处天身；如是展转，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时，唯有有想无想处天身，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乃至无所有天身。」

「象首！于汝意云何？若有人问汝言：『若有过去身时，有未来、现在身，一时有不？有未来身时，有过去、现在身，一时有不？有现在身时，有过去、未来身，一时有不？』设有此问者，汝云何报？」

象首言：「设有如是问者，我当报言：『有过去身时，唯是过去身，无未来、现在。有未来身时，唯是未来身，无过去、现在。有现在身时，唯是现在身，无过去、未来身。』」

「象首！此亦如是，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，无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乃至有想无想处天身；如是展转，至有想无想处天身时，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欲界天身，色界天身，至不用处天身。」

「复次，象首！若有人问汝言：『汝曾有过去已灭不？未来当生不？现在今有不？』设有是问者，汝当云何答？」

象首白佛言：「若有是问者，当答彼言：『我曾有过去已灭，非不有也。有未来当生，非不有也。现在今有，非不有也。』」

佛言：「象首！此亦如是，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，无欲界天身，乃至有想无想天身；如是展转，至有想无想天身时，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，及欲界天身，乃至无所有处天身。」

尔时，象首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时，布咤婆楼梵志白佛言：「我得于佛法中出家受戒不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若有异学欲于我法中出家为道者，先四月观察，称众人意，然后乃得出家受戒。虽有是法，亦观人耳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诸有异学欲于佛法中出家受戒者，先当四月观察，称众人意，然后乃得出家受戒。如我今者，乃能于佛法中四岁观察，称众人意，然后乃望出家受戒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先语汝，虽有是法，当观其人。」

时，彼梵志即于正法中得出家受戒。如是不久以信坚固，净修梵行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，生死已尽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即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布咤婆楼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九）佛说长阿含第三分露遮经第十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往诣婆罗婆提婆罗门村北尸舍婆林中止宿。

时，有婆罗门，名曰露遮，住婆罗林中，其村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波斯匿王即封此村，与婆罗门以为梵分。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，不为他人之所轻毁，异典三部讽诵通利，种种经书尽能分别，又能善于大人相法、瞻候吉凶、祭祀仪礼。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，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至尸舍婆林中，有大名称，流闻天下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自身作证，与他说法，上中下善，义味具足，梵行清净。「如此真人，宜往覲现，我今宁可往共相见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出彼村，诣尸舍婆林中，至世尊所，问讯已，一面坐。佛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婆罗门闻法已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及诸大众明受我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彼婆罗门见佛默然，知己许可，即从坐起，遶佛而去。去佛不远，便起恶见言：「诸沙门、婆罗门多知善法，多所证成，不应为他人说，但自知，休与他说为。譬如有人坏故狱已，更造新狱，斯是贪恶不善法耳。」

时，婆罗门还至婆罗林已，即于其夜具办种种肴饍饮食。时到，语剃头师言：「汝持我声，诣尸舍婆林中，白沙门瞿昙：『日时已到，宜知是时。』」

剃头师受教即行，往到佛所，礼世尊足白：「时已到，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着衣持钵，从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，诣婆罗林。

剃头师侍从世尊，偏露右臂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彼露遮婆罗门去佛不远，生恶见言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多知善法，多所证者，不应为他人说，但自知，休与他说为。譬如有人坏故狱已，更造新狱，斯是贪恶不善法耳。』唯愿世尊除其恶见。」

佛告剃头师曰：「此是小事，易开化耳。」

尔时，世尊至婆罗门舍，就座而坐。时，婆罗门以种种甘饍，手自斟酌，供佛及僧，食讫去钵，行澡水毕，取一小床于佛前坐。佛告露遮：「汝昨去我不远，生恶见言：『诸沙门、婆罗门多知善法，多所证者，不应为他人说，乃至贪恶不善法。』实有是言耶？」

露遮言：「尔，实有此事。」

佛告露遮：「汝勿复尔生此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世有三师可以自诫。云何为三？一者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可以除烦恼，又可增益得上人法。而于现法中不除烦恼，不得上人法，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其诸弟子不恭敬承事，由复依止与共同住。露遮！彼诸弟子语师言：『师今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，得上人胜法。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烦恼，不得上人胜法。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使诸弟子不复恭敬承事供养，但共依止同住而已。』」

佛言：「露遮！犹如有人坏故狱已，更造新狱，斯则名为贪浊恶法。是为一师可以自诫。是为贤圣戒、律戒、仪戒、时戒。」

又告露遮：「第二师者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，不可增益得上人法，而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，虽复少多得上人胜法，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其诸弟子不恭敬承事，由复依止与共同住。露遮！彼诸弟子语师言：『师今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得除众烦恼，得上人法。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，虽复少多得上人法，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使诸弟子不复恭敬承事供养，但共依止同住而已。』」

佛言：「露遮！犹如有人在他后行，手摩他背，此则名为贪浊恶法。是为二师可以自诫。是为贤圣戒、律戒、仪戒、时戒。」

又告露遮：「第三师者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可除烦恼，又可增益得上人法，而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，虽复少多得上人法，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其诸弟子恭敬承事，依止同住。露遮！彼诸弟子语师言：『师今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，少多得上人法，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，虽复少多得上人法，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，诸弟子恭敬承事，共止同住。』」

佛言：「露遮！犹如有人舍己禾稼，锄他田苗，此则名为贪浊恶法。是为三师可以自诫。是为贤圣戒、律戒、仪戒、时戒。露遮！有一世尊不在世间，不可倾动，云何为一？若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于世，乃至得三明，除灭无明，生智慧明，去诸闇冥，出大法光，所谓漏尽智证。所以者何？斯由精勤，专念不忘，乐独闲居之所得也。露遮！是为第一世尊不在世间，不可倾动。露遮！有四沙门果。何者四？谓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云何？露遮！有人闻法应得此四沙门果。若有人遮言：『勿为说法。』设用其言者，彼人闻法得果以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若不得果，得生天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遮他说法，使不得果，不得生天。为是善心，为不善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。」

又问：「不善心者，为生善趣，为堕恶趣？」

答曰：「生恶趣。」

「露遮！犹如有人语波斯匿王言：『王所有国土，其中财物王尽自用，勿给余人。』云何？露遮！若用彼人言者，当断余人供不？」

答曰：「当断。」

又问：「断他供者，为是善心，为不善心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心。」

又问：「不善心者，为生善趣，为堕恶道耶？」

答曰：「堕恶道。」

「露遮！彼亦如是，有人闻法，应得四沙门果。若有人言：『勿为说法。』设用其言者，彼人闻法得果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若不得果，得生天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遮他说法，使不得道果，不得生天。彼为是善心，为不善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。」

又问：「不善心者，当生善趣，为堕恶道耶？」

答曰：「堕恶道。」

「露遮！若有人语汝言：『彼波罗婆提村封所有财物。露遮！自用勿给人，物当自用，与他何为？』云何？露遮！设用彼言者，当断余人供不？」

答曰：「当断。」

又问：「教人断他供者，为是善心，为不善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。」

又问：「不善心者，为生善趣，为堕恶道耶？」

答曰：「堕恶道。」

「露遮！彼亦如是，有人闻法应得四沙门果，若有人言：『勿为说法。』设用其言者，彼人闻法得果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若不得果，得生天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问：「遮他说法，使不得果，不得生天。为是善心，为不善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善。」

又问：「不善心者，为生善趣，为堕恶道耶？」

答曰：「堕恶道。」

尔时，露遮婆罗门白佛言：「我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」

佛说法已，时，露遮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七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八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（三〇）第四分世记经

阎浮提州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俱利窟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时，众比丘于食后集讲堂上议言：「诸贤！未曾有也，今此天地何由而败？何由而成？众生所居国土云何？」

尔时，世尊于闲静处天耳彻听，闻诸比丘于食后集讲堂上议如此言。尔时世尊于静窟起，诣讲堂坐，知而故问，问诸比丘：「向者所议，议何等事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我等于食后集法讲堂议言：『诸贤！未曾有也，今是天地何由而败？何由而成？众生所居国土云何？』我等集堂议如是事。」

佛告诸比丘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凡出家者应行二法：一贤圣默然，二讲论法语。汝等集在讲堂，亦应如此贤圣默然，讲论法语。诸比丘！汝等欲闻如来记天地成败、众生所居国邑不耶？」

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。世尊！今正是时，愿乐欲闻。世尊说已，当奉持之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如一日月周行四天下，光明所照，如是千世界，千世界中有千日月、千须弥山王、四千天下、四千大天下、四千海水、四千大海、四千龙、四千大龙、四千金翅鸟、四千大金翅鸟、四千恶道、四千大恶道、四千王、四千大王、七千大树、八千大泥犁、十千大山、千阎罗王、千四天王、千忉利天、千焰摩天、千兜率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是为小千世界。如一小千世界，尔所小千千世界，是为中千世界。如一中千世界，尔所中千千世界，是为三千大千世界。如是世界周匝成败，众生所居名一佛刹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今此大地深十六万八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地止于水，水深三千三十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水止于风，风深六千四十由旬，其边无际。比丘！其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须弥山王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，出海水上高八万四千由旬，下根连地，多固地分，其山直上，无有阿曲，生种种树，树出众香，香遍山林，多诸贤圣，大神妙天之所居止。其山下基纯有金

沙，其山四面有四埵出，高七百由旬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四埵斜低，曲临海上。

「须弥山王有七宝阶道，其下阶道广六十由旬，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金墙银门，银墙金门，水精墙琉璃门，琉璃墙水精门，赤珠墙马瑙门，马瑙墙赤珠门，车璩墙众宝门。其栏楯者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车璩栏众宝栴。其栏楯上有宝罗网，其金罗网下悬银铃，其银罗网下悬金铃，琉璃罗网悬水精铃，水精罗网悬琉璃铃，赤珠罗网悬马瑙铃，马瑙罗网悬赤珠铃，车璩罗网悬众宝铃。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华实，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华实，其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华叶，其琉璃树琉璃根枝水精华叶，其赤珠树赤珠根枝马瑙华叶，其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珠华叶，车璩树者车璩根枝众宝华叶。」

「其七重墙，墙有四门，门有栏楯，七重墙上皆有楼阁台观，周匝围遶有园观浴池，生众宝华叶，宝树行列，花果繁茂，香风四起，悦可人心，鳧鴈鸳鸯，异类奇鸟，无数千种，相和而鸣。」

「又须弥山王中级阶道广四十由旬，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、栏楯七重、罗网七重、行树七重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如下阶。上级阶道广二十由旬，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、栏楯七重、罗网七重、行树七重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如中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其下阶道有鬼神住，名曰伽楼罗足。其中阶道有鬼神住，名曰持鬘。其上阶道有鬼神住，名曰喜乐。其四埵高四万二千由旬，四天大王所居宫殿，有七重宝城、栏楯七重、罗网七重、行树七重，诸宝铃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，宝城七重、栏楯七重、罗网七重、行树七重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过三十三天由旬一倍有焰摩天宫，过焰摩天宫由旬一倍有兜率天宫，过兜率天宫由旬一倍有化自在天宫，过化自在天宫由旬一倍有他化自在天宫，过他化自在天宫由旬一倍有梵加夷天宫。」

「于他化自在天、梵加夷天中间，有摩天宫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、栏楯七重、罗网七重、行树七重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过梵伽夷天宫由旬一倍有光音天宫，过光音天由旬一倍有遍净天宫，过遍净天由旬一倍有果实天宫，过果实天由旬一倍有无想天宫，过无想天由旬一倍有无造

天宫，过无造天由旬一倍有无热天宫，过无热天由旬一倍有善见天宫，过善见天由旬一倍有大善见天宫，过大善见天由旬一倍有色究竟天宫，过色究竟天上有空处智天、识处智天、无所有处智天、有想无想处智天，齐此名众生边际、众生世界，一切众生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受阴、受有，齐此不过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须弥山北有天下，名欝单曰，其土正方，纵广一万由旬，人面亦方，像彼地形。须弥山东有天下，名弗于逮，其土正圆，纵广九千由旬，人面亦圆，像彼地形。须弥山西有天下，名俱耶尼，其土形如半月，纵广八千由旬，人面亦尔，像彼地形。须弥山南有天下，名阎浮提，其土南狭北广，纵广七千由旬，人面亦尔，像此地形。须弥山北面天金所成，光照北方。须弥山东面天银所成，光照东方。须弥山西面天水精所成，光照西方。须弥山南面天琉璃所成，光照南方。」

「欝单曰有大树王，名庵婆罗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弗于逮有大树王，名伽蓝浮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俱耶尼有大树王，名曰斤提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；又其树下有石牛幢，高一由旬。阎浮提有大树王，名曰阎浮提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金翅鸟王及龙王树名俱利睒婆罗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阿修罗王有树，名善画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忉利天有树，名曰昼度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」

「须弥山边有山，名伽陀罗，高四万二千由旬，纵广四万二千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其山去须弥山八万四千由旬，其间纯生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俱物头花、分陀利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亦充遍。去佉陀罗山不远有山，名伊沙陀罗，高二万一千由旬，纵广二万一千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佉陀罗山四万二千由旬，其间纯生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俱勿头花、分陀利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去伊沙陀罗山不远有山，名树巨陀罗，高万二千由旬，纵广万二千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。去伊沙陀罗山二万一千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去树巨陀罗山不远有山，名善见，高六千由旬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树巨陀罗山万二千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」

「去善见山不远有山，名马食上，高三千由旬，纵广三千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善见山六千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去马食山不远有山，名尼民陀罗，高千二百由旬，纵广千二百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马食山三千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去尼民陀罗山不远有山，名调伏，高六百由旬，纵广六百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尼民陀罗山千二百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香气充遍。去调伏山不远有山，名金刚围，高三百由旬，纵广三百由旬，其边广远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去调伏山六百由旬，其间纯生四种杂花，芦苇、松、竹丛生其中，出种种香，香气充遍。」

「去大金刚山不远有大海水，海水北岸有大树王，名曰阎浮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，其边空地复有丛林，名庵婆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阎婆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娑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多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那多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为男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为女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男女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散那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栴檀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佉訶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波[木*奈]婆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毗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香[木*奈]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为梨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安石留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曰为甘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呵梨勒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毗酰勒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阿摩勒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阿摩犁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[木*奈]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甘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苇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竹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舍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舍罗业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木瓜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大木瓜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解脱华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瞻婆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婆罗罗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修摩那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婆师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多罗梨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伽耶，纵广五十由旬。复有丛林名葡萄，纵广五十由旬。」

「过是地空，其空地中复有花池，纵广五十由旬，复有钵头摩池、俱物头池、分陀利池，毒蛇满中，各纵广五十由旬。过是地空，其空地中有大海

水，名鬱禅那，此水下有转轮圣王道，广十二由旬。挟道两边有七重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阎浮提地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水自然去，其道平现。去海不远有山，名鬱禅，其山端严，树木繁茂，花果炽盛，众香芬馥，异类禽兽靡所不有。去鬱禅山不远有山，名金壁，中有八万岩窟，八万象王止此窟中，其身纯白，头有杂色，口有六牙，齿间金填。过金壁山已，有山名雪山，纵广五百由旬，深五百由旬，东西入海，雪山中间有宝山，高二十由旬。

「雪山垂出高百由旬，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，纵广五十由旬，其水清冷，澄净无秽，七宝砌垒、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种种异色，七宝合成。其栏楯者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车璩栏众宝所成。金网银铃，银网金铃，琉璃网水精铃，水精网琉璃铃，车璩网七宝所成。金多罗树金根金枝银叶银果，银多罗树银根银枝金叶金果，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花果，赤珠树赤珠根枝马瑙叶马瑙花果，车璩树车璩根枝众宝花果。」

「阿耨达池侧皆有园观浴池，众花积聚，种种树叶，花果繁茂，种种香风，芬馥四布，种种异类，诸鸟哀鸣相和。阿耨达池底，金沙充满。其池四边皆有梯陛，金栴银陛，银栴金陛，琉璃栴水精陛，水精栴琉璃陛，赤珠栴马瑙陛，马瑙栴赤珠陛，车璩栴众宝陛。遶池周匝皆有栏楯，生四种花，青、黄、赤、白，杂色参间，华如车轮，根如车毂，花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，从牛口出，从五百河入于东海。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，从师子口出，从五百河入于南海。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，从马口出，从五百河入于西海。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，从象口中出，从五百河入于北海。阿耨达宫中有五柱堂，阿耨达龙王恒于中止。」

佛言：「何故名为阿耨达？阿耨达其义云何？此阎浮提所有龙王尽有三患，唯阿耨达龙无有三患。云何为三？一者举阎浮提所有诸龙，皆被热风、热沙着身，烧其皮肉，及烧骨髓以为苦恼，唯阿耨达龙无有此患。二者举阎浮提所有龙宫，恶风暴起，吹其宫内，失宝饰衣，龙身自现以为苦恼，唯阿耨达龙王无如是患。三者举阎浮提所有龙王，各在宫中相娱乐时，金翅大鸟入宫搏撮或始生方便，欲取龙食，诸龙怖惧，常怀热恼，唯阿耨达龙无如此患；若金翅鸟生念欲往，即便命终，故名阿耨达(阿耨达秦言无恼热)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雪山右面有城，名毗舍离，其城北有七黑山，七黑山北有香山，其山常有歌唱伎乐音乐之声。山有二窟，一名为昼，二名善昼，天七宝成，柔濡香洁，犹如天衣，妙音干闥婆王从五百干闥婆在其中止。昼、善昼窟北有娑罗树王，名曰善住，有八千树王围遶四面。善住树王下有象王，亦名善住，止此树下，身体纯白，七处平住，力能飞行，其头赤色，杂色毛间，六牙纤佣，金为间填，有八千象围遶随从；其八千树王下八千象，亦复如是。

「善住树王北有大浴池，名摩陀延，纵广五十由旬，有八千浴池周匝围遶，其水清凉，无有尘秽，以七宝璺周匝砌垒遶，池有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皆七宝成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车璩栏众宝栴。其金罗网下垂银铃，其银罗网下垂金铃，水精罗网垂琉璃铃，琉璃罗网垂水精铃，赤珠罗网垂马瑙铃，马瑙罗网垂赤珠铃，碎璩罗网垂众宝铃。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花实，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花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花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花实，赤珠树者赤珠根枝马瑙花实，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珠花实，碎璩树者车璩根枝众宝花实。

「又其池底金沙布散，遶池周匝有七宝阶道，金陛银蹬，银陛金蹬，水精陛琉璃蹬，琉璃陛水精蹬，赤珠陛马瑙蹬，马瑙陛赤珠蹬，车璩陛众宝蹬。挟陛两边有宝栏楯。又其池中生四种华，青、黄、赤、白，众色参间，华如车轮，根如车毂，花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遶池四面有众园观、丛林、浴池，生种种花，树木清凉，花果丰盛，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善住象王念欲游戏，入池浴时，即念八千象王，时，八千象王复自念言：『善住象王今以念我，我等宜往至象王所。』于是，众象即往前立。

「时，善住象王从八千象至摩陀延池，其诸象中有为王持盖者，有执宝扇扇象王者，中有作倡伎乐前导从者。时，善住象王入池洗浴，作倡伎乐，共相娱乐，或有象为王洗鼻者，或有洗口、洗头、洗牙、洗耳、洗腹、洗背、洗尾、洗足者，中有拔华根洗之与王食者，中有取四种花散王上者。尔时，善住象王洗浴、饮食，共相娱乐已，即出岸上，向善住树立。其八千象然后各自入池洗浴、饮食，共相娱乐。讫已还出，至象王所。

「时，象王从八千象前后导从，至善住树王所，中有持盖覆象王者，有执宝扇扇象王者，中有作倡伎乐在前导者。时，善住象王诣树王已，坐卧行步随

意所游，余八千象各自在树下，坐卧行步随意所游。其树林中有围八寻者，有围九寻至十寻、十五寻者，唯善住象王婆罗树王围十六寻，其八千婆罗树枝叶堕落时，清风远吹置于林外，又八千象大小便时，诸夜叉鬼除之林外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住象王有大神力，功德如是，虽为畜生，受福如是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鬻单曰品第二

佛告比丘：「鬻单曰天下多有诸山，其彼山侧有诸园观浴池，生众杂花，树木清凉，花果丰茂，无数众鸟相和而鸣。又其山中多众流水，其水洋顺，无有卒暴，众花覆上，泛泛徐流。挟岸两边多众树木，枝条柔弱，花果繁炽，地生濡草，盘萦右旋，色如孔翠，香如婆师，濡若天衣，其地柔濡，以足蹈地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，地平如掌，无有高下。

「比丘！彼鬻单曰土四面有四阿耨达池，各纵广百由旬，其水澄清，无有垢秽，以七宝甃厕砌其边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与摩陀延池严饰无异。彼四大池各出四大河，广十由旬，其水洋顺，无有卒暴，众花覆上，泛泛徐流。挟岸两边多众树木，枝条柔弱，花果繁炽，地生濡草，盘萦右旋，色如孔翠，香犹婆师，濡若天衣，其地柔濡，以足蹈地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，地平如掌，无有高下。又彼土地无有沟涧、坑坎、荆棘、株杌，亦无蚊虻、蛭蛇、蜂蝎、虎豹、恶兽，地纯众宝，无有石沙，阴阳调柔，四气和顺，不寒不热，无众恼患，其地润泽，尘秽不起，如油涂地，无有游尘，百草常生，无有冬夏，树木繁茂，花果炽盛，地生濡草，盘萦右旋，色如孔翠，香犹婆师，濡若天衣，其地柔濡，以足蹈地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，地平如掌，无有高下。

「其土常有自然粳米，不种自生，无有糠粃，如白花聚，犹忉利天食，众味具足。其土常有自然釜鍍，有摩尼珠，名曰焰光，置于鍍下，饭熟光灭，不假樵火，不劳人功。其土有树，名曰曲躬，叶叶相次，天雨不漏，彼诸男女止宿其下。复有香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自然香出，其树或高六十里，或五十、四十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自然香出。

「复有衣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衣，其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衣。复有庄严

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严身之具，其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里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严身之具。复有花鬘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鬘，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里，极小高五里，亦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鬘。复有器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器，其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器。复有果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果，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果。复有乐器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乐器，其树或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，极小高五里，皆花果繁茂，出种种乐器。

「其土有池，名曰善见，纵广百由旬，其水清澄，无有垢秽，以七宝堦砌其边，遶池四面有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善见池北有树，名庵婆罗，周围七里，上高百里，枝叶四布遍五十里。其善见池东出善道河，广一由旬，其水徐流，无有洄渚，种种杂花覆蔽水上，挟岸两边树木繁茂，枝条柔弱，花果炽盛，地生濡草，盘萦右旋，色如孔翠，香如婆师，濡若天衣，其地柔濡，足蹈地时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，地平如掌，无有高下。

「又其河中有众宝船，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游戏时，脱衣岸上，乘船中流，游戏娱乐讫已，度水遇衣便着，先出先着，后出后着，不求本衣。次至香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杂香，以自涂身。次到衣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杂衣，随意所著。次到庄严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庄严，以自严饰。次到鬘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杂鬘，以着头上。次到器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宝器，取宝器已。次到果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美果，或噉食者，或口含者，或漉汁饮者。次到乐器树，树为曲躬，其人手取种种乐器，调弦鼓之，并以妙声和弦，而行诣于园林，随意娱乐，或一日、二日至于七日，然后复去，无有定处。

「善见池南出妙体河，善见池西出妙味河，善见池北出光影河，亦复如是。善见池东有园林名善见，纵广百由旬，遶园四边有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其园四面有四大门，周匝栏楯，皆七宝成。园内清静，无有荆棘，其地平正，无有沟涧、坑坎、陵阜，亦无蚊虻、蝇蚤虱、虻蛇、蜂蝎、虎狼、恶兽，地纯众宝，无有石沙，阴阳调柔，四气和顺，不寒不热，无众恼患，其地润泽，无有尘秽，如油涂地，游尘不起，百

草常生，无有冬夏，树木繁茂，花果炽盛，地生濡草，盘萦右旋，色如孔翠，香如婆师，濡若天衣，其地柔濡，足蹈地时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。

「其园常生自然粳米，无有糠粳，如白花聚，众味具足，如忉利天食。其园常有自然釜鍍，有摩尼珠，名曰焰光，置于鍍下，饭熟光灭，不假樵火，不劳人功。其园有树，名曰曲躬，叶叶相次，天雨不漏，使诸男女止宿其下。复有香树，高七十里，花果繁茂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香，树有高六十里、五十、四十，至高五里，花果繁茂，出种种香，乃至乐器树，亦复如是。其土人民至彼园中游戏娱乐，一日、二日，至于七日，其善见园无人守护，随意游戏，然后复去。

「善见池南有园林，名大善见。善见池西有园林，名曰娱乐。善见池北有园林，名曰等花，亦复如是。其土中夜、后夜，阿耨达龙王数数随时起清净云，周遍世界而降甘雨，如构牛顷，以八味水润泽普洽，水不留停，地无泥淖，犹如鬘师以水洒华，使不萎枯，润泽鲜明。时，彼土于中夜后无有云翳，空中清明，海出凉风，清净柔和，微吹人身，举体快乐。其土丰饶，人民炽盛，设须食时，以自然粳米着于釜中，以焰光珠置于釜下，饭自然熟，珠光自灭。诸有来者，自恣食之，其主不起，饭终不尽；若其主起，饭则尽赐。其饭鲜洁，如白花聚，其味具足，如忉利天食，彼食此饭，无有众病，气力充足，颜色和悦，无有衰耗。

「又其土人身体相类，形貌同等，不可分别，其貌少壮，如阎浮提二十许人，其人口齿平正洁白，密致无间，发紺青色，无有尘垢，发垂八指，齐眉而止，不长不短。若其土人起欲心时，则熟视女人而舍之去，彼女随后往诣园林，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亲、母亲骨肉中表不应行欲者，树不曲荫，各自散去。若非父亲、母亲骨肉中表应行欲者，树则曲躬，回荫其身，随意娱乐，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，尔乃散去。彼人怀妊，七日、八日便产，随生男女，置于四衢大交道头，舍之而去。诸有行人经过其边，出指令嗽，指出甘乳，充适儿身。过七日已，其儿长成与彼人等，男向男众，女向女众。

「彼人命终，不相哭泣，庄严死尸，置四衢道，舍之而去；有鸟名忧慰禅伽，接彼死尸置于他方。又其土人，大小便时，地即为开，便利讫已，地还自合。其土人民无所系恋，亦无畜积，寿命常定，死尽生天。彼人何故寿命常定？其人前世修十善行，身坏命终，生鬘单曰，寿命千岁，不增不减。是故彼人寿命正等。

「复次，杀生者堕恶趣，不杀者生善趣，如是窃盗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者，堕恶趣中；不盗，不淫，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不贪取、嫉妬、邪见者，则生善趣。若有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不贪取、嫉妬、邪见，身坏命终，生鬻单曰，寿命千岁，不增不减。是故彼人寿命正等。复次，慳悋贪取，不能施惠，死堕恶道；开心不悋，能为施惠者，则生善处。有人施沙门、婆罗门，及施贫穷乞儿、疮病、困苦者，给其衣服、饭食、乘舆、花鬘、涂香、床[木*翁]、房舍，又造立塔庙，灯烛供养，其人身坏命终，生鬻单曰，寿命千岁，不增不减。是故彼人寿命正等。何故称鬻单曰为胜？其土人民不受十善，举动自然与十善合，身坏命终，生天善处，是故彼人得称为胜鬻单曰。鬻单曰者，其义云何？于三天下，其土最上最胜，故名鬻单曰(鬻单曰秦言最上)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转轮圣王品第三

佛告比丘：「世间有转轮圣王，成就七宝，有四神德。云何转轮圣王成就七宝？一金轮宝，二白象宝，三紺马宝，四神珠宝，五玉女宝，六居士宝，七主兵宝。云何转轮圣王金轮宝成就？若转轮圣王出阎浮提地，刹利水浇头种，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上高殿上，与婬女众共相娱乐，天金轮宝忽现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其光色具足，天金所成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轮径丈四。转轮圣王见已，默自念言：『我曾从先宿诸旧闻如是语：「若刹利王水浇头种，以十五日月满时，沐浴香汤，升法殿上，婬女围遶，自然金轮忽现在前，轮有千辐，光色具足，天匠所造，非世所有，轮径丈四，是则名为转轮圣王。』今此轮现，将无是耶？今我宁可试此轮宝。』

「时，转轮王即召四兵，向金轮宝，偏露右臂，右膝着地，以右手摩扞金轮语言：『汝向东方，如法而转，勿违常则。』轮即东转。时，转轮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，金轮宝前有四神导，轮所住处，王即止驾。尔时，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，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来诣王所，拜首白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今此东方土地丰乐，多诸珍宝，人民炽盛，志性仁和，慈孝忠顺，唯愿圣王于此治政，我等当给使左右承受所。』当时，转轮王语小王言：

『止！止！诸贤！汝等则为供养我已，但当以正法治化，勿使偏枉，无令国内有非法行，身不杀生，教人不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取、嫉妬、邪见之人，此即名为我之所治。』

「时，诸小王闻是教已，即从大王巡行诸国，至东海表，次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随轮所至，其诸国王各献国土，亦如东方诸小王比。此阎浮提所有名曰土沃野丰，多出珍宝，林水清静，平广之处，轮则周行，封尽图度东西十二由旬，南北十由旬，天神于中夜造城墉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。造此城已，金轮宝复于其城中，图度封地东西四由旬，南北二由旬，天神于中夜造宫殿，宫墙七重，七宝所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造宫殿已，时，金轮宝在宫殿上虚空中住，完具而不动转。转轮圣王踊跃而言：『此金轮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金轮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白象宝成就？转轮圣王清旦于正殿上坐，自然象宝忽现在前，其毛纯白，七处平住，力能飞行，其首杂色，六牙纤侷，真金间填。时，王见已念言：『此象贤良，若善调者可中御乘。』即试调习，诸能悉备。时，转轮王欲自试象，即乘其上，清旦出城，周行四海，食时以还。时，转轮王踊跃而言：『此白象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象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转轮圣王紺马宝成就？时，转轮圣王清旦在正殿上坐，自然马宝忽现在前，紺青色，朱鬃尾，头颈如象，力能飞行。时，王见已念言：『此马贤良，若善调者，可中御乘。』即试调习，诸能悉备。时，转轮圣王欲自试马宝，即乘其上，清旦出城，周行四海，食时已还。时，转轮王踊跃而言：『此紺马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紺马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神珠宝成就？时，转轮圣王于清旦在正殿上坐，自然神珠忽现在前，质色清彻，无有瑕秽。时，王见已言：『此珠妙好，若有光明，可照宫内。』时，转轮王欲试此珠，即召四兵，以此宝珠置高幢上，于夜冥中，赉幢出城。其珠光明照一由旬，现城中人皆起作务，谓为是昼。时，转轮圣王踊跃而言：『今此神珠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神珠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玉女宝成就？时，玉女宝忽然出现，颜色溶溶，面貌端正，不长不短，不羸不细，不白不黑，不刚不柔，冬则身温，夏则身凉，举身毛孔出栴檀香，口出优钵罗花香，言语柔濡，举动安详，先起后坐，不失宜则。时，转轮圣王见已无着，心不暂念，况复亲近？时，转轮圣王见已，踊跃而言：『此玉女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玉女宝成就。」

「云何居士宝成就？时，居士丈夫忽然自出，宝藏自然财富无量，居士宿福，眼能彻视地中伏藏，有主无主皆悉见知，其有主者能为拥护，其无主者

取给王用。时，居士宝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有所给与，不足为忧，我自能办。』转轮圣王欲试居士宝，即勅严船于水游戏，告居士曰：『我须金宝，汝速与我。』居士报曰：『大王小待，须至岸上。』王寻逼言：『我今须用，正尔得来。』时，居士宝被王严勅，即于船上长跪，以右手内着水中，水中宝瓶随手而出，如虫缘树，彼居士宝亦复如是，内手水中，宝缘手出，充满船上，而白王言：『向须宝用，为须几许？』时，转轮圣王语居士言：『止！止！吾无所须，向相试耳，汝今便为供养我已。』时，居士闻王语已，寻以宝物还没水中。时，转轮圣王踊跃而言：『此居士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居士宝成就。

「云何主兵宝成就？时，主兵宝忽然出现，智谋雄猛，英略独决，即诣王所白言：『大王！有所讨罚，不足为忧，我自能办。』时，转轮圣王欲试主兵宝，即集四兵而告之曰：『汝今用兵，未集者集，已集者放，未严者严，已严者解，未去者去，已去者住。』时，主兵宝闻王语已，即令四兵，未集者集，已集者放，未严者严，已严者解，未去者去，已去者住。时，转轮圣王见已，踊跃而言：『此主兵宝真为我瑞，我今真为转轮圣王。』是为转轮圣王七宝成就。

「谓四神德，一者长寿不夭无能及者，二者身强无患无能及者，三者颜貌端正无能及者，四者宝藏盈溢无能及者，是为转轮圣王成就七宝及四功德。

「时，转轮圣王久乃命驾出游后园，寻告御者：『汝当善御而行。所以然者？吾欲谛观国土人民安乐无患。』时，国人民路次观者，复语侍人：『汝且徐行，吾欲谛观圣王威颜。』时，转轮圣王慈育民物如父爱子，国民慕王如子仰父，所有珍琦尽以贡王，愿垂纳受，在意所与。时，王报曰：『且止！诸人！吾自有宝，汝可自用。』

「转轮圣王治此阎浮提时，其地平正，无有荆棘、坑坎、堆阜，亦无蚊虻、蜂蝎、蝇蚤、蛇虻、恶虫，石沙、瓦砾自然沉没，金银宝玉现于地上，四时和调，不寒不热，其地柔濡，无有尘秽，如油涂地，洁净光泽，无有尘秽。转轮圣王治于世时，地亦如是，地出流泉，清静无竭，生柔濡草，冬夏常青，树木繁茂，花果炽盛，地生濡草，色如孔翠，香若婆师，濡如天衣，足蹈地时，地凹四寸，举足还复，无空缺处，自然粳米无有糠粃，众味具足。时有香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果自然裂，出自然香，香气馥熏。复有衣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衣。复有庄严树，花果炽盛，

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庄严具。复有鬘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鬘。复有器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器。复有果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种种果。复有乐器树，花果茂盛，其果熟时，皮壳自裂，出众乐器。

「转轮圣王治于世时，阿耨达龙王于中夜后起大密云，弥满世界而降大雨，如构牛顷，雨八味水，润泽周普，地无停水，亦无泥淖，润泽沾洽，生长草木。犹如鬘师水洒花鬘，使花鲜泽，令不萎枯，时雨润泽，亦复如是。又时于中夜后，空中清明，净无云暎，海出凉风，清净调柔，触身生乐。圣王治时，此阎浮提五谷丰贱，人民炽盛，财宝丰饶，无所匮乏。

「当时，转轮圣王以正治国，无有阿枉，修十善行，尔时诸人民亦修正见，具十善行。其王久久，身生重患，而取命终。时犹如乐人，食如小过，身小不适，而便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时玉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宝及国土民作倡伎乐，葬圣王身。其王玉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宝、国内士民，以香汤洗浴王身，以劫贝缠五百张迭，次如缠之，奉举王身，置金棺里，以香油灌置铁椁里。复以木椁重衣其外，积众香薪重衣其上，而耶维之，于四衢道头起七宝塔，纵广一由旬，杂色参间，以七宝成。其塔四面各有一门，周匝栏楯，以七宝成。其塔四面空地纵广五由旬，园墙七重、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金墙银门，银墙金门，琉璃墙水精门，水精墙琉璃门，赤珠墙马瑙门，马瑙墙赤珠门，车璩墙众宝门。其栏楯者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车璩栏众宝栴。其金罗网下悬银铃，其银罗网下悬金铃，琉璃罗网悬水精铃，水精罗网悬琉璃铃，赤珠罗网悬马瑙铃，马瑙罗网悬赤珠铃，车璩罗网悬众宝铃。其金树者银叶花实，其银树者金叶花实，其琉璃树水精花叶，水精树琉璃花叶，赤珠树者马瑙花叶，马瑙树赤珠花叶，车璩树众宝花叶。其四园墙复有四门，周匝栏楯。又其墙上皆有楼阁宝台，其墙四面有树木园林、流泉浴池，生种种花，树木繁茂，花果炽盛，众香芬馥，异鸟哀鸣。其塔成已，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、举国土民皆来供养此塔，施诸穷乏，须食与食，须衣与衣，象马宝乘，给众所须，随意所与。转轮圣王威神功德，其事如是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八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九

第四分世记经地狱品第四

佛告比丘：「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围遶其外，复有大海水周匝围遶八千天下，复有大金刚山遶大海水。金刚山外复有第二大金刚山，二山中间窈窕冥冥，日月神天有大威力，不能以光照及于彼。彼有八大地狱，其一地狱有十六小地狱。第一大地狱名想，第二名黑绳，第三名堆压，第四名叫唤，第五名大叫唤，第六名烧炙，第七名大烧炙，第八名无间。其想地狱有十六小狱，小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第一小狱名曰黑沙，二名沸屎，三名五百丁，四名饥，五名渴，六名一铜釜，七名多铜釜，八名石磨，九名脓血，十名量火，十一名灰河，十二名铁丸，十三名斫斧，十四名豺狼，十五名剑树，十六名寒冰。

「云何名想地狱？其中众生手生铁爪，其爪长利，迭相瞋忿，怀毒害想，以爪相**𠵼**，应手肉堕，想为已死；冷风来吹，皮肉还生，寻活起立。自想言：『我今已活。』余众生言：『我想汝活。』以是想故，名想地狱。

「复次，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，共相触烧，手执自然刀剑，刀剑锋利，迭相斫**刺**，[利-禾+皮]剥裔割，身碎在地，想谓为死；冷风来吹，皮肉更生，寻活起立。彼自想言：『我今已活。』余众生言：『我想汝活。』以此因缘故，名想地狱。

「复次，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，迭相触烧，手执刀剑，刀剑锋利，共相斫**刺**，[利-禾+皮]剥裔割，想谓为死；冷风来吹，皮肉更生，寻活起立。自言：『我活。』余众生言：『我想汝活。』以此因缘故，名想地狱。

「复次，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，迭相触烧，手执油影刀，其刀锋利，更相斫**刺**，[利-禾+皮]剥裔割，想谓为死；冷风来吹，皮肉更生，寻活起立。自言：『我活。』余众生言：『我想汝活。』以是因缘，名为想地狱。

「复次，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，迭相触烧，手执小刀，其刀锋利，更相斫**刺**，[利-禾+皮]剥裔割，想谓为死；冷风来吹，皮肉更生，寻活起立。自言：『我活。』余众生言：『我想汝活。』以是因缘故，名想地狱。

「其中众生久受罪已，出想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到黑沙地狱。时，有热风暴起，吹热黑沙，来着其身，举体尽黑，犹如黑

云，热沙烧皮，尽肉彻骨，罪人身中有黑焰起，遶身回旋，还入身内，受诸苦恼，烧炙焦烂。以罪因缘，受此苦报，其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于此久受苦已，出黑沙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到沸屎地狱。其地狱中有沸屎铁丸自然满前，驱迫罪人使抱铁丸，烧其身手，至其头面，无不周遍。复使探撮，举着口中，烧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通彻下过，无不焦烂。有铁[口*(佳/乃)]虫，啖食皮肉，彻骨达髓，苦毒辛酸，忧恼无量。以罪未毕，犹复不死。

「于沸屎地狱久受苦已，出沸屎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到铁钉地狱。到已，狱卒扑之令堕，偃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钉钉手、钉足、钉心，周遍身体，尽五百钉，苦毒辛酸，号咷呻吟。余罪未毕，犹复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铁钉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到饥饿地狱。狱卒来问：『汝等来此，欲何所求？』报言：『我饿。』狱卒即捉扑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铁钩钩口使开，以热铁丸着其口中，焦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通彻下过，无不焦烂，苦毒辛酸，悲号啼哭。余罪未尽，犹复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饥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到渴地狱。狱卒问言：『汝等来此，欲何所求？』报言：『我渴。』狱卒即捉扑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热铁钩钩口使开，消铜灌口，烧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通彻下过，无不焦烂，苦毒辛酸，悲号啼哭。余罪未尽，犹复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渴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到一铜鍍地狱。狱卒怒目捉罪人足，倒投鍍中，随汤涌沸，上下回旋，从底至口，从口至底，或在鍍腹，身体烂熟。譬如煮豆，随汤涌沸，上下回转，中外烂坏，罪人在鍍，随汤上下，亦复如是，号咷悲叫，万毒普至。余罪未尽，故复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一铜鍍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多铜鍍地狱。多铜鍍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狱鬼怒目捉罪人足，倒投鍍中，随汤涌沸，上下回旋，从底至口，从口至底，或在鍍腹，举身烂坏。譬如煮豆，随汤涌沸，上下回转，中外皆烂，罪人在鍍，亦复如是，随汤上下，从口至底，从底至口，或手足现，或腰腹现，或头面现，狱卒以铁钩钩取置余鍍中，号咷悲叫，苦毒辛酸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多铜鍍地狱，憧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石磨地狱。石磨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狱卒大怒，捉彼罪人扑热石上，舒展手足，以大热石压其身上，回转揩磨，骨肉糜碎，脓血流出，苦毒切痛，悲号辛酸。余罪未尽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出石磨地狱，憧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脓血地狱。脓血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其地狱中有自然脓血，热沸涌出，罪人于中东西驰走，脓血沸热汤，其身体手足头面皆悉烂坏，又取脓血而自食之，汤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透彻下过，无不烂坏，苦毒辛酸，众痛难忍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出脓血地狱，憧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量火地狱。量火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其地狱中有大火聚，自然在前。其火焰炽，狱卒瞋怒驰迫罪人，手执铁斗，使量火聚，彼量火时，烧其手足，遍诸身体，苦毒热痛，呻吟号哭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出量火地狱，憧惶驰走，自求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到灰河地狱。灰河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深五百由旬，灰汤涌沸，恶气燄[火*孛]，回波相搏，声响可畏，从底至上，铁刺纵广锋长八寸，其河岸边生长刀剑，其边皆有狱卒狐狼，又其岸上有剑树林，枝叶花实皆是刀剑，锋刃八寸。罪人入河，随波上下，回覆沉没，铁刺刺身，内外透彻，皮肉烂坏，脓血流出，苦痛万端，悲号酸毒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出灰河地狱至彼岸上，岸上利剑割刺身体，手足伤坏。尔时，狱卒问罪人言：『汝等来此，欲何所求？』罪人报言：『我等饥饿。』狱卒即捉罪人扑热铁上，舒展身体，以铁钩僻口，洋铜灌之，烧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透彻下过，无不焦烂。复有豺狼，牙齿长利，来啮罪人，生食其肉。于是，罪人为灰河所煮，利刺所刺，洋铜灌口，豺狼所食已，即便[马*奔]驰走上剑树，上剑树时，剑刃下向，下剑树时，剑刃上向，手攀手绝，足蹬足绝，剑刃刺身，中外透彻，皮肉堕落，脓血流出，遂有白骨筋脉相连。时，剑树上有铁[口*(佳/乃)]鸟，啄头骨坏，啖食其脑，苦毒辛酸，号咷悲叫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还复来入灰河狱中，随波上下，回覆沉没，铁刺刺身，内外透彻，皮肉烂坏，脓血流出，唯有白骨浮漂于外，冷风来吹，肌肉还复，寻便起立，憧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铁丸地狱。

铁丸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罪人入已，有热铁丸自然在前，狱鬼驱捉，手足烂坏，举身火然，苦痛悲号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至出铁丸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斫斧地狱。斫斧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彼入狱已，狱卒瞋怒捉此罪人扑热铁上，以热铁斫斧破其手足、耳鼻、身体，苦毒辛酸，悲号叫唤。余罪未尽，犹复不死。

「久受罪已，出斫斧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豺狼地狱。豺狼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罪人入已，有群豺狼竞来[齿*卢]掣，[齿*齐]啮拖拽，肉堕伤骨，脓血流出，苦痛万端，悲号酸毒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出豺狼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剑树地狱。剑树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罪人入彼剑树林中，有大暴风起吹，剑树叶堕其身上，着手手绝，着足足绝，身体头面无不伤坏。有铁[口*(佳/乃)]鸟立其头上，啄其两目，苦痛万端，悲号酸毒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

「久受苦已，乃出剑树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寒冰地狱。寒冰地狱纵广五百由旬，罪人入已，有大寒风来吹其身，举体冻瘃，皮肉堕落，苦毒辛酸，悲号叫唤，然后命终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黑绳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，周匝围遶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绳地狱至寒冰地狱。何故名为黑绳地狱？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热铁绳絀之使直，以热铁斧逐绳道斫，絀彼罪人，作百千段，犹如工匠以绳絀木，利斧随斫，作百千段。治彼罪人，亦复如是，苦毒辛酸，不可称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名为黑绳地狱。

「复次，黑绳地狱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铁绳絀，以锯锯之，犹如工匠以绳絀木，以锯锯之，治彼罪人，亦复如是，苦痛辛酸，不可称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黑绳地狱。

「复次，黑绳地狱捉彼罪人扑热铁上，舒展其身，以热铁绳置其身上，烧皮彻肉，焦骨沸髓，苦毒辛酸，痛不可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黑绳地狱。

「复次，黑绳地狱狱卒，悬热铁绳交横无数，驱迫罪人，使行绳间，恶风暴起，吹诸铁绳，历落其身，烧皮彻肉，焦骨沸髓，苦毒万端，不可称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黑绳。」

「复次，黑绳狱卒以热铁绳衣驱罪人被之，烧皮彻肉，焦骨沸髓，苦毒万端，不可称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黑绳。其彼罪人久受苦已，乃出黑绳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然后命终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堆压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，周匝围遶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。何故名为堆压地狱？其地狱中有大石山，两两相对，罪人入中，山自然合，堆压其身，骨肉糜碎，山还故处，犹如以木掷木，弹却还离，治彼罪人，亦复如是，苦毒万端，不可称计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曰堆压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堆压地狱有大铁象，举身火然，哮呼而来，蹴躅罪人，宛转其上，身体糜碎，脓血流出，苦毒辛酸，号咷悲叫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堆压。」

「复次，堆压地狱其中狱卒。捉诸罪人置于磨石中，以磨磨之，骨肉糜碎，脓血流出，苦毒辛酸，不可称计。其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堆压。」

「复次，堆压狱卒捉彼罪人卧大石上，以大石压，骨肉糜碎，脓血流出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堆压。」

「复次，堆压狱卒取彼罪人卧铁臼中，以铁杵捣从足至头，皮肉糜碎，脓血流出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堆压。其彼罪人久受苦已，乃出堆压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然后命终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叫唤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，周匝围遶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。何故名为叫唤地狱？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掷大镬中，热汤涌沸，煮彼罪人，号咷叫唤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叫唤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大铁瓮中，热汤涌沸而煮罪人，号咷叫唤，苦切辛酸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叫唤。」

「复次，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置大铁镬中，热汤涌沸，煮彼罪人，号咷叫唤，苦痛辛酸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叫唤。」

「复次，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小镬中，热汤涌沸，煮彼罪人，号咷叫唤，苦痛辛酸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叫唤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大熬上，反复煎熬，号咷叫唤，苦痛辛酸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叫唤。久受苦已，乃出叫唤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尔乃至终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大叫唤地狱有十六小狱，周匝围遶。何故名为大叫唤地狱？其诸狱卒取彼罪人着大铁釜中，热汤涌沸而煮罪人，号咷叫唤、大叫唤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大叫唤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大铁瓮中，热汤涌沸而煮罪人，号咷叫唤、大叫唤，苦切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大叫唤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叫唤狱卒取彼罪人置铁镬中，热汤涌沸，煮彼罪人，号咷叫唤，苦毒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大叫唤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小镬中，热汤涌沸，煮彼罪人，号咷叫唤、大叫唤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，故名大叫唤。」

「复次，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大熬上，反复煎熬，号咷叫唤、大叫唤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故名大叫唤。久受苦已，乃出大叫唤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尔乃命终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烧炙大地狱有十六小狱，周匝围遶，何故名为烧炙大地狱？尔时，狱卒将诸罪人置铁城中，其城火然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将彼罪人入铁室内，其室火然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着铁楼上，其楼火然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着大铁陶中，其陶火燃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掷大釜上，其釜火然，中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久受苦已，乃出烧炙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罪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然后命终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大烧炙地狱有十六小狱，周匝围遶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。云何名大烧炙地狱？其诸狱卒将诸罪人置铁城中，其城火然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重大烧炙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将诸罪人入铁室中，其室火燃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重大烧炙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着铁楼上，其楼火燃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重大烧炙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曰大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，取彼罪人着大铁陶中，其陶火然，内外俱赤，烧炙罪人，重大烧炙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烧炙地狱中自然有大火坑，火焰炽盛，其坑两岸有大火山，其诸狱卒捉彼罪人贯铁叉上，竖着火中，烧炙其身，重大烧炙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久受苦已，然后乃出大烧炙地狱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至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尔乃命终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无间大地狱有十六小狱，周匝围遶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。云何名无间地狱？其诸狱卒捉彼罪人剥其皮，从足至顶，即以其皮缠罪人身，着火车轮，疾驾火车，辗热铁地，周行往返，身体碎烂，皮肉堕落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无间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无间大地狱有大铁城，其城四面有大火起，东焰至西，西焰至东，南焰至北，北焰至南，上焰至下，下焰至上，焰炽回遶，无间空处，罪人在中，东西驰走，烧炙其身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无间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无间大地狱中有铁城，火起洞然，罪人在中，火焰燎身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无间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大无间地狱罪人在中，久乃门开，其诸罪人[马*奔]走往趣。彼当走时，身诸肢节，皆火焰出，犹如力士执大草炬逆风而走，其焰炽然。罪人走时，亦复如是。走欲至门，门自然闭，罪人[跳-兆+匍]蹈，伏热铁地，烧炙其身，皮肉焦烂，苦痛辛酸，万毒并至。余罪未毕，故使不死。是故名为无间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无间地狱其中罪人，举目所见，但见恶色，耳有所闻，但闻恶声，鼻有所闻，但闻臭恶，身有所触，但触苦痛，意有所念，但念恶法。又其罪人弹指之顷，无不苦时，故名无间地狱。其中众生久受苦已，从无间出，惶惶驰走，求自救护，宿对所牵，不觉忽到黑沙地狱，乃至寒冰地狱，尔乃命终，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说颂曰：

「身为不善业，	口意亦不善，
斯堕想地狱，	怖惧衣毛竖。
恶意向父母，	佛及诸声闻，
则堕黑绳狱，	苦痛不可称。
但造三恶业，	不修三善行，
堕堆压地狱，	苦痛不可称。
瞋恚怀毒害，	杀生血污手，
造诸杂恶行，	堕叫唤地狱。
常习众邪见，	为爱网所覆，

造此卑陋行，
常为烧炙行，
堕烧炙地狱，
舍于善果业，
为众弊恶行，
为极重罪行，
堕无间地狱，
想及黑绳狱，
烧炙大烧炙，
此八大地狱，
斯由宿恶殃，

堕大叫唤狱。
烧炙诸众生，
长夜受烧炙。
善果清净道，
堕大烧炙狱。
必生恶趣业，
受罪不可称。
堆压二叫唤，
无间为第八。
洞然火光色，
小狱有十六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二大金刚山间有大风起，名为增佉，若使此风来至此四天下及八千天下者，吹此大地及诸名山须弥山王去地十里，或至百里，飞扬空中，皆悉糜碎。譬如壮士，手把轻糠散于空中。彼大风力，若使来者，吹此天下，亦复如是。由有二大金刚山遮止此风，故使不来。比丘！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，亦是众生行报所致。

「又彼二山间风，焰炽猛热，若使彼风来至此四天下者，其中众生、山河、江海、草木、丛林皆当焦枯。犹如盛夏断生濡草，置于日中，寻时萎枯。彼风如是，若使来至此世界，热气烧炙，亦复如是。由此二金刚山遮止此风，故使不来。比丘！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，亦是众生行报所致。

「又彼二山间风，臭处不净，腥秽酷烈，若使来至此天下者，熏此众生皆当失明。由此二大金刚山遮止此风，故使不来。比丘！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，亦是众生行报所致。

「又彼二山中间复有十地狱：一名厚云，二名无云，三名呵呵，四名奈何，五名羊鸣，六名须干提，七名优钵罗，八名拘物头，九名分陀利，十名钵头摩。云何厚云地狱？其狱罪人自然生身，譬如厚云，故名厚云。云何名曰无云？其彼狱中受罪众生，自然生身，犹如段肉，故名无云。云何名呵呵？其地狱中受罪众生，苦痛切身，皆称呵呵，故名呵呵。云何名奈何？其地狱中受罪众生，苦痛酸切，无所归依，皆称奈何，故名奈何。云何名羊鸣？其地狱中受罪众生，苦痛切身，欲举声语，舌不能转，直如羊鸣，故名羊鸣。云何名须干提？其地狱中举狱皆黑，如须干提华色，故名须干提。云何名优钵

罗？其地狱中举狱皆青，如优钵罗华，故名优钵罗。云何名俱物头？其地狱中举狱皆红，如俱物头华色，故名俱物头。云何名分陀利？其地狱中举狱皆白，如分陀利华色，故名分陀利。云何名钵头摩？其地狱中举狱皆赤，如钵头摩华色，故名钵头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喻如有箬受六十四斛，满中胡麻，有人百岁持一麻去，如是至尽，厚云地狱受罪未竟，如二十厚云地狱寿与一无云地狱寿等，如二十无云地狱寿与一呵呵地狱寿等，如二十呵呵地狱寿与一奈何地狱寿等，如二十奈何地狱寿与一羊鸣地狱寿等，如二十羊鸣地狱寿与一须干提地狱寿等，如二十须干提地狱寿与一优钵罗地狱寿等，如二十优钵罗地狱寿与一拘物头地狱寿等，如二十拘物头地狱寿与一分陀利地狱寿等，如二十分陀利地狱寿与一钵头摩地狱寿等，如二十钵头摩地狱寿，名一中劫，如二十中劫，名一大劫。钵头摩地狱中火焰热炽盛，罪人去火一百由旬，火已烧炙；去六十由旬，两耳已聋，无所闻知；去五十由旬，两目已盲，无所复见。瞿波梨比丘已怀恶心，谤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身坏命终，堕此钵头摩地狱中。」

「尔时，梵王说此偈言：

「『夫士之生， 斧在口中，
 所以斩身， 由其恶口。
 应毁者誉， 应誉者毁，
 口为恶业， 身受其罪。
 技术取财， 其过薄少，
 毁谤贤圣， 其罪甚重。
 百千无云寿， 四十一云寿，
 谤圣受斯殃， 由心口为恶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梵天说如是偈，为真正言，佛所印可。所以者何？我今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亦说此义。」

「夫士之生， 斧在口中，
 所以斩身， 由其恶言。
 应毁者誉， 应誉者毁，
 口为恶业， 身受其罪。
 技术取财， 其过薄少，
 毁谤贤圣， 其罪甚重。」

百千无云寿， 四十一云寿，
谤圣受斯殃， 由心口为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，有阎罗王宫，王所治处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然彼阎罗王昼夜三时，有大铜镬自然在前。若镬出宫内，王见畏怖，舍出宫外。若镬出宫外，王见畏怖，舍入宫内。有大狱卒，捉阎罗王卧热铁上，以铁钩擗口使开，洋铜灌之，烧其唇舌，从咽至腹，通彻下过，无不焦烂。受罪讫已，复与诸婬女共相娱乐。彼诸大臣同受福者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三使者，云何为三？一者老，二者病，三者死。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言恶，心念恶，身坏命终，堕地狱中。狱卒将此罪人诣阎罗王所，到已，白言：『此是天使所召也，唯愿大王善问其辞。』王问罪人言：『汝不见初使耶？』罪人报言：『我不见也。』王复告曰：『汝在人中时，颇见老人头白齿落，目视蒙蒙，皮缓肌[月*曷]，偻脊柱杖，呻吟而行，身体战掉，气力衰微。见此人不？』罪人言：『见。』王复告曰：『汝何不自念：「我亦如是。」』彼人报言：『我时放逸，不自觉知。』王复语言：『汝自放逸，不能修身、口、意，改恶从善，今当令汝知放逸苦。』王又告言：『今汝受罪，非父母过，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，亦非先祖，亦非知识、僮仆、使人，亦非沙门、婆罗门过。汝自有恶，汝今自受。』

「时，阎罗王以第一天使问罪人已，复以第二天使问罪人言：『云何汝不见第二天使耶？』对曰：『不见。』王又问言：『汝本为人时，颇见人疾病困笃，卧着床褥，屎尿臭处，身卧其上，不能起居，饮食须人，百节酸疼，流泪呻吟，不能言语。汝见是不？』答曰：『见。』王又报言：『汝何不自念：「如此病苦，我亦当尔？」』罪人报言：『我时放逸，不自觉知。』王又语言：『汝自放逸，不能修身、口、意，改恶从善，今当令汝知放逸苦。』王又告言：『今汝受罪，非父母过，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过，亦非先祖，亦非知识、僮仆、使人，亦非沙门、婆罗门过。汝自为恶，汝今自受。』

「时，阎罗王以第二天使问罪人已，复以第三天使问罪人言：『云何汝不见第三天使耶？』答言：『不见。』王又问言：『汝本为人时，颇见人死，身坏命终，诸根永灭，身体挺直，犹如枯木，捐弃冢间，鸟兽所食，或衣棺椁，或以火烧。汝见是不？』罪人报曰：『实见。』王又报言：『汝何不自

念：「我亦当死，与彼无异。」』罪人报言：『我时放逸，不自觉知。』王复语言：『汝自放逸，不能修身、口、意，改恶从善，今当令汝知放逸苦。』王又告言：『汝今受罪，非父母过，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，亦非先祖，亦非知识、僮仆、使人，亦非沙门、婆罗门过。汝自为恶，汝今自受。』时，阎罗王以三天使具诘问已，即付狱卒。时，彼狱卒即将罪人诣大地狱，其大地狱纵广百由旬，下深百由旬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四方有四门， 巷陌皆相当，
以铁为狱墙， 上覆铁罗网。
以铁为下地， 自然火焰出，
纵广百由旬， 安住不倾动。
黑焰燧[火*孛]起， 赫烈难可覩，
小狱有十六， 火炽由行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时，阎罗王自生念言：『世间众生迷惑无识，身为恶行，口、意为恶，其后命终，少有不受此苦。世间众生若能改恶，修身、口、意为善行者，命终受乐，如彼天神。我若命终生人中者，若遇如来，当于正法中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修道，以清净信修净梵行，所作已办，断除生死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，不受后有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虽见天使者， 而犹为放逸，
其人常怀忧， 生于卑贱处。
若有智慧人， 见于天使者，
亲近贤圣法， 而不为放逸。
见受生恐畏， 由生老病死，
无受则解脱， 生老病死尽。
彼得安隐处， 现在得无为，
已渡诸忧畏， 决定般涅槃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龙鸟品第五

佛告比丘：「有四种龙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卵生，二者胎生，三者湿生，四者化生，是为四种。有四种金翅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卵生，二者胎生，三者湿生，四者化生，是为四种。大海水底有娑竭龙王宫，纵广八万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严饰，皆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须弥山王与佉陀罗山二山中间，有难陀、婆难陀二龙王宫，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大海北岸有一大树，名究罗睺摩罗，龙王、金翅鸟共有此树。其树下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此大树东有卵生龙王宫、卵生金翅鸟宫，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其究罗睺摩罗树南有胎生龙王宫、胎生金翅鸟宫，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究罗睺摩罗树西有湿生龙宫、湿生金翅鸟宫，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究罗睺摩罗树北有化生龙王宫、化生金翅鸟宫，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若卵生金翅鸟欲搏食龙时，从究罗睺摩罗树东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二百由旬，取卵生龙食之，随意自在，而不能取胎生、湿生、化生诸龙。

「若胎生金翅鸟欲搏食卵生龙时，从树东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二百由旬，取卵生龙食之，自在随意。若胎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，从树南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四百由旬，取胎生龙食之，随意自在，而不能取湿生、化生诸龙食也。

「湿生金翅鸟欲食卵生龙时，从树东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二百由旬，取卵生龙食之，自在随意。湿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，于树南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四百由旬，取胎生龙食之，自在随意。湿生金翅鸟欲食湿生龙时，于树西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八百由旬，取湿生龙食之，自在随意，而不能取化生龙食。

「化生金翅鸟欲食卵生龙时，从树东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二百由旬，取卵生龙食之，自在随意。化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，从树南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四百由旬，取胎生龙食之，随意自在。化生金翅鸟欲食湿生龙时，从树西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八百由旬，取湿生龙食之。化生金翅鸟欲食化生龙时，从树北枝飞下，以翅搏大海水，海水两披千六百由旬，取化生龙食之，随意自在。是为金翅鸟所食诸龙。」

「复有大龙，金翅鸟所不能得。何者是？娑竭龙王、难陀龙王、跋难陀龙王、伊那婆罗龙王、提头赖咤龙王、善见龙王、阿卢龙王、伽拘罗龙王、伽毗罗龙王、阿波罗龙王、伽[少/兔]龙王、瞿伽[少/兔]龙王、阿耨达龙王、善住龙王、优睺伽波头龙王、得叉伽龙王，此诸大龙王皆不为金翅鸟之所搏食，其有诸龙在近彼住者，亦不为金翅鸟之所搏食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众生奉持龙戒，心意向龙，具龙法者，即生龙中。若有众生奉持金翅鸟戒，心向金翅鸟，具其法者，便生金翅鸟中。或有众生持兔臬戒者，心向兔臬，具其法者，堕兔臬中。若有众生奉持狗戒，或持牛戒，或持鹿戒，或持彘戒，或持摩尼婆陀戒，或持火戒，或持月戒，或持日戒，或持水戒，或持供养火戒，或持苦行秽污法，彼作是念：『我持此彘法、摩尼婆陀法、火法、日月法、水法、供养火法、诸苦行法，我持此功德，欲以生天。』此是邪见。」

佛言：「我说此邪见人必趣二处，若生地狱，有堕四生。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有如是论、如是见：『我、世间有常，此实余虚；我及世间无常，此实余虚；我及世间有常无常，此实余虚；我及世间非有常非无常，此实余虚。我、世有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无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有边无边，此实余虚；我、世非有边非无边，此实余虚。是命是身，此实余虚；是命异身异，此实余虚；非有命非无命，此实余虚；无命无身，此实余虚。』或有人言：『有如是他死，此实余虚。』有言：『无如是他死，此实余虚。』或言：『有如是无如是他死，此实余虚。』又言：『非有非无如是他死，此实余虚。』

「彼沙门、婆罗门若作如是论、如是见者，言世是常，此实余虚者，彼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是故彼作是言：『我、世间有常。』彼言无常者，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是故彼言：『我、世间无常。』彼言有常无常者，彼行于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故言：『世间有常」

无常。』彼言非有常非无常者，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故言：『我、世间非有常非无常。』

「彼言我、世间有边者，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言：『命有边，身有边，世间有边，从初受胎至于冢间，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，极至七生，身、命行尽，我入清净聚。』是故彼言：『我有边。』彼言我、世间无边者，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，言：『命无边，身无边。世间无边，从初受胎至于冢间，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，极至七生，身、命行尽，我入清净聚。』是言：『我、世间无边。』彼作是言：『此世间有边无边。』彼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：『命有边无边，从初受胎至于冢间，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，极至七生，身、命行尽，我入清净聚。』是故言：『我有边无边。』彼作是言：『我、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』于行有我见、命见、身见、世间见：『命身非有边非无边，从初受胎至于冢间，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，极至七生，身、命行尽，我入清净聚。』是故言：『我非有边非无边。』

「彼言是命是身者，于此身有命见，于余身有命见，是故言：『是命是身。』言命异身异者，于此身有命见，于余身无命见，是故言：『命异身异。』彼言身命非有非无者，于此身无命见，于余身有命见，是故言：『非有非无。』彼言无身命者，此身无命见，余身无命见，是故言：『无命无身。』彼言有如是死者，其人见今有命，后更有身、命游行，是故言：『有如是死。』无如是死者，彼言今世有命，后世无命，是故言：『无如是死。』有如是死无如是死者，彼言今世命断灭，后世命游行，是故言：『有如是命无如是命。』非有非无如是死者，彼言今身、命断灭，后身、命断灭，是故言：『非有非无如是死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言：「乃往过去有王名镜面，时，集生盲人聚在一处，而告之曰：『汝等生盲，宁识象不？』对曰：『大王！我不识、不知。』王复告言：『汝等欲知彼形类不？』对曰：『欲知。』时，王即勅侍者，使将象来，令众盲子手自扞象。中有摸象得鼻者，王言此是象，或有摸象得其牙者，或有摸象得其耳者，或有摸象得其头者，或有摸象得其背者，或有摸象得其腹者，或有摸象得其髀者，或有摸象得其膊者，或有摸象得其迹者，或有摸象得其尾者，王皆语言：『此是象也。』

「时，镜面王即却彼象，问盲子言：『象何等类？』其诸盲子，得象鼻者，言象如曲辕，得象牙者，言象如杵，得象耳者，言象如箕，得象头者，言象如鼎，得象背者，言象如丘阜，得象腹者，言象如壁，得象髀者，言象如树，得象膊者，言象如柱，得象迹者，言象如臼，得象尾者，言象如絙。各各共诤，互相是非，此言如是，彼言不尔，云云不已，遂至鬪诤。时，王见此，欢喜大笑。

「尔时，镜面王即说颂曰：

「『诸盲人群集，于此竞诤讼，
象身本一体，异相生是非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诸外道异学亦复如是，不知苦谛，不知习谛、尽谛、道谛，各生异见，互相是非，谓己为是，便起诤讼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能如实知苦圣谛、苦习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谛，彼自思惟，相共和合，同一受，同一师，同一水乳，炽然佛法，安乐久住。」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「若人不知苦，不知苦所起，
亦复不知苦，所可灭尽处，
亦复不能知，灭于苦集道，
失于心解脱，慧解脱亦失，
不能究苦本，生老病死源。
若能谛知苦，知苦所起因，
亦能知彼苦，所可灭尽处，
又能善分别，灭苦集圣道，
则得心解脱，慧解脱亦然。
斯人能究竟，苦阴之根本，
尽生老病死，受有之根原。」

「诸比丘！是故汝等当勤方便思惟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出要谛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九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第四分世记经阿须伦品第六

佛告比丘：「须弥山北大海水底有罗呵阿须伦城，纵广八万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城高三千由旬，广二千由旬。其城门高一千由旬，广千由旬，金城银门，银城金门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阿须伦王所治小城，当大城中，名轮输摩跋咤，纵广六万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城高三千由旬，广二千由旬。其城门高二千由旬，广千由旬，金城银门，银城金门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于其城内别立议堂，名曰七尸利沙，堂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议堂下基纯以车璩，其柱梁纯以七宝，其堂中柱围千由旬，高万由旬，当此柱下有正法座，纵广七百由旬，雕文刻镂，七宝所成。堂有四户，周匝栏楯，阶亭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乃至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议堂北有阿须伦宫殿，纵广万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其议堂东有一园林，名曰娑罗，纵广万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其议堂南有一园林，名曰极妙，纵广万由旬，如娑罗园。其议堂西有一园林，名曰睽摩，纵广万由旬，亦如娑罗园林。其议堂北有一园林，名曰乐林，纵广万由旬，亦如娑罗园林。

「娑罗、极妙二园中间生昼度树，下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树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又其睽摩、乐林二园中间有跋难陀池，其水清凉，无有垢秽。宝甃七重，周匝砌厕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。于其池中生四种华，华叶纵广一由旬，香气流布亦一由旬，根如车毂，其汁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，无数众鸟相和而鸣。又其池边有七重阶亭，门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其阿须伦王臣下宫殿，有纵广万由旬者，有九千、八千，极小宫殿至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小阿须伦宫殿有纵广千由旬、九百、八百，极小宫殿至百由旬，皆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」

「其议堂北有七宝阶道入于宫中，复有阶道趣娑罗园，复有阶道趣极妙园，复有阶道趣睺摩园，复有阶道趣乐林园，复有阶道趣昼度树，复有阶道趣跋难陀池，复有阶道趣大臣宫殿，复有阶道趣小阿须伦宫殿。若阿须伦王欲诣娑罗园游观时，即念毗摩质多阿须伦王，毗摩质多阿须伦王复自念言：『罗呵阿须伦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大众侍从围遶，诣罗呵阿须伦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阿须伦王复念波罗呵阿须伦王，波罗呵阿须伦王复自念言：『王今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大众侍从围遶，诣罗呵王前，于一面立。」

「时，阿须伦王复念睺摩阿须伦王，睺摩阿须伦王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大众侍从围遶，诣罗呵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王复念大臣阿须伦，大臣阿须伦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大众侍从围遶，诣罗呵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王复念小阿须伦，小阿须伦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，与诸大众诣罗呵王前，于一面立。」

「时，罗呵王身着宝衣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大众前后围遶，诣娑罗林中，有自然风，吹门自开；有自然风，吹地令净；有自然风，吹花散地，花至于膝。时，罗呵王入此园已，共相娱乐，一日、二日，乃至七日，娱乐讫已，便还本宫。其后游观极妙园林、睺摩园林、乐园林，亦复如是。时，罗呵王常有五大阿须伦侍卫左右：一名提持，二名雄力，三名武夷，四名头首，五名摧伏。此五大阿须伦常侍卫左右。其罗呵王宫殿在大海水下，海水在上，四风所持：一名住风，二名持风，三名不动，四者坚固。持大海水，悬处虚空，犹如浮云，去阿须伦宫一万由旬终不堕落。阿须伦王福报、功德、威神如是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四天王品第七

佛告比丘：「须弥山王东千由旬提头赖咤天王城，名贤上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

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须弥山南千由旬有毗楼勒天王城，名善见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须弥山西千由旬有毗楼婆叉天王城，名周罗善见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须弥山北千由旬有毗沙门天王，王有三城：一名可畏，二名天敬，三名众归。各各纵广六千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众归城北有园林，名伽毗延头，纵广四千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园城中间有池名那邻尼，纵广四十由旬，其水清澄，无有垢秽，以七宝塹厕砌其边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中生莲花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杂色，光照半由旬，其香芬熏闻半由旬，又其花根大如车毂，其汁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「除日月宫殿，诸四天王宫殿纵广四十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诸宫殿有四十由旬、二十由旬，极小纵广五由旬。从众归城有宝阶道至贤上城，复有阶道至善见城，复有阶道至周罗善见城，复有阶道至可畏城、天敬城，复有阶道至伽毗延头园，复有阶道至那邻尼池，复有阶道至四天王大臣宫殿。

「若毘沙门天王欲诣伽毗延头园游观时，即念提头赖天王，提头赖天王复自念言：『今毘沙门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干沓和神前后围遶，诣毘沙门天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毘沙门王复念毘楼勒天王，毘楼勒天王复自念言：『今毘沙门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与无数究盘荼神前后围遶，诣毘沙门天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毘沙门王复念毘楼婆叉，毘楼婆叉复自念言：『今毘沙门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龙神前后围遶，诣毘沙门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毘沙门王复念四天王大臣，四天王大臣复自念言：『今毘沙门王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无数诸天前后导从，诣毘沙门天王前，于一面立。

「时，毘沙门天王即自庄严，着宝饰衣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百千天神诣伽毘延头园。有自然风，吹门自开；有自然风，吹地令净；有自然风，吹花散地，花至于膝。时，王在园共相娱乐，一日、二日，乃至七日，游观讫已，还归本宫。毘沙门王常有五大鬼神侍卫左右：一名般阇楼，二名檀陀罗，三名酰摩跋陀，四名提偈罗，五名修逸路摩。此五鬼神常随侍卫。毘沙门王福报、功德、威神如是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忉利天品第八

佛告比丘：「须弥山王顶上有三十三天城，纵广八万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城高百由旬，上广六十由旬。城门高六十由旬，广三十由旬，相去五百由旬有一门，其一一门有五百鬼神守侍卫护三十三天，金城银门，银城金门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大城内复有小城，纵广六万由旬，其城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城高百由旬，广六十由旬，城门相去五百由旬，高六十由旬，广三十由旬，一一城门有五百鬼神侍卫门侧，守护三十三天。金城银门，银城金门，水精城琉璃门，琉璃城水精门，赤珠城马瑙门，马瑙城赤珠门，车璩城众宝门。」

「其栏楯者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车璩栏众宝栴。其栏楯上有宝罗网，其金罗网下悬银铃，其银罗网下悬金铃，琉璃罗网悬水精铃，水精罗网悬琉璃铃，赤珠罗网悬马瑙铃，马瑙罗网悬赤珠铃，车璩罗网悬众宝铃。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花实，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花实，其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花叶，其琉璃树琉璃根枝水精花叶，其赤珠树赤珠根枝马瑙花叶，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珠花叶，车璩树者车璩根枝众宝花叶。」

「其七重城，城有四门，门有栏楯，七重城上皆有楼阁台观周匝围遶，有园林浴池，生众宝花，杂色参间，宝树行列，华果繁茂，香风四起，悦可人心，鳧雁、鸳鸯、异类奇鸟，无数千种，相和而鸣。其小城外中间有伊罗钵龙宫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」

「其善见城内有善法堂，纵广百由旬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。其堂下基纯以真金，上覆琉璃，其堂中柱围十由旬，高

百由旬，当其柱下敷天帝御座，纵广一由旬，杂色间厕，以七宝成，其座柔软，软若天衣，夹座两边左右十六座。

〔堂有四门，周匝栏楯，以七宝成，其堂阶道纵广五百由旬，门郭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善见堂北有帝释宫殿，纵广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，亦复如是。善见堂东有园林，名曰羸涩，纵广千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羸涩园中有二石塚，天金校饰，一名贤，二名善贤，纵广各五十由旬，其石柔软，软若天衣。〕

〔善见宫南有园林，名曰画乐，纵广千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园内有二石塚，七宝所成，一名昼，二名善昼，各纵广五十由旬，其塚柔软，软若天衣。善见堂西有园林，名杂，纵广千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七宝所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园中有二石塚，一名善见，二名顺善见，天金校饰，七宝所成，各纵广五十由旬，其塚柔软，软若天衣。善见堂北有园林，名曰大喜，纵广千由旬，园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园中有二石塚，一名喜，二名大喜，车璩校饰，纵广五十由旬，其塚柔软，软若天衣。〕

〔其羸涩园、畫乐园中间有难陀池，纵广百由旬，其水清澄，无有垢秽，七重宝缽周匝砌厕，栏楯七重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。其池四面有四梯陛，周匝栏楯间以七宝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又其池中生四种花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红缥杂色间厕，其一花叶荫一由旬，香气芬熏闻一由旬，根如车毂，其汁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其池四面复有园林。其杂园林、大喜园林二园中间有树名昼度，围七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四布五十由旬。树外空亭纵广五百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〕

〔其余忉利天宫殿纵广千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其诸宫殿有

纵广九百、八百，极小百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诸小天宫纵广百由旬，有九十、八十，极小至十二由旬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，亦复如是。

〔善见堂北有二阶道至帝释宫殿，善见堂东有二阶道至羸涩园，复有阶道至晝乐园观，复有阶道至杂园中，复有阶道至大喜园，复有阶道至大喜池，复有阶道至昼度树，复有阶道至三十三天宫，复有阶道至诸天宫，复有阶道至伊罗钵龙王宫。若天帝释欲羸涩园中游观时，即念三十三天臣，三十三天臣即自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。』即自庄严驾乘宝车，与无数众前后围遶至帝释前，于一面立。帝释复念其余诸天，诸天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。』即自庄严，与诸天众相随至帝释前，于一面立。帝释复念伊罗钵龙王，伊罗钵龙王复自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。』龙王即自变身出三十三头，一一头有六牙，一一牙有七浴池，一、一浴池有七大莲华，一一莲花有一百叶，一一花叶有七玉女，鼓乐弦歌，拊舞其上。时，彼龙王作此化已，诣帝释前，于一面立。

〔时，释提桓因着众宝饰，璎珞其身，坐伊罗钵龙王第一顶上，其次两边各有十六天王，在龙顶上次第而坐。时，天帝释与无数诸天眷属围遶诣羸涩园。有自然风，吹门自开；有自然风，吹地令净；有自然风，吹花散地，众花积聚，花至于膝。时，天帝释于贤、善贤二石塚上随意而坐，三十三王各次第坐，复有诸天不得侍从见彼园观，不得入园五欲娱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本行功德不同。复有诸天得见园林而不得入，不得五欲共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本行功德不同。复有诸天得见、得入，不得五欲共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本行功德不同。复有诸天得入、得见，五欲娱乐。所以者何？斯由本行功德同故。

〔游戏园中，五欲自娱，一日、二日，至于七日，相娱乐已，各自还宫。彼天帝释游观晝乐园、杂园、大喜园时，亦复如是。何故名之为羸涩园？入此园时，身体羸涩。何故名为晝乐园？入此园时，身体自然有种种晝色以为娱乐。何故名为杂园？常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除阿须伦女，放诸婁女与诸天子杂错游戏，是故名为杂园。何故名为大喜园？入此园时，娱乐欢乐，故名大喜。何故名为善法堂？于此堂上思惟妙法，受清净乐，故名善法堂。何故名为昼度树？此树有神，名曰漫陀，常作伎乐以自娱乐，故名昼度。又彼大树枝条四布，花叶繁茂如大宝云，故名昼度。

「释提桓因左右常有十大天子随从侍卫。何等为十？一者名因陀罗，二名瞿夷，三名毘楼，四名毘楼婆提，五名陀罗，六名婆罗，七名耆婆，八名灵酰鬼，九名物罗，十名难头。释提桓因有大神力，威德如是。阎浮提人所贵水花：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物头花、分陀利花、须干头花，柔软香洁。其陆生花：解脱花、薺卜花、婆罗陀花、须曼周那花、婆师花、童女花。拘耶尼、鬻单曰、弗于逮、龙宫、金翅鸟宫水陆诸花，亦复如是。阿须伦宫水中生花：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物头花、分陀利花，柔软香洁。陆生花：殊好花、频浮花、大频浮花、伽伽利花、大伽伽利花、曼陀罗花、大曼陀罗花。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所贵水陆诸花，亦复如是。

「天有十法，何等为十？一者飞去无限数。二者飞来无限数。三者去无碍。四者来无碍。五者天身无有皮肤、骨体、筋脉、血肉。六者身无不净大小便利。七者身无疲极。八者天女不产。九者天目不眴。十者身随意色，好青则青，好黄则黄，赤、白众色，随意而现。此是诸天十法。人有七色。云何为七？有人金色，有人火色，有人青色，有人黄色，有人赤色，有人黑色，有人魔色。诸天、阿须伦有七色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萤火之明不如灯烛，灯烛之明不如炬火，炬火之明不如积火，积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宫殿、城墉、瓔珞、衣服、身色光明，四天王宫殿、城墉、瓔珞、衣服、身色光明不如三十三天光明，三十三天光明不如焰摩天光明，焰摩天光明不如兜率天光明，兜率天光明不如化自在天光明，化自在天光明不如他化自在天光明，他化自在天光明不如梵迦夷天宫殿、衣服身色光明，梵迦夷天宫殿、衣服、身色光明不如光念天光明，光念天光明不如遍净天光明，遍净天光明不如果实天光明，果实天光明不如无想天光明，无想天光明不如无造天，无造天光明不如无热天，无热天光明不如善见天，善见天光明不如大善天，大善天光明不如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光明不如地自在天，地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。从萤火光至佛光明，合集尔所光明，不如苦谛光明，集谛、灭谛、道谛光明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欲求光明者，当求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光明，当作是修行。

「阎浮提人身长三肘半，衣长七肘，广三肘半；瞿耶尼、弗于逮人身亦三肘半，衣长七肘，广三肘半；鬻单曰人身长七肘，衣长十四肘，广七肘，衣重一两；阿须伦身长一由旬，衣长二由旬，广一由旬，衣重六铢；四天王身长半由旬，衣长一由旬，广半由旬，衣重半两；忉利天身长一由旬，衣长二由

旬，广一由旬，衣重六铢；焰摩天身长二由旬，衣长四由旬，广二由旬，衣重三铢；兜率天身长四由旬，衣长八由旬，广四由旬，衣重一铢半；化自在天身长八由旬，衣长十六由旬，广八由旬，衣重一铢；他化自在天身长十六由旬，衣长三十二由旬，广十六由旬，衣重半铢。自上诸天，各随其身而着衣服。

「阎浮提人寿命百岁，少出多减。拘耶尼人寿命二百岁，少出多减。弗于逮人寿三百岁，少出多减。鬱单曰人尽寿千岁，无有增减。饿鬼寿七万岁，少出多减。龙、金翅鸟寿一劫，或有减者。阿须伦寿天千岁，少出多减。四天王寿天五百岁，少出多减。忉利天寿天千岁，少出多减。焰摩天寿天二千岁，少出多减。兜率天寿天四万岁，少出多减。化自在天寿天八万岁，少出多减。他化自在天寿天万六万岁，少出多减。梵迦夷天寿命一劫，或有减者。光音天寿命二劫，或有减者。遍净天寿命三劫，或有减者。果实天寿命四劫，或有减者。无想天寿命五百劫，或有减者。无造天寿命千劫，或有减者。无热天寿命二千劫，或有减者。善见天寿命三千劫，或有减者。大善见天寿命四千劫，或有减者。色究竟天寿命五千劫，或有减者。空处天寿命万劫，或有减者。识处天寿命二万一千劫，或有减者。不用处天寿命四万二千劫，或有减者。有想无想天寿命八万四千劫，或有减者。齐此为众生，齐此为寿命，齐此为世界，齐此名为生、老、病、死往来所趣，界、入聚也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一切众生以四食存。何谓为四？抔、细滑食为第一，触食为第二，念食为第三，识食为第四。彼彼众生所食不同。阎浮提人种种饭、麩面、鱼肉以为抔食，衣服、洗浴为细滑食。拘耶尼、弗于逮人亦食种种饭麩面、鱼肉以为抔食，衣服、洗浴为细滑食。鬱单曰人唯食自然粳米，天味具足以为抔食，衣服、洗浴为细滑食。龙、金翅鸟食鼉鼉、鱼鳖以为抔食，洗浴、衣服为细滑食。阿须伦食净抔食以为抔食，洗浴、衣服为细滑食。四天王、忉利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食净抔食以为抔食，洗浴、衣服为细滑食。自上诸天以禅定喜乐为食。何等众生触食？卵生众生触食。何等众生念食？有众生因念食得存，诸根增长，寿命不绝，是为念食。何等识食？地狱众生及无色天，是名识食。」

「阎浮提人以金银、珍宝、谷帛、奴仆治生贩卖以自生活。拘耶尼人以牛羊、珠宝市易生活。弗于逮人以谷帛、珠玕市易自活。鬱单曰人无有市易治生自活。阎浮提人有婚姻往来、男娶女嫁。拘耶尼人、弗于逮人亦有婚姻、男娶女嫁。鬱单曰人无有婚姻、男女嫁娶。龙、金翅鸟、阿须伦亦有婚姻、

男女嫁娶。四天王、忉利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亦有婚姻、男娶女嫁。自上诸天无复男女。阎浮提人男女交会，身身相触以成阴阳。拘耶尼、弗于逮、鬱单曰人亦身身相触以成阴阳。龙、金翅鸟亦身身相触以成阴阳。阿须伦身身相近，以气成阴阳。四天王、忉利天亦复如是。焰摩天相近以成阴阳。兜率天执手成阴阳。化自在天熟视成阴阳。他化自在天暂视成阴阳。自上诸天无复淫欲。

「若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言恶，意念恶，身坏命终，此后识灭，泥梨初识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或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言恶，意念恶，身坏命终，堕畜生中，此后识灭，畜生初识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或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言恶，意念恶，身坏命终，堕饿鬼中，此后识灭，饿鬼初识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或有众生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，身坏命终，得生人中，此后识灭，人中初识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

「或有众生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，身坏命终，生四天王，此后识灭，四天王识初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彼天初生，如此人间一、二岁儿，自然化现，在天膝上坐，彼天即言：『此是我子。』由行报故，自然智生，即自念言：『我由何行，今生此间？』即复自念：『我昔于人间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，由此行故，今得生天。我设于此命终，复生人间者，当净身、口、意，倍复精勤，修诸善行。』儿生未久便自觉饥，当其儿前有自然宝器，盛天百味自然净食，若福多者饭色为白，其福中者饭色为青，其福下者饭色为赤。彼儿以手探饭着口中，食自然消化，如酥投火。彼儿食讫，方自觉渴，有自然宝器盛甘露浆，其福多者浆色为白，其福中者浆色为青，其福下者浆色为赤。其儿取彼浆饮，浆自消化，如酥投火。

「彼儿饮食已讫，身体长大，与余天等，即入浴池沐浴澡洗，以自娱乐。自娱乐已，还出浴池，诣香树下，香树曲躬，手取众香，以自涂身。复诣劫贝衣树，树为曲躬，取种种衣，着其身上。复诣庄严树，树为曲躬，取种种庄严，以自严身。复诣鬘树，树为曲躬，取鬘贯首。复诣器树，树为曲躬，即取宝器。复诣果树，树为曲躬，取自然果，或食或含，或漉汁而饮。复诣乐器树，树为曲躬，取天乐器，以清妙声和弦而歌，向诸园林。彼见无数天女鼓乐弦歌，语笑相向，其天游观，遂生染着，视东忘西，视西忘东，其初生时，知自念言：『我由何行，今得生此？』当其游处观时，尽忘此念。于是便有婬女侍从。

「若有众生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，身坏命终，生忉利天，此后识灭，彼初识生，因识有名色，因名色有六入。彼天初生，如阎浮提二、三岁儿，自然化现，在天膝上，彼天即言：『此是我男，此是我女。』亦复如是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善，身坏命终，生焰摩天，其天初生，如阎浮提三、四岁儿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善，身坏命终，生兜率天，其天初生，如此世间四、五岁儿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善，身坏命终，生化自在天，其天初生，如此世间五、六岁儿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善，身坏命终，生他化自在天，其天初生，如此世间六、七岁儿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半月三斋。云何为三？月八日斋、十四日斋、十五日斋，是为三斋。何故于月八日斋？常以月八日，四天王告使者言：『汝等案行世间，观视万民，知有孝顺父母，敬顺沙门、婆罗门，宗事长老，斋戒布施，济诸穷乏者不？』尔时，使者闻王教已，遍案行天下，知有孝顺父母，宗事沙门、婆罗门，恭顺长老，持戒守斋，布施穷乏者，具观察已，见诸世间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济穷乏者，还白王言：『天王！世间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净修斋戒，施诸穷乏者，甚少！甚少！』尔时，四天王闻已，愁忧不悦，答言：『咄此为哉！世人多恶，不孝父母，不事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施穷乏，减损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』若使者见世间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，则还白天王言：『世间有人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施诸穷乏者。』四天王闻已，即大欢喜，唱言：『善哉！我闻善言，世间乃能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

「何故于十四日斋？十四日斋时，四天王告太子言：『汝当案行天下，观察万民，知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不？』太子受王教已，即案行天下，观察万民，知有孝顺父母，宗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，具观察已，见诸世间有不孝顺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施贫乏者，还白王言：『天王！世间孝顺父母，敬顺师长，净修斋戒，济诸贫乏者，甚少！甚少！』四天王闻已，愁忧不悦言：『咄此为哉！世人多恶，不孝父母，不事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济穷乏，减损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』太子若见世间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，即还白王言：『天王！世间有人孝顺父母，敬顺师长，勤修斋戒，施诸贫乏者。』四天王闻已，即大欢喜，唱言：『善哉！我闻善言，世间能有孝事父母，宗敬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是故十四日斋。」

「何故于十五日斋？十五日斋时，四天王躬身自下，案行天下，观察万民，世间宁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不？见世间人多不孝父母，不事师长，不勤斋戒，不施贫乏。时，四天王诣善法殿，白帝释言：『大王！当知世间众生多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施贫乏。』帝释及忉利诸天闻已，愁忧不悦言：『咄此为哉！世人多恶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修斋戒，不施穷乏，减损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』四天王若见世间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，还诣善法堂，白帝释言：『世人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。』帝释及忉利诸天闻是语已，皆大欢喜，唱言：『善哉！世间乃有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勤修斋戒，布施贫乏者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』是故十五日斋戒。是故有三斋。尔时，帝释欲使诸天倍生欢喜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常以月八日， 十四十五日，
受化修斋戒， 其人与我同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帝释说此偈，非为善受，非为善说，我所不可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释淫、怒、痴未尽，未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。我说其人未离苦本。若我比丘漏尽阿罗汉，所作已办，舍于重担，自获己利，尽诸有结，平等解脱。如此比丘应说此偈：

「『常以月八日， 十四十五日，
受化修斋戒， 其人与我同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比丘说此偈者，乃名善受，乃名善说，我所印可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淫、怒、痴尽已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恼，我说其人离于苦本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一切人民所居舍宅，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一切街巷四衢道中，屠儿市肆及丘冢间，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凡诸鬼神皆随所依，即以为名，依人名人，依村名村，依城名城，依国名国，依土名土，依山名山，依河名河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，皆有鬼神依止，无有空者。一切男子、女人初始生时，皆有鬼神随逐拥护；若其死时，彼守护鬼摄其精气，其人则死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设有外道梵志问言：『诸贤！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时，皆有鬼神随逐守护；其欲死时，彼守护鬼神摄其精气，其人则死者。今人何故有为鬼神所触烧者？有不为鬼神所触烧者？』设有此问，汝等应答彼言：『世人为非法行，邪见颠倒，作十恶业，如是人辈，若百若干乃至有一神护耳。譬如群牛、群羊，若百若干，一人守牧，彼亦如是，为非法行，邪见颠倒，作十恶业，如是人辈，若百若干乃，有一神护耳。若有人修行善法，见正信行，具十善业，如是一人有百千神护。譬如国王、国王大臣、有百千人卫护一人。彼亦如是，修行善法，具十善业，如是一人有百千神护。以是缘故，世人有为鬼神所触烧者，有不为鬼神所触烧者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阎浮提人有三事胜拘耶尼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勇猛强记，能造业行。二者勇猛强记，勤修梵行。三者勇猛强记，佛出其土。以此三事胜拘耶尼。拘耶尼人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多牛，二者多羊，三者多珠玉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阎浮提有三事胜弗于逮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勇猛强记，能造业行。二者勇猛强记，能修梵行。三者勇猛强记，佛出其土。以此三事胜弗于逮。弗于逮有三事胜阎浮提，何等为三？一者其土极广，二者其土极大，三者其土极妙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

「阎浮提有三事胜鬻单曰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勇猛强记，能造业行。二者勇猛强记，能修梵行。三者勇猛强记，佛出其土。以此三事胜鬻单曰。鬻单曰复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无所系属，二者无有我，三者寿定千岁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饿鬼趣。饿鬼趣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，二者身大，三者他作自受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龙、金翅鸟。龙、金翅鸟复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，二者身大，三者宫殿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

「阎浮提以上三事胜阿须伦。阿须伦复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宫殿高广，二者宫殿庄严，三者宫殿清净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阎浮提人以此三事胜四天王。四天王复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，二者端正，三者多乐。以此三事胜阎浮提。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忉利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。此诸天复有三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，二者端正，三者多乐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界众生有十二种。何等为十二？一者地狱，二者畜生，三者饿鬼，四者人，五者阿须伦，六者四天王，七者忉利天，八者焰摩天，九者

兜率天，十者化自在天，十一者他化自在天，十二者魔天。色界众生有二十二种：一者梵身天，二者梵辅天，三者梵众天，四者大梵天，五者光天，六者少光天，七者无量光天，八者光音天，九者净天，十者少净天，十一者无量净天，十二者遍净天，十三者严饰天，十四者小严饰天，十五者无量严饰天，十六者严饰果实天，十七者无想天，十八者无造天，十九者无热天，二十者善见天，二十一者大善见天，二十二者阿迦尼咤天。无色界众生有四种。何等为四？一者空智天，二者识智天，三者无所有智天，四者有想无想智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四大天神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地神，二者水神，三者风神，四者火神。昔者，地神生恶见言：『地中无水、火、风。』时，我知此地神所念，即往语言：『汝当生念言：「地中无水、火、风。」耶？』地神报言：『地中实无水、火、风也。』我时语言：『汝勿生此念，谓地中无水、火、风。所以者何？地中有水、火、风，但地大多故，地大得名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时为彼地神次第说法，除其恶见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上漏为患，出要为上；敷演开示，清净梵行。我时知其心净，柔软欢喜，无有阴盖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常法，说苦圣谛、苦集谛、苦灭谛、苦出要谛，演布开示。尔时，地神即于座上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譬如净洁白衣，易为受色。彼亦如是，信心清净，遂得法眼，无有狐疑，见法决定，不堕恶趣，不向余道，成就无畏，而白我言：『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水神生恶见言：『水中无地、火、风。』时，地神知彼水神心生此见，往语水神言：『汝实起此见，言：「水中无地、火、风。」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。』地神语言：『汝勿起此见，谓水中无地、火、风。所以者何？水中有地、火、风，但水大多故，水大得名。』时，地神即为说法，除其恶见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上漏为患，出要为上；敷演开示，清净梵行。时，地神知彼水神其心柔软，欢喜信解，净无阴盖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常法，说苦圣谛、苦集谛、苦灭谛、苦出要谛，演布开示。时，彼水神即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犹如净洁白衣，易为受色。彼亦如是，信心清净，得法眼净，无有狐疑，决定得果，不堕恶趣，不向余道，成就无畏，白地神言：『我今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火神生恶见言：『火中无地、水、风。』时，地神、水神知彼火神心生此见，共语火神言：『汝实起此见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。』二神语言：『汝勿起此见。所以者何？火中有地、水、风，但火大多故，火大得名耳。』时，二神即为说法，除其恶见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上漏为患，出要为上；敷演开示，清净梵行。二神知彼火神其心柔软，欢喜信解，净无阴盖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常法，说苦圣谛、苦集谛、苦灭谛、苦出要谛，演布开示。时，彼火神即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犹如净洁白衣，易为受色。彼亦如是，信心清净，遂得法眼，无有狐疑，决定得果，不堕恶趣，不向余道，成就无畏，白二神言：『我今归依佛、法、圣众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风神生恶见言：『风中无地、水、火。』地、水、火神知彼风神生此恶见，往语之言：『汝实起此见耶？』答曰：『实尔。』三神语言：『汝勿起此见。所以者何？风中有地、水、火，但风大多故，风大得名耳。』时，三神即为说法，除其恶见，示教利喜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上漏为患，出要为上；敷演开示，清净梵行。三神知彼风神其心柔软，欢喜信解，净无阴盖，易可开化，如诸佛常法，说苦圣谛、苦集、苦灭、苦出要谛，演布开示。时，彼风神即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譬如净洁白衣，易为受色。彼亦如是，信心清净，逮得法眼，无有狐疑，决定得果，不堕恶趣，不向余道，成就无畏，白三神言：『我今归依佛、法、圣众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，慈心一切，不娆众生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有四种。云何为四？一者白色，二者黑色，三者赤色。四者红色。其白色者地大偏多，其黑色者水大偏多，其赤色者火大偏多，其红色者风大偏多。其云去地或十里、二十里、三十里，至四十四千里，除劫初后时云上至光音天。电有四种。云何为四？东方电名身光，南方电名难毁，西方电名流炎，北方电名定明。以何缘故，虚空云中有此电光？有时身光与难毁相触，有时身光与流炎相触，有时身光与定明相触，有时难毁与流炎相触，有时难毁与定明相触，有时流炎与定明相触。以是缘故，虚空云中有电光起。复有何缘，虚空云有雷声起？虚空中有时地大与水大相触，有时地大与火大相触，有时地大与风大相触，有时水大与火大相触，有时水大与风大相触。以是缘故，虚空云中有雷声起。」

「相师占雨有五因缘不可定知，使占者迷惑。云何为五？一者云有雷电，占谓当雨，以火大多故，烧云不雨，是为占师初迷惑缘。二者云有雷电，占谓当雨，有大风起，吹云四散，入诸山间，以此缘故，相师迷惑。三者云有雷电，占谓当雨，时，大阿须伦接揽浮云，置大海中，以此因缘，相师迷惑。四者云有雷电，占谓当雨，而云师、雨师放逸淫乱，竟不降雨，以此因缘，相师迷惑。五者云有雷电，占谓当雨，而世间众庶非法放逸，行不净行，慳贪嫉妬，所见颠倒，故使天不降雨，以此因缘，相师迷惑。是为五因缘，相师占雨不可定知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一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第四分世记经三灾品第九

佛告比丘：「有四事长久，无量无限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。云何为四？一者世间灾渐起，坏此世时，中间长久，无量无限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。二者此世间坏已，中间空旷，无有世间，长久迥远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。三者天地初起，向欲成时，中间长久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。四者天地成已，久住不坏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。是为四事长久，无量无限，不可以日月岁数而计量也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世有三灾。云何为三？一者火灾，二者水灾，三者风灾。有三灾上际。云何为三？一者光音天，二者遍净天，三者果实天。若火灾起时，至光音天，光音天为际。若水灾起时，至遍净天，遍净天为际。若风灾起时，至果实天，果实天为际。云何为火灾？火灾始欲起时，此世间人皆行正法，正见不倒，修十善行，行此法时，有人得第二禅者，即踊身上升于虚空中，住圣人道、天道、梵道，高声唱言：『诸贤！当知无觉、无观第二禅乐，第二禅乐。』时，世间人闻此声已，仰语彼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唯愿为我说无觉、无观第二禅道。』时，空中人闻其语已，即为说无觉、无观第二禅道。此世间人闻彼说已，即修无觉无观第二禅道，身坏命终，生光音天。」

「是时，地狱众生罪毕命终，来生人间，复修无觉、无观第二禅，身坏命终，生光音天；畜生、饿鬼、阿须伦、四天王、忉利天、炎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天众生命终，来生人间，修无觉、无观第二禅，身坏命终，生光音天。由此因缘地狱道尽，畜生、饿鬼、阿须伦乃至梵天皆尽。当于尔时，先地狱尽，然后畜生尽；畜生尽已，饿鬼尽；饿鬼尽已，阿须伦尽；阿须伦尽已，四天王尽；四天王尽已，忉利天王尽；忉利天王尽已，炎摩天尽；炎摩天尽已，兜率天尽；兜率天尽已，化自在天尽；化自在天尽已，他化自在天尽；他化自在天尽已，梵天尽；梵天尽已，然后人尽，无有遗余。人尽无余已，此世败坏，乃成为灾，其后天不降雨，百谷草木自然枯死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有为诸法，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吹大海水，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吹使两披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去地四万二千由旬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二日出。二日出已，令此世间所有小河、沃淪、渠流皆悉干竭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吹使两披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去地四万二千由旬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三日出。三日出已，此诸大水，恒河、耶婆那河、婆罗河、阿夷罗婆提河、阿摩怯河、辛陀河、故舍河皆悉干竭，无有遗余。」

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吹使两披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四日出。四日出已，此诸世间所有泉源、渊池，善见大池、阿耨大池、四方陀延池、优钵罗池、拘物头池、分陀利池、离池，纵广五十由旬皆尽干竭。」

「以是故知，一切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吹大海水，使令两披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五日出。五日出已，大海水稍减百由旬，至七百由旬。以是可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是时，大海稍尽，余有七百由旬、六百由旬、五百由旬、四百由旬乃至百由旬在。以是可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

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时，大海水稍稍减尽，至七由旬、六由旬、五由旬，乃至一由旬在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海水稍尽，至七多罗树、六多罗树，乃至一多罗树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海水转浅，七人、六人、五人、四人、三人、二人、一人，至腰、至膝，至于[跳-兆+专]、踝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海水犹如春雨后，亦如牛迹中水，遂至涸尽，不渍人指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吹海底沙，深八万四千由旬，令着两岸飘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六日出。六日出已，其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、大山、须弥山王皆烟起焦燃，犹如陶家初然陶时，六日出时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黑风暴起，吹海底沙，八万四千由旬，令着两岸飘，取日宫殿，置于须弥山半，安日道中，缘此世间有七日出。七日出已，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、大山、须弥山王皆悉洞然，犹如陶家然灶焰起，七日出时亦复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此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、须弥山皆悉洞然；一时，四天王宫、忉利天宫、炎摩天宫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天宫亦皆洞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法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此四天下，乃至梵天火洞然已，风吹火焰至光音天，其彼初生天子见此火焰，皆生怖畏言：『咄！此何物？』先生诸天语后生天言：『勿怖畏也，彼火曾来，齐此而止。』以念前火光，故名光念

天。此四天下，乃至梵天火洞然已，须弥山王渐渐颓落，百由旬、二百由旬，至七百由旬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，其后大地及须弥山尽无灰烬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此大地火烧尽已，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变易朽坏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火灾起时，天不复雨，百谷草木自然枯死。谁当信者？独有见者，自当知耶？如是乃至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谁当信者？独有见者，自当知耶？是为火灾。」

「云何火劫还复？其后久久，有大黑云在虚空中，至光音天，周遍降雨，滂如车轮，如是无数百千岁雨，其水渐长，高无数百千由旬，乃至光音天。」

「时，有四大风起，持此水住。何等为四？一名住风，二名持风，三名不动，四名坚固。其后此水稍减百千由旬，无数百千万由旬，其水四面有大风起，名曰僧伽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于空中自然坚固，变成天宫，七宝校饰，由此因缘有梵迦夷天宫。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万由旬，其水四面有大风起，名曰僧伽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波离水，在于空中自然坚固，变成天宫，七宝校饰，由此因缘有他化自在天宫。」

「其水转减至无数千万由旬，其水四面有大风起，名曰僧伽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虚空中自然坚固，变成天宫，七宝校饰，由此因缘有化自在天宫。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，有僧伽风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虚空中自然坚固，变成天宫，七宝校饰，由此因缘有兜率天宫。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，有僧伽风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虚空中自然坚固，变成天宫，由此因缘有炎摩天宫。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，水上有沫，深六十万八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譬如此间，穴泉流水，水上有沫，彼亦如是。」

「以何因缘有须弥山？有乱风起，吹此水沫造须弥山，高六十万八千由旬，纵广八万四千由旬，四宝所成，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。以何因缘有四阿须伦」

宫殿？其后乱风吹大海水吹大水沫，于须弥山四面起大宫殿，纵广各八万由旬，自然变成七宝宫殿。复何因缘有四天王宫殿？其后乱风吹大海水沫，于须弥山半四万二千由旬，自然变成七宝宫殿，以是故名为四天王宫殿。以何因缘有忉利天宫殿？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于须弥山上自然变成七宝宫殿。

「复以何缘有伽陀罗山？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须弥山不远，自然化成宝山，下根入地四万二千由旬，纵广四万二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间厕，七宝所成，以是缘故有伽陀罗山。复以何缘有伊沙山？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伽陀罗山不远，自然变成伊沙山，高二万一千由旬，纵广二万一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缘故有伊沙山。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伊沙山不远，自然变成树辰陀罗山，高万二千由旬，纵广万二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因缘有树辰陀罗山。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树辰陀罗山不远，自然变成阿般泥楼山，高六千由旬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缘故有阿般尼楼山。

「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阿般尼楼山不远，自然变成弥邻陀罗山，高三千由旬，纵广三千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因缘有尼邻陀罗山。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尼邻陀罗山不远，自然变成比尼陀山，高千二百由旬，纵广千二百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缘故有比尼陀山。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去比尼陀山不远，自然变成金刚轮山，高三百由旬，纵广三百由旬，其边无际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是因缘有金刚轮山。

「何故有月、有七日宫殿？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自然变成一月宫殿、七日宫殿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为黑风所吹还到本处，以是因缘有日、月宫殿。

「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自然变成四天下及八万天下，以是因缘有四天下及八万天下。其后乱风吹大水沫，在四天下及八万天下，自然变成大金刚轮山，高十六万八千由旬，纵广十六万八千由旬，其边无限，金刚坚固，不可毁坏，以是因缘有大金刚轮山。其后久久，有自然云遍满空中，周遍大雨，沛如车轮，其水弥漫，没四天下，与须弥山等，其后乱风吹地为大坑，涧水尽入中，因此为海，以是因缘有四大海水。海水咸苦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有自然云遍满虚空，至光音天，周遍降雨，洗濯天宫，涤荡天下，从梵迦夷天宫、他化自在天宫，下至炎摩天宫、四天下、八万天下、诸山、大山、须弥山王皆洗濯涤荡，其中诸处有秽恶咸苦诸不净汁，下流入海，合为一

味，故海水咸。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海水，长使咸苦，人不得饮，是故咸苦。三者彼大海水杂众生居，其身长大，或百由旬、二百由旬，至七百由旬，呼哈吐纳，大小便中，故海水咸。是为火灾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为水灾？水灾起时，此世间人皆奉正法，正见，不邪见，修十善业，修善行已。时，有人得无喜第三禅者，踊身上升于虚空中，住圣人道、天道、梵道，高声唱言：『诸贤！当知无喜第三禅乐，无喜第三禅乐。』时，世间人闻此声已，仰语彼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愿为我说是无喜第三禅道。』时，空中人闻此语已，即为演说无喜第三禅道，此世间人闻其说已，即修第三禅道，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天。

「尔时，地狱众生罪毕命终，来生人间，复修第三禅道，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天；畜生、饿鬼、阿须轮、四天王、忉利天、炎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天、光音天众生命终，来生人间，修第三禅道，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天。由此因缘，地狱道尽，畜生、饿鬼、阿须伦、四天王，乃至光音天趣皆尽。当于尔时，先地狱尽，然后畜生尽；畜生尽已，饿鬼尽；饿鬼尽已，阿须伦尽；阿须伦尽已，四天王尽；四天王尽已，忉利天尽；忉利天尽已，炎摩天尽；炎摩天尽已，兜率天尽；兜率天尽已，化自在天尽；化自在天尽已，他化自在天尽；他化自在天尽已，梵天尽；梵天尽已，光音天尽；光音天尽已，然后人尽无余。人尽无余已，此世间败坏，乃成为灾。

「其后久久，有大黑云暴起，上至遍净天，周遍大雨，纯雨热水，其水沸涌，煎熬天上，诸天宫殿皆悉消尽，无有遗余。犹如酥油置于火中，煎熬消尽，无有遗余，光音天宫亦复如是。以此可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有为诸法，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

「其后此雨复浸梵迦夷天宫，煎熬消尽，无有遗余。犹如酥油置于火中，无有遗余，梵迦夷宫亦复如是。其后此雨复浸他化自在天、化自在天、兜率天、炎摩天宫，煎熬消尽，无有遗余。犹如酥油置于火中，无有遗余，彼诸天宫亦复如是。其后此雨复浸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、大山、须弥山王，煎熬消尽，无有遗余。犹如酥油置于火中，煎熬消尽，无有遗余，彼亦如是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此水煎熬大地，尽无余已，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遍净天宫煎熬消尽。谁当信者？独有见者，乃能知耳。梵迦夷宫煎熬消尽，乃至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谁当信者？独有见者，乃当知耳。是为水灾。」

「云何水灾还复？其后久久，有大黑云充满虚空，至遍净天，周遍降雨，滂如车轮，如是无数百千万岁，其水渐长，至遍净天。有四大风，持此水住。何等为四？一名住风，二名持风，三名不动，四名坚固。其后此水稍减无数百千由旬，四面有大风起，名曰僧伽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虚空中，自然变成光音天宫，七宝校饰，由此因缘有光音天宫。其水转减无数百千由旬，彼僧伽风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虚空中，自然变成梵迦夷天宫，七宝校饰；如是乃至海水一味咸苦，亦如火灾复时。是为水灾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为风灾？风灾起时，此世间人皆奉正法，正见，不邪见，修十善业，修善行时，时，有人得清净护念第四禅，于虚空中住圣人道、天道、梵道，高声唱言：『诸贤！护念清净第四禅乐，护念清净第四禅乐。』时，此世人闻其声已，仰语彼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愿为我说护念清净第四禅道。』时，空中人闻此语已，即为说第四禅道，此世间人闻其说已，即修第四禅道，身坏命终，生果实天。」

「尔时，地狱众生罪毕命终，来生人间，复修第四禅，身坏命终，生果实天；畜生、饿鬼、阿须伦、四天王乃至遍净天众生命终，来生人间，修第四禅，身坏命终，生果实天。由此因缘，地狱道尽，畜生、饿鬼、阿须伦、四天王，乃至遍净天趣皆尽。尔时，地狱先尽，然后畜生尽；畜生尽已，饿鬼尽；饿鬼尽已，阿须伦尽；阿须伦尽已，四天王尽；四天王尽已，如是展转至遍净天尽；遍净天尽已，然后人尽无余。人尽无余已，此世间败坏，乃成为灾。其后久久，有大风起，名曰大僧伽，乃至果实天，其风四布，吹遍净天宫、光音天宫，使宫宫相拍，碎若粉尘。犹如力士执二铜杵，杵杵相拍，碎尽无余，二宫相拍亦复如是。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」

「其后此风吹梵迦夷天宫、他化自在天宫，宫宫相拍，碎如粉尘，无有遗余。犹如力士执二铜杵，杵杵相拍，碎尽无余，二宫相拍亦复如是。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此风吹化自在天宫、兜率天宫、炎摩天宫，宫宫相拍，碎若粉

尘，无有遗余。犹如力士执二铜杵，杵杵相拍，碎尽无余，彼宫如是碎尽无余。以是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

「其后此风吹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、大山、须弥山王置于虚空，高百千由旬，山山相拍，碎若粉尘。犹如力士手执轻糠散于空中，彼四天下、须弥诸山碎尽分散，亦复如是。以是可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其后风吹大地尽，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为变易法，不可恃怙，凡诸有为甚可厌患，当求度世解脱之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遍净天宫、光音天宫，宫宫相拍，碎若粉尘。谁当信者？独有见者，乃能知耳。如是乃至地下水尽，水下风尽。谁能信者？独有见者，乃能信耳。是为风灾。」

「云何风灾还复？其后久久，有大黑云周遍虚空，至果实天，而降大雨，滂如车轮，霖雨无数百千万岁，其水渐长，至果实天。时，有四风持此水住。何等为四？一名住风，二名持风，三名不动，四名坚固。其后此水渐渐稍减无数百千由旬，其水四面有大风起，名曰僧伽，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于空中自然变成遍净天宫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，以此因缘有遍净天宫。其水转减无数百千由旬，彼僧伽风吹水令动，鼓荡涛波，起沫积聚，风吹离水，在于空中自然变成光音天宫，杂色参间，七宝所成；乃至海水一味咸苦，亦如火灾复时。是为风灾。是为三灾，是为三复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战鬪品第十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诸天与阿须伦共鬪。时，释提桓因命忉利诸天而告之曰：『汝等今往与彼共战，若得胜者，捉毘摩质多罗阿须伦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善法讲堂，吾欲观之。』时，忉利诸天受帝释教已，各自庄严。时，毘摩质多罗阿须伦命诸阿须伦而告之曰：『汝等今往与彼共战，若得胜者，捉释提桓因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七叶讲堂，吾欲观之。』时，诸阿须伦受毘摩质多阿须伦教已，各自庄严。」

「于是，诸天、阿须伦众遂共战鬪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退。时，忉利诸天捉阿须伦王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善法堂所，示天帝释。时，阿须伦王见天上快乐，生慕乐心，即自念言：『此处殊胜，即可居止，用复还归阿须伦宫」

为？』发此念时，五系即得解，五乐在前。若阿须伦生念欲还诣本宫殿，五系还缚，五乐自去。时，阿须伦所被系缚，转更牢固。魔所系缚复过于是，计吾我人为魔所缚，不计吾我人魔缚得解，爱我为缚，爱我为缚，我当有为缚，我当无为缚，有色为缚，无色为缚，有色无色为缚，我有想为缚，无想为缚，有想无想为缚，我为大患、为痈、为刺。是故，贤圣弟子知我为大患、为痈、为刺，舍吾我想，修无我行，观彼我为重担、为放逸、为有。当有我是有为，当有无我是有为，有色是有为，无色是有为，有色无色是有为，有想是有为，无想是有为，有想无想是有为，有为为大患、为刺、为疮。是故，贤圣弟子知有为为大患、为刺、为疮故，舍有为，为无为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诸天子与阿须伦共鬪。时，释提桓因命忉利天而告之曰：『汝等今往与阿须伦共鬪，若得胜者，捉毘摩质多罗阿须伦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善法讲堂，吾欲观之。』时，忉利诸天受帝释教已，各即自庄严。时，毘摩质多阿须伦复命诸阿须伦而告之曰：『汝等今往与彼共战，若得胜者，捉释提桓因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七叶讲堂，吾欲观之。』时，诸阿须伦受毘摩质多阿须伦教已，各自庄严。于是，诸天、阿须伦众遂共战鬪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退。忉利诸天捉阿须伦，以五系系缚，将诣善法堂所，示天帝释。徜徉游善法堂上，阿须伦王遥见帝释，于五系中恶口骂詈。时，天帝侍者于天帝前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天帝何恐怖， 自现己劣弱，
 须质面毁眚， 默听其恶言。』」

「时，天帝释即复以偈答侍者曰：

「『彼亦无大力， 我亦不恐畏，
 如何大智士， 与彼无智诤。』」

「尔时，侍者复作偈颂白帝释言：

「『今不折愚者， 恐后转难忍，
 宜加以杖捶， 使愚自改过。』」

「时，天帝释复作偈颂答侍者曰：

「『我常言智者， 不应与愚诤，
 愚骂而智默， 即为信胜彼。』」

「尔时，侍者复作偈颂白帝释言：

「『天王所以默， 恐损智者行，
而彼愚駮人， 谓王怀怖畏。
愚不自忖量， 谓可与王敌，
没死来触突， 欲王如牛退。』」

「时，天帝释复作偈颂答侍者曰：

「『彼愚无知见， 谓我怀恐怖，
我观第一义， 忍默为最上。
恶中之恶者， 于瞋复生瞋，
能于瞋不瞋， 为战中最上。
夫人有二缘， 为己亦为他，
众人诤有讼， 不报者为胜。
夫人有二缘， 为己亦为他，
见无诤讼者， 乃谓为愚駮。
若人有大力， 能忍无力者，
此力为第一， 于忍中最上。
愚自谓有力， 此力非为力，
如法忍力者， 此力不可沮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，天帝释岂异人乎？勿造斯观。时，天帝释即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修习忍辱，不行卒暴，常亦称赞能忍辱者。若有智之人欲弘吾道者，当修忍默，勿怀忿诤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忉利诸天与阿须伦共鬪。时，释提桓因语质多阿须伦言：『卿等何为严饰兵仗，怀怒害心，共战争为？今当共汝讲论道义，知有胜负。』彼质多阿须伦语帝释言：『正使舍诸兵仗，止于诤讼论义者，谁知胜负？』帝释教言：『但共论议，今汝众中、我天众中，自有智慧知胜负者。』时，阿须伦语帝释言：『汝先说偈。』帝释报言：『汝是旧天，汝应先说。』尔时，质多阿须伦即为帝释而作颂曰：

「『今不折愚者， 恐后转难忍，
宜加以杖捶， 使愚自改过。』」

「时，阿须伦说此偈已，阿须伦众即大欢喜，高声称善；唯诸天众默然无言。时，阿须伦王语帝释言：『汝次说偈。』尔时，帝释即为阿须伦而说偈言：

「『我常言智者， 不应与愚诤，
 愚骂而智默， 即为胜彼愚。』」

「时，天帝释说此偈已，忉利诸天皆大欢喜，举声称善；时，阿须伦众默然无言。尔时，天帝语阿须伦言：『汝次说偈。』时，阿须伦复说偈言：

「『天王所以默， 恐损智者行，
 而彼愚駮人， 谓王怀怖畏。
 愚不自忖量， 谓可与王敌，
 没死来触突， 欲王如牛退。』」

「时，阿须伦王说此偈已，阿须伦众踊跃欢喜，举声称善；时，忉利天众默然无言。时，阿须伦王语帝释言：『汝次说偈。』时，天帝释为阿须伦而说偈言：

「『彼愚无知见， 谓我怀恐畏，
 我观第一义， 忍默为最上。
 恶中之恶者， 于瞋复生瞋，
 能于瞋不瞋， 为战中最胜。
 夫人有二缘， 为己亦为他，
 众人为诤讼， 不报者为胜。
 夫人有二缘， 为己亦为他，
 见无诤讼者， 不谓为愚駮。
 若人有大力， 能忍无力者，
 此力为第一， 于忍中最上。
 愚自谓有力， 此力非为力，
 如法忍力者， 此力不可沮。』」

「释提桓因说此偈已，忉利天众踊跃欢喜，举声称善；阿须伦众默然无言。时，天众、阿须伦众各小退却，自相谓言：『阿须伦王所说偈颂，有所触犯，起刀剑雠，生鬪讼根，长诸怨结，树三有本。天帝释所说偈者，无所触

烧，不起刀剑，不生鬪讼，不长怨结，绝三有本。天帝所说为善，阿须伦所说不善。诸天为胜，阿须伦负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，释提桓因岂异人乎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即我身是。我于尔时，以柔濡言，胜阿须伦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诸天复与阿须伦共鬪。时，阿须伦胜，诸天不如。时，释提桓因乘千辐宝车怖惧而走，中路见睽婆罗树上有一巢，巢有两子，即以偈颂告御者言，颂曰：

「『此树有二鸟， 汝当回车避，
 正使贼害我， 勿伤二鸟命。』」

「尔时，御者闻帝释偈已，寻便住车回避鸟。尔时，车头向阿须伦，阿须伦众遥见宝车回向，其军即相谓言：『今天帝释乘千辐宝车回向我众，必欲还鬪，不可当也。』阿须伦众即便退散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退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，帝释者岂异人乎？勿造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即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于诸众生起慈愍心。诸比丘！汝等于我法中出家修道，宜起慈心，哀愍黎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诸天与阿须伦共鬪。」尔时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退。时，天帝释战胜还宫，更造一堂，名曰最胜，东西长百由旬，南北广六十由旬。其堂百间，间间有七交露台，一一台上有七玉女，一一玉女有七使人。释提桓因亦不忧供给诸玉女衣被、饮食、庄严之具，随本所造，自受其福，以战胜阿须伦，因欢喜心而造此堂，故名最胜堂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观无及此堂，故名最胜。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，阿须伦自生念言：『我有大威德，神力不少，而忉利天、日月诸天常在虚空，于我顶上游行自在，今我宁可取彼日月以为耳珰，自在游行耶？』时，阿须伦王瞋恚炽盛，即念捶打阿须伦，捶打阿须伦即复念言：『今阿须伦王念我，我等当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具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，诣阿须伦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王复念舍摩梨阿须伦，舍摩梨阿须伦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具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，诣阿须伦王前，在一面立。」

「时，王复念毘摩质多阿须伦，毘摩质多阿须伦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具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，往诣王前，在一面立。时，王复念大臣阿须伦，大臣阿须伦即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具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，往诣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王复念诸小阿须伦，诸小阿须伦复自念言：『今王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自庄严，备具兵仗，与无数众相随，往诣王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罗呵阿须伦王即自庄严，身着宝铠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百千阿须伦众兵仗严事，前后围遶出其境界，欲往与诸天共鬪。」

「尔时，难陀龙王、跋难陀龙王以身缠遶须弥山七匝，震动山谷，薄布微云，滂滂稍雨，以尾打大海水，海水波涌，至须弥山顶。时，忉利天即生念言：『今薄云微布，滂滂稍雨，海水波涌，乃来至此。将是阿须伦欲来战鬪，故有此异瑞耳。』

「尔时，海中诸龙兵众无数巨亿，皆持戈铍、弓矢、刀剑，重被宝铠，器仗严整，逆与阿须伦共战，若龙众胜时，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。若龙众退，龙不还宫，即[马*奔]趣伽楼罗鬼神所，而告之曰：『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战，我往逆鬪，彼今得胜；汝等当备诸兵仗，众共并力，与彼共战。』时，诸鬼神闻龙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与诸龙众共阿须伦鬪，得胜时，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。若不如时，不还本宫，即退走[马*奔]持华鬼神界，而告之言：『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鬪，我等逆战，彼今得胜；汝等当备诸兵仗，众共并力，与彼共战。』

「诸持华鬼神闻龙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众共并力，与阿须伦鬪，若得胜时，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。若不如时，不还本宫，即退走[马*奔]常乐鬼神界，而告之言：『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鬪，我等逆战，彼今得胜；汝等当备诸兵仗，与我并力，共彼战鬪。』时，诸常乐鬼神闻是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众共并力，与阿须伦鬪，若得胜时，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。若不如时，不还本宫，即退走[马*奔]四天王，而告之曰：『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鬪，我等逆战，彼今得胜；汝等当备诸兵仗，众共并力，与彼共战。』

「时，四天王闻此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众共并力，与阿须伦共鬪，若得胜时，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。若不如者，四天王即诣善法讲

堂，白天帝释及忉利诸天言：『阿须伦欲与诸天共鬪，今忉利诸天当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众共并力，往共彼战。』时，天帝释命一侍天而告之曰：

『汝持我声往告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子言：「阿须伦与无数众欲来战鬪，今者诸天当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助我鬪战。」』时，彼侍天受帝教已，即诣焰摩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持天帝释声而告之曰：『彼阿须伦无数众来战鬪，今者诸天当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助我战鬪。』

「时，焰摩天子闻此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巨亿百千天众前后围遶，在须弥山东面住。时，兜率天子闻此语已，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重被宝铠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巨亿百千天众围遶，在须弥山南面住。时，化自在天子闻此语已，亦严兵众，在须弥山西面住。时，他化自在天子闻此语已，亦严兵众，在须弥山北住。

「时，天帝释即念三十三天忉利天，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诸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巨亿诸天众前后围遶，诣天帝释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天帝释复念余忉利诸天，余忉利诸天即自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，我等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诸兵仗，驾乘宝车，与无数巨亿诸天众前后围遶，诣帝释前，于一面立。时，帝释复念妙匠鬼神，妙匠鬼神即自念言：『今帝释念我，我宜速庄严。』即勅左右备诸兵仗，驾乘宝车，无数千众前后围遶，诣帝释前立。时，帝释复念善住龙王，善住龙王即自念言：『今天帝释念我，我今宜往。』即诣帝释前立。

「时，帝释即自庄严，备诸兵仗，身被宝铠，乘善住龙王顶上，与无数诸天鬼神前后围遶，自出天宫与阿须伦往鬪。所谓严兵仗、刀剑、铍稍、弓矢、斲斨、钺斧、旋轮、繖索，兵仗铠器，以七宝成，复以锋刃加阿须伦身，其身不伤，但刃触而已。阿须伦众执持七宝刀剑、铍稍、弓矢、斲斨、钺斧、旋轮、繖索，以锋刃加诸天身，但触而已，不能伤损。如是欲行诸天共阿须伦鬪，欲因欲是。」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一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

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

第四分世记经三中劫品第十一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三中劫。何等为三？一名刀兵劫，二名谷贵劫，三名疾疫劫。云何为刀兵劫？此世间人本寿四万岁，其后稍减寿二万岁，其后复减寿万岁，转寿千岁，转寿五百岁，转寿三百岁、二百岁，如今人寿于百岁少出多减；其后人寿稍减，当寿十岁，是时女人生五月行嫁。时，世间所有美味，酥油、蜜、石蜜、黑石蜜，诸有美味皆悉自然消灭，五谷不生，唯有稊稗。是时，有上服锦绫、缯绢、劫贝、乌摩皆无复有，唯有羸织草衣。尔时，此地纯生荆棘、蚊虻、蜂螫、蜿蜒、毒虫，金银、琉璃、七宝珠玉自然没地，唯有石沙秽恶充满。是时，众生但增十恶，不复闻有十善之名，乃无善名，况有行善者？尔时，人有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能为恶者，则得供养，人所敬待，如今人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能为善者，则得供养，人所敬待。彼人为恶，便得供养，亦复如是。时人命终堕畜生中，犹如今人得生天上。时，人相见怀毒害心，但欲相杀。犹如猎师见彼群鹿，但欲杀之，无一善念。其人如是，但欲相杀，无一善念。尔时，此地沟涧、溪谷、山陵、埳阜，无一平地，时，人行来恐怖惶惧，衣毛为竖。

「时，七日中有刀剑劫起，时，人手执草木、瓦石，皆变成刀剑，刀剑锋利，所拟皆断，展转相害。其中有黠慧者见刀兵相害，恐怖逃避，入山林、坑涧无人之处，七日藏避，心口自言：『我不害人，人勿害我。』其人于七日中，食草木根，以自存活，过七日已，还出山林。时，有一人得共相见，欢喜而言：『今见生人，今见生人。』犹如父母与一子别，久乃相见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彼亦如是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人民于七日中，哭泣相向，复于七日中，共相娱乐，欢喜庆贺。时人身坏命终，皆堕地狱中。所以者何？斯由其人常怀瞋怒，害心相向，无慈仁故，是为刀兵劫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为饥饿劫？尔时，人民多行非法，邪见颠倒，为十恶业，以行恶故，天不降雨，百草枯死，五谷不成，但有茎秆。云何为饥饿？尔时，人民收扫田里、街巷、道陌、粪土遗谷，以自存活，是为饥饿。复次，饥饿时，其人于街巷、市里、屠杀之处及丘冢间，拾诸骸骨，煮汁饮之，以此自存，是为白骨饥饿。复次，饥饿劫时，所种五谷尽变成草木，时，人取华煮汁而饮。复次，饥饿时，草木华落，覆在土下，时，人掘地取华煮食，以是自存，是为草木饥饿。尔时，众生身坏命终，堕饿鬼中。所以者何？斯由其人于饥饿劫中，常怀慳贪，无施惠心，不肯分割，不念厄人故也，是为饥饿劫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为疾疫劫？尔时，世人修行正法，正见，不颠倒见，具十善行。他方世界有鬼神来，此间鬼神放逸淫乱，不能护人，他方鬼神侵娆此世间人，挝打捶杖，接其精气，使人心乱，驱逼将去。犹如国王勅诸将帅有所守护，余方有贼寇来侵娆，此放逸之人劫于村国。此亦如是，他方世界有鬼神来，取此间人，挝打捶杖，接其精气，驱逼将去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正使此间鬼神不放逸淫乱，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来，此间鬼神畏怖避去，彼大鬼神侵娆此人，挝打捶杖，接其精气，杀之而去。譬如国王、若王大臣，遣诸将帅守卫人民，将帅清慎，无有放逸；他方有强猛将帅人，兵众多来破村城，掠夺人物。彼亦如是，正使此间鬼神不敢放逸，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来，此间鬼神恐怖避去，彼大鬼神侵娆此人，挝打捶杖，接其精气，杀之而去。时，疾疫劫中人民身坏命终，皆生天上。所以者何？斯由时人慈心相向，展转相问：『汝病差不？身安隐不？』以此因缘得生天上。是故名为疾疫劫。是为三中劫也。」

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世本缘品第十二

佛告比丘：「火灾过已，此世天地还欲成时，有余众生福尽、行尽、命尽，于光音天命终，生空梵处，于彼生染着心，爱乐彼处，愿余众生共生彼处。发此念已，有余众生福、行、命尽，于光音天身坏命终，生空梵处。时，先生梵天即自念言：『我是梵王大梵天王，无造我者，我自然有，无所承受，于千世界最得自在，善诸义趣，富有丰饶，能造化万物，我即是一切众生父母。』其后来诸梵复自念言：『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梵天王，彼自然有，无造彼者，于千世界最尊第一，无所承受，善诸义趣，富有丰饶，能造万物，是众生父母，我从彼有。』彼梵天王颜貌容状常如童子，是故梵王名曰童子。」

「或有是时，此世还成世间，众生多有生光音天者，自然化生，欢喜为食，身光自照，神足飞空，安乐无碍，寿命长久。其后此世变成大水，周遍弥漫。当于尔时，天下大闇，无有日月、星辰、昼夜，亦无岁月、四时之数。其后此世还欲变时，有余众生福尽、行尽、命尽，从光音天命终，来生此间，皆悉化生，欢喜为食，身光自照，神足飞空，安乐无碍，久住此间。尔时，无有男女、尊卑、上下，亦无异名，众共生世，故名众生。」

「是时，此地有自然地味出，凝停于地，犹如醍醐，地味出时，亦复如是，犹如生酥，味甜如蜜。其后众生以手试尝知为何味，初尝觉好，遂生味着。」

如是展转尝之不己，遂生贪着，便以手掬，渐成抔食，抔食不己，余众生见，复效食之，食之不己。时，此众生身体羸涩，光明转灭，无复神足，不能飞行。尔时，未有日月，众生光灭，是时，天地大闇，如前无异。其后久久，有大暴风吹大海水，深八万四千由旬，使令两披飘，取日宫殿，着须弥山半，安日道中，东出西没，周旋天下。

「第二日宫从东出西没，时，众生有言：『是即昨日也。』或言：『非昨也。』第三日宫绕须弥山，东出西没，彼时众生言：『定是一日。』日者，义言是前明因，是故名为日。日有二义：一曰住常度，二曰宫殿。」

「宫殿四方远见故圆，寒温和适，天金所成，颇梨间厕，二分天金，纯真无杂，外内清彻，光明远照，一分颇梨，纯真无杂，外内清彻，光明远照。日宫纵广五十一由旬，宫墙及地薄如梓柏。」

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宝铃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以七宝成，金墙银门，银墙金门，琉璃墙水精门，水精墙琉璃门，赤珠墙马瑙门，马瑙墙赤珠门，车璩墙众宝门，众宝墙车璩门。又其栏楯，金栏银栴，银栏金栴，琉璃栏水精栴，水精栏琉璃栴，赤珠栏马瑙栴，马瑙栏赤珠栴，众宝栏车璩栴，车璩栏众宝栴。金网银铃，银网金铃，水精网琉璃铃，琉璃网水精铃，赤珠网马瑙铃，马瑙网赤珠铃，车璩网众宝铃，众宝网车璩铃。其金树者银叶华实，银树者金叶华实，琉璃树者水精华实，水精树者琉璃华实，赤珠树者马瑙华实，马瑙树者赤珠华实，车璩树者众宝华实，众宝树者车璩华实。宫墙四门，门有七阶，周匝栏楯，楼阁台观、园林浴池，次第相比，生众宝华，行行相当，种种果树，华叶杂色，树香芬馥，周流四远，杂类众鸟相和而鸣。」

「其日宫殿为五风所持：一曰持风，二曰养风，三曰受风，四曰转风，五曰调风。日天子所止正殿，纯金所造，高十六由旬，殿有四门，周匝栏楯。日天子座纵广半由旬，七宝所成，清净柔软，犹如天衣。日天子自身放光照于金殿，金殿光照于日宫，日宫光出照四天下。日天子寿天五百岁，子孙相承，无有间异。其宫不坏，终于一劫。日宫行时，其日天子无有行意，言我行住，常以五欲自相娱乐。日宫行时，无数百千诸大天神在前导从，欢乐无倦，好乐捷疾，因是日天子名为捷疾。」

「日天子身出千光，五百光下照，五百光傍照，斯由宿业功德，故有此千光，是故日天子名为千光。宿业功德云何？或有一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济

诸穷乏，施以饮食、衣服、汤药、象马、车乘、房舍、灯烛，分布时与，随其所须，不逆人意，供养持戒诸贤圣人。由彼种种无数法喜光明因缘，善心欢喜。如刹利王水浇头种初登王位，善心欢喜，亦复如是。以此因缘，身坏命终，为日天子，得日宫殿，有千光明，故言善业得千光明。

「复以何等故，名为宿业光明？或有人不杀生，不盗，不邪淫，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不贪取，不瞋恚、邪见，以此因缘，善心欢喜。犹如四衢道头有大浴池，清净无秽，有人远行，疲极热渴，来入此池，澡浴清凉，欢喜爱乐。彼十善者，善心欢喜，亦复如是。其人身坏命终，为日天子，居日宫殿，有千光明，以是因缘故，名善业光明。

「复以何缘名千光明？或有人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以此因缘，善心欢喜，身坏命终，为日天子，居日宫殿，有千光明，以是因缘故，名善业千光明。

「六十念顷名一罗耶，三十罗耶名摩睺多，百摩睺多名优波摩。日宫殿六月南行，日行三十里，极南不过阎浮提，日北行亦复如是。」

「以何缘故日光炎热？有十因缘。何等为十？一者须弥山外有佉陀罗山，高四万二千由旬，顶广四万二千由旬，其边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缘日光炎热。二者佉陀罗山表有伊沙陀山，高二万一千由旬，纵广二万一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二缘日光炎热。三者伊沙陀山表有树提陀罗山，上高万二千由旬，纵广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三缘日光炎热。四者去树提陀罗山表有山名善见，高六千由旬，纵广六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四缘日光炎热。五者善见山表有马祀山，高三千由旬，纵广三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五缘日光炎热。六者去马祀山表有尼弥陀罗山，高千二百由旬，纵广千二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六缘日光炎热。七者去尼弥陀罗山表有调伏山，高六百由旬，纵广六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七缘日光炎热。八者调伏山表有金刚轮山，高三百由旬，纵广三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七宝所成，日光照山，触而生热，是为八缘日光炎热。复次，上万由旬有天宫殿，名为星宿，琉璃所成，日光照彼，触而生热，是为九缘日光炎热。复次，日宫殿光照于大地，触而生热，是为十缘日光炎热。」尔时，世尊以偈颂曰：

「以此十因缘， 日名为千光，
 光明炎炽热， 佛日之所说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何故冬日宫殿寒而不可近，有光而冷？有十三缘，虽光而冷。云何为十三？一者须弥山、佉陀罗山中间有水，广八万四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其水生杂华：优钵罗华、拘勿头、钵头摩、分陀利、须干提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一缘日光为冷。二者佉陀罗山、伊沙陀罗山中间有水，广四万二千由旬，纵广四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有水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二缘日光为冷。三者伊沙陀罗山去树提陀罗山中间有水，广二万一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三缘日光为冷。四者善见山、树提山中间有水，广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四缘日光为冷。五者善见山、马祀山中间有水，广六千由旬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五缘日光为冷。六者马祀山、尼弥陀罗山中间有水，广千二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六缘日光为冷。尼弥陀罗山、调伏山中间有水，广六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七缘日光为冷。调伏山、金刚轮山中间有水，广三百由旬，周匝无量，生诸杂华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八缘日光为冷。复次，此阎浮利地大海江河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九缘日光为冷。阎浮提地河少，拘耶尼地水多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十缘日光为冷。拘耶尼河少，弗于逮水多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十一缘日光为冷。弗于逮河少，鬱单曰河多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十二缘日光为冷。复次，日宫殿光照大海水，日光所照，触而生冷，是为十三缘日光为冷。」佛时颂曰：

「以此十三缘， 日名为千光，
 其光明清冷， 佛日之所说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月宫殿有时损质盈亏，光明损减，是故月宫名之为损。月有二义：一曰住常度，二曰宫殿。四方远见故圆，寒温和适，天银、琉璃所成，二分天银，纯真无杂，内外清彻，光明远照，一分琉璃，纯真无杂，外内清彻，光明远照。月宫殿纵广四十九由旬，宫墙及地薄如梓柏，宫墙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宝铃、七重行树，周匝校饰以七宝成，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。」

「其月宫殿为五风所持：一曰持风，二曰养风，三曰受风，四曰转风，五曰调风。月天子所止正殿，琉璃所造，高十六由旬，殿有四门，周匝栏楯。月天子座纵广半由旬，七宝所成，清净柔软，犹如天衣。月天子身放光明，照琉璃殿，琉璃殿光照于月宫，月宫光出照四天下。月天子寿天五百岁，子孙相承，无有异系。其宫不坏，终于一劫。月宫行时，其月天子无有行意，言我行住，常以五欲自相娱乐。月宫行时，无数百千诸大天神常在前导，好乐无倦，好乐捷疾，因是月天名为捷疾。

「月天子身出千光明，五百光下照，五百光傍照，斯由宿业功德故有此光明，是故月天子名曰千光。宿业功德云何？世间有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施诸穷乏饮食、衣服、汤药、象马、车乘、房舍、灯烛，分布时与，随意所须，不逆人意，供养持戒诸贤圣人。犹是种种无数法喜，善心光明。如刹利王水浇头种初登王位，善心欢喜，亦复如是。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为月天子，月宫殿有千光明，故言善业得千光明。

「复以何业得千光明？世间有人不杀，不盗，不邪淫，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不贪取、瞋恚、邪见，以此因缘，善心欢喜。犹如四衢道头有大浴池清净无秽，有人远行，疲极热渴，来入此池，澡浴清凉，欢喜快乐。彼行十善者，善心欢喜，亦复如是。其人身坏命终，为月天子，居月宫殿，有千光明，以是因缘故，名善业千光。

「复以何因缘得千光明？世间有人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，以此因缘，善心欢喜。身坏命终，为月天子，居月宫殿，有千光明，以是因缘故，名善业千光。六十念顷名一罗耶，三十罗耶名摩睺多，百摩睺多名优婆摩。若日宫殿六月南行，日行三十里，极南不过阎浮提，是时，月宫殿半岁南行，不过阎浮提；月北行亦复如是。

「以何缘故月宫殿小小损减？有三因缘故月宫殿小小损减：一者月出于维，是为一缘故月损减。复次，月宫殿内有诸大臣身着青服，随次而上，住处则青，是故月减，是为二缘月日日减。复次，日宫有六十光，光照于月宫，映使不现，是故所映之处月则损减。是为三缘月光损减。

「复以何缘月光渐满？复有三因缘使月光渐满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月向正方，是故月光满。二者月宫诸臣尽着青衣，彼月天子以十五日处中而坐，共相娱乐，光明遍照，遏诸天光，故光普满。犹如众灯烛中燃大炬火，遏诸灯明。彼月天子亦复如是，以十五日在天众中，遏绝众明，其光独照，亦复如是，

是为二因缘。三者日天子虽有六十光照于月宫，十五日时月天子能以光明逆照，使不掩翳，是为三因缘月宫团满无有损减。复以何缘月有黑影？以阎浮树影在于月中，故月有影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心当如月，清凉无热，至檀越家，专念不乱。复以何缘有诸江河？因日月有热，因热有炙，因炙有汗，因汗成江河，故世间有江河。有何因缘世间有五种子？有大乱风，从不败世界吹种子来生此国，一者根子，二者茎子，三者节子，四者虚中子，五者子子，是为五子。以此因缘，世间有五种子出。」

「此阎浮提日中时，弗于逮日没，拘耶尼日出，郁单曰夜半；拘耶尼日中阎浮提日没，郁单曰日出，弗于逮夜半；郁单曰日中，拘耶尼日没，弗于逮日出，阎浮提夜半；若弗于逮日中，郁单曰日没，阎浮提日出，拘耶尼夜半。阎浮提东方，弗于逮为西方；阎浮提为西方，拘耶尼为东方；拘耶尼为西方，郁单曰为东方；郁单曰为西方，弗于逮为东方。」

「所以阎浮提名阎浮者，下有金山，高三十由旬，因阎浮树生，故得名为阎浮金。阎浮树其果如蕈，其味如蜜。树有五大孤，四面四孤，上有一孤，其东孤瓜果干闥和所食；其南孤者七国人所食：一曰拘楼国、二曰拘罗婆、三名毘提、四名善毘提、五名漫陀、六名婆罗、七名婆梨；其西孤果海虫所食；其北孤果者禽兽所食；其上孤果者星宿天所食。七大国北有七大黑山：一曰裸土，二曰白鹤，三曰守宫，四者仙山，五者高山，六者禅山，七者土山。此七黑山上有七婆罗门仙人，此七仙人住处，一名善帝，二名善光，三名守宫，四名仙人，五者护宫，六者伽那那，七者增益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劫初众生食地味已，久住于世，其食多者颜色羸悴，其食少者颜色光润，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，互相是非，言：『我胜汝，汝不如我。』以其心存彼我，怀诤竞故，地味消竭。又地皮生，状如薄饼，色味香洁。尔时，众生聚集一处，懊恼悲泣，椎胸而言：『咄哉为祸！今者地味初不复现。』犹如今人得盛美味，称言美善，后复失之以为忧恼，彼亦如是忧恼悔恨。后食地皮，渐得其味，其食多者颜色羸悴，其食少者颜色润泽，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，互相是非，言：『我胜汝，汝不如我。』以其心存彼我，怀诤竞故，地皮消竭。」

「其后复有地肤出，转更羸厚，色如天华，软若天衣，其味如蜜。时，诸众生复取共食，久住于世，食之多者颜色转损，食甚少者颜色光泽，然后乃知

众生颜色形貌优劣，互相是非，言：『我胜汝，汝不如我。』以其心存彼我，怀净竞故，地肤消竭。其后复有自然粳米，无有糠粃，不加调和，备众美味。尔时，众生聚集而言：『咄哉为祸！今者地肤忽不复现。』犹如今人遭祸逢难，称言：『苦哉！』尔时，众生亦复如是懊恼悲叹。

「其后众生便共取粳米食之，其身羸丑，有男女形，互相瞻视，遂生欲想，共在屏处为不净行。余众生见言：『咄此为非！云何众生共生有如此事？』彼行不净男子者，见他呵责，即自悔过言：『我所为非。』即身投地。其彼女人见其男子以身投地，悔过不起，女人即便送食。余众生见，问女人言：『汝持此食，欲以与谁？』答曰：『彼悔过众生堕不善行者，我送食与之。』因此言故，世间便有不善夫主之名；以送饭与夫，因名之为妻。

「其后众生遂为淫逸，不善法增，为自障蔽，遂造屋舍，以此因缘故，始有舍名。其后众生淫逸转增，遂成夫妻。有余众生寿、行、福尽，从光音天命终，来生此间，在母胎中，因此世间有处胎名。尔时，先造瞻婆城，次造伽尸婆罗捺城，其次造王舍城。日出时造，即日出时成。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城郭、郡邑王所治名。

「尔时，众生初食自然粳米时，朝收暮熟，暮收朝熟，收后复生，无有茎秆。时，有众生默自念言：『日日收获，疲劳我为？今当并取以供数日。』实时并获，积数日粮。余人于后语此人言：『今可相与共取粳米。』此人答曰：『我已先积，不须更取。汝欲取者，自随意去。』后人复自念言：『前者能取二日余粮，我岂不能取三日粮耶？』此人即积三日余粮。复有余人语言：『共取粮去来。』此人答曰：『我已取三日余粮。汝欲取者，自随汝意。』此人念言：『彼人能取三日粮，我岂不能取五日粮耶？』取五日粮已。时，众生竞积余粮故，是时粳米便生糠粃，收已不生，有枯秆现。

「尔时，众生集在一处，懊恼悲泣，拍胷而言：『咄此为哉！』自悼责言：『我等本皆化生，以念为食，身光自照，神足飞空，安乐无碍。其后地味始生，色味具足，时，我等食此地味，久住于世。其食多者颜色转羸，其食少者色犹光泽，于是众生心怀彼我，生憍慢心言：「我色胜，汝色不如。」净色憍慢故，地味消灭。更生地皮，色香味具。我等时复共取食之，久住于世。其食多者色转羸悴，其食少者色犹光泽，于是众生心怀彼我，生憍慢心言：「我色胜，汝色不如。」净色憍慢故，地皮消灭。更生地肤，转更羸厚，色香味具。我等时复共取食之，久住于世。其食多者色转羸悴，其食少

者色犹光泽，于是众生心怀彼我，生憍慢心言：「我色胜，汝色不如。」诤色憍慢故，地肤灭。更生自然粳米，色香味具。我等时复共取食之，朝获暮熟，暮获朝熟，收以随生，无有载收。由我尔时竞共积聚故，便生糠粃，收已不生，现有根秆。我等今者宁可共封田宅，以分疆畔。』

「时，即共分田以异疆畔，计有彼我。其后遂自藏己米，盗他田谷。余众生见已，语言：『汝所为非，汝所为非。云何自藏己物，盗他财物？』即呵责言：『汝后勿复为盗。』如是不已，犹复为盗，余人复呵言：『汝所为非，何故不休？』即便以手杖打，将诣众中，告众人言：『此人自藏粳米，盗他田谷。』盗者复言：『彼人打我。』众人闻已，懊恼涕泣，拊胷而言：『世间转恶，乃是恶法生耶？』遂生忧结热恼苦报，此是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原，坠堕恶趣。有田宅疆畔别异，故生诤讼，以致怨讎，无能决者。『我等今者宁可立一平等主，善护人民，赏善罚恶，我等众人各共减割以供给之。』

「时，彼众中有一人形质长大，容貌端正，甚有威德，众人语言：『我等今欲立汝为主，善护人民，赏善罚恶，当共减割以相供给。』其人闻之，即受为主，应赏者赏，应罚者罚，于是始有民主之名。初民主有子，名曰珍宝。珍宝有子，名曰好味，好味有子，名曰静斋，静斋有子，名曰顶生，顶生有子，名曰善行，善行有子，名曰宅行，宅行有子，名曰妙味，妙味有子，名曰味帝，味帝有子，名曰水仙，水仙有子，名曰百智，百智有子，名曰嗜欲，嗜欲有子，名曰善欲，善欲有子，名曰断结，断结有子，名曰大断结，大断结有子，名曰宝藏，宝藏有子，名曰大宝藏，大宝藏有子，名曰善见，善见有子，名曰大善见，大善见有子，名曰无忧，无忧有子，名曰洲渚，洲渚有子，名曰殖生，殖生有子，名曰山岳，山岳有子，名曰神天，神天有子，名曰遣力，遣力有子，名曰牢车，牢车有子，名曰十车，十车有子，名曰百车，百车有子，名曰牢弓，牢弓有子，名曰百弓，百弓有子，名曰养牧，养牧有子，名曰善思。

「从善思已来有十族，转轮圣王相续不绝。一名伽[少/兔]羸，二名多罗婆，三名阿叶摩，四名持施，五名伽楞伽，六名瞻婆，七名拘罗婆，八者般闍罗，九者弥私罗，十者声摩。伽[少/兔]羸王有五转轮圣王，多罗婆王有五转轮圣王，阿叶摩王有七转轮圣王，持施王有七转轮圣王，伽楞伽王有九转轮圣王，瞻婆王有十四转轮圣王，拘罗婆王有三十一转轮圣王，般闍罗王有三十二转轮圣王，弥私罗王有八万四千转轮圣王，声摩王有百一转轮圣王，最后有王，名大善生从。

「声摩王有子，名乌罗婆，乌罗婆有子，名渠罗婆，渠罗婆有子，名尼求罗，尼求罗有子，名师子颊，师子颊有子，名曰白净王，白净王有子，名菩萨，菩萨有子，名罗睺罗。由此本缘有刹利名。

「尔时，有一众生作是念言：『世间所有家属万物皆为刺棘痲疮，今宜舍离，入山行道，静处思惟。』时，即远离家刺，入山静处，树下思惟，日日出山，入村乞食。村人见已，加敬供养，众共称善：『此人乃能舍离家累，入山求道，以其能离恶不善法。』因是称曰为婆罗门。婆罗门众中有不能行禅者，便出山林，游于人间，自言：『我不能坐禅。』因是名曰无禅婆罗门，经过下村，为不善法，施行毒法，因是相生，遂便名毒。由此因缘，世间有婆罗门种。

「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，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。

「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自生活，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。

「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，然后有沙门种。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：『世间恩爱污秽不净，何足贪着也？』于是舍家，剃除须发，法服求道：『我是沙门！我是沙门！』婆罗门种、居士种、首陀罗种中有人自思惟：『世间恩爱污秽不净，何足贪着？』于是舍家，剃除须发，法服求道：『我是沙门！我是沙门！』

「若刹利众中，有身行不善、口行不善、意行不善，行不善已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苦。或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，身行不善、口行不善、意行不善，彼行不善已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苦。刹利种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念善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乐。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，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等念善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乐。刹利种身中有二种行，口、意有二种行，彼身、意行二种已，身坏命终，受苦乐报。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，身二种行，口、意二种行，彼身、意行二种行已，身坏命终，受苦乐报。

「刹利众中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求道，彼修七觉意，彼以信坚固出家为道，修无上梵行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：我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后有。婆罗门、居士、首陀罗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，出家求道，彼修七觉意，彼以信坚固出家为道，修无上梵行，于现法中作证：我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后有。此四种中，出明行成，得阿罗汉为最第一。是时，梵天说是偈言：

「『刹利生为最， 能集诸种姓，
 明行成具足， 天人中为最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彼梵天说此偈为善说，非不善说，善受，非不善受，我所印可。所以者何？我今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亦说此偈：

「『刹利生为最， 能集诸种姓，
 明行成具足， 天人中为最。』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阿含具足，归命一切智，一切众安乐，众生处无为，我亦在其例。

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01 长阿含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68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1/03/01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